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般涅槃經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 譯

(四十卷•之二：第 21 卷至第 40 卷)

汇编说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 5.4 版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大般涅槃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2 冊 No. 374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的《大般涅槃經》（40 卷）为底本。

本汇编按顺序 20 卷为一册，共 2 册。能力有限，智慧浅薄，望大众给予指正赐教，共同参与，以待修订。

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如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大众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圆满聞思修，共入福慧海！

大众阅藏邮箱：yuezang@vip.163.com。

大众阅藏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
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
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
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一.....	1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一.....	1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二.....	19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二.....	19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三.....	32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三.....	32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四.....	46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四.....	46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五.....	63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五.....	63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六.....	82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六.....	82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	94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一.....	94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八.....	111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二.....	111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九.....	129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三.....	129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	146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四.....	146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	163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五.....	164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	180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六.....	181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三.....	198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一.....	198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四.....	210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二.....	210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	223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三.....	223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	238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四.....	238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	255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五.....	255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八.....	269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六.....	269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九.....	281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一.....	281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十.....	302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二.....	302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	320
憍陳如品餘.....	320
大般涅槃經遺教品第一.....	322

大般涅槃經應盡還源品第二.....	331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339
機感荼毘品第三.....	339
大般涅槃經聖軀廓潤品第四.....	348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一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得十事功德，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不可思議，聞者驚怪，非內、非外、非難、非易、非相、非非相、非是世法、無有相貌、世間所無。何等為十？

「一者有五，何等為五？一者所不聞者而能得聞，二者聞已能為利益，三者能斷疑惑之心，四者慧心正直無曲，五者能知如來密藏，是為五事。

「何等不聞而能得聞？所謂甚深微密之藏，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法、眾僧無有差別，三寶性相常樂我淨，一切諸佛無有畢竟入涅槃者，常住無變。如來涅槃，非有非無、非有為非無為、非有漏非無漏、非色非不色、非名非不名、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物非不物、非因非果、非待非不待、非明非闇、非出非不出、非常非不常、非斷非不斷、非始非終、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陰非不陰、非入非不入、非界非不界、非十二因緣非不十二因緣，如是等法甚深微密，昔所不聞而能得聞。復有不聞，所謂一切外道經書、四毘陀論、毘伽羅論、衛世師論、迦毘羅論，一切呪術、醫方、伎藝，日月博蝕、星宿運變、圖書讖記。如是等經初未曾聞祕密之義，今於此經而得知之。復有十一部經，除毘佛略，亦無如是深密之義，今因此經而得知之。善男子！是名不聞而能得聞。

「聞已利益者，若能聽受是大涅槃經，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經典甚深義味。譬如男女，於明淨鏡，見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鏡亦復如是，菩薩執之，悉得明見大乘經典甚深之

義。亦如有人在闇室中執大炬火，悉見諸物。大涅槃炬亦復如是，菩薩執之，得見大乘深奧之義。亦如日出，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諸山幽闇，令一切人遠見諸物。是大涅槃清淨慧日亦復如是，照了大乘深邃之處，令二乘人遠見佛道。所以者何？以能聽受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故。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聽受如是大涅槃經，得知一切諸法名字。若能書寫、讀誦通利、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知一切諸法義理。善男子！其聽受者，唯知名字，不知其義；若能書寫、受持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知義。復次善男子！聽是經者，聞有佛性，未能得見；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得見之。聽是經者，聞有檀名，未能得見檀波羅蜜；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得見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聽是大涅槃經，則知法知義，具二無礙，於諸沙門、婆羅門等，若天、魔、梵、一切世中，得無所畏，開示分別十二部經，演說其義，無有差違，不從他聞，而能自知，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聞已，能為利益。**

「**斷疑心者**，疑有二種：一者疑名，二者疑義。聽是經者，斷疑名心；思惟義者，斷疑義心。

「復次善男子！疑有五種：一者疑佛定涅槃不？二者疑佛是常住不？三者疑佛是真樂不？四者疑佛是真淨不？五者疑佛是實我不？聽是經者，疑佛涅槃則得永斷；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四疑永斷。

「復次善男子！疑有三種：一疑聲聞為有、為無？二疑緣覺為有、為無？三疑佛乘為有、為無？聽是經者，如是三疑永滅無餘；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了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不聞如是大涅槃經，其心多疑，

所謂若常、無常，若樂、不樂，若淨、不淨，若我、無我，若命、非命，若眾生、非眾生，若畢竟、不畢竟，若他世、若過世，若有、若無，若苦、若非苦，若集、若非集，若道、若非道，若滅、若非滅，若法、若非法，若善、若非善，若空、若非空，聽是經者，如是諸疑悉得永斷。

「復次善男子！若有不聞如是經者，復有種種眾多疑心，所謂色是我耶？受想行識是我耶？眼能見耶？我能見耶？乃至識能知耶？我能知耶？色受報耶？我受報耶？乃至識受報耶？我受報耶？色至他世耶？我至他世耶？乃至識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終耶？無始無終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斷。復有人疑，一闡提人、犯四重禁、作五逆罪、謗方等經，如是等輩有佛性耶？無佛性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斷。復有人疑，世間有邊耶？世間無邊耶？有十方世界耶？無十方世界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斷，**是名能斷疑惑之心。**

「**慧心正直無邪曲者**，心若有疑，則所見不正。一切凡夫若不得聞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所見邪曲，乃至聲聞辟支佛人，所見亦曲。

「云何名為一切凡夫所見邪曲？於有漏中見常樂我淨；於如來所，見無常、苦、不淨、無我；見有眾生、壽命、知見；計非有想非無想處，以為涅槃；見自在天有八聖道；有見、斷見；如是等見，名為邪曲。菩薩摩訶薩若得聞是大涅槃經，修行聖行，則得斷除如是邪曲。

「云何名為聲聞緣覺邪曲見耶？見於菩薩從兜率下，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淨飯，母曰摩耶。迦毘羅城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捧接，難陀龍王及婆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花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到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承迎。阿私陀仙

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覩佛興。詣師學書、算計、射禦、圖讖、伎藝。處在深宮，六萬婁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園，道見老人乃至沙門法服而行，還至宮中見諸婁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鬱陀伽、阿羅邏等大仙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無想處。既聞是已，諦觀是處，是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具修苦行滿足六年。知是苦行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受牧牛女所奉乳糜，受已轉至菩提樹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波羅捺為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於此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見，是名聲聞緣覺曲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聽受如是大涅槃經。悉得斷除如是等見；若能書寫、讀誦通利、為他演說、思惟其義，則得正直無邪曲見。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經，諦知菩薩無量劫來，不從兜率降神母胎，乃至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名菩薩摩訶薩正直之見。

「能知如來深密義者，所謂即是大般涅槃，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懺四重禁、除謗法心、盡五逆罪、滅一闍提，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甚深祕密之義。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甚深之義？雖知眾生實無有我，而於未來不失業果；雖知五陰於此滅盡，善惡之業終不敗亡；雖有諸業不得作者；雖有至處無有去者；雖有繫 xi 縛無受縛者；雖有涅槃亦無滅者；是名甚深祕密之義。」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聞不聞義，是義不然。何以故？法若有者便應定有，法若無者便應定無，無不應生、有不應滅。如其聞者是則為聞，

若不聞者則為不聞，云何而言聞所不聞？世尊！若不可聞是為不聞，若已聞者則更不聞。何以故？已得聞故。云何而言聞所不聞？譬如去者，到則不去，去則不到。亦如生已不生、不生不生。得已不得、不得不得。聞已不聞、不聞不聞亦復如是。世尊！若不聞聞者，一切眾生未有菩提即應有之，未得涅槃亦應得之，未見佛性應見佛性，云何復言十住菩薩雖見佛性未得明了？世尊！若不聞聞者，如來往昔從誰得聞？若言得聞，何故如來於《阿含》中復言無師？若不聞不聞，如來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不聞不聞，亦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若當不聞如是大涅槃經見佛性者，一切眾生不聞是經亦應得見。世尊！凡是色者，或有可見，或不可見。聲亦如是，或是可聞，或不可聞。是大涅槃非色非聲，云何而言可得見聞？世尊！過去已滅則不可聞，未來未至亦不可聞，現在聽時則不名聞，聞已聲滅更不可聞。是大涅槃亦非過去、未來、現在，若非三世，則不可說，若不可說則不可聞，云何而言菩薩修是大涅槃經，聞所不聞？」

爾時世尊讚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知一切諸法，如幻如焰、如乾闥婆城、畫水之跡、亦如泡沫、芭蕉之樹空無有實，非命非我，無有苦樂，如十住菩薩之所知見。」

時大眾中忽然之頃有大光明，非青見青、非黃見黃、非赤見赤、非白見白，非色見色、非明見明、非見而見。爾時大眾遇斯光已，身心快樂，譬如比丘入師子王定。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誰之所放？」爾時如來默然不說。

迦葉菩薩復問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有此光明照於大眾？」文殊師利默然不答。

爾時無邊身菩薩復問迦葉菩薩：「今此光明誰之所有？」
迦葉菩薩默然不說。

淨住王子菩薩復問無邊身菩薩：「何因緣故，是大眾中有此光明？」無邊身菩薩默然不說。

如是五百菩薩皆亦如是，雖相諮問然無答者。

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是大眾中有此光明？」

文殊師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無有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大涅槃者則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名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者名為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是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一切聲聞緣覺不共之道，聲聞緣覺不共之道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世尊！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燈。」

佛言：「文殊師利！汝今莫入諸法甚深第一義諦，應以世諦而解說之。」

文殊師利言：「世尊！於此東方過二十恒河沙等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動，其佛住處，縱廣正等足滿一萬二千由旬，其地七寶，無有土石，平正柔軟無諸溝坑，其諸樹木四寶所成，金、銀、琉璃及以頗梨，花果茂盛無時不有，若有眾生聞其花香，身心安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周匝復有三千大河，其水微妙，八味具足，若有眾生在中浴者，所得喜樂，譬如比丘入第二禪。其河多有種種諸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陀利花、香花、大香花、微妙香花、常花、一切眾生無遮護花。其河兩岸亦有眾花，所謂阿提目多伽花、占婆花、波吒羅花、婆師羅花、摩利迦花、大摩利迦花、新摩利迦花、須摩那迦花、由提迦花、檀菟迦利花、常花、一切眾生無遮護花。底布金沙。有四梯檜，金、銀、琉璃、雜色頗梨。多有眾鳥遊集其上，復有無量虎狼、師子、諸惡鳥獸，其心相視，猶如赤子。彼世界中一切無有犯重禁者、誹謗正法及一闡提五逆等罪。其土調適，無有寒熱、飢渴、苦惱，無貪、欲、恚、放逸、嫉妬，無有日月、晝夜、時節，猶如第二忉利天上。其土人民等有光明，各各無有憍慢之心，一切悉是菩薩大士，皆得神通具大功德，其心悉皆尊重正法，乘於大乘、愛念大乘、貪樂大乘、護惜大乘，大慧成就得大總持，心常憐愍一切眾生。其佛號曰滿月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隨所住處，有所講宣，其土眾生，無不得聞為琉璃光菩薩摩訶薩講宣如是大涅槃經。」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修行大涅槃經，所不聞者皆悉得聞。彼琉璃光菩薩摩訶薩問滿月光明佛，亦如此問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所問，等無有異。彼滿月光明佛即告琉璃光菩薩言：『善男子！西方去此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多有山陵、堆阜、土沙礫石、荊棘毒刺、周遍充滿，常有飢渴、寒熱苦惱。其土人民，不能恭敬沙門、婆羅門、父母師長，貪著非法，欲於非法，修行邪法，不信正法，壽命短促，有行姦詐王者治之，王雖有國不知滿足，於他所有生貪利心，興師相伐枉死者眾。王者修行如是非法，四天善神心無歡喜，故降災旱，穀米不登，人民多病，苦惱無量。彼中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悲純厚，

愍眾生故，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為諸大眾敷演如是大涅槃經。彼有菩薩，名光明遍照高貴德王，已問斯事，如汝無異。佛今答之，汝可速往，自當得聞。』

「世尊！彼琉璃光菩薩聞是事已，與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欲來至此，故先現瑞，以此因緣，有此光明，是名因緣，亦非因緣。」

爾時琉璃光菩薩與八萬四千諸菩薩俱，持諸幡蓋、香花瓔珞、種種伎樂、倍勝於前，俱來至此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己所持供養之具供養於佛，頭面禮足，合掌恭敬，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問彼菩薩：「善男子！汝為到來，為不到來？」

琉璃光菩薩言：「世尊！到亦不來，不到亦不來，我觀是義都無有來。世尊！諸行若常，亦復不來，若是無常亦無有來。若人見有眾生性者，有來、不來；我今不見眾生定性，云何當言有來、不來？有憍慢者見有去來，無憍慢者則無去來；有取行者見有去來，無取行者則無去來；若見如來畢竟涅槃則有去來，不見如來畢竟涅槃則無去來；不聞佛性則有去來，聞佛性者則無去來；若見聲聞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則有去來，不見聲聞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則無去來；若見聲聞辟支佛人常樂我淨則有去來，若不見者則無去來；若見如來無常樂我淨則有去來，若見如來常樂我淨則無去來。世尊！且置斯事，欲有所問，唯垂哀愍，少見聽許。」

佛言：「善男子！隨意所問，今正是時，我當為汝分別解說。所以者何？諸佛難值，如優曇花，法亦如是難可得聞，十二部經中方等復難，是故應當專心聽受。」

時琉璃光菩薩摩訶薩，既蒙聽許兼被誠勅，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有能修行大涅槃經聞所不聞？」

爾時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盡如是大乘大涅槃海，正復值我能善解說。汝今所有疑網、毒鏃，我為大醫，能善拔出。汝於佛性猶未明了，我有慧炬，能為照明。汝今欲度生死大河，我能為汝作大船師。汝於我所生父母想，我亦於汝生赤子心。汝心今者貪正法寶，值我多有能相惠施。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宣釋。善男子！欲聽法者，今正是時，若聞法已，當生敬信，至心聽受恭敬尊重，於正法所莫求其過，莫念貪欲、瞋恚、愚癡，莫覩法師種姓好惡。既聞法已莫生憍慢，莫為恭敬、名譽、利養，當為度世甘露法利。亦莫生念：『我聽法已先自度身然後度人，先自解身然後解人，先自安身然後安人，先自涅槃然後令人而得涅槃。』於佛、法、僧，應生等想；於生死中生大苦想；於大涅槃應生常樂我淨之想；先為他人，然後為身；當為大乘莫為二乘，於一切法當無所住，亦莫專執一切法相，於諸法中莫生貪相，常生知法、見法之相。善男子！汝能如是至心聽法，**是則名為聞所不聞。**

「善男子！有不聞聞、有不聞不聞、有聞不聞、有聞聞。善男子！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如不到到、不到不到、到不到、到到。」

「世尊！云何不生生？」

「善男子！安住世諦，初出胎時，是名不生生。」

「云何不生不生？善男子！是大涅槃無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云何生不生？善男子！世諦死時是名生不生。」

「云何生生？善男子！一切凡夫是名生生。何以故？生生不斷故。一切有漏念念生故，是名生生。四住菩薩名生不生。何以故？生自在故，是名生不生。善男子！是名內法。」

「云何外法？未生生、未生未生、生未生、生生。善男子！

譬如種子，未生牙時，得四大和合、人功作業、然後乃生，是名未生生。云何未生未生？譬如敗種及未遇緣，如是等輩，名未生未生。云何生未生？如牙生已而不增長，是名生未生。云何生生？如牙增長，若生不生則無增長。如是一切有漏，是名外法生生。」

琉璃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為是常耶？是無常乎？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則無有生；生若無常，則有漏是常。世尊！若生能自生，生無自性；若能生他，以何因緣不生無漏？世尊！若未生時有生者，云何於今乃名為生？若未生時無生者，何故不說虛空為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不可說、生生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不生亦不可說、生亦不可說、不生亦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云何不生生不可說？不生名為生，云何可說！何以故？以其生故。云何生生不可說？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亦不可說。云何生不生不可說？生即名為生，生不自生，故不可說。云何不生不生不可說？不生者名為涅槃，涅槃不生故不可說！何以故？以修道得故。云何生亦不可說？以生無故。云何不生不可說？以有得故。云何有因緣故亦可得說？十因緣法為生作因，以是義故，亦可得說。善男子！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眾鈍故。善男子！有為之法生亦是常，以住無常，生亦無常；住亦是常，以生生故，住亦無常；異亦是常，以法無常，異亦無常；壞亦是常，以本無今有故，壞亦無常。善男子！以性故生、住、異、壞皆悉是常，念念滅故不可說常，是大涅槃能斷滅故，故名無常。善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時，已有生性，故生能生。無漏之法本無生性，是故生不能生。如火有本性，遇緣則發。眼有見性，因色、因明、因心故見。眾生法，亦復如是，由本有性，遇業因緣，

父母和合，則便有生。」

爾時琉璃光菩薩摩訶薩及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聞是法已，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蒙如來慇懃教誨，因大涅槃始得悟解，聞所不聞。亦令八萬四千菩薩深解諸法，不生生等。世尊！我今已解，斷諸疑網。然此會中有一菩薩，名曰無畏，復欲諮稟，唯垂聽許。」

爾時世尊告無畏菩薩：「善男子！隨意問難，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爾時無畏菩薩與六萬(一本云與八萬)四千諸菩薩等，俱從座起，更整衣服，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此土眾生當造何業，而得生彼不動世界？其土菩薩云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象王、有大威德，具修諸行，利智捷疾，聞則能解？」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害眾生命，	堅持諸禁戒，
受佛微妙教，	則生不動國。
不奪他人財，	常施惠一切，
造招提僧坊，	則生不動國。
不犯他婦女，	自妻不非時，
施持戒臥具，	則生不動國。
不為自他故，	求利及恐怖，
慎口不妄語，	則生不動國。
莫壞善知識，	遠離惡眷屬，
口常和合語，	則生不動國。
如諸菩薩等，	常離於惡口，
所說人樂聞，	則生不動國。
乃至於戲笑，	不說非時語，
謹慎常時說，	則生不動國。

見他得利養，	常生歡喜心，
不起嫉妬結，	則生不動國。
不惱於眾生，	常生於慈心，
不生方便惡，	則生不動國。
邪見言無施，	父母及去來，
不起如是見，	則生不動國。
曠路作好井，	殖殖果樹林，
常施乞者食，	則生不動國。
若於佛法僧，	供養一香燈，
乃至獻一花，	則生不動國。
若為恐怖故，	利養及福德，
書是經一偈，	則生不動國。
若為憐利福，	能於一日中，
讀誦是經典，	則生不動國。
若為無上道，	一日一夜中，
受持八戒齋，	則生不動國。
不與犯重禁，	同共一處住，
呵謗方等者，	則生不動國。
若能施病者，	乃至於一果，
歡喜而瞻視，	則生不動國。
不犯僧鬘物，	善守於佛物，
塗掃佛僧地，	則生不動國。
造像及佛塔，	猶如大拇指，
常生歡喜心，	則生不動國。
若為是經典，	自身及財寶，
施於說法者，	則生不動國。
若能聽書寫，	受持及讀誦，

諸佛祕密藏，則生不動國。」

爾時無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所造業緣得生彼國。是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普為憐愍一切眾生，先所諮問，如來若說，則能利益、安樂，人、天、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

爾時世尊即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於此當至心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有因緣故，未到不到。有因緣故，不到到。有因緣故，到不到。有因緣故，到到。何因緣故未到不到？善男子！夫不到者是大涅槃，凡夫未到，以有貪欲、瞋恚、愚癡故，身業、口業不清淨故，及受一切不淨物故，犯四重故，謗方等故，一闡提故，五逆罪故，以是義故，未到不到。善男子！何因緣故不到到？不到者名大涅槃。何義故到？永斷貪欲瞋恚愚癡身口惡故，不受一切不淨物故，不犯四重故，不謗方等經故，不作一闡提故，不作五逆罪故，以是義故，名不到到。須陀洹者八萬劫到，斯陀含者六萬劫到，阿那含者四萬劫到，阿羅漢者二萬劫到，辟支佛者十千劫到，以是義故，名不到到。善男子！何因緣故名到不到？到者名為二十五有，一切眾生常為無量煩惱諸結之所覆蔽，往來不離，猶如輪轉，是名為到。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已得永離，故名不到。為欲化度諸眾生故，示現在中，亦名為到。善男子！何因緣故名到到？到者即是二十五有，一切凡夫、須陀洹乃至阿那含，煩惱因緣故，名到到。善男子！聞所不聞亦復如是，有不聞聞、有不聞不聞、有聞不聞、有聞聞。云何不聞聞？善男子！不聞者名大涅槃。何故不聞？非有為故、非音聲故、不可說故。云何亦聞？得聞名故，所謂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名不聞聞。」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

所說大涅槃者不可得聞，云何復言常樂我淨而可得聞？何以故？世尊！斷煩惱者名得涅槃，若未斷者名為不得，以是義故涅槃之性本無今有。若世間法本無今有則名無常，譬如瓶等，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故名無常。涅槃亦爾，云何說言常樂我淨？復次世尊！凡因莊嚴而得成者，悉名無常。涅槃若爾，應是無常。何等因緣？所謂三十七品、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觀於骨相阿那波那、六念處、破析六大、如是等法，皆是成就涅槃因緣，故名無常。復次世尊！有名無常。若涅槃是有，亦應無常。如佛昔於阿含中說，聲聞、緣覺、諸佛世尊皆有涅槃，以是義故名為無常。復次世尊！可見之法名為無常，如佛先說，見涅槃者則得斷除一切煩惱。復次世尊！譬如虛空，於諸眾生等無障礙，故名為常。若使涅槃是常等者，何故眾生有得不得？涅槃若爾，於諸眾生不平等者，則不名常。世尊！譬如百人共有一怨，若害此怨，則多人受樂。若使涅槃是平等法，一人得時應多人得，一人斷結應多人亦斷，若不如是，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國王、王子、父母、師長，則得利養，是不名常。涅槃亦爾，不名為常。何以故？如佛昔於阿含經中告阿難言：『若有人能恭敬涅槃，則得斷結，受無量樂。』以是義故，不名為常。世尊！若涅槃中有常樂我淨名者，不名為常。如其無者，云何可說？」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涅槃之體非本無今有，若涅槃體本無今有者，則非無漏、常住之法。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以諸眾生煩惱覆故，不見涅槃，便謂為無。菩薩摩訶薩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斷煩惱已，便得見之。當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無今有，是故為常。善男子！如閻室中井，種種七寶，人亦知有，閻故不見。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然大明燈，持往照了，悉得見之。是人於此終不生念，水及七

寶本無今有。涅槃亦爾，本自有之，非適今也，煩惱闇故，眾生不見。大智如來以善方便燃智慧燈，令諸菩薩得見涅槃常樂我淨，是故智者於此涅槃，不應說言本無今有。

「善男子！汝言因莊嚴故得成涅槃應無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涅槃之體，非生非出、非實非虛、非作業生、非是有漏有為之法、非聞非見、非墮非死、非別異相、亦非同相、非往非還、非去來今、非一非多、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無相、非名非色、非因非果、非我我所，以是義故，涅槃是常，恒不變易，是以無量阿僧祇劫修集善法，以自莊嚴，然後乃見。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味水，一切眾生而不能得，有智之人施功穿掘，則便得之；涅槃亦爾。譬如盲人不見日月，良醫療之則便得見，而是日月非是本無今有；涅槃亦爾，先自有之非適今也。善男子！如人有罪，繫 xì 之囹 líng 圜 yǔ，久乃得出，還家得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涅槃亦爾。

「善男子！汝言因緣故，涅槃之法應無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長因，五者遠因。

「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

「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

「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眾生得住；是名住因。

「云何增長因？因緣衣服飲食等故，令眾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等，依因和上、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

「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攢及人，為蘇遠因；如明色等，為識遠因；父母精血，為眾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言是無常因？

「復次善男子！復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所謂三十七助道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善男子！布施者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檀波羅蜜乃得名為大涅槃因。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無量阿僧祇助菩提法，乃得名為大涅槃因。」◎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不得名為檀波羅蜜？云何布施而得名之檀波羅蜜？乃至般若云何不得名為般若波羅蜜？云何得名為般若波羅蜜？云何名涅槃？云何名大涅槃？」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不聞檀波羅蜜，不見檀波羅蜜，乃至不聞般若，不見般若，不聞般若波羅蜜，不見般若波羅蜜，不聞涅槃，不見涅槃，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無有和合覺知之相，得無漏相、無所作相、如幻化相、熱時炎相、乾闥婆城、虛空之相。菩薩爾時得如是相，無貪恚癡，不聞不見，是名菩薩摩訶薩真實之相、安住實相。菩薩摩訶薩自知此是檀，此是檀波羅蜜，乃至此是般若，此是般若波羅蜜，此是涅槃，此是大涅槃。

「善男子！云何是施，非波羅蜜？見有乞者，然後乃與，是名為施，非波羅蜜。若無乞者，開心自施，是則名為檀波羅蜜。

「若時時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若修常施，是則名為檀波羅蜜。

「若施他已，還生悔心，是名為施，非波羅蜜。施已不悔，是則名為檀波羅蜜。

「菩薩摩訶薩於財物中生四怖心，王、賊、水、火，歡喜施與，是則名為檀波羅蜜。

「若望報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施不望報，是則名為檀波羅蜜。

「若為恐怖、名聞、利養、家法相續、天上五欲，為憍慢故、為勝他故、為知識故、為來報故，如市易法。善男子！如人種樹，為得蔭涼，為得花果及以材木。若人修行如是等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

「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不見施者、受者、財物，不見時節、不見福田及非福田，不見因、不見緣、不見果報，不見作者、不見受者、不見多、不見少、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輕受者、己身、財物，不見見者、不見不見者，不計己、他，唯為方等大般涅槃常住法故修行布施，為利一切諸眾生故而行布施，為斷一切眾生煩惱故行於施，為諸眾生不見受者施者財物故行於施。

「善男子！譬如有人，墮大海水，抱持死屍，則得度脫；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布施時，亦復如是，如彼死屍。

「善男子！譬如有人，閉在深獄，門戶堅牢，唯有廁孔，便從中出到無礙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布施時，亦復如是。

「善男子！譬如貴人恐怖急厄，更無恃怙，依旃陀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

「善男子！譬如病人為除病苦得安樂故服食不淨；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婆羅門值穀勇貴，為壽命故食噉狗肉；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

「善男子！大涅槃中如是之事，從無量劫來不聞而聞，尸羅、尸羅波羅蜜，乃至般若、般若波羅蜜，如佛雜花經中廣說。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一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二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不聞而聞？十二部經其義深邃，昔來不聞，今因是經，得具足聞。先雖得聞，唯聞名字，而今於此大涅槃經，乃得聞義。聲聞緣覺唯聞十二部經名字，不聞其義，今於此經具足得聞，是名不聞而聞。善男子！一切聲聞緣覺經中，不曾聞佛有常樂我淨、不畢竟滅，三寶佛性無差別相，犯四重罪、謗方等經、作五逆罪及一闍提悉有佛性，今於此經而得聞之，是名不聞而聞。」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犯重禁、謗方等經、作五逆罪、一闍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復墮地獄？世尊！若使是等有佛性者，云何復言無常樂我淨？世尊！若斷善根名一闍提者，斷善根時所有佛性云何不斷？佛性若斷，云何復言常樂我淨？如其不斷，何故名為一闍提耶？世尊！犯四重禁名為不定，謗方等經、作五逆罪及一闍提悉名不定，如是等輩若決定者，云何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須陀洹乃至辟支佛亦名不定，若須陀洹至辟支佛是決定者，亦不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若犯四重不決定者，須陀洹乃至辟支佛亦不決定，如是不定，諸佛如來亦復不定；若佛不定，涅槃體性亦復不定，至一切法亦復不定。云何不定？若一闍提除一闍提，則成佛道。諸佛如來亦應如是，入涅槃已，亦應還出，不入涅槃。若如是者，涅槃之性則為不定，不決定故當知無有常樂我淨，云何說言一闍提等當得涅槃？」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為欲利益無量眾生令得安樂，憐愍慈念諸世間故，

為欲增長發菩提心諸菩薩故，作如是問。善男子！汝已親近過去無量諸佛世尊，於諸佛所種諸善根，久已成就菩提功德，降伏眾魔令其退散，已教無量無邊眾生，悉令得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久已通達諸佛如來所有甚深祕密之藏，已問過去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佛世尊如是甚深微密之義。我都不見，一切世間，若人若天、沙門、婆羅門、若魔若梵，有能諮問如來是義。今當誠心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演說。善男子！一闍提者亦不決定，若決定者，是一闍提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不決定，是故能得。如汝所言，佛性不斷，云何一闍提斷善根者？

「善男子！善根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佛性非內非外，以是義故，佛性不斷。復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佛性非有漏，非無漏，是故不斷。復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若是斷者，則應還得，若不還得，則名不斷，若斷已得，名一闍提。犯四重者亦是不定，若決定者，犯四重禁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謗方等經亦復不定，若決定者，謗正法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五逆罪亦復不定，若決定者，五逆之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色與色相二俱不定，香、味、觸相，生相、至無明相，陰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四生，乃至一切諸法，皆亦不定。

「善男子！譬如幻師，在大眾中化作四兵，車、步、象、馬，作諸瓔珞嚴身之具，城邑聚落、山林樹木、泉池河井。而彼眾中，有諸小兒，無有智慧，覩見之時，悉以為實。其中智人知其虛誑，以幻力故，惑人眼目。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聲聞辟支佛等，於一切法，見有定相亦復如是。諸佛菩薩於一切法不見定相。

「善男子！譬如小兒於盛夏月，見熱時焰，謂之為水。有

智之人，於此熱焰，終不生於實水之想，但是虛焰誑人眼目，非實是水。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見一切法，亦復如是，悉謂是實。諸佛菩薩於一切法不見定相。

「善男子！譬如山澗因聲有響，小兒聞之謂是實聲。有智之人解無定實，但有聲相，誑於耳識。善男子！一切凡夫聲聞緣覺於一切法，亦復如是，見有定相。諸菩薩等解了諸法，悉無定相，見無常相、空寂等相、無生滅相，**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是無常相。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為定？常樂我淨。在何處耶？所謂涅槃。善男子！須陀洹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八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斯陀含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六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四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羅漢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二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辟支佛道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十千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如來今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示現倚臥師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諸未得阿羅漢果眾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憂苦，亦令天、人、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大設供養，欲使諸人以千端疊纏裹其身，七寶為棺盛滿香油，積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一者觀身，二最在外。為諸眾生分散舍利，以為八分。一切所有聲聞弟子，咸言如來入於涅槃，當知如來亦不畢定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不變易故，**以是義故**，如來涅槃亦復不定。

「善男子！當知如來亦復不定。如來非天。何以故？有四種天：一者世間天、二者生天、三者淨天、四者義天。世間天者如諸國王；生天者從四天王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淨天者從須陀洹至辟支佛；義天者十住菩薩摩訶薩等。以何義故，十住

菩薩名為義天？以能善解諸法義故。云何為義？見一切法是空義故。善男子！如來非王，亦非四天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從須陀洹至辟支佛、十住菩薩，**以是義故**，如來非天。然諸眾生亦復稱佛為天中天，是故如來非天、非非天，非人、非非人，非鬼、非非鬼，非地獄畜生餓鬼、非非地獄畜生餓鬼，非眾生、非非眾生，非法、非非法，非色、非非色，非長、非非長，非短、非非短，非相、非非相，非心、非非心，非有漏、非無漏，非有為、非無為，非常、非無常，非幻、非非幻，非名、非非名，非定、非非定，非有、非無，非說、非非說，非如來、非不如來，**以是義故**，如來不定。

「善男子！何故如來不名世天？世天者即是諸王，如來久於無量劫中已捨王位，是故非王。非非王者，如來生於迦毘羅城淨飯王家，是故非非王。非生天者，如來久已離諸有故，是故非生天。非非生天。何以故？昇兜率天，下閻浮提故，是故如來非非生天。亦非淨天。何以故？如來非是須陀洹乃至非辟支佛，是故如來非是淨天。非非淨天。何以故？世間八法所不能染，猶如蓮花不受塵水，是故如來非非淨天。亦非義天。何以故？如來非是十住菩薩故，是故如來非義天也。非非義天。何以故？如來常修十八空義故，是故如來非非義天。如來非人。何以故？如來久於無量劫中離人有故，是故非人。亦非非人。何以故？生於迦毘羅城故，是故非非人。如來非鬼。何以故？不害一切諸眾生故，是故非鬼。亦非非鬼。何以故？亦以鬼像化眾生故，是故非非鬼。如來亦非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如來久離諸惡業故，是故非地獄畜生餓鬼。亦非非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如來亦復現受三惡諸趣之身，化眾生故，是故非非地獄畜生餓鬼。亦非眾生。何以故？久已遠離眾生性故，是故如來非眾生。亦非非眾生。何以故？或時演說眾生相故，是故如

來非非眾生。

「如來非法。何以故？諸法各各有別異相，如來不爾，唯有一相，**是故非法。亦非非法。何以故？如來法界故，是故非非法。**如來非色。何以故？十色入所不攝故，是故非色。亦非非色。何以故？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是故非非色。如來非長。何以故？斷諸色故，是故非長。亦非非長。何以故？一切世間無有能見頂髻相故，是故非非長。如來非短。何以故？久已遠離憍慢結故，是故非短。亦非非短，何以故？為瞿師羅長者示三尺身故，是故非非短。如來非相。何以故？久已遠離諸相相故，是故非相。亦非非相。何以故？善知諸相故，是故非非相。如來非心。何以故？虛空相故，是故非心。亦非非心。何以故？有十力心法故，亦能知他眾生心故，是故非非心。如來非有為。何以故？常樂我淨故，是故非有為。亦非無為。何以故？有來去坐臥示現涅槃故，是故非無為。

「如來非常。何以故？身有分故，是故非常。云何非常？以有知故。常法無知，猶如虛空，如來有知，是故非常。云何非常？有言說故。常法無言，亦如虛空，如來有言，是故無常。有姓氏故名曰無常，無姓之法乃名為常，虛空常故無有姓氏，如來有姓，姓瞿曇氏，是故無常。有父母故名曰無常，無父母者乃名曰常，虛空常故無有父母，佛有父母是故無常。有四威儀名曰無常，無四威儀乃名曰常，虛空常故無四威儀，佛有四威儀，是故無常。常住之法無有方所，虛空常故無有方所，如來出在中天竺地，住舍婆提或王舍城，是故無常。**以是義故，如來非常。亦非非常。何以故？生永斷故。**有生之法名曰無常，無生之法乃名為常，如來無生是故為常。常法無性，有性之法名曰無常，如來無生、無性，無生無性故常。有常之法遍一切處，猶如虛空無處不有，如來亦爾，遍一切處，是故為常。無

常之法，或言此有、或言彼無，如來不爾，不可說言是處有、彼處無，是故為常。無常之法，有時是有、有時是無，如來不爾有時是有有時是無，是故為常。常住之法無名無色，虛空常故無名無色，如來亦爾無名無色，是故為常。常住之法無因無果，虛空常故無因無果，如來亦爾無因無果，是故為常。常住之法三世不攝，如來亦爾三世不攝，是故為常。

「如來非幻。何以故？永斷一切虛誑心故，**是故非幻。亦非非幻。何以故？如來或時分此一身為無量身，無量之身復為一身，山壁直過無有障礙，履水如地，入地如水，行空如地，身出煙焰如火聚，雲雷震動其聲可畏，或為城邑、聚落舍宅、山川樹木，或作大身或作小身、男身女身、童男童女身，是故如來亦非非幻。**

「如來非定。何以故？如來於此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示現入於般涅槃故，**是故非定。亦非非定。何以故？常樂我淨故，是故如來亦非非定。如來非有漏。何以故？斷三漏故，故非有漏。三漏者，欲界一切煩惱，除無明，是名欲漏。色、無色界一切煩惱，除無明，是名有漏。三界無明，名無明漏。如來永斷，是故非漏。**

「復次，一切凡夫不見有漏。云何凡夫不見有漏？一切凡夫於未來世悉有疑心，未來世中當得身耶？不得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為本無耶？現在世中，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我者，是色耶？非色耶？色非色耶？非色非非色耶？想耶？非想耶？想非想耶？非想非非想耶？是身屬他耶？不屬他耶？屬不屬耶？非屬非不屬耶？有命無身耶？有身無命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有常耶？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身之與命自在作耶？時節作耶？無因作耶？世性作耶？微塵作耶？法非法作耶？士夫作耶？

煩惱作耶？父母作耶？我住心耶？住眼中耶？遍滿身中耶？從何來耶？去何至耶？誰生耶？誰死耶？我於過去是婆羅門姓耶？是刹利姓耶？是毘舍姓耶？是首陀羅姓耶？當於未來得何姓耶？我此身者，過去之時，是男身耶？是女身耶？畜生身耶？若我殺生，當有罪耶？當無罪耶？乃至飲酒當有罪耶？當無罪耶？我自作耶？為他作耶？我受報耶？身受報耶？如是疑見、無量煩惱、覆眾生心，因是疑見，生六種心：決定有我、決定無我、我見我、我見無我、無我見我、我作我受我知，是名邪見。如來永拔如是無量見漏根本，是故非漏。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大涅槃修聖行者，亦得永斷如是諸漏。諸佛如來常修聖行，是故無漏。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攝五根，則有三漏，為惡所牽至不善處。善男子！譬如惡馬，其性很悞，能令乘者至嶮惡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令人遠離涅槃善道，至諸惡處。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眾生造無量惡。善男子！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為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馳騁五塵，譬如牧牛，不善守護，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在諸有多受苦惱。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聖行時，常能善調，守攝五根，怖畏貪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為得一切諸善法故。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則能攝心，若能攝心，則攝五根。譬如有人擁護於王，則護國土，護國土者則護於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得聞是大涅槃經，則得智慧，得智慧

故則得專念，五根若散，念則能止。何以故？是念慧故。善男子！如善牧者，設牛東西噉他苗稼，則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念慧因緣故，守攝五根，不令馳散。菩薩摩訶薩有念慧者，不見我相、不見我所相、不見眾生及所受用，見一切法同法性相，生於土石瓦礫之相，譬如屋舍，從眾緣生，無有定性。見諸眾生四大五陰之所成立，推無定性，無定性故，菩薩於中不生貪著。一切凡夫見有眾生故，起煩惱，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有念慧故，於諸眾生不生貪著。

「復次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經者，不著眾生相，作種種法相。善男子！譬如畫師，以眾雜彩，畫作眾像，若男若女、若牛若馬。凡夫無智，見之則生男女等相，畫師了知無有男女。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法異相觀於一相，終不生於眾生之相。何以故？有念慧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或時觀見端正女人，終不生於貪著之相。何以故？善觀相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五欲法無有歡樂，不得暫停，如犬嚙枯骨、如人持火逆風而行、如篋毒蛇夢中所得、路首有果樹多人所擲、亦如段肉眾鳥競逐、如水上泡畫水之迹、如織經盡、如囚趣市，猶如假借勢不得久，觀欲如是多諸過惡。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諸眾生，為色、香、味、觸因緣故，從昔無數無量劫來，常受苦惱。一一眾生，一劫之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毘富羅山，所飲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目淚多四大海，盡地草木為四寸籌以數父母亦不能盡，無量劫來或在地獄畜生餓鬼所受行苦不可稱計，揣此大地猶如棗等易可窮極，生死難盡。菩薩摩訶薩如是深觀一切眾生，以是欲因緣故受苦無量，菩薩以是生死行苦故不失念慧。善男子！譬如世間有諸大眾滿二十五里，王勅一臣：『持一油鉢經由中過莫令傾覆，若棄一滴，

當斷汝命。』復遣一人，拔刀在後，隨而怖之。臣受王教，盡心堅持，經歷爾所大眾之中，雖見可意五邪欲等，心常念言：『我若放逸，著彼邪欲，當棄所持，命不全濟。』是人以是怖因緣故，乃至不棄一涕之油。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故，雖見五欲心不貪著，若見淨色，不生色相，唯觀苦相，乃至識相亦復如是，不作生相、不作滅相、不作因相、觀和合相，菩薩爾時五根清淨，根清淨故護根戒具。一切凡夫五根不淨，不能善持，名曰根漏。菩薩永斷是故無漏，如來拔出永斷根本，是故非漏。

「復次善男子！復有離漏。菩薩摩訶薩欲為無上甘露佛果故，離於惡漏。云何為離？若能修行大涅槃經，書寫受持、讀誦解說、思惟其義是名為離，何以故？善男子！我都不見十二部經能離惡漏如此方等大涅槃經。善男子！譬如良師教諸弟子，諸弟子中有受教者，心不造惡。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心不造惡。

「善男子！譬如世間有善呪術，若有一聞，却後七年，不為一切毒藥所中，蛇不能螫，若有誦者，乃至命盡，無有眾惡。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復如是，若有眾生一經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若有書寫、讀誦解說、思惟其義，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淨見佛性，如彼聖王得甘露味。善男子！是大涅槃有如是等無量功德。

「善男子！若有人能書寫是經，讀誦解說為他敷演，思惟其義，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受我教，是我所見，我之所念，是人諦知我不涅槃。隨如是人所住之處，若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房舍田宅、樓閣殿堂，我亦在中常住不移，我於是人常作受施，或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婆羅門、梵志、貧窮乞人。云何當令是人得知，如來受其所施之物？善男子！

是人或於夜臥夢中，夢見佛像、或見天像、沙門之像、國王、聖王、師子王像、蓮花形像、優曇花像，或見大山、或大海水、或見日月、或見白象及白馬像、或見父母、得花得果、金銀琉璃頗梨等寶、五種牛味，爾時當知，即是如來受其所施。寤已喜樂，尋得種種所須之物，心不念惡，樂修善法。善男子！是大涅槃悉能成就如是無量阿僧祇等不可思議無邊功德。

「善男子，汝今應當信受我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我者，欲恭敬我，欲同法性而見於我，欲得空定，欲見實相，欲得修習首楞嚴定、師子王定，欲破八魔——八魔者，所謂四魔、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欲得人中天上樂者，見有受持大涅槃經書寫讀誦、為他解說、思惟義者，當往親近依附諮受，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為洗手足布置床席四事供給，令無所乏。若從遠來，應十由延，路次奉迎，為是經故，所重之物應以奉獻，如其無者應自賣身。何以故？是經難遇過優曇花。

「善男子！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那由他劫，爾時世界名曰娑婆，有佛世尊，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諸大眾宣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於爾時從善友所，轉聞彼佛當為大眾說大涅槃。我聞是已，其心歡喜，欲設供養，居貧無物，欲自賣身，薄福不售，即欲還家。路見一人，而便語言：『吾欲賣身，君能買不？』其人答曰：『我家作業，人無堪者，汝設能為，我當買汝。』我即問言：『有何作業，人無堪能？』其人見答：『吾有惡病，良醫處藥，應當日服人肉三兩。卿若能以身肉三兩日日見給，便當與汝金錢五枚。』我時聞已，心中歡喜，我復語言：『汝與我錢，假我七日，須我事訖，便還相就。』其人見答：『七日不可，審能爾者，當許一日。』善男子！我於爾時，即取其錢，還至佛所，頭面禮足，盡其所有，而以奉獻，然後

誠心聽受是經。我時闇鈍，雖得聞經，唯能受持一偈文句：

「『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有至心聽，常得無量樂。』

「受是偈已，即便還至彼病人家。善男子！我時雖復日日與三兩肉，以念偈因緣故，不以為痛，日日不廢，足滿一月。善男子！以是因緣，其病得差，我身平復亦無瘡痍。我時見身具足完具，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偈之力尚能如是，何況具足受持讀誦。我見此經有如是利，復倍發心，願於未來成得佛道，字釋迦牟尼。善男子！以是一偈因緣力故，令我今日於大眾中為諸天人具足宣說。

「善男子！以是因緣，是大涅槃不可思議，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乃是諸佛如來甚深祕密之藏，以是義故，能受持者，斷離惡漏。所謂惡者、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毒蛇住處、惡刺土地、懸崖嶮岸、暴雨迴瀉，惡人惡國、惡城惡舍、惡知識等，如是等輩，若作漏因，菩薩即離，若不能作則不遠離；若增有漏則便離之，若不增長則不遠離；若作惡法則便離之，若能作善則不遠離。云何為離？不持刀杖，常以正慧方便而遠離之，是故名為正慧遠離。為生善法則離惡法，菩薩摩訶薩自觀其身，如病、如瘡、如癰、如怨，如箭入體，是大苦聚，悉是一切諸惡根本。是身雖復不淨如是，菩薩猶故瞻視將養。何以故？非為貪身，為善法故，為於涅槃不為生死，為常樂我淨，不為無常無樂我淨，為菩提道不為有道，為於一乘不為三乘，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微妙之身不為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身，為法輪王不為轉輪王。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常當護身。何以故？若不護身命，則不全命，若不全則不能得書寫是經受持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是故菩薩應善護身，以是義故，菩薩得離一切惡漏。善男子！如欲渡者應善護棧，臨路之人善護良馬，田夫種植善護

糞穢，如為差毒善護毒蛇，如人為財護旃陀羅，為壞賊故將護健兒，亦如寒人愛護於火，如癩病者求於毒藥。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見是身無量不淨具足充滿，為欲受持大涅槃經故，猶好將護不令乏少。

「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畏懼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

「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

「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

「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

「為惡象殺不至三惡，為惡友殺必至三惡。

「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

「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如是等漏凡夫不離，是故生漏。菩薩離之則不生漏。菩薩如是尚無有漏，況於如來？是故非漏。

「云何親近漏？一切凡夫，受取衣食、臥具醫藥，為身心樂，求如是物，造種種惡，不知過未，輪迴三趣，是故名漏。菩薩摩訶薩見如是過，則便遠離，若須衣時即便受取，不為身故但為於法，不長憍慢，心常卑下，不為嚴飾，但為羞恥，障諸寒暑、惡風惡雨、惡蟲蚊虻、蠅蚤蝮螫。雖受飲食，心無貪著，不為身故，常為正法，不為肌膚，但為眾生，不為憍慢，為身力故，不為怨害，為治飢瘡，雖得上味，心無貪著，受取房舍亦復如是。貪慢之結不令居心，為菩提舍遮止結賊，障惡風雨故受屋舍。求醫藥者心無貪慢，但為正法，不為壽命，為常命故。善男子！如人病瘡，為蘇眇塗，以衣裹之。為出膿血，蘇眇塗拊，為瘡愈故以藥塗之，為惡風故在深屋中。菩薩摩訶

薩亦復如是，觀身是瘡故以衣覆，為九孔膿求索飲食，為惡風雨取受房舍，為四毒發求覓醫藥。菩薩受取四種供養，為菩提道，非為壽命。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我若不受是四供養，身則磨滅不得堅牢，若不堅牢則不忍苦，若不忍苦則不能得修習善法，若能忍苦則得修習無量善法。我若不能堪忍眾苦，則於苦受生瞋恚心，於樂受中生貪著心，若求樂不得則生無明。』是故凡夫於四供養生於有漏，菩薩摩訶薩能深觀察不生於漏。是故菩薩名為無漏，云何如來當名有漏？是故如來不名有漏。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二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三

「復次善男子！一切凡夫雖善護身，心猶故生於三種惡覺，以是因緣，雖斷煩惱，得生非想非非想處，猶故還墮三惡道中。善男子！譬如有人渡於大海，垂至彼岸，沒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復如是，垂盡三有，還墮三塗。何以故？無善覺故。何等善覺？所謂六念處。凡夫之人善心羸劣，不善熾盛，善心羸故慧心薄少，慧心薄故增長諸漏。菩薩摩訶薩慧眼清淨見三覺過，知是三覺有種種患，常與眾生作三乘怨。三覺因緣，乃令無量凡夫眾生不見佛性，無量劫中生顛倒心，謂佛世尊，無常樂我，唯有一淨，如來畢竟入於涅槃。一切眾生無常、無樂、無我、無淨，顛倒心故，言有常樂我淨。實無三乘，顛倒心故言有三乘，一實之道真實不虛，顛倒心故言無一實。是三惡覺常為諸佛及諸菩薩之所呵責，是三惡覺常害於我、或亦害他。有是三覺，一切諸惡常來隨從，是三覺者即是三縛，連綴眾生無邊生死。菩薩摩訶薩常作如是觀察三覺。菩薩或時有因緣故，應生欲覺默然不受，譬如端正淨潔之人，不受一切糞穢不淨；如熱鐵丸，人無受者；如婆羅門性，不受牛肉；如飽滿人，不受惡食；如轉輪王，不與一切旃陀羅等同坐一床。菩薩摩訶薩惡賤三覺，不受不味亦復如是。何以故？**菩薩思惟：**『眾生知我是良福田，我當云何受是惡法？**若受惡覺**則不任為眾生福田。我自不言是良福田，眾生見相便言我是。我今若起如是惡覺，則為欺誑一切眾生。我於往昔以欺誑故，無量劫中流轉生死墮三惡道。我若以惡心受人信施，一切天人及五通仙悉當證知，而見呵責。我若惡覺受人信施，或令施主果報減少或空無報。我

若惡心受檀越施，則與施主而為怨讎。一切施主恒於我所起赤子想，我當云何欺誑於彼，而生怨想？何以故？或令施主不得果報或少果報故。我常自稱為出家人，夫出家者不應起惡，若起惡者則非出家。出家之人身口相應，若不相應則非出家。我棄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知識，出家修道，正是修習諸善覺時，非是修習不善覺時。譬如有人入海求寶，不取真寶，直取水精。亦如有人棄妙音樂，遊戲糞穢。如棄寶女，與婢交通。如棄金器，用於瓦盂。如棄甘露，服食毒藥。如捨親舊良善之醫，從怨惡醫，求藥而服。我亦如是，捨離大師、如來世尊甘露法味，而服魔怨種種惡覺。人身難得如優曇花，我今已得；如來難值過優曇花，我今已值；清淨法寶難得見聞，我今已聞。猶如盲龜值浮木孔。人命不停過於山水，今日雖存，明亦難保，云何縱心令住惡法？壯色不停猶如奔馬，云何恃怙而生憍慢？猶如惡鬼伺求人過，四大惡鬼亦復如是，常來伺求我之過失，云何當令惡覺發起？譬如朽宅、垂崩之屋；我命亦爾，云何起惡？我名沙門，沙門之人名覺善覺；我今乃起不善之覺，云何當得名沙門也？我名出家，出家之人名修善道；我今行惡，云何當得名為出家？我今名為真婆羅門，婆羅門者名修淨行；我今乃行不淨惡覺，云何當得名婆羅門？我今亦名刹利大姓，刹利姓者能除怨敵；我今不能除惡怨敵，云何當得名刹利姓？我名比丘，比丘之人名破煩惱；我今不破惡覺煩惱，云何當得名為比丘？世有六處，難可值遇，我今已得，云何當令惡覺居心？何等為六？一佛世難遇，二正法難聞，三怖心難生，四難生中國，五難得人身，六諸根難具。如是六事，難得已得，**是故不應起於惡覺。**』菩薩爾時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常勤觀察是諸惡心，一切凡夫不見如是惡心過患故受三覺，名為受漏。菩薩見已不受、不著、放捨不護，依八聖道，推之令去、斬之令斷，是故

菩薩無有受漏，云何當言如來有漏？以是義故，如來世尊非是有漏。

「復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種種惡，以作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從往昔無數劫來，為是身心造種種惡，以是因緣，流轉生死在三惡道，具受眾苦，遂令我遠三乘正路。』菩薩以是惡因緣故，於己身心生大怖畏，捨離眾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瞻養，餵飼臥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爾時其人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疾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為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中，闚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捉瓦器悉空無物，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將不全，汝當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恐怖遂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其河漂急，無有船楫，以怖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為楫。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為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渡此河，楫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為彼蛇賊所害。』即推草楫，置之水中，身猗其上，手抱腳踏，截流而渡。既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怖恐消除。

「菩薩摩訶薩得聞受持大涅槃經，觀身如篋，地水火風如四毒蛇——見毒、觸毒、氣毒、齧 niè 毒——一切眾生遇是四毒故喪其命。眾生四大亦復如是，或見為惡、或觸為惡、或氣為惡、或齧 niè 為惡，以是因緣遠離眾善。復次善男子！菩薩

摩訶薩觀四毒蛇有四種姓，所謂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是四大蛇亦復如是，有四種性，堅性、濕性、熱性、動性，是故菩薩觀是四大與四毒蛇同其種性。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是四大如四毒蛇。云何為觀？是四毒蛇常伺人便，何時當視？何時當觸？何時當噉？何時當齧 niè？四大毒蛇亦復如是，常伺眾生求其短缺。若為四蛇之所殺者，終不至於三惡道中；若為四大之所殺害，必至三惡道，定無有疑。是四毒蛇雖復瞻養，亦欲殺人；四大亦爾，雖常供給，亦常牽人造作眾惡。是四毒蛇若一瞋者則能殺人；四大之性亦復如是，若一大發亦能害人。是四毒蛇雖同一處，四心各異；四大毒蛇亦復如是，雖同一處，性各別異。是四毒蛇雖復恭敬，難可親近；四大毒蛇亦復如是，雖復恭敬亦難親近。是四毒蛇若害人時，或有沙門、婆羅門等，若以呪藥則可療治；四大殺人，雖有沙門、婆羅門等神呪良藥，則不能治。如自喜人聞四毒蛇氣臭可惡，則便遠離；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聞四大臭，即便遠離。爾時菩薩復更思惟四大毒蛇，生大怖畏，背之馳走，修八聖道。

「五旃陀羅即是五陰。云何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者，常能令別人恩愛別離、怨憎集會。五陰亦爾，令人貪近不善之法，遠離一切純善之法。復次善男子！如旃陀羅，種種器仗以自莊嚴，若刀、若楯、若弓、若箭、若鎧、若稍，能害於人。五陰亦爾，以諸煩惱牢自莊嚴，害諸癡人，令墮諸有。善男子！如旃陀羅，有過之人得便害之；五陰亦爾，有諸結過，常能害人。以是義故，菩薩深觀五陰如旃陀羅。

「復次菩薩觀察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人無慈愍心，怨親俱害；五陰亦爾，無慈愍心，善惡俱害。如旃陀羅惱一切人；五陰亦爾，以諸煩惱，常惱一切生死眾生。是故菩薩觀於五陰

如旃陀羅。

「復次菩薩觀察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人常懷害心；五陰亦爾，常懷諸結惱害之心。如人無足刀杖侍從，當知必為旃陀羅人之所殺害；眾生亦爾，無足、無刀、無有侍從，則為五陰之所賊害。足名為戒，刀名為慧，侍從名為善知識也，無此三事故，為五陰之所賊害。是故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察五陰過旃陀羅。何以故？眾生若為五旃陀羅之所殺者，不墮地獄，為陰殺者則墮地獄，以是義故，菩薩觀陰過旃陀羅。作是觀已而作願言：『我寧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近於五陰。旃陀羅者，唯能害於欲界癡人；是五陰賊，遍害三界凡夫眾生。旃陀羅人唯能殺戮有罪之人；是五陰賊不問眾生有罪無罪，悉能害之。旃陀羅人不害衰老、婦女、稚小；是五陰賊不問眾生老稚、婦女，一切悉害。』是故菩薩深觀此陰過旃陀羅，是故發願，寧當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親近五陰。

「復次善男子！旃陀羅者唯害他人，終不自害；五陰之賊自害、害他，過旃陀羅。旃陀羅人可以善言、錢財、寶貨求而得脫；五陰不爾，不可強以善言誘喻、錢財寶貨求而得脫。旃陀羅人於四時中不必常殺；五陰不爾，常於念念害諸眾生。旃陀羅人唯在一處可有逃避；五陰不爾，遍一切處，無可逃避。旃陀羅人雖復害人，害已不隨；五陰不爾，殺眾生已隨逐不離。是故菩薩寧以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近於五陰。有智之人以善方便得脫五陰。善方便者，即八聖道、六波羅蜜、四無量心，以是方便而得解脫，身心不為五陰所害。何以故？身如金剛，心如虛空，是故身心難可沮壞。以是義故，菩薩觀陰成就種種諸不善法，生大怖畏，修八聖道。亦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涉路而去，無所顧留。

「詐親善者，名為貪愛。菩薩摩訶薩深觀愛結，如怨詐親，若知實者則無能為，若不能知必為所害。貪愛亦爾，若知其性，則不能令眾生輪轉生死苦中，如其不知，輪迴六趣具受眾苦。何以故？愛之為病，難捨離故。如怨詐親難可遠離，怨詐親者，常伺人便，令愛別離，怨憎合會。愛亦如是，令人遠離一切善法，近於一切不善之法。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深觀貪愛，如怨詐親。見不見故，聞不聞故，如凡夫人見生死過，雖有智慧以癡覆故，後還不見。聲聞緣覺亦復如是，雖見不見，雖聞不聞。何以故？以愛心故。所以者何？見生死過，不能疾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觀此愛結如怨詐親。

「云何名為怨詐親相？如怨不實詐現實相，不可親近詐現近相，實是不善詐現善相，實是不愛詐為愛相。何以故？常伺人便，欲為害故。愛亦如是，常為眾生非實詐實、非近詐近、非善詐善、非愛詐愛，常誑一切，輪迴生死。以是義故，菩薩觀愛如怨詐親。怨詐親者，但見身口，不覩其心，是故能誑；愛亦如是，唯為虛誑，實不可得，是故能惑一切眾生。怨詐親者，有始有終，易可遠離；愛不如是，無始無終，難可遠離。怨詐親者，遠則難知，近則易知；愛不如是，近尚難知，況復遠耶？以是義故，菩薩觀愛過於詐親。一切眾生以愛結故，遠大涅槃，近於生死，遠常樂我淨，近無常、苦、無我、不淨，是故我於處處經中說為三垢。於現在事，以無明故，不見過患，不能捨離愛怨詐親，終不能害有智之人。是故菩薩深觀此愛，生大怖畏，修八聖道，猶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及一詐親，涉路不迴。

「空聚落者即是六入。菩薩摩訶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猶如空聚，如彼怖人既入聚已，乃至不見有一居人，遍捉瓦器，不得一物。菩薩亦爾，諦觀六入空無所有，不見眾生一物之實，

是故菩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如彼空聚。善男子！彼空聚落，群賊遠望，終不生於虛空之想。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於六入聚不生空想，以其不能生空想故，輪迴生死受無量苦。善男子！群賊既至乃生空想，菩薩亦爾，觀此六入常生空想，生空想故，則不輪迴生死受苦。菩薩摩訶薩於此六入常無顛倒，無顛倒故，是故不復輪迴生死。復次善男子！如有群賊入此空聚則得安樂，煩惱諸賊亦復如是，入此六入則得安樂。如賊住空聚，心無所畏，煩惱群賊亦復如是，住是六入，亦無所畏。如彼空聚，乃是師子、虎狼、種種惡獸之所住處，是內六入亦復如是，一切眾惡煩惱走獸之所住處。是故菩薩深觀六入空無所有，純是一切不善住處。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如彼空聚。何以故？虛誑不實故，空無所有作有想故，實無有樂作樂想故，實無有人作人想故。內六入者亦復如是，空無所有而作有想，實無有樂而作樂想，實無有人而作人想，唯有智人乃能知之得其真實。復次善男子！如空聚落，或時有人，或時無人；六入不爾，一向無人。何以故？性常空故，智者所知非是眼見。是故菩薩觀內六入多諸怨害，修八聖道不休不息，猶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善及六大賊，怖著正路。

「六大賊者即外六塵。菩薩摩訶薩觀此六塵如六大賊。何以故？能劫一切諸善法故。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眾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復次善男子！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人，則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有，眾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

內無有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不善護故，為其所劫。護者名慧，有智之人能善防護，故不被劫，**是故菩薩觀是六塵如六大賊等無差別。**

「復次善男子！如六大賊能為人民身心苦惱；是六塵賊亦復如是，常為眾生身心苦惱。六大賊者唯能劫人現在財物；是六塵賊常劫眾生三世善財。六大賊者夜則歡樂；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處無明闇則得歡樂。

「是六大賊唯有諸王乃能遮止；六塵惡賊亦復如是，唯佛菩薩乃能遮止。

「是六大賊凡欲劫奪不擇端正、種姓、聰哲、多聞博學、豪貴貧賤；六塵惡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不擇端正乃至貧賤。

「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伏六塵惡賊。譬如有人多諸種族，宗黨熾盛，則不為彼六賊所劫；眾生亦爾，有善知識，不為六塵惡賊所劫。

「是六大賊若見人物，則能偷劫；六塵不爾，若見若知、若聞若嗅、若觸若覺、皆悉能劫。六大賊者唯能劫奪欲界人財，不能劫奪色無色界；六塵惡賊則不如是，能劫三界一切善寶。**是故菩薩諦觀六塵過彼六賊**，作是觀已，修八聖道，直往不迴。如彼怖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捨空聚落涉路而去。

「路值一河者即是煩惱。云何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如彼駛河，能漂香象；煩惱駛河亦復如是，能漂緣覺，是故菩薩深觀煩惱猶如駛河。深難得底，故名為河；邊不可得，故名為大，其中多有種種惡魚，煩惱大河亦復如是。唯佛菩薩能得底

故，故名極深。唯佛菩薩得其邊故，故名廣大。常害一切癡眾生故，故名惡魚。是故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如大河水能長一切草木叢林；煩惱大河亦復如是，能長眾生二十五有，是故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譬如有人，墮大河水無有慚愧；眾生亦爾，墮煩惱河無有慚愧。如墮河者未得其底即便命終；墮煩惱河亦復如是，未盡其底，周迴輪轉二十五有。所言底者名為空相，若有不修如是空相，當知是人不得出離二十五有，一切眾生不能善修空無相故，常為煩惱駛河所漂。如彼大河唯能壞身，不能漂沒一切善法；煩惱大河則不如是，能壞一切身心善法。彼大暴河，唯能漂沒欲界中人；煩惱大河乃能漂沒三界人天。世間大河，手抱腳踏，則到彼岸；煩惱大河，唯有菩薩因六波羅蜜乃能得渡。如大河水難可得渡；煩惱大河亦復如是難可得渡。云何名為難可得渡？乃至十住諸大菩薩，猶故未能畢竟得渡，唯有諸佛乃畢竟渡，是故名為難可得渡。譬如有人為河所漂，不能修習毫釐善法；眾生亦爾，為煩惱河所漂沒者，亦復不能修習善法。如人墮河為水所漂，餘有力者則能拔濟；墮煩惱河為一闡提，聲聞緣覺乃至諸佛不能拔濟。世間大河劫盡之時，七日並照，能令枯涸；煩惱大河則不如是，聲聞緣覺雖修七覺，猶不能乾，是故菩薩觀諸煩惱猶如暴河。

「譬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善及六大賊，捨空聚落，隨路而去，既至河上取草為筏者。菩薩亦爾，畏四大蛇、五陰旃陀羅、愛詐親善、六入空聚、六塵惡賊，至煩惱河，修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以為船筏，依乘此筏，渡煩惱河，到於彼岸，常樂涅槃。菩薩修行大涅槃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心苦，則不能令一切眾生渡煩惱河。』以是思惟，雖有如是身心苦惱，默然忍受，以忍受故則不生漏。如是菩薩尚無諸漏，況佛如來而

當有漏？是故諸佛不名有漏。

「云何如來非無漏也？如來常行有漏中故。有漏即是二十五有，是故聲聞、凡夫之人言佛有漏，諸佛如來真實無漏。善男子！以是因緣，諸佛如來無有定相。善男子！是故犯四重禁、謗方等經及一闡提，悉皆不定。」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如是，如是。誠如聖教，一切諸法皆悉不定。以不定故，當知如來亦不畢竟入於涅槃。如佛先說，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聞不聞中有涅槃、大涅槃？云何涅槃？云何大涅槃？」

爾時佛讚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菩薩得念總持，乃能如汝之所諮問。善男子！如世人言有海、大海，有河、大河，有山、大山，有地、大地，有城、大城，有眾生、大眾生，有王、大王，有人、大人，有天、天中天，有道、大道，涅槃亦爾，有涅槃、有大涅槃。

「**云何涅槃？**善男子！如人飢餓，得少飯食名為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病得差則名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人怖畏得歸依處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貧窮人獲七寶物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人觀骨不起貪欲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是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何以故？以飢渴故、病故、怖故、貧故、生貪著故，是名涅槃，非大涅槃。善男子！若凡夫人及以聲聞，或因世俗，或因聖道，斷欲界結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能斷初禪，乃至能斷非想非非想處結，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何以故？還生煩惱，有習氣故。云何名為煩惱習氣？聲聞緣覺有煩惱氣，所謂我身、我衣、我去、我來、我說、我聽，諸佛如來入於涅槃，涅槃之性無我、無樂，

唯有常淨，是則名為煩惱習氣。佛、法、眾僧有差別相，如來畢竟入於涅槃。聲聞、緣覺諸佛如來所得涅槃等無差別，以是義故，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無常樂我淨故。

「常樂我淨乃得名為大涅槃也。善男子！譬如有處能受眾水，名為大海。隨有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如來所入之處，名大涅槃。四禪、三三昧、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處，隨能攝取如是無量諸善法者，名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河，第一香象不能得底，則名為大。聲聞緣覺至十住菩薩不見佛性，名為涅槃，非大涅槃。若能了了見於佛性，則得名為大涅槃也。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盡其底，大象王者謂諸佛也。善男子！若摩訶那伽及鉢提陀、大力士等經歷多時，所不能上，乃名大山。聲聞、緣覺及諸菩薩摩訶、那伽大力士等所不能見，如是乃名大涅槃也。復次善男子！隨有小王之所住處，名為小城，轉輪聖王所住之處乃名大城。聲聞、緣覺，八萬、六萬、四萬、二萬、一萬住處，名為涅槃。無上法主、聖王住處，乃得名為大般涅槃，以是故名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有人見四種兵不生怖畏，當知是人名大眾生。若有眾生於三惡道、煩惱惡業不生怖畏，而能於中廣度眾生，當知是人得大涅槃。若有人能供養父母、恭敬沙門及婆羅門，修治善法所言誠實無有欺誑，能忍諸惡，惠施貧乏名大丈夫。菩薩亦爾，有大慈悲憐愍一切，於諸眾生猶如父母，能度眾生於生死河，普示眾生一實之道，是則名為大般涅槃。

「善男子！大名不可思議，若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所不能信，是則名為大般涅槃，唯佛菩薩之所見故名大涅槃。以何因緣復名為大？以無量因緣然後乃得，故名為大。善男子！如世間人，以多因緣之所得者，則名為大。涅槃亦爾，以多因緣之所得故，故名為大。

「云何復名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無我，大自在故，名為大我。云何名為大自在耶？有八自在，則名為我。何等為八？

「一者、能示一身以為多身，身數大小猶如微塵，充滿十方無量世界。如來之身實非微塵，以自在故現微塵身，如是自在則為大我。

「二者、示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如來之身實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以無礙故，直以自在故，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三者、能以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輕舉飛空，過於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而無障礙。如來之身，實無輕重，以自在故能為輕重，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來一心安住不動，所可示化無量形類，各令有心。如來有時或造一事，而令眾生各各成辦。如來之身常住一土，而令他土一切悉見。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為根自在耶？如來一根，亦能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如來六根，亦不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以自在故，令根自在，如是自在名為大我。

「六者、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來之心亦無得想。何以故？無所得故。若有者可名為得，實無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來計有得想，是則諸佛不得涅槃，以無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諸法故名為大我。

「七者、說自在故。如來演說一偈之義，經無量劫，義亦不盡，所謂若戒、若定、若施、若慧，如來爾時都不生念，我說彼聽；亦復不生一偈之想，世間之人以四句為偈，隨世俗故

說名為偈；一切法性亦無有說，以自在故如來演說，以演說故名為大我。

「八者、如來遍滿一切諸處，猶如虛空。虛空之性不可得見，如來亦爾實不可見，以自在故令一切見，如是自在名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涅槃，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譬如寶藏，多諸珍異，百種具足，故名大藏。諸佛如來甚深奧藏亦復如是，多諸奇異，具足無缺，名大涅槃。復次善男子！無邊之物乃名為大，涅槃無邊是故名大。

「復次善男子！有大樂故名大涅槃。涅槃無樂；以四樂故，名大涅槃。何等為四？

「一者、斷諸樂故，不斷樂者則名為苦，若有苦者不名大樂。以斷樂故則無有苦，無苦無樂乃名大樂。涅槃之性無苦無樂，是故涅槃名為大樂，以是義故名大涅槃。復次善男子！樂有二種：一者凡夫，二者諸佛。凡夫之樂，無常敗壞，是故無樂。諸佛常樂無有變異，故名大樂。復次善男子！有三種受：一者苦受，二者樂受，三者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是亦為苦。涅槃雖同不苦不樂，然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

「二者、大寂靜故名為大樂。涅槃之性是大寂靜。何以故？遠離一切憊闇法故，以大寂故名大涅槃。

「三者、一切知故，名為大樂。非一切知不名大樂；諸佛如來一切知故名為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

「四者、身不壞故，名為大樂。身若可壞則不名樂；如來之身金剛無壞，非煩惱身、無常之身，故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世間名字或有因緣、或無因緣。有因緣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輸羅道人，生摩輸羅國，因國立名，故名摩輸羅道人。如目犍連，目犍連

者即是姓也、因姓立名，故名目犍連。如我生於瞿曇種姓，因姓立名稱為瞿曇。如毘舍佉道人，毘舍佉者，即是星名，因星為名，名毘舍佉。如有六指，因六指故，名六指人。如佛奴、天奴，因佛、因天，故名佛奴、天奴。因濕生故，故名濕生。如因聲故，名為迦迦羅、名究究羅、坦坦羅。如是等名，是因緣名。無因緣者，如蓮花、地、水、火、風、虛空。如曼陀婆，一名二實，一名殿堂、二名飲漿堂，不飲漿亦復得名為曼陀婆。如薩婆車多名為蛇蓋，實非蛇蓋，是名無因，強立名字。如坻羅婆夷，名為食油，實不食油，強為立名，名為食油。是名無因，強立名字。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復如是，無有因緣，強為立名。善男子！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為大空也。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善男子！譬如有法，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名為大。涅槃亦爾，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得名為大般涅槃。以純淨故名大涅槃。云何純淨？淨有四種。何等為四？

「一者、二十五有名為不淨，能永斷故得名為淨，淨即涅槃。如是涅槃，亦得名有，而是涅槃，實非是有，諸佛如來隨世俗故，說涅槃有。譬如世人，非父言父、非母言母，實非父母，而言父母。涅槃亦爾，隨世俗故說言諸佛有大涅槃。

「二者、業清淨故。一切凡夫業不清淨，故無涅槃；諸佛如來業清淨故，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

「三者、身清淨故。身若無常，則名不淨；如來身常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

「四者、心清淨故，心若有漏，名曰不淨；佛心無漏，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具足成就初分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三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四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二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昔所不見而今見之，昔所不聞而今聞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昔所不知而今知之。

「云何名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謂神通，昔所不得而今乃得。通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所言外者與外道共。內復有二：一者二乘，二者菩薩。菩薩修行大涅槃經所得神通，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云何名為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二乘所作神通變化，一心作一，不得眾多。菩薩不爾，於一心中，則能具足現五趣身。所以者何？以得如是大涅槃經之勢力故，是則名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

「又復云何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謂身得自在、心得自在。何以故？一切凡夫所有身心不得自在，或心隨身，或身隨心。

「云何名為心隨於身？譬如醉人，酒在身中，爾時身動，心亦隨動，亦如身懶，心亦隨懶，是則名為心隨於身。又如嬰兒，其身稚小，心亦隨小，大人身大，心亦隨大。又如有人，身體龐澁，心常思念，欲得膏油潤漬令軟，是則名為心隨於身。

「云何名為身隨於心？所謂去、來、坐臥、修行、施、戒、忍辱、精進，愁惱之人身則羸悴，歡喜之人身則肥鮮，恐怖之人身體戰動，專心聽法身則怡悅，悲泣之人涕淚橫流，是則名為身隨於心。菩薩不爾，於身心中俱得自在，是則名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現身相，猶如微塵，以此微身，悉能遍至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佛世界，無所障礙，而心常定，初不移動，是則名為心不隨身。是亦名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何以復名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聲聞辟支佛等所不能到，菩薩能到，是故名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聲聞辟支佛等，雖以神通不能變身如細微塵，遍至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聲聞緣覺身若動時心亦隨動。菩薩不爾，心雖不動，身無不至，是名菩薩心不隨身。復次善男子！菩薩化身猶如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大身入一塵身，其心爾時亦不隨小。聲聞緣覺雖能化身令如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能以如此大身入微塵身，於此事中尚自不能，況能令心而不隨動？是名菩薩心不隨身。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一音聲，能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悉聞，心終不念令是音聲遍諸世界，使諸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而是菩薩亦初不言，我令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若言，因我說法令諸眾生不聞聞者，當知是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眾生不聞，我為說者，如此之心是生死心，一切菩薩是心已盡，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所有身心不相隨逐。善男子！一切凡夫身心相隨，菩薩不爾，為化眾生故，雖現身小，心亦不小。何以故？諸菩薩等所有心性常廣大故，雖現大身，心亦不大。云何大身？身如三千大千世界。云何小心，行嬰兒行。以是義故，心不隨身。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遠酒不飲而心亦動，心無悲苦身亦流淚，實無恐怖身亦戰慄，以是義故，當知菩薩身心自在，不相隨逐。菩薩摩訶薩唯現一身，而諸眾生各各見異。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摩訶薩先取聲相，所謂象聲馬聲、車聲人聲、貝聲

鼓聲、簫笛等聲、歌聲哭聲而修習之，以修習故，能聞無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獄音聲。復轉修習得異耳根，異於聲聞緣覺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淨耳通，若依初禪淨妙四大，唯聞初禪不聞二禪，乃至四禪亦復如是，雖可一時得聞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聲，而不能聞無量無邊恒河沙等世界音聲。以是義故，菩薩所得異於聲聞緣覺耳根，以是異故，昔所不聞而今得聞。雖聞音聲，而心初無聞聲之相，不作有相、常相、樂相、我相、淨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義故，諸菩薩等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若佛所說，不作定相、不作果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先說，若人聞是大涅槃經一句一字，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於今，云何復言無定、無果？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定相，即是果相；云何而言無定、無果？聞惡聲故則生惡心，生惡心故則至三塗，若至三塗則是定果；云何而言無定、無果？」

爾時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能作是問。若使諸佛說諸音聲有定果相者，則非諸佛世尊之相，是魔王相、生死之相、遠涅槃相。何以故？一切諸佛凡所演說無定果相。善男子！譬如刀中見人面像，豎則見長，橫則見闊，若有定相，云何而得豎則見長、橫則見闊？以是義故，諸佛世尊凡所演說無定果相。善男子！夫涅槃者實非聲果，若使涅槃是聲果者，當知涅槃非是常法。善男子！譬如世間從因生法，有因則有果，無因則無果。因無常故，果亦無常。所以者何？因亦作果，果亦作因，以是義故，一切諸法無有定相。若使涅槃從因生者，因無常故，果亦無常；而是涅槃不從因生，體非是果，是故為常。善男子！以是義故，涅槃之體無定無果。」

「善男子！夫涅槃者，亦可言定，亦可言果。云何為定？

一切諸佛所有涅槃常樂我淨，是故為定，無生老壞是故為定，一闡提等、犯四重禁、誹謗方等、作五逆罪，捨除本心，必定得故，是故為定。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人聞我說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汝於是義，猶未了了。汝當諦聽，吾當為汝更分別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以無相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汝所言，聞惡聲故到三塗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非以惡聲而至三塗，當知是果乃是惡心。所以者何？有善男子、善女人等，雖聞惡聲心不生惡，是故當知，非因惡聲生三塗中。而諸眾生因煩惱結，惡心滋多，生三惡趣，非因惡聲。若聲有定相，諸有聞者一切悉應生於惡心。或有生者，有不生者，是故當知聲無定相。以無定故，雖復因之，不生惡心。」

「世尊！聲若無定，云何菩薩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善男子！聲無定相，昔所不聞，令諸菩薩而今得聞，以是義故，我作是說，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善男子！云何昔所不見而今得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先取明相，所謂日月星宿、燄燎燈燭、珠火之明、藥草等光，以修習故得異眼根，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云何為異？二乘所得清淨天眼，若依欲界四大眼根，不見初禪，若依初禪不見上地，乃至自眼猶不能見，若欲多見，極至三千大千世界。菩薩摩訶薩不修天眼，見妙色身悉是骨相，雖見他方恒河沙等世界色相，不作色相、不作常相、有相、物相、名字等相，作因緣相，不作見相。不言是眼微妙淨相，唯見因緣、非因緣相。云何因緣？色是眼緣，若使是色非因緣者，一切凡

夫不應生於見色之相。以是義故，色名因緣。非因緣者，菩薩摩訶薩雖復見之，不生色相，是故非緣。以是義故，菩薩所得清淨天眼，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以是異故，一時遍見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是名菩薩昔所不見而今得見。以是異故，能見微塵，聲聞緣覺所不能見。以是異故，雖見白眼，初無見相，見無常相。見凡夫身三十六物不淨充滿，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以是義故，昔所不見而今得見。若見眾生所有色相，則知其人大小乘根，一觸衣故，亦知是人善惡諸根差別之相，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一見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此知故，昔所不見而今得見。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雖知凡夫貪恚癡心，初不作心及心數相，不作眾生及以物相，修第一義畢竟空相。何以故？一切菩薩常善修習空性相故。以修空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云何為知？知無有我、無有所，知諸眾生皆有佛性，以佛性故，一闡提等捨離本心，悉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此皆是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菩薩能知，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復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念過去世一切眾生所生種姓、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知識怨憎，於一念中得殊異智，異於聲聞緣覺智慧。云何為異？聲聞緣覺所有智慧，念過去世所有眾生種姓、父母乃至怨憎，而作種姓至怨憎相。菩薩不爾，雖念過去種姓、父母乃至怨憎，終不生於種姓父母怨憎等相，常作法相、空寂之相，是名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復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得他心智，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云何為異？

聲聞緣覺以一念智，知人心時，則不能知地獄、畜生、餓鬼、天心。菩薩不爾，於一念中遍知六趣眾生之心，是名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復次善男子！復有異知，菩薩摩訶薩於一心中，知須陀洹初心，次第至十六心，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是為菩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二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捨慈得慈，得慈之時，不從因緣。云何名為捨慈得慈？善男子！慈名世諦。菩薩摩訶薩捨世諦慈，得第一義慈，第一義慈不從緣得。復次云何捨慈得慈？慈若可捨，名凡夫慈；慈若可得，即名菩薩無緣之慈。捨一闡提慈、犯四重禁慈、謗方等慈、作五逆慈，得憐愍慈、得如來慈、世尊之慈、無因緣慈。云何復名捨慈得慈？捨黃門慈、無根、二根、女人之慈，屠、膾、獵師、畜養鷄猪如是等慈，亦捨聲聞緣覺之慈，得諸菩薩無緣之慈。不見自慈，不見他慈，不見持戒，不見破戒。雖自見悲，不見眾生。雖有苦受，不見受者。何以故？以修第一真實義故。是名菩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有十事。何等為十？一者根深難可傾拔，二者自身生決定想，三者不觀福田及非福田，四者修淨佛土，五者滅除有餘，六者斷除業緣，七者修清淨身，八者了知諸緣，九者離諸怨敵，十者斷除二邊。

「云何根深難可傾拔？所言根者，名不放逸。不放逸者為

是何根？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根。善男子！一切諸佛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諸餘善根轉轉增長，以能增長諸善根故，於諸善中最为殊勝。善男子！如諸跡中象跡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最為殊勝。善男子！如諸明中，日光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最為殊勝。善男子！如諸王中轉輪聖王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第一。善男子！如諸流中四河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上為最。善男子！如諸山中，須彌山王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第一。善男子！如水生花中，青蓮花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陸生花中，婆利師花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諸獸中，師子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飛鳥中，金翅鳥王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

「善男子！如大身中，羅睺阿修羅王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如一切眾生，若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中，如來為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善法中為最為上。善男子！如諸眾中，佛、僧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善法中為最為上。善男子！如佛法中，大涅槃法為最為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為最為上。善男子！以是義故，不放逸根，深固難拔。云何不放逸故而得增長？所謂信根、戒根、施根、慧根、忍根、聞根、進根、念根、定根、善知識根，如是諸根，不放逸故而得增長，以增長故深固難拔。以是義故，名為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根深難拔。

「云何於身作決定想？於自身所生決定心：『我今此身於未來世，定當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器。心亦如是，不作狹小，

不作變易，不作聲聞、辟支佛心，不作魔心及自樂心、樂生死心，常為眾生求慈悲心。』是名菩薩於自身中生決定心，我於來世當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器，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於自身中生決定想。

「云何菩薩不觀福田及非福田？云何福田？外道、持戒，上至諸佛，是名福田。若有念言：『如是等輩是真福田。』當知是心則為狹劣。菩薩摩訶薩悉觀一切無量眾生無非福田。何以故？以善修習異念處故。有異念處，善修習者，觀諸眾生無有持戒及以毀戒。常觀諸佛世尊所說，施雖四種，俱得清淨報。何等為四？一者施主清淨、受者不淨，二者施主不淨、受者清淨，三者施、受俱淨。四者施、受二俱不淨。

「云何施淨、受者不淨？施主具有戒、聞、智慧，知有慧施及以果報，受者破戒、專著邪見、無施果報，是名施淨受者不淨。

「云何名為受者清淨、施主不淨？施主破戒、專著邪見，言無慧施及以果報，受者持戒，多聞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報，是名施主不淨、受者清淨。

「云何名為施、受俱淨？施者受者，俱有持戒、多聞、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報，是名施受二俱清淨。

「云何名為二俱不淨？施者受者破戒、邪見，言無有施及施果報。若如是者，云何復言得淨果報？以無施無報故名為淨。善男子！若有不見施及施報，當知是人不知破戒、專著邪見。若依聲聞，言不見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為破戒邪見。若依如是大涅槃經，不見惠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為持戒正見。菩薩摩訶薩有異念處，以修習故，不見眾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報，是故得名持戒正見。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不觀福田

及非福田。

「云何名為淨佛國土？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殺害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眾生得壽命長，有大勢力，獲大神通。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得壽命長，有大勢力，獲大神通。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偷盜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國土地所有純是七寶，眾生富足，所欲自恣。以此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得國土純是七寶，眾生富足，所欲自恣。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婬欲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無有貪欲瞋恚癡心，亦無飢渴苦惱之者。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眾生遠離貪婬、瞋恚、癡心，一切無有飢渴苦惱。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妄語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常有花樹、果樹、香樹，所有眾生得妙音聲。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有國土常有花樹、果樹、香樹，其中眾生悉得清淨上妙音聲。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兩舌**，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常共和合，講說正法。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悉共和合，講論法要。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惡口**，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瓦石之屬、荊棘惡刺，所有眾生其心平等。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有國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荊棘，惡刺，所有眾生其心平等。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無義語**，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無有苦惱。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無有苦惱。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貪嫉**，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一切眾生無有貪嫉、惱害、邪見。以此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悉無貪嫉、惱害、邪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惱害**，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悉共修習大慈大悲，得一子地。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世界所有一切眾生，悉共修習大慈、大悲，得一子地。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邪見**，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悉得摩訶般若波羅蜜。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世界眾生悉得受持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名菩薩修淨佛土。

「云何菩薩摩訶薩滅除有餘？有餘有三：一者煩惱餘報，二者餘業，三者餘有。善男子！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眾生

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耆婆耆婆舍利伽鳥、青雀魚鼈、獼猴麀鹿，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姪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

「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見毒、觸毒、齧 niè 毒、歔 xū 毒——師子虎狼、熊羆 pí 貓狸、鷹鷂 yào 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六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

「復次善男子！若有修習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蟻子等形，若得人身，聾、盲、瘖啞、癱殘背癭，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闇鈍，憙犯重戒乃至五錢，是名餘報。

「復次善男子！若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虫、駝驢犬馬，若生人中，受奴婢身、貧窮乞匄，或得出家，常為眾生之所輕賤，破第四戒，是名餘報。如是等名煩惱餘報。如是餘報，菩薩摩訶薩以能修習大涅槃故，悉得除滅。

「云何餘業？謂一切凡夫業，一切聲聞業。須陀洹人受七有業，斯陀含人受二有業，阿那含人受色有業，是名餘業。如是餘業，菩薩摩訶薩以能修習大涅槃故，悉得斷除。

「云何餘有？阿羅漢得阿羅漢果，辟支佛得辟支佛果，無業無結而轉二果，是名餘有。如是三種有餘之法，菩薩摩訶薩修習大乘大涅槃經，故得滅除，是名菩薩摩訶薩滅除有餘。

「云何菩薩修清淨身？菩薩摩訶薩修不殺戒，有五種心，謂下、中、上、上中、上上，乃至正見亦復如是。是五十心，

名初發心；具足決定成五十心，是名滿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於一相。如是展轉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淨身。所以復修八十種好，世有眾生事八十神。何等八十？十二日、十二大天、五大星、北斗馬天、行道天、婆羅墮跋闍天、功德天、二十八宿、地天、風天、水天、火天、梵天、樓陀天、因提天、拘摩羅天、八臂天、摩醯首羅天、半闍羅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書天、婆藪天，是名八十。為此眾生修八十好以自莊嚴，是名菩薩清淨之身。何以故？是八十天，一切眾生之所信伏，是故菩薩修八十好，其身不動，令彼眾生隨其所信，各各而見，見已宗敬，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於淨身。

「善男子！譬如有人欲請大王，要當莊嚴所有舍宅，極令清淨，辦具種種百味餽饈，然後王當就其所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欲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輪王故，先當修身極令清淨，無上法王乃當處之。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要當修於清淨之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服甘露，先當淨身。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欲服無上甘露法味般若波羅蜜，要當先以八十種好清淨其身。善男子！譬如妙好金銀盂器，盛之淨水，中表俱淨。菩薩摩訶薩其身清淨亦復如是，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水，中表俱淨。善男子！如波羅柢素白之衣，易受染色。何以故？性白淨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以身淨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於淨身。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知諸緣？菩薩摩訶薩不見色相、不見色緣、不見色體、不見色生、不見色滅、不見一相、不見異相、不見見者、不見相貌、不見受者。何以故？了因緣故。如色，一切法亦如是，是名菩薩了知諸緣。

「云何菩薩離諸怨敵？一切煩惱是菩薩怨敵，菩薩摩訶薩常遠離故，是名菩薩壞諸怨敵。五住菩薩視諸煩惱不名為怨。所以者何？因煩惱故，菩薩有生，以有生故，故能展轉教化眾生。以是義故，不名為怨。何等為怨？所謂誹謗方等經者。菩薩隨生，不畏地獄、畜生、餓鬼，唯畏如是謗方等者。一切菩薩有八種魔，名為怨家，遠是八魔，名離怨家，是名菩薩離諸怨家。」

「云何菩薩遠離二邊？言二邊者，謂二十五有及愛煩惱。菩薩常離二十五有及愛煩惱，是名菩薩遠離二邊。」

「是名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四功德。」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如佛所說，若有菩薩修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來何故唯修九事，不修淨土？」

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事。一切菩薩及諸如來無有不修是十事者，若使世界不淨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汝今莫謂諸佛出於不淨世界，當知是心不善狹劣。汝今當知，我實不出閻浮提界。譬如有人說言此界獨有日月，他方世界無有日月，如是之言無有義理。若有菩薩發如是言，此佛世界穢惡不淨，他方佛土清淨嚴麗，亦復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諸佛國土，彼有世界名曰無勝。彼土何故名曰無勝？其土所有嚴麗之事，皆悉平等無有差別，猶如西方安樂世界，亦如東方滿月世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為化眾生故，於此界閻浮提中現轉法輪。非但我身獨於此中現轉法輪，一切諸佛亦於此中而轉法輪。以是義故，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薩以誓願故，當來之世，令此世界清淨莊嚴。以是義故，一切諸佛所有世界無不嚴淨。」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有五事。何等為五？一者諸根完具，二者不生邊地，三者諸天愛念，四者常為天魔、沙門、刹利、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五者得宿命智。菩薩以是大涅槃經因緣力故，具足如是五事功德。」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言：「如佛所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於布施，則得具成五事功德，今云何言因大涅槃得是五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之事其義各異，今當為汝分別解說。施得五事，不定、不常、不淨、不勝、不異、非無漏、不能利益安樂憐愍一切眾生。若依如是大涅槃經所得五事，是定、是常、是淨、是勝、是異、是無漏，則能利益安樂憐愍一切眾生。善男子！夫布施者則離飢渴，大涅槃經能令眾生悉得遠離二十五有渴愛之病。布施因緣令生死相續，大涅槃經能令生死斷不相續。因布施故受凡夫法，因大涅槃得作菩薩。布施因緣能斷一切貧窮苦惱，大涅槃經能斷一切貧善法者。布施因緣有分有果，因大涅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分無果。是名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六功德？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得金剛三昧，安住是中，悉能破散一切諸法。見一切法皆是無常、皆是動相、恐怖因緣、病苦劫盜、念念滅壞、無有真實，一切皆是魔之境界，無可見相。菩薩摩訶薩住是三昧，雖施眾生，乃至不見一眾生。實為眾生故，精勤修習尸波羅蜜，乃至修習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菩薩若

見有一眾生，不能畢竟具足成就檀波羅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羅蜜。

「善男子！譬如金剛，所擬之處無不碎壞，而是金剛無有折損。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擬之法無不碎壞，而是三昧無有折損。

「善男子！如諸寶中金剛最勝，菩薩所得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於諸三昧為最第一。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修是三昧，一切三昧悉來歸屬。善男子！如諸小王悉來歸屬轉輪聖王，一切三昧亦復如是，悉來歸屬金剛三昧。

「善男子！譬如有人為國怨讎，人所厭患，有人殺之，一切世人無不稱讚是人功德。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菩薩修習，能壞一切眾生怨敵，是故常為一切三昧之所宗敬。

「善男子！譬如有人，其力盛壯，人無當者，復更有人，力能伏之，當知是人世所稱美。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力能摧伏難伏之法，以是義故，一切三昧悉來歸屬。

「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浴，當知是人已用諸河泉池之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習如是金剛三昧，當知己為修習其餘一切三昧。

「善男子！如香山中有一泉水，名阿那婆踏多，其泉具足八味之水，有人飲之無諸病苦。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具八正道，菩薩修習，斷諸煩惱、瘡疣重病。

「善男子！如人供養摩醯首羅，當知是人已為供養一切諸天。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有人修習，當知己為修習一切諸餘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見一切法無有障礙，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菩薩雖復得如是見，終不作想見一切法。善男子！譬如有人，坐四衢道頭，見諸眾生來、去、坐、臥。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見一切法生滅、出沒。

「善男子！譬如高山，有人登之遠望，諸方皆悉明了。金

剛定山亦復如是，菩薩登之，遠望諸法無不明了。

「善男子！譬如春月，天降甘雨，其滍微緻間無空處，明眼之人見之了了。菩薩亦爾，得金剛定清淨之目，遠見東方所有世界，其中或有國土成壞，一切皆見了了無障，乃至十方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由乾陀山七日竝出，其山所有樹木叢林一切燒盡。菩薩修習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有一切煩惱叢林即時消滅。

「善男子！譬如金剛雖能摧破一切有物，終不生念我能摧破。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菩薩修已能破煩惱，終不生念我能壞結。

「善男子！譬如大地能持萬物，終不生念我力能持，火亦不念我能燒物，水亦不念我能潤漬，風亦不念我能動物，空亦不念我能容受，涅槃亦復不生念言，我令眾生而得滅度。金剛三昧亦復如是，雖能滅除一切煩惱，而初無心言我能滅。

「若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變身如佛，其數無量遍滿十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而是菩薩雖作是化，其心初無憍慢之想。何以故？菩薩常念：『誰有是定，能作是化？唯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乃能作耳。』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遍到十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還其本處。雖有是力，亦不念言，我能如是。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緣力故。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能斷十方恒河沙等世界眾生所有煩惱，而心初無斷諸眾生煩惱之想。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緣力故。菩薩住是金剛三昧，以一音聲有所演說，一切眾生各隨種類而得解了。示現一色，一切眾生，各各皆見種種色相。安住一處，身不移易，能令眾生隨其方面各各而見。演說一法，若界、若入，一切眾生各隨本解而得聞之。

「菩薩安住如是三昧，雖見眾生，而心初無眾生之相，雖見男女無男女相，雖見色法無有色相，乃至見識亦無識相，雖見晝夜無晝夜相，雖見一切無一切相，雖見一切煩惱諸結亦無一切煩惱之相，雖見八聖道無聖道相，雖見菩提無菩提相，雖見於涅槃無涅槃相。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相故。菩薩以是三昧力故，見一切法如本無相。

「何故名為金剛三昧？

「善男子！譬如金剛，若在日中色則不定，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在於大眾色亦不定，是故名為金剛三昧。

「善男子！譬如金剛，一切世人不能評價，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有功德一切人天不能評量，是故復名金剛三昧。

「善男子！譬如貧人得金剛寶，則得遠離貧窮困苦、惡鬼邪毒。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得是三昧，則能遠離煩惱諸苦、諸魔邪毒，是故復名金剛三昧。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六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四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五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作是思惟：『何法能為大般涅槃而作近因？』菩薩即知有四種法，為大涅槃而作近因。若言勤修一切苦行，是大涅槃近因緣者，是義不然。所以者何？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為四？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專心聽法，三者繫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遇眾病，若熱若冷、虛勞下瘡、眾邪鬼毒，到良醫所，良醫即為隨病說藥。是人至心善受醫教，隨教合藥，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樂。有病之人，喻諸菩薩，大良醫者喻善知識，良醫所說喻方等經，善受醫教喻善思惟方等經義，隨教合藥喻如法修行三十七助道之法，病除愈者喻滅煩惱，得安樂者喻得涅槃、常、樂、我、淨。善男子！譬如有王，欲如法治，令民安樂，諮諸智臣，其法云何？諸臣即以先王舊法而為說之。王既聞已，至心信行，如法治國，無諸怨敵，是故令民安樂無患。善男子！王者喻諸菩薩，諸智臣者喻善知識，智臣為王所說治法喻十二部經，王既聞已至心信行，喻諸菩薩繫心思惟十二部經所有深義，如法治國喻諸菩薩如法修行，所謂六波羅蜜，以能修習六波羅蜜故無諸怨敵，喻諸菩薩已離諸結煩惱惡賊，得安樂者喻諸菩薩得大涅槃常樂我淨。

「善男子！譬如有人遇惡癩病，有善知識而語之言：『汝若能到須彌山邊，病可得差。所以者何？彼有良藥，味如甘露，

若能服者，病無不愈。』其人至心信是事已，即往彼山採服甘露，其病除愈，身得安樂。惡癩病者喻諸凡夫，善知識者喻諸菩薩摩訶薩等，至心信受喻四無量心，須彌山者喻八聖道，甘露味者喻於佛性，癩病除愈喻離煩惱，得安樂者喻得涅槃常樂我淨。善男子！譬如有人畜諸弟子聰明大智，是人晝夜常教不倦。諸菩薩等亦復如是，一切眾生有信不信，而常教化無有疲厭。

「善男子！善知識者，所謂菩薩、佛、辟支佛、聲聞、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為善知識耶？善知識者能教眾生遠離十惡，修行十善，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復次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乃至自行正見，教人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眾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

「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何以故？以其親近善知識故，因是親近，復得了達十二部經甚深之義。若能聽是十二部經甚深義者，名為聽法，聽法者則是大乘方等經典，聽方等經名真聽法，真聽法者即是聽受大涅槃經，大涅槃中聞有佛性、如來畢竟不般涅槃，是故名為專心聽法，專心聽法名八聖道，以八聖道能斷貪欲、瞋恚愚癡，故名聽法。夫聽法者，名十一空，以此諸空，於一切法不作相貌。夫聽法者名初發心，乃至究竟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因初心得大涅槃，不以聞故得大涅槃，以修習故得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病人，雖聞醫教及藥名字不能愈病，以服食故能得差病。雖聽十二深因緣法，不能得斷一切煩惱，要以繫_{xi}念，善思惟故，能得除斷，是名第三繫念思惟。復以何義，名繫念思惟？所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空者於二十五有不見一實，無作者於二十五有不作願求，無相者無有十相，所謂色相、聲相、香相、味相、觸相、生相、住相、滅相、男相、女相，修習如是三三昧者，是名菩薩繫念思惟。云何名為如法修行？如法修行即是修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知陰入界真實之相，亦如聲聞、緣覺、諸佛，同於一道而般涅槃。法者即是常樂我淨、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飢不渴、不苦不惱、不退不沒。善男子！解大涅槃甚深義者，則知諸佛終不畢竟入於涅槃。

「善男子！第一真實善知識者，所謂菩薩、諸佛世尊。何以故？常以三種善調御故。何等為三？一者畢竟軟語，二者畢竟呵責，三者軟語呵責。以是義故，菩薩諸佛即是真實善知識也。

「復次善男子！佛及菩薩為大醫故，名善知識。何以故？知病、知藥、應病授藥故。譬如良醫，善八種術，先觀病相。相有三種。何等為三？謂風、熱、水。有風病者，授之蘇油。熱病之人，授之石蜜。水病之人，授之薑湯。以知病根，授藥得差，故名良醫。佛及菩薩亦復如是，知諸凡夫病有三種：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貪欲病者教觀骨相，瞋恚病者觀慈悲相，愚癡病者觀十二緣相。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

「善男子！如大船師，善渡人故，名大船師。諸佛菩薩亦

復如是，度諸眾生生死大海。以是義故，名善知識。

「復次善男子！因佛菩薩，令諸眾生具足修得善法根本故。善男子！譬如雪山，乃是種種微妙上藥根本之處。佛及菩薩亦復如是，悉是一切善根本處。以是義故，名善知識。

「善男子！雪山之中有上香藥，名曰娑呵，有人見之，得壽無量，無有病苦，雖有四毒不能中傷，若有觸者增長壽命滿百二十，若有念者得宿命智。何以故？藥勢力故。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若有見者，即得斷除一切煩惱，雖有四魔不能干亂，若有觸者命不可夭、不生不死、不退不沒。所謂觸者，若在佛邊聽受妙法。若有念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

「善男子！如香山中，有阿那婆踏多池水，由是池故，有四大河，所謂恒河、辛頭、私陀、博叉。世間眾生常作是言：『若有罪者，浴此四河，眾罪得滅。』當知此言虛妄不實，除此已往何等為實？諸佛菩薩是乃為實。所以者何？若人親近，則得滅除一切眾罪。以是義故，名善知識。

「復次善男子！譬如大地，所有藥木、一切叢林、百穀甘蔗、花果之屬，值天炎旱將欲枯死，難陀龍王及婆難陀，憐愍眾生，從大海出，降澍甘雨，一切叢林、百穀草木滋潤還生。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所有善根將欲消滅，諸佛菩薩生大慈悲，從智慧海降甘露雨，令諸眾生具足還得十善之法。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

「善男子！譬如良醫善八種術，見諸病人不觀種姓、端正好醜、錢財寶貨，悉為治之，是故世稱為大良醫。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見諸眾生有煩惱病，不觀種姓、端正好醜、錢財寶貨，生慈愍心，悉為說法，眾生聞已煩惱病除。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以是親近善友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聽法因緣而得近於大般涅槃？一切眾生以聽法故，則具信根，得信根故，樂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得須陀洹果乃至佛果，是故當知得諸善法，皆是聽法因緣勢力。善男子！譬如長者惟有一子，遣至他國市易所須，示其道路通塞之處，而復誡之：『若遇婬女，慎莫親愛，若親愛者，喪身殞命及以財寶。弊惡之人，亦莫交遊。』其子敬順父之教勅，身心安樂，多獲寶貨。菩薩摩訶薩為諸眾生敷演法要亦復如是，示諸眾生及四部眾諸道通塞，是諸眾生以聞法故，遠離諸惡，具足善法。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明鏡照人面像，無不明了。聽法明鏡亦復如是，有人照之，則見善惡明了無翳。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估客，欲至寶渚，不知道路，有人示之，其人隨語，即至寶渚，多獲諸珍不可稱計。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欲至善處採取道寶，不知其路通塞之處，菩薩示之，眾生隨已得至善處，獲得無上大涅槃寶。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善男子！譬如醉象，狂騃暴惡，多欲殺害。有調象師，以大鐵鉤，鉤斲其頂，即時調順，惡心都盡。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貪欲、瞋恚、愚癡、醉故，欲多造惡，諸菩薩等，以聞法鉤，斲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諸惡心。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是故我於處處經中說：『我弟子專心聽受十二部經，則離五蓋、修七覺分，以是修習七覺分故，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以聽法故須陀洹人離諸恐怖。所以者何？須達長者身遇重病，心大愁怖，聞舍利弗說須陀洹有四功德、十種慰喻，聞是事已，恐怖即除。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無目，二者一目，三者二

目。言無目者常不聞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如我昔於拘尸那城，時舍利弗身遇病苦，我時顧命阿難比丘廣為說法。時舍利弗聞是事已，告四弟子：『汝昇我床往至佛所，我欲聽法。』時四弟子即共昇往。既得聞法，聞法力故，所苦除差，身得安隱。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思惟因緣而得近於大般涅槃？因是思惟，心得解脫。何以故？一切眾生常為五欲之所繫 xì 縛，以思惟故悉得解脫。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眾生常為常、樂、我、淨四法之所顛倒，以思惟故，得見諸法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如是見已四倒即斷。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有四種相。何等為四？一者生相，二者老相，三者病相，四者滅相。以是四相，能令一切凡夫眾生至須陀洹生大苦惱；若能繫 xì 念善思惟者，雖遇此四，不生於苦。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善法無不因於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雖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專心聽法，若不思惟，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信佛、法、僧，無有變易，而生恭敬，當知皆是繫念思惟因緣力故，因得斷除一切煩惱。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如法修行？善男子！斷諸惡法，修習善法，是名菩薩如法修行。

「復次云何如法修行？見一切法空無所有，無常、無樂、

無我、無淨，以是見故，寧捨身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薩如法修行。

「復次云何如法修行？修有二種：一者真實，二者不實。不實者，不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不實。云何真實？能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真實。

「云何名為知涅槃相？涅槃之相凡有八事。何等為八？一者盡、二善性、三實、四真、五常、六樂、七我、八淨，是名涅槃。復有八事。何等為八？一者解脫、二者善性、三者不實、四者不真、五者無常、六者無樂、七者無我、八者無淨。復有六相：一者解脫、二者善性、三者不實、四者不真、五者安樂、六者清淨。若有眾生依世俗道，斷煩惱者，如是涅槃，則有八事解脫不實。何以故？以不常故。以無常故則無有實，無有實故則無有真，雖斷煩惱，以還起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是名涅槃解脫八事。云何六相？聲聞緣覺斷煩惱故，名為解脫，而未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為不實。以不實故，名為不真。未來之世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無常。以得無漏八聖道故，名為淨樂。善男子！若如是知，是知涅槃，不名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

「云何菩薩知於佛性？佛性有六。何等為六？一常、二淨、三實、四善、五當見、六真。復有七事：一者可證，餘六如上，是名菩薩知於佛性。

「云何菩薩知如來相？如來即是覺相善相，常樂我淨、解脫、真實、示道可見，是名菩薩知如來相。

「云何菩薩知於法相？法者若善、不善，若常、不常，若樂、不樂，若我、無我，若淨、不淨，若知、不知，若解、不解，若真、不真，若修、不修，若師、非師，若實、不實，是

名菩薩知於法相。

「云何菩薩知於僧相？僧者若常樂我淨，是弟子相；可見之相，善、真、不實。何以故？一切聲聞得佛道故。何故名真？悟法性故。是名菩薩知於僧相。

「云何菩薩知於實相？實相者，若常、無常，若樂、無樂，若我、無我，若淨、無淨，若善、不善，若有、若無，若涅槃、非涅槃，若解脫、非解脫，若知、不知，若斷、不斷，若證、不證，若修、不修，若見、不見，是名實相，非是涅槃、佛性、如來、法、僧、虛空，是名菩薩因修如是大涅槃故，知於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法，差別之相。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不見虛空。何以故？佛及菩薩雖有五眼所不見故。惟有慧眼乃能見之，慧眼所見無法可見，故名為見。若是無物名虛空者，如是虛空乃名為實，以是實故則名常無，以常無故，無樂、我、淨。善男子！空名無法，無法名空，譬如世間無物名空。虛空之性亦復如是，無所有故名為虛空。

「善男子！眾生之性與虛空性俱無實性。何以故？如人說言，除滅有物然後作空，而是虛空實不可作。何以故？無所有故。以無有故，當知無空。是虛空性，若可作者則名無常，若無常者不名虛空。

「善男子！如世間人說言虛空無色、無礙、常不變易，是故世稱虛空之法，為第五大。善男子！而是虛空實無有性，以光明故，故名虛空，實無虛空。猶如世諦，實無其性，為眾生故，說有世諦。善男子！涅槃之體亦復如是，無有住處，直是諸佛斷煩惱處，故名涅槃，涅槃即是常、樂、我、淨，涅槃雖樂，非是受樂，乃是上妙寂滅之樂。諸佛如來有二種樂：一寂滅樂，二覺知樂。實相之體有三種樂：一者受樂，二寂滅樂，

三覺知樂。佛性一樂，以當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名菩提樂。」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煩惱斷處是涅槃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如來往昔初成佛道至尼連禪河邊，爾時魔王與其眷屬到於佛所，而作是言：『世尊！涅槃時到何故不入？』佛告魔王：『我今未有多聞弟子，善持禁戒，聰明利智，能化眾生，是故不入。』若言煩惱斷滅之處是涅槃者，諸菩薩等於無量劫已斷煩惱，何故不得稱為涅槃？俱是斷處，何緣獨稱諸佛有之，菩薩無耶？若斷煩惱非涅槃者，何故如來昔告生名婆羅門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如來昔時在毘舍離國，魔復啟請：『如來昔以未有弟子多聞、持戒、聰明、利智、能化眾生，不入涅槃。今已具足，何故不入？』如來爾時即告魔言：『汝今莫生悞遲之想，却後三月吾當涅槃。』世尊！若使滅度非涅槃者，何故如來自期三月當般涅槃？世尊！若斷煩惱是涅槃者，如來往昔，初在道場菩提樹下斷煩惱時，便是涅槃，何故復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世尊！若使爾時是涅槃者，云何方為拘尸那城諸力士等，說言後夜當般涅槃？如來誠實，云何出是虛妄之言？」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若言如來得廣長舌，當知如來於無量劫已離妄語。一切諸佛及諸菩薩，凡所發言，誠諦無虛。善男子！如汝所言，波旬往昔啟請於我入涅槃者，善男子！而是魔王真實不知涅槃定相。何以故？波旬意謂，不化眾生，默然而住，便是涅槃。善男子！譬如世人，見人不言，無所造作，便謂是人，如死無異。魔王波旬亦復如是，意謂如來不化眾生，默無所說，便謂如來入般涅槃。」

「善男子！如來不說佛、法、眾僧無差別相，惟說常住清淨二法無差別耳。善男子！佛亦不說佛及佛性、涅槃無差別相，惟說常恆不變無差別耳。善男子！佛亦不說涅槃、實相無差別相，惟說常有實不變易無差別耳。善男子！爾時我諸聲聞弟子，生於諍訟，如拘睺彌諸惡比丘，違反我教多犯禁戒，受不淨物，貪求利養。向諸白衣而自讚歎我得無漏，謂須陀洹果乃至我得阿羅漢果，毀辱於他，於佛、法、僧、戒律、和上，不生恭敬。公於我前言如是物佛所聽畜，如是等物佛不聽畜。我亦語言如是等物我實不聽，復反我言如是等物實是佛聽。如是惡人不信我言，為是等故，我告波旬，汝莫悞遲，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因如是等惡比丘故，令諸聲聞、受學弟子，不見我身，不聞我法，便言如來入於涅槃。惟諸菩薩能見我身，常聞我法，是故不言我入涅槃。聲聞弟子雖復發言如來涅槃，而我實不入於涅槃。善男子！若我所有聲聞弟子說言如來入涅槃者，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伴黨，邪見惡人，非正見也。若言如來不入涅槃，當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伴黨，正見之人，非惡邪也。」

「善男子，我初不見弟子之中，有言如來不化眾生，默然而住，名般涅槃也。善男子！譬如長者，多有子息，捨至他方，未得還頃，諸子並謂父已死矣。而是長者實亦不死，諸子顛倒，皆生死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不見我故，便謂如來已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而般涅槃，而我實不般涅槃也，聲聞弟子生涅槃想。善男子！譬如明燈，有人覆之，餘不知者，謂燈已滅，而是明焰，實亦不滅，以不知故生於滅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雖有慧目，以煩惱覆，令心顛倒，不見真身，而便生於滅度之想，而我實不取滅度也。」

「善男子！如生盲人不見日月，以不見故，不知晝夜明闇之相，以不知故，便說無有日月之實。實有日月，盲者不見，

以不見故，生於倒想，言無日月。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如彼生盲，不見如來，便謂如來入於涅槃，如來實不入於涅槃，以倒想故，生如是心。善男子！譬如雲霧覆蔽日月，癡人便言無有日月，日月實有，直以覆故，眾生不見。聲聞弟子亦復如是，以諸煩惱覆智慧眼，不見如來，便言如來入於滅度。善男子！直是如來現嬰兒行，非滅度也。善男子！如閻浮提，日入之時，眾生不見，以黑山障故，而是日性，實無沒入，眾生不見，生沒入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為諸煩惱山所障故，不見我身，以不見故，便於如來生滅度想，而我實不趣滅度也。

「是故我於毘舍離國告波旬言，却後三月我當涅槃。善男子！如來玄見迦葉菩薩却後三月善根當熟，亦見香山須跋陀羅竟安居已當至我所，是故我告魔王波旬，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有諸力士，其數五百，終竟三月，亦當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為是故，告波旬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純陀等輩及五百梨車、菴羅果女，却後三月，無上道心善根成熟，為是等故，我告波旬，却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須那剎多親近外道尼乾子等，我為說法滿十二年，彼人邪見，不信不受，我知是人邪見根栽，却後三月定可斫伐，我為是故告波旬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善男子！何因緣故我於往昔尼連河邊告魔王波旬，我今未有多智弟子，是故不得入涅槃者？我時欲為五比丘等，於波羅柢轉法輪故。復次欲為五比丘等，所謂耶奢、富那、毘摩羅闍、憍梵波提、須婆睺。次復欲為郁伽長者等五十人。次復欲為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等無量人天。次復欲為優樓頻螺迦葉門徒五百比丘。次復欲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兄弟二人及五百弟子。次復欲為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比丘轉妙法輪。是故我告魔王波旬不般涅槃。

「善男子！有名涅槃非大涅槃。云何涅槃非大涅槃？不見佛性而斷煩惱，是名涅槃非大涅槃。以不見佛性故，無常、無我，惟有樂、淨。以是義故，雖斷煩惱，不得名為大般涅槃也。若見佛性能斷煩惱，是則名為大涅槃也。以見佛性故，得名為常樂我淨，以是義故，斷除煩惱，亦得稱為大般涅槃。

「善男子！涅槃者言不，槃者言織，不織之義名為涅槃。槃又言覆，不覆之義乃名涅槃。槃言去來，不去不來乃名涅槃。槃者言取，不取之義乃名涅槃。槃言不定，定無不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無新故義乃名涅槃。槃言障礙，無障礙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有憂羅迦迦毘羅弟子等言，槃者名相，無相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槃者言有，無有之義乃名涅槃。槃名和合，無和合義乃名涅槃。槃者言苦，無苦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斷煩惱者不名涅槃，不生煩惱乃名涅槃。善男子！諸佛如來煩惱不起是名涅槃，所有智慧於法無礙是為如來。如來非是凡夫、聲聞、緣覺、菩薩，是名佛性。如來身心智慧，遍滿無量無邊阿僧祇土，無所障礙，是名虛空。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名曰實相。以是義故，如來實不畢竟涅槃。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除斷五事，遠離五事，成就六事，修習五事，守護一事，親近四事，信順一實，心善解脫，慧善解脫。

「善男子！云何菩薩除斷五事？所謂五陰，色受想行識。所言陰者其義何謂？能令眾生生死相續、不離重擔 **dàn**，分散聚合三世所攝，求其義理了不可得，以是諸義，故名為陰。菩薩摩訶薩雖見色陰，不見其相。何以故？於十色中推求其性悉

不可得，為世界故說言為陰。受有百八，雖見受陰，初無受相。何以故？受雖百八，理無定實，是故菩薩不見受陰，想行識等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深見五陰，是生煩惱之根本也，以是義故，方便令斷。

「云何菩薩遠離五事？所謂五見。何等為五？一者身見，二者邊見，三者邪見，四者戒取，五者見取。因是五見，生六十二見，因是諸見，生死不絕，是故菩薩防之不近。

「云何菩薩成就六事？謂六念處。何等為六？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天，五者念施，六者念戒，是名菩薩成就六事。

「云何菩薩修習五事？所謂五定：一者知定，二者寂定，三者身心受快樂定，四者無樂定，五者首楞嚴定。修習如是五種定心，則得近於大般涅槃，是故菩薩勤心修習。

「云何菩薩守護一事？謂菩提心。菩薩摩訶薩常勤守護是菩提心，猶如世人守護一子，亦如瞎者護餘一目，如行墮野守護導者。菩薩守護菩提之心，亦復如是，因護如是菩提心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常、樂、我、淨具足而有，即是無上大般涅槃，是故菩薩守護一法。

「云何菩薩親近四事？謂四無量心。何等為四？一者大慈，二者大悲，三者大喜，四者大捨。因是四心，能令無量無邊眾生發菩提心，是故菩薩繫心親近。

「云何菩薩信順一實？菩薩了知一切眾生皆歸一道，一道者謂大乘也。諸佛菩薩為眾生故，分之為三，是故菩薩信順不逆。

「云何菩薩心善解脫？貪、恚、癡心永斷滅故，是名菩薩心善解脫。

「云何菩薩慧善解脫？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知無障礙，是

名菩薩慧善解脫。因慧解脫昔所不聞而今得聞，昔所不見而今得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世尊！如佛所說心解脫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心本無繫 xi。所以者何？是心本性，不為貪欲、瞋恚、愚癡諸結所繫。若本無繫，云何而言心善解脫？世尊！若心本性不為貪結之所繫者，何等因緣而能得繫？如人搆角，本無乳相，雖加功力，乳無由出。搆乳之者，不得如是，加功雖少，乳則多出。心亦如是，本無貪者，今云何有？若本無貪，後方有者，諸佛菩薩本無貪相，今悉應有。

「世尊！譬如石女，本無子相，雖加功力無量因緣，子不可得。心亦如是，本無貪相，雖造眾緣，貪無由生。

「世尊！如攢濕木，火不可得。心亦如是，雖復攢求，貪不可得。云何貪結能繫於心？

「世尊！譬如押沙，油不可得。心亦如是，雖復押之，貪不可得。當知貪、心，二理各異，設復有之，何能污心？

「世尊！譬如有人，安櫬於空，終不得住。安貪於心，亦復如是，種種因緣，不能令貪繫縛於心。世尊！若心無貪名解脫者，諸佛菩薩何故不拔虛空中刺？世尊！過去世心，不名解脫。未來世心，亦無解脫。現在世心，不與道共。何等世心名得解脫？世尊！如過去燈不能滅闇，未來世燈亦不滅闇，現在世燈復不滅闇。何以故？明之與闇，二不並故。心亦如是，云何而言心得解脫？世尊！貪亦是有，若貪無者，見女相時，不應生貪；若因女相，而得生者，當知是貪，真實而有，以有貪故，墮三惡道。

「世尊！譬如有人，見畫女像，亦復生貪，以生貪故，得種種罪；若本無貪，云何見畫而生於貪？若心無貪，云何如來

說言菩薩心得解脫？若心有貪，云何見相然後方生，不見相者則不生也？我今現見有惡果報，當知有貪，瞋恚、愚癡亦復如是。

「世尊！譬如眾生，有身無我，而諸凡夫，橫計我想，雖有我想，不墮三惡。云何貪者，於無女相而起女想，墮三惡道？

「世尊！譬如攢木而生於火，然是火性眾緣中無，以何因緣而得生耶？世尊！貪亦如是，色中無貪，香味觸法亦復無貪，云何於色、香、味、觸、法，生於貪耶？若眾緣中悉無貪者，云何眾生獨生於貪？諸佛菩薩而不生耶？世尊！心亦不定，若心定者，無有貪欲、瞋恚、愚癡。若不定者，云何而言心得解脫？貪亦不定，若不定者，云何因之生三惡趣？貪者、境界，二俱不定。何以故？俱緣一色，或生於貪、或生於瞋、或生愚癡，是故貪者及與境界二俱不定，若俱不定，何故如來說言菩薩修大涅槃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心亦不為貪結所繫、亦非不繫，非是解脫、非不解脫，非有、非無，非現在、非過去、非未來。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無有自性故。

「善男子！有諸外道作如是言：『因緣和合則有果生，若眾緣中本無生性而能生者，虛空不生亦應生果。虛空不生非是因故，以眾緣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所以者何？如提婆達欲造牆壁，則取泥土，不取彩色。欲造畫像，則集彩色，不取草木。作衣取縷，不取泥木。作舍取泥，不取縷線。以人取故，當知是中各能生果，以能生果故，當知因中必先有性，若無性者一物之中應當出生一切諸物。若是可取、可作、可出，當知是中必先有果。若無果者，人則不取、不作、不出。惟有虛空無取、無作，故能出生一切萬物。以有因故，如尼拘陀子

作尼拘陀樹，乳有醍醐，縷中有布，泥中有瓶。』善男子，一切凡夫無明所盲作是定說，色有著義，心有貪性。復言：『凡夫心有貪性、亦解脫性，遇貪因緣心則生貪，若遇解脫心則解脫。』雖作此說，是義不然。

「有諸凡夫復作是言：『一切因中，悉無有果。因有二種：一者微細，二者龐大。細即是常，龐則無常。從微細因轉成龐因，從此龐因轉復成果。龐無常故，果亦無常。』

「善男子！有諸凡夫復作是言：『心亦無因，貪亦無因，以時節故則生貪心。』如是等輩，以不能知心因緣故，輪迴六趣，具受生死。

「善男子！譬如枷犬，繫 xi 之於柱，終日繞柱，不能得離。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被無明枷繫生死柱，繞二十五有，不能得離。善男子！譬如有人墮於圜廁，既得出已，而復還入。如人病差，還為病因。如人涉路，值空曠處，既得過已，而復還來。又如淨洗，還塗泥土。一切凡夫亦復如是，已得解脫，無所有處。唯未得脫非非想處，而復還來至三惡趣。何以故？一切凡夫惟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於人。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惟觀於果，不觀因緣，以不觀故，從非想退還三惡趣。

「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因中有果、因中無果、及有無果、非有非無果。若言因中先定有果、及定無果、定有無果、定非有非無果，當知是等皆魔伴黨，繫 xi 屬於魔，即是愛人；如是愛人，不能永斷生死繫縛，不知心相及以貪相。善男子！諸佛菩薩顯示中道。何以故？雖說諸法非有非無，而不決定。所以者何？因眼、因色、因明、因心、因念，識則得生，是識決定不在眼中、色中、明中、心中、念中，亦非中間、非有、非無，從緣生故，名之為有，無自性故名之為無，是故如來說言諸法非有、非無。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心有淨性

及不淨性，淨不淨性，心無住處故。從緣生貪，故說非無，本無貪性，故說非有。善男子！從因緣故心則生貪，從因緣故心則解脫。善男子！因緣有二：一者隨於生死，二者隨大涅槃。

「善男子！有因緣故，心共貪生共貪俱滅，有共貪生不共貪滅，有不共貪生共貪俱滅，有不共貪生不共貪滅。」

「云何心共貪生共貪俱滅？善男子！若有凡夫未斷貪心、修習貪心，如是之人，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一切眾生不斷貪心，心共貪生心共貪滅。如欲界眾生，一切皆有初地味禪，若修、不修，常得成就，遇因緣故，即便得之，言因緣者謂火災也。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若修、不修，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何以故？不斷貪故。」

「云何心共貪生不共貪滅？聲聞弟子有因緣故，生於貪心，畏貪心故，修白骨觀，是名心共貪生不共貪滅。復有心共貪生不共貪滅，如聲聞人未證四果，有因緣故生於貪心，證四果時貪心得滅，是名心共貪生不共貪滅。菩薩摩訶薩得不動地時，心共貪生不共貪滅。」

「云何不共貪生共貪俱滅？若菩薩摩訶薩斷貪心已，為眾生故示現有貪，以示現故，能令無量無邊眾生諮受善法，具足成就，是名不共貪生共貪俱滅。」

「云何不共貪生不共貪滅？謂阿羅漢、緣覺、諸佛，除不動地其餘菩薩，是名不共貪生不共貪滅。以是義故，諸佛菩薩不決定說心性本淨、性本不淨。」

「善男子！是心不與貪結和合，亦復不與瞋癡和合。善男子！譬如日月，雖為烟塵、雲霧及羅睺羅之所覆蔽，以是因緣令諸眾生不能得見，雖不可見日月之性，終不與彼五翳和合。心亦如是，以因緣故，生於貪結。眾生雖說心與貪合，而是心性實不與合。若是貪心即是貪性，若是不貪即不貪性，不貪之

心不能為貪，貪結之心不能不貪。善男子！以是義故，貪欲之結不能污心。諸佛菩薩永破貪結，是故說言心得解脫。一切眾生從因緣故，生於貪結，從因緣故，心得解脫。

「善男子！譬如雪山懸峻之處，人與獼猴俱不能行。或復有處，獼猴能行，人不能行。或復有處，人與獼猴二俱能行。善男子！人與獼猴能行處者，如諸獵師，純以羶 chī 膠 jiāo，置之案上用捕獼猴。獼猴癡故，往手觸之，觸已粘手，欲脫手故，以脚踏之，脚復隨著。欲脫脚故，以口齧 niè 之，口復粘著，如是五處悉無得脫。於是獵師以杖貫之，負還歸家。雪山嶮處喻佛菩薩所得正道。獼猴者喻諸凡夫。獵師者喻魔王波旬。羶 chī 膠 jiāo 者喻貪欲結。人與獼猴俱不行者，喻諸凡夫、魔王波旬俱不能行。獼猴能行，人不能者，喻諸外道有智慧者，諸惡魔等雖以五欲不能繫 xì 縛。人與獼猴俱能行者，一切凡夫及魔王波旬常處生死不能修行，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王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羶 chī 捕獼猴，檐 dān 負歸家。

「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眾苦。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云何名為繫 xì 屬於魔？有諸眾生無常見常、常見無常，苦見於樂、樂見於苦，不淨見淨、淨見不淨，無我見我、我見無我，非實解脫橫見解脫、真實解脫見非解脫，非乘見乘、乘見非乘，如是之人名繫 xì 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

「復次善男子！若見諸法真實是有，總別定相。當知是人，若見色時，便作色相，乃至見識亦作識相，見男男相、見女女相、見日日相、見月月相、見歲歲相、見陰陰相、見入入相、見界界相，如是見者，名繫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

「復次善男子！若見我是色、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屬

於我，乃至見我是識、識中有我、我中有識、識屬於我，如是見者，繫 xì 屬於魔，非我弟子。善男子！我聲聞弟子遠離如來十二部經，修習種種外道典籍，不修出家、寂滅之法，純營世俗在家之事。何等名為在家事也？受畜一切不淨之物，奴婢、田宅、象馬、車乘、駝驢 lú 鷄 jī 犬、獼猴猪羊、種種穀 gǔ 麥 mài，遠離師、僧，親附白衣，違反聖教，向諸白衣作如是言：『佛聽比丘受畜種種不淨之物。』是名修習在家之事。有諸弟子不為涅槃，但為利養，親近聽受十二部經，招提僧物及僧鬻物，衣著食噉 dàn，如自己有，慳惜他家，及以稱譽、親近國王及諸王子，卜筮吉凶推步盈虛，圍碁 qí 六博擲 chū 蒲 pú 投壺，親近比丘尼及諸處女，畜二沙彌，常遊屠獵 liè、酤 gū 酒之家，及旃陀羅所住之處，種種販賣、手自作食、受使隣 lín 國通致信命，如是之人當知即是魔之眷屬，非我弟子。以是因緣，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乃至癡心，共生共滅亦復如是。

「善男子！以是因緣，心性不淨、亦非不淨，是故我說心得解脫。若有不受不畜一切不淨之物，為大涅槃受持、讀誦十二部經，書寫解說，當知是等，真我弟子，不行惡魔波旬境界，即是修習三十七品，以修習故，不共貪生、不共貪滅，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五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六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九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初發五事悉得成就。何等為五？一者信、二者直心、三者戒、四者親近善友、五者多聞。

「云何為信？菩薩摩訶薩信於三寶、施有果報，信於二諦，一乘之道更無異趣，為諸眾生速得解脫，諸佛菩薩分別為三。信第一義諦，信善方便，是名為信。如是信者，若諸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一切眾生所不能壞。因是信故，得聖人性。修行布施，若多、若少，悉得近於大般涅槃，不墮生死。戒、聞、智慧亦復如是。是名為信。雖有是信，而亦不見，是為菩薩修大涅槃成就初事。

「云何直心？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作質直心。一切眾生若遇因緣則生諂曲，菩薩不爾。何以故？善解諸法悉因緣故。菩薩摩訶薩雖見眾生諸惡過咎，終不說之。何以故？恐生煩惱，若生煩惱則墮惡趣。如是菩薩若見眾生有少善事，則讚歎之。云何為善？所謂佛性。讚佛性故，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摩訶薩讚歎佛性，令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初開涅槃經時，說有三種：

「一者若有病人得良醫藥及瞻病者，病則易差，如其不得則不可愈；二者若得、不得，悉不可差；三者若得不得，悉皆

可差。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其不遇，則不能發，所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呵羅漢、辟支佛。

「二者雖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亦不能發，若其不遇亦不能發，謂一闍提。

「三者若遇、不遇，一切悉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謂菩薩。若言遇與、不遇，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如來今者云何說言，因讚佛性，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及以不遇，悉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義亦復不然。何以故？如是之人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一闍提輩以佛性故，若聞、不聞悉亦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世尊！如佛所說，何等名為一闍提耶？謂斷善根。如是之義，亦復不然。何以故？不斷佛性故。如是佛性理不可斷，云何佛說斷諸善根？如佛往昔說十二部經，善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常者不斷，無常者斷。無常可斷，故墮地獄。常不可斷，何故不遮，佛性不斷，非一闍提？如來何以作如是說，言一闍提？世尊！若因佛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故如來廣為眾生說十二部經？世尊！譬如四河，從阿那婆踏多池出。若有天、人、諸佛世尊說言，是河不入大海，當還本源，無有是處。菩提之心亦復如是，有佛性者，若聞、不聞，若戒、非戒，若施、非施，若修、不修，若智、非智，悉皆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如優陀延山，日從中出，至于正南。日若念言，我不至西，還東方者，無有是處。佛性亦爾，若不聞、不戒、不施、不修、不智、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無有是處。世尊！諸佛如來說因果性非有非無，如是之義，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其乳中無酪性者，則無有酪。尼拘陀子無五丈性者，則不能生五丈之

質。若佛性中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樹者，云何能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樹？以是義故，所說因果，非有非無，如是之義，云何相應？」

爾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世有二人，甚為希有，如優曇花：一者不行惡法，二者有罪能悔，如是之人甚為希有。復有二人：一者作恩，二者念恩。復有二人：一者諂受新法，二者溫故不忘。復有二人：一者造新，二者修故。復有二人：一樂聞法，二樂說法。復有二人：一善問難，二善能答。善問難者，汝身是也。善能答者，謂如來也。善男子！因是善問，即得轉于無上法輪，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能度無邊生死大河，能與魔王波旬共戰，能摧波旬所立勝幢。善男子！如我先說，三種病人值遇良醫、瞻病好藥，及以不遇，病悉得差，是義云何？若得、不得，謂定壽命。所以者何？是人已於無量世中修三種善，謂上、中、下，以修如是三種善故，得定壽命。如鬱單越人，壽命千年。有遇病者，若得良醫好藥瞻病，及以不得，悉皆得差。何以故？得定命故。

「善男子！如我所說，若有病人得遇良醫好藥瞻病，病得除差，若不遇者則不得差，是義云何？善男子！如是之人壽命不定。命雖不盡，有九因緣，能夭其壽。何等為九？一者知食不安，而反食之；二者多食；三者宿食不消，而復更食；四者大小便利，不隨時節；五者病時不隨醫教；六者不隨瞻病教勅；七者強耐不吐；八者夜行，以夜行故，惡鬼打之；九者房室過度。以是緣故，我說病者若遇醫藥病則可差，若不遇者則不可愈。善男子！如我先說，若遇不遇俱不差者，是義云何？有人命盡，若遇不遇悉不可差。何以故？以命盡故。以是義故，我說病人若遇醫藥及以不遇悉不得差。眾生亦爾，發菩提心者，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諂受深法，若不遇之，皆悉當成。何以

故？以其能發菩提心故，如鬱單越人得定壽命。如我所說，從須陀洹至辟支佛，若聞善友、諸佛菩薩所說深法，則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不值遇諸佛菩薩聞說深法，則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不定命，以九因緣，命則中夭。如彼病人值遇醫藥病則得差，若不遇者病則不差，是故我說遇佛菩薩聞說深法則能發心，若不值遇則不能發。

「如我先說，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深法，若不值遇，俱不能發，是義云何？善男子！一闍提輩，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深法，及以不遇，俱不得離一闍提心。何以故？斷善法故。一闍提輩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若能發於菩提之心，則不復名一闍提也。善男子！以何緣故，說一闍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闍提輩實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命盡者雖遇良醫好藥瞻病不能得差。何以故？以命盡故。

「善男子！一闍提名信，提名不具，不具信故名一闍提。佛性非信，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提名善方便，提名不具，修善方便不具足故，名一闍提。佛性非是修善方便，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提名進，提名不具，進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進，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提名念，提名不具，念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念，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提名定，提名不具，定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定，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提名慧，提名不具，慧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慧，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提名無常善，提名不具。以無常善不具足故，名一闍提。佛性是常、非善非不善。何以故，善法要從方便而得。而是佛性，非方便得，是故非善。何故復名非不善耶？能得善果故，善果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善法者生已得故，而是佛性非生已得，是故非善。以斷生得諸善法故，名一闍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闍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獄之罪？善男子！一闍提中無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聞箜篌音，其聲清妙，心即耽著，喜樂愛念情無捨離，即告大臣：『如是妙音從何處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從箜篌出。』王復語言：『持是聲來。』爾時大臣即持箜篌置於王前，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此即是聲。』王語箜篌：『出聲，出聲！』而是箜篌聲亦不出。爾時大王即斷其絃聲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析裂，推求其聲了不能得。爾時大王即瞋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語？』大臣白王：『夫取聲者，法不如是。應以眾緣，善巧方便，聲乃出耳。』眾生佛性亦復如是，無有住處，以善方便，故得可見，以可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闍提輩不見佛性，云何能遮三惡道罪？善男子！若一闍提信有佛性，當知是人不至三惡，是亦不名一闍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墮三惡，墮三惡故名一闍提。」

「善男子！如汝所說，若乳無酪性，不應出酪。尼拘陀子無五丈性，則不應有五丈之質。愚癡之人作如是說，智者終不發如是言。何以故？以無性故。善男子！如其乳中有酪性者，不應復假眾緣力也。善男子！如水乳雜，臥至一月終不成酪。若以一涕頗求樹汁投之於中，即便成酪。若本有酪，何故待緣？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假眾緣故則便可見，假眾緣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待眾緣然後成者即是無性，以無性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常讚人善，不訟彼缺，名質直心。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質直心也？菩薩摩訶薩常不犯惡，設有過失即時懺悔，於師同學終不覆藏，慚愧自責不敢復作，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若人詰問，答言實犯。復問是罪為好不好？答言不好。復問是罪為善不善？答言不善。復問是罪是善果耶不善果耶？答言是罪，實非善果。又問是罪

誰之所造？將非諸佛、法、僧所作？答言非佛、法、僧，我所作也，乃是煩惱之所構集。以直心故信有佛性，信佛性故則不得名一闍提也。以直心故名佛弟子，若受眾生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種各千萬，不足為多，**是名菩薩質直心也。**

「云何菩薩修治於戒？」菩薩摩訶薩受持禁戒，不為生天、不為恐怖，乃至不受狗戒、鷄戒、牛戒、雉戒，不作破戒、不作缺戒、不作瑕戒、不作雜戒、不作聲聞戒，受持菩薩摩訶薩戒、尸羅波羅蜜戒、得具足戒，不生憍慢，**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第三戒。**

「云何菩薩親近善友？」菩薩摩訶薩常為眾生說於善道，不說惡道，說於惡道非善果報。善男子！我身即是一切眾生真善知識，是故能斷富伽羅婆羅門所有邪見。善男子！若有眾生親近我者，雖有生於地獄因緣，即得生天。如須那剎多等應墮地獄，以見我故，即得斷除地獄因緣，生於色天。雖有舍利弗、目犍連等，不名眾生真善知識。何以故？生一闍提心因緣故。善男子！我昔住於波羅捺國時，舍利弗教二弟子，一觀白骨，一令數息。經歷多年各不得定，以是因緣即生邪見，言：『無涅槃、無漏之法，設其有者我應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於爾時，見是比丘生此邪心，喚舍利弗而呵責之：『汝不善教，云何乃為是二弟子顛倒說法？汝二弟子其性各異，一主浣衣，一是金師。金師之子應教數息，浣衣之人應教骨觀。以汝錯教，令是二人生於惡邪。』我於爾時為是二人如應說法，二人聞已得阿羅漢果。是故我為一切眾生真善知識，非舍利弗、目犍連等。若使眾生有極重結，得遇我者，我以方便即為斷之。如我弟難陀有極重欲，我以種種善巧方便而為除斷。鴛掘魔羅

有重瞋恚，以見我故瞋恚即息。阿闍世王有重愚癡，以見我故癡心即滅。如婆熙伽長者於無量劫修習成就極重煩惱，以見我故即便斷滅。設有弊惡廝下之人親近於我作弟子者，以是因緣，一切人天恭敬愛念。尸利毬多邪見熾盛，因見我故，邪見即滅。因見我故，斷地獄因，作生天緣，如氣噓旃陀羅。命垂終時，因見我故，還得壽命，如憍尸迦。狂心錯亂，因見我故，還得本心，如瘦瞿曇彌。屠家之子，常修惡業，以見我故，即便捨離，如闍提比丘。因見我故，寧捨身命，不毀禁戒，如草繫比丘。以是義故，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我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第四親善知識。

「云何菩薩具足多聞？菩薩摩訶薩為大涅槃，十二部經書寫、讀誦、分別解說，是名菩薩具足多聞。除十一部，惟毘佛略，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亦名菩薩具足多聞。除十二部經，若能受持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書寫讀誦、分別解說，是名菩薩具足多聞。除是經典具足全體，若能受持一四句偈；復除是偈，若能受持如來常住、性無變易，是名菩薩具足多聞。復除是事，若知如來常不說法，亦名菩薩具足多聞。何以故？法無性故。如來雖說一切諸法，常無所說。是名菩薩修大涅槃，成就第五具足多聞。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大涅槃具足成就如是五事，難作能作、難忍能忍、難施能施。

「云何菩薩難作能作？若聞有人食一胡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信是語故，乃至無量阿僧祇劫常食一麻。若聞入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無量劫在阿鼻地獄入熾火聚，是名菩薩難作能作。

「云何菩薩難忍能忍？若聞受苦、手杖刀石斫打因緣，得

大涅槃，即於無量阿僧祇劫身具受之，不以為苦，是名菩薩難忍能忍。

「云何菩薩難施能施？若聞能以國城、妻子、頭目髓腦，惠施於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於無量阿僧祇劫，以其所有國城、妻子、頭目髓腦，惠施於人，是名菩薩難施能施。

「菩薩雖復難作能作，終不念言是我所作；難施能施，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父母惟有一子，愛之甚重，以好衣裳、上妙甘饍，隨時將養，令無所乏。其子若於是父母所，生輕慢心，惡口罵辱。父母愛故不生瞋恨，亦不念言我與是兒衣服飲食。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視諸眾生猶如一子，若子遇病父母亦病，為求醫藥勤而療之，病既差已，終不念言，我為是兒療治病苦。菩薩亦爾，見諸眾生遇煩惱病，生愛念心而為說法，以聞法故諸煩惱斷，煩惱斷已終不念言，我為眾生斷諸煩惱。若生此念，終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惟作是念，無一眾生我為說法，令斷煩惱。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不瞋不喜。何以故？善能修習空三昧故。菩薩若修空三昧者，當於誰所生瞋生喜？善男子！譬如山林猛火所焚，若人斫伐或為水漂，而是林木當於誰所生瞋生喜？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諸眾生無瞋無喜。何以故？修空三昧故。」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一切諸法，性自空耶？空空故空。若性自空者，不應修空，然後見空。云何如來言以修空而見空也？若性自不空，雖復修空，不能令空。」

「善男子！一切諸法性本自空。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得故。善男子！色性不可得。云何色性？色性者，非地、水、火、風，不離地、水、火、風，非青黃赤白，不離青黃赤白，非有

非無，云何當言色有自性？以性不可得，故說為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以相似相續故，凡夫見已，說言諸法性不空寂。菩薩摩訶薩具足五事，是故見法性本空寂。善男子！若有沙門及婆羅門，見一切法性不空者，當知是人，非是沙門、非婆羅門，不得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不得現見諸佛菩薩，是魔眷屬。善男子！一切諸法，性本自空，亦因菩薩修習空故，見諸法空。善男子！如一切法性無常故，滅能滅之。若非無常，滅不能滅。有為之法有生相故生能生之，有滅相故滅能滅之。一切諸法有苦相故，苦能令苦。善男子！如鹽性鹹能鹹異物，石蜜性甘能甘異物，苦酒性酢能酢異物，薑本性辛能辛異物，訶梨勒苦能苦異物，菴羅果酸能酸異物，毒性能害令異物害，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異物亦能不死。菩薩修空亦復如是，以修空故，見一切法性皆空寂。」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復作是言：「世尊！若鹽能令非鹹作鹹，修空三昧若如是者，當知是定非善、非妙，其性顛倒。若空三昧惟見空者，定是無法，為何所見？」

「善男子！是空三昧見不空法，能令空寂，然非顛倒。如鹽非鹹作鹹，是空三昧亦復如是，不空作空。善男子！貪是有性，非是空性。貪若是空，眾生不應以是因緣墮於地獄；若墮地獄，云何貪性當是空耶？善男子！色性是有。何等色性？所謂顛倒。以顛倒故，眾生生貪。若是色性非顛倒者，云何能令眾生生貪？以生貪故，當知色性非不是有。以是義故，修空三昧非顛倒也。善男子！一切凡夫，若見女人即生女相。菩薩不爾，雖見女人不生女相，以不生相貪則不生，貪不生故非顛倒也。以世間人見有女相故，菩薩隨說言有女人。若見男時，說言是女，則是顛倒。是故我為闍提說言：『汝婆羅門，若以晝為夜，是即顛倒。以夜為晝是亦顛倒。』晝為晝相，夜為夜相，

云何顛倒？

「善男子！一切菩薩住九地者，見法有性，以是見故，不見佛性，若見佛性，則不復見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見法性，以不見故，則見佛性。諸佛菩薩有二種說：一者有性，二者無性。為眾生故說有法性，為諸賢聖說無法性。為不空者見法空故，修空三昧，令得見空。無法性者亦修空，故空。以是義故，修空見空。善男子！汝言見空，空是無法，為何所見者？善男子！如是，如是，菩薩摩訶薩實無所見。無所見者即無所有，無所有者即一切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是故菩薩見一切法性無所有。

「善男子！菩薩不但因見三昧而見空也，般若波羅蜜亦空，禪波羅蜜亦空，毘梨耶波羅蜜亦空，羼提波羅蜜亦空，尸波羅蜜亦空，檀波羅蜜亦空，色亦空、眼亦空、識亦空，如來亦空、大般涅槃亦空，是故菩薩見一切法皆悉是空。是故我在迦毘羅城告阿難言：『汝莫愁惱悲泣啼哭。』阿難即言：『如來世尊！我今眷屬悉皆死喪，云何當得不愁啼耶？如來與我俱生此城，俱同釋種，親戚眷屬，云何如來獨不愁惱，光顏更顯？』善男子！我復告言：『阿難！汝見迦毘真實而有，我見空寂悉無所有。汝見釋種悉是親戚，我修空故悉無所見。以是因緣汝生愁苦，我身容顏益更光顯。』諸佛菩薩修習如是空三昧故，不生愁惱，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成就具足第九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最後第十功德？善男子！菩薩修習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樂、我、淨，為諸眾生分別解說大涅槃經，顯示佛性。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信是語者，悉得入於大般涅槃。

槃。若不信者，輪迴生死。」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眾生於是經中不生恭敬？」

「善男子！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鬪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凡木，以金易鍤石，銀易白鐵，絹易麤褐，以甘露味易於惡毒。

「云何栴檀貿易凡木？如我弟子為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餽膳飲食而供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栴檀貿易凡木。

「云何以金貿易鍤石？鍤石喻色、聲、香、味、觸，金喻於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鍤石。

「云何以銀易於白鐵？銀喻十善，鐵喻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鐵。

「云何以絹貿易麤褐？麤褐喻於無慚無愧，絹喻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是名以絹貿易麤褐。

「云何甘露貿易毒藥？毒藥喻於種種利養，甘露喻於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為利養故，向諸白衣若自讚譽，言得無漏，是名甘露貿易毒藥。

「以如是等惡比丘故，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廣行流布於閻浮提。當是時也，有諸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是經廣說流布，當為如是諸惡比丘之所殺害。時惡比丘共相聚集，立嚴峻制：『若有受持大涅槃經，書寫讀誦分別說者，一切不得共住共坐，談論語言。何以故？涅槃經者非佛所說，邪見所造，邪見之人即是六師。六師經典非佛經典。所以者何？一切諸佛悉說諸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若言諸法常、樂、我，淨，云何當是佛所說經？諸佛菩薩聽諸比丘畜種種物，六師所說不聽弟子畜

一切物，如是之義，云何當是佛之所說？諸佛菩薩不制弟子斷牛五味及以食肉，六師不聽食五種鹽、五種牛味及以脂血，若斷是者，云何當是佛之正典？諸佛菩薩說於三乘，而是經中純說一乘，謂大涅槃，如此之言云何當是佛之正典？諸佛畢竟入於涅槃，是經言佛常樂我淨，不入涅槃，是經不在十二部數，即是魔說，非是佛說。』善男子！如是之人雖我弟子，不能信順是涅槃經。善男子！當爾之時若有眾生信此經典乃至半句，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因如是信，即見佛性，入於涅槃。」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來今日善能開示大涅槃經。世尊！我因是事，即得悟解大涅槃經一句半句，以解一句至半句故見少佛性。如佛所說，我亦當得入大涅槃。」

「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十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六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一

爾時佛告一切大眾：「諸善男子！汝等若疑，有佛、無佛，有法、無法，有僧、無僧，有苦、無苦，有集、無集，有滅、無滅，有道、無道，有實、無實，有我、無我，有樂、無樂，有淨、無淨，有常、無常，有乘、無乘，有性、無性，有眾生、無眾生，有有、無有，有真、無真，有因、無因，有果、無果，有作、無作，有業、無業，有報、無報者，今恣汝所問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我實不見，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門、若婆羅門，有來問我不能答者。」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師子吼，即從座起，斂容整服，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適欲問，如來大慈復垂聽許？」

爾時佛告諸大眾言：「諸善男子！汝等今當於是菩薩，深生恭敬、尊重讚歎，應以種種香花伎樂、瓔珞幡蓋、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房舍殿堂，而供養之，迎來送去。所以者何？是人已於過去諸佛深種善根，福德成就，是故今於我前欲師子吼。

「善男子！如師子王，自知身力，牙爪鋒芒，四足踞地，安住巖穴，振尾出聲，若有能具如是諸相，當知是則能師子吼。真師子王，晨朝出穴，頻申欠呿，四向顧望，發聲震吼，為十一事。何等十一？一為欲壞實非師子詐作師子故，二為欲試自身力故，三為欲令住處淨故，四為諸子知處所故，五為群輩無怖心故，六為眠者得覺寤故，七為一切放逸諸獸不放逸故，八為諸獸來依附故，九為欲調大香象故，十為教告諸子息故，十一為欲莊嚴自眷屬故。一切禽獸聞師子吼，水性之屬潛沒深淵，

陸行之類藏伏窟穴，飛者墮落，諸大香象怖走失糞。諸善男子！如彼野干雖逐師子至于百年，終不能作師子吼也。若師子子，始滿三年，則能哮吼如師子王。

「善男子！如來正覺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羅蜜滿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為尾，安住四禪清淨窟宅，為諸眾生而師子吼，摧破魔軍。示眾十力，開佛行處，為諸邪見作歸依所，安撫生死怖畏之眾，覺寤無明睡眠眾生，行惡法者為作悔心。開示邪見一切眾生，令知六師非師子吼故，破富蘭那等憍慢心故，為令二乘生悔心故，為教五住諸菩薩等生大力心故，為令正見四部之眾於彼邪見四部徒眾不生怖畏故，從聖行、梵行、天行窟宅，頻申而出，為欲令彼諸眾生等破憍慢故欠呿，為令諸眾生等生善法故四向顧望，為令眾生得四無礙故四足踞地，為令眾生具足安住尸波羅蜜故，故師子吼。師子吼者名決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善男子！聲聞緣覺雖復隨逐如來世尊無量百千阿僧祇劫，而亦不能作師子吼。十住菩薩若能修行是三行處，當知是則能師子吼。諸善男子！是師子吼菩薩摩訶薩，今欲如是大師子吼，是故汝等應當深心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爾時世尊告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若欲問今可隨意。」

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為佛性？以何義故名為佛性？何故復名常樂我淨？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見一切眾生所有佛性？十住菩薩住何等法，不了了見？佛住何等法，而了了見？十住菩薩以何等眼，不了了見？佛以何眼而了了見？」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若有人能為法諮啟，則為具足二種莊嚴：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

嚴者，則知佛性，亦復解知名為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薩以何眼見，諸佛世尊以何眼見。」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云何名為智慧莊嚴？云何名為福德莊嚴？」

「**善男子！**慧莊嚴者，謂從一地乃至十地，是名慧莊嚴。福德莊嚴者，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復次善男子！慧莊嚴者，所謂諸佛菩薩。福德莊嚴者，謂聲聞緣覺九住菩薩。復次善男子！福德莊嚴者，有為、有漏、有有、有果報、有礙、非常，是凡夫法。慧莊嚴者，無為、無漏、無無、無果報、無礙、常住。善男子！汝今具足是二莊嚴，是故能問甚深妙義，我亦具足是二莊嚴，能答是義。」

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嚴者，則不應問一種、二種。云何世尊說言能答一種二種？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一、二種。一種、二種者，是凡夫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菩薩無二種莊嚴，則不能知一種、二種。若有菩薩具二莊嚴，則能解知一種、二種。若言諸法無一、二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無一、二，云何得說一切諸法無一、無二？善男子！若言一、二是凡夫相，是乃名為十住菩薩，非凡夫也。何以故？一者名為涅槃，二者名為生死。何故一者名為涅槃？以其常故。何故二者名為生死？愛、無明故。常涅槃者，非凡夫相。生死二者，亦非凡夫相。以是義故，具二莊嚴者能問能答。」

「**善男子！**汝問云何為佛性者？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常與無常、苦之與樂、我與無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名中道；

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佛性常恒、無有變易，無明覆故，令諸眾生不能得見。聲聞緣覺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於我。以是義故，不得第一義空，不得第一義空故，不行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善男子！不見中道者，凡有三種：一者定樂行，二者定苦行，三者苦樂行。定樂行者，所謂菩薩摩訶薩憐愍一切諸眾生故，雖復處在阿鼻地獄，如三禪樂。定苦行者，謂諸凡夫。苦樂行者，謂聲聞、緣覺，聲聞緣覺行於苦樂，作中道想。以是義故，雖有佛性而不能見。如汝所問，以何義故名佛性者？善男子！佛性者，即是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種子。復次善男子！道有三種，謂下、上、中。下者梵天，無常謬見是常。上者生死無常謬見是常，三寶是常橫計無常。何故名上？能得最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中者名第一義空，無常見無常，常見於常。第一義空，不名為下。何以故？一切凡夫所不得故。不名為上。何以故？即是下故。諸佛菩薩所修之道，不上、不下，以是義故，名為中道。

「復次善男子！生死本際，凡有二種：一者無明，二者有愛。是二中間，則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為中。以是義故，中道之法名為佛性，是故佛性常樂我淨。以諸眾生不能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佛性實非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善男子！譬如貧人，家有寶藏，是人不可見，以不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有善知識而語之言：『汝舍宅中，有金寶藏，何故如是貧窮困苦、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即以方便令彼得見。以得見故，是人即得常樂我淨。佛性亦爾，眾生不見，以不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有善知識諸佛菩薩，以方便力，種種教告，令彼得見，以得見故，眾生即得常樂我淨。

「復次善男子！眾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常見，二者斷見。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雖觀因緣，猶亦不得名為佛性。佛性雖常，以諸眾生無明覆故，不能得見。又未能渡十二因緣河，猶如兔馬。何以故？不見佛性故。善男子！是觀十二因緣智慧，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善男子！譬如胡瓜名為熱病。何以故？能為熱病作因緣故。十二因緣亦復如是。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緣，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無上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無明為因，諸行為果，行因識果，以是義故，彼無明體亦因、亦因因，識亦果、亦果果。佛性亦爾。善男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不出不滅、不常不斷、非一非二、不來不去、非因非果。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緣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無變。以是義故，我經中說十二因緣其義甚深，無知無見，不可思惟，乃是諸佛菩薩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以何義故甚深甚深？眾生業行不常不斷而得果報，雖念念滅而無所失，雖無作者而有作業，雖無受者而有果報，受者雖滅果不敗亡，無有慮知和合而有。一切眾生雖與十二因緣共行而不見知，不見知故無有終始，十住菩薩惟見其終不見其始，諸佛世尊見始見終。以是義故，諸佛了了得見佛性。善男子！一切眾生不能見於十二因緣，是故輪轉。善男子！如蠶作繭，自生自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不見佛性故，自造結業，流轉生死，猶如拍毬。善男子！是故我於諸經中說：『若有人見十二緣者，即是見法。見法者，即是見佛，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諸佛以此為性。』

「善男子！觀十二緣智，凡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聲聞道。中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緣覺道。上智觀者見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觀者見了了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中道，中道者即名為佛，佛者名為涅槃。」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佛與佛性無差別者，一切眾生何用修道？」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是義不然。佛與佛性雖無差別，然諸眾生悉未具足。善男子！譬如有人惡心害母，害已生悔，三業雖善，是人故名地獄人也。何以故？是人定當墮地獄故。是人雖無地獄陰界諸入，猶故得名為地獄人。善男子！是故我於諸經中說：『若見有人修行善者，名見天人。修行惡者，名見地獄。何以故？定受報故。』善男子！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真實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是義故，我於此經而說是偈：

「『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種：一未來有，二現在有，三過去有。一切眾生未來之世，當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眾生現在悉有煩惱諸結，是故現在無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眾生過去之世有斷煩惱，是故現在得見佛性。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闍提等亦有佛性。一闍提等無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來有故，一闍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闍提等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乳酪，有人問言：『汝有蘇耶？』答言：『我有酪，實非蘇，以巧方便定當得故，故言有蘇。』眾生亦爾，悉皆有

心，凡有心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畢竟有二種：一者莊嚴畢竟，二者究竟畢竟。一者世間畢竟，二者出世畢竟。莊嚴畢竟者，六波羅蜜。究竟畢竟者，一切眾生所得一乘，一乘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悉有一乘，以無明覆故不能得見。善男子！如鬱單越、三十三天，果報覆故，此間眾生不能得見。佛性亦爾，諸結覆故，眾生不見。

「復次善男子！佛性者即首楞嚴三昧，性如醍醐，即是一切諸佛之母。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而令諸佛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首楞嚴三昧，以不修行故不得見，是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首楞嚴三昧者，有五種名：一者首楞嚴三昧，二者般若波羅蜜，三者金剛三昧，四者師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隨其所作，處處得名。善男子！如一三昧得種種名，如禪名四禪，根名定根，力名定力，覺名定覺，正名正定。八大人覺名為定覺，首楞嚴定亦復如是。

「善男子！一切眾生具足三定，謂上、中、下。上者謂佛性也，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中者一切眾生具足初禪，有因緣時則能修習，若無因緣則不能修。因緣二種：一謂火災，二謂破欲界結，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具中定。下定者，十大地中心數定也，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具下定。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十住菩薩雖見一乘，不知如來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地菩薩雖見佛性而不明了。善男子！首楞者名一切畢竟，嚴者名堅，一切畢竟而得堅固名首楞嚴，以是故言首楞嚴定名為佛性。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尼連禪河，告阿難言：『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我既入水，一切飛鳥水陸之屬悉來觀我，

爾時復有五百梵志來在河邊，因到我所各相謂言：『云何而得金剛之身？若使瞿曇不說斷見，我當從其啟受齋法。』善男子！我於爾時以他心智，知是梵志心之所念，告梵志言：『云何謂我說於斷見？』彼梵志言：『瞿曇先於處處經中說諸眾生悉無有我。既言無我，云何而言非斷見耶？若無我者，持戒者誰？破戒者誰？』佛言：『我亦不說一切眾生悉無有我，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者豈非我耶？以是義故，我不說斷見。一切眾生不見佛性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是則名說斷見也。』時諸梵志聞說佛性即是我故，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尋時出家修菩提道。一切飛鳥水陸之屬亦發無上菩提之心，既發心已，尋得捨身。善男子！是佛性者實非我也，為眾生故說名為我。

「善男子！如來有因緣故，說無我為我，真實無我，雖作是說，無有虛妄。善男子！有因緣故，說我為無我，而實有我。為世界故，雖說無我，而無虛妄。佛性無我，如來說我，以其常故。如來是我，而說無我，得自在故。」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金剛力士者，以何義故，一切眾生不能得見？」

佛言：「善男子！譬如色法，雖有青黃赤白之異、長短質像，盲者不見。雖復不見，亦不得言無青黃赤白、長短質像。何以故？盲雖不見，有目見故。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不能見，十住菩薩見少分故，如來全見。十住菩薩所見佛性如夜見色，如來所見如晝見色。善男子！譬如瞎者見色不了，有善良醫而為治目，以藥力故得了了見。十住菩薩亦復如是，雖見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能得明了。善男子！若有人見一切諸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見非一切法無常、無我、無

樂、無淨，如是之人不見佛性。一切者名為生死，非一切者名為三寶。聲聞緣覺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亦見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以是義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分見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十分之中得見一分。諸佛世尊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見常樂我淨，以是義故，見於佛性，如觀掌中阿摩勒果。以是義故，首楞嚴定名為畢竟。善男子！譬如初月，雖不可見，不得言無。佛性亦爾，一切凡夫雖不得見，亦不得言無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一切眾生悉有三種破煩惱故，然後得見一闍提等，破一闍提，然後能得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十二因緣，一切眾生等共有之，亦內亦外。何等十二？過去煩惱名為無明，過去業者則名為行。現在世中，初始受胎，是名為識。入胎五分，四根未具，名為名色。具足四根，未名觸時，是名六入。未別苦樂，是名為觸。染習一愛，是名為受。習近五欲，是名為愛。內外貪求，是名為取。為內外事，起身口意業，是名為有。現在世識，名未來生。現在名色、六入、觸、受，名未來世老病死也。是名十二因緣。善男子！一切眾生雖有如是十二因緣，或有未具。如歌羅邏時死，則無十二。從生乃至老死，得具十二。色界眾生無三種受、三種觸、三種愛，無有老病，亦得名為具足十二。無色眾生無色乃至無有老病，亦得名為具足十二。以定得故，故名眾生平等具有十二因緣。善男子！佛性亦爾，一切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雪山有草名為忍辱，牛若食者則出醍醐。更有

異草，牛若食者，則無醍醐，雖無醍醐，不可說言雪山之中無忍辱草。佛性亦爾，雪山者名為如來，忍辱草者名大涅槃，異草者十二部經，眾生若能聽受諮啟大般涅槃，則見佛性。十二部中雖不聞有，不可說言無佛性也。善男子！佛性者，亦色非色、非色非非色，亦相非相、非相非非相，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非常非斷、非非常非非斷，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亦盡非盡、非盡非非盡，亦因亦果、非因非果，亦義非義、非義非非義，亦字非字、非字非非字。

「云何為色？金剛身故。云何非色？十八不共，非色法故。云何非色非非色？色非色無定相故。

「云何為相？三十二相故。云何非相？一切眾生相不現故。云何非相非非相？相非相不決定故。

「云何為一？一切眾生悉一乘故。云何非一？說三乘故。云何非一非非一？無數法故。

「云何非常？從緣見故。云何非斷？離斷見故。云何非非常非非斷？無終始故。

「云何為有？一切眾生悉皆有故。云何為無？從善方便而得見故。云何非有非無？虛空性故。

「云何名盡？得首楞嚴三昧故。云何非盡？以其常故。云何非盡非非盡？一切盡相斷故。

「云何為因？以了因故。云何為果？果決定故。云何非因非果？以其常故。

「云何為義？悉能攝取義無礙故。云何非義？不可說故。云何非義非非義？畢竟空故。

「云何為字？有名稱故。云何非字？名無名故。云何非字非非字？斷一切字故。

「云何非苦非樂？斷一切受故。

「云何非我？未能具得八自在故。云何非非我？以其常故。云何非我非非我？不作不受故。」

「云何為空？第一義空故。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為善法作種子故。」

「善男子！若有人能思惟解了大涅槃經如是之義，當知是人則見佛性。佛性者不可思議，乃是諸佛如來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佛性者非陰界入、非本無今有、非已有還無，從善因緣眾生得見。譬如黑鐵，入火則赤，出冷還黑，而是黑色，非內非外，因緣故有。佛性亦爾，一切眾生煩惱火滅，則得聞見。善男子！如種滅已，芽則得生，而是芽性，非內非外，乃至花果亦復如是，從緣故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成就具足無量功德。佛性亦爾，悉是無量無邊功德之所成就。」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菩薩具足成就幾法，得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世尊成就幾法，得了了見？」

「善男子！菩薩具足成就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云何為十？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寂靜、四者精進、五者正念、六者正定、七者正慧、八者解脫、九者讚歎解脫、十者以大涅槃教化眾生。」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少欲、知足有何差別？」

「善男子！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之時心不悔恨。少欲者，少有所欲；知足者，但為法事心不愁惱。善男子！欲者有三：一者惡欲，二者大欲，三者欲欲。惡欲者，若有比丘心生貪欲：『欲為一切大眾上首，令一切僧隨逐我後，令諸四部悉皆供養恭敬讚歎、尊重於我。令我先為四眾說法，皆令一切信受我語。亦令國王、大臣、長者，皆恭敬我，令我大得

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上妙屋宅。』為生死欲，是名惡欲。云何大欲？若有比丘生於欲心：『云何當令四部之眾，悉皆知我得初住地乃至十住？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羅漢果乃至須陀洹果？我得四禪乃至四無閼智？』為於利養，是名大欲。欲欲者，若有比丘，欲生梵天、魔天、自在天、轉輪聖王，若剎利、居士、若婆羅門皆得自在。為利養故，是名欲欲。若不為是三種惡欲之所害者，是名少欲。欲者名為二十五愛，無有如是二十五愛，是名少欲。不求未來所欲之事，是名少欲；得而不著是名知足。不求恭敬，是名少欲；得不積聚，是名知足。

「善男子！亦有少欲不名知足，有知足不名少欲，有亦少欲亦知足，有不知足不少欲。少欲者，謂須陀洹。知足者，謂辟支佛。少欲知足者，謂阿羅漢。不少欲不知足者，所謂菩薩。善男子！少欲知足復有二種：一者善，二者不善。不善者所謂凡夫，善者聖人菩薩。一切聖人雖得道果，不自稱說，不稱說故，心不惱恨，是名知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習大乘大涅槃經欲見佛性，是故修習少欲知足。

「云何寂靜？寂靜有二：一者心靜，二者身靜。身寂靜者，終不造作身三種惡；心寂靜者，亦不造作意三種惡；是則名為身心寂靜。身寂靜者，終不親近四眾，不預四眾所有事業；心寂靜者，終不修習貪欲、瞋恚、愚癡；是則名為身心寂靜。或有比丘身雖寂靜，心不寂靜。有心寂靜，身不寂靜。有身心寂靜。又有身心俱不寂靜。身寂靜心不寂靜者，或有比丘坐禪靜處，遠離四眾，心常積集貪欲、瞋癡，是名身寂靜心不寂靜。心寂靜身不寂靜者，或有比丘親近四眾、國王大臣，斷貪恚癡，是名心寂靜身不寂靜。身心寂靜者，謂佛菩薩。身心不寂靜者，謂諸凡夫。何以故？凡夫之人，身心雖靜，不能深觀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以是義故，凡夫之人不能寂靜身口意業。一闍提輩、

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如是之人，亦不得名身心寂靜。

「云何精進？若有比丘欲令身口意業清淨，遠離一切諸不善業，修習一切諸善業者，是名**精進**。是勤精進者，繫念六處，所謂佛、法、僧、戒、施、天，是名**正念**。具正念者，所得三昧，是名**正定**。具正定者，觀見諸法猶如虛空，是名**正慧**。具正慧者，遠離一切煩惱諸結，是名**解脫**。得解脫者，為諸眾生稱美解脫，言是解脫常恒不變，是名**讚歎解脫**。解脫即是無上大般涅槃，涅槃者即是煩惱諸結火滅。又涅槃者，名為室宅。何以故？能遮煩惱惡風雨故。又涅槃者，名為歸依，何以故？能過一切諸怖畏故。又涅槃者，名為洲渚。何以故？四大暴河不能漂故。何等為四？一者欲暴、二者有暴、三者見暴、四者無明暴，是故涅槃名為洲渚。又涅槃者，名畢竟歸。何以故？能得一切畢竟樂故。若有菩薩摩訶薩成就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出家之人有四種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臥具欲、四為有欲，是名四惡欲。是出家病有四良藥能療是病，謂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乞食能破為食惡欲，樹下能破臥具惡欲，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寂靜者有四種樂。何等為四？一者出家樂，二寂靜樂，三永滅樂，四畢竟樂。得是四樂，名為**寂靜**；具四精進，故名**精進**；具四念處，故名**正念**；具四禪故，故名**正定**；見四聖實故，故名**正慧**；永斷一切煩惱結故，故名**解脫**；呵說一切煩惱過故，故名**讚歎解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聞是經已，親近修習，遠離一切世間之事，是名**少欲**。既出家已不生悔心，是名**知足**。既知足已，近空閑處遠離憒鬧，是名**寂靜**。不知足者不樂空閑，夫知足者常樂空寂，於空寂處常作是念：『一切世間悉謂我得沙門道果，然我今者實未能得，我今云何誑惑於人？』作是念已，精勤修習沙門道果，是名**精進**。親近修習大涅槃者，是名**正念**。隨順天行，是名**正定**。安住是定，正見正知，是名**正慧**。正見知者能得遠離煩惱結縛，是名**解脫**。十住菩薩為眾生故稱美涅槃，是則名為**讚歎解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夫少欲者，若有比丘住空寂處，端坐不臥，或住樹下，或在塚間，或在露處，隨有草地而坐其上，乞食而食，隨得為足；或一坐食，不過一食；惟畜三衣、糞衣、毳衣；是名**少欲**。既行是事，心不生悔，是名**知足**。修空三昧，是名**寂靜**。得四果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休息，是名**精進**。繫心思惟如來常恒，無有變易，是名**正念**。修八解脫，是名**正定**。得四無礙，是名**正慧**。遠離七漏，是名**解脫**。稱美涅槃無有十相，名**讚歎解脫**。十相者，謂生、老、病、死、色、聲、香、味、觸、無常。遠離十相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復次善男子！為多欲故，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自稱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為利養故行住坐臥乃至大小便利；若見檀越，猶行恭敬接引語言。破惡欲者名為**少欲**。雖未能壞諸結煩惱，而能同於如來行處，是名**知足**。善男子！如是二法，乃是念、定近因緣也，常為師

宗同學所讚。我亦常於處處經中，稱美讚歎如是二法。若能具足是二法者，則得近於大涅槃門及五種樂，是名**寂靜**。堅持戒者，名為**精進**。有慚愧者，名為**正念**。不見心相，名為**正定**。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無有相故，煩惱則斷，是名**解脫**。稱美如是大涅槃經，名**讚歎解脫**。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為菩提行故，則不了了；若無行故，則得了了。住十住故雖見不了；住不住故則得了了。菩薩摩訶薩智慧因故，見不了了；諸佛世尊斷因果故，見則了了。一切覺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不得名為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不明了。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如來，應當修習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解說。」

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一切眾生不能得知如來心相，當云何觀，而得知耶？」

「善男子！一切眾生實不能知如來心相，若欲觀察而得知者，有二因緣：一者眼見，二者聞見。

「若見如來所有身業，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

「若觀如來所有口業，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

「若見色貌一切眾生無與等者，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

「若聞音聲微妙最勝，不同眾生所有音聲，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

「若見如來所作神通，為為眾生，為為利養？若為眾生，不為利養，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

「若觀如來以他心智觀眾生時，為利養說？為眾生說？若為眾生，不為利養，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

「云何如來而受是身？何故受身？為誰受身？是名眼見；

「若觀如來云何說法？何故說法？為誰說法？是名聞見。

「以身惡業加之不瞋，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眼見；

「以口惡業加之不恚，當知是則為如來也，是名聞見。

「若見菩薩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陀鬼神大將，執持幡蓋，震動無量無邊世界，金光晃曜彌滿虛空，難陀龍王及跋難陀以神通力浴菩薩身，諸天形像承迎禮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捨欲，如棄涕唾，不為世樂之所迷惑，出家修道樂於閑寂，為破邪見六年苦行，於諸眾生平等無二，心常在定初無散亂，相好嚴麗莊飾其身，所遊之處丘墟皆平，衣服離身四寸不墮，行時直視不顧左右，所食之物物無完過，坐起之處草不動亂。為調眾生故往說法，心無憍慢，是名眼見。

「若聞菩薩行七步已，唱如是言：『我今此身最是後邊。』阿私陀仙合掌而言：『大王當知，悉達太子，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在家作轉輪王。何以故？相明了故。轉輪聖王相不明了。悉達太子身相炳著，是故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老病死復作是言：『一切眾生甚可憐愍，常與如是生老病死共相隨逐，而不能觀常行於苦，我當斷之。』從阿羅

邏五通仙人受無想定，既成就已，後說其非。從鬱陀伽仙受非有想非無想定，既成就已，說非涅槃是生死法。六年苦行無所剋獲，即作是言：『修是苦行空無所得，若是實者我應得之，以虛妄故我無所得，是名邪術非正道也。』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眾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佛言：『梵王！一切眾生常為煩惱之所障覆，不能受我正法之言。』梵王復言：『世尊！一切眾生凡有三種，所謂利根、中根、鈍根。利根能受，惟願為說。』佛言：『梵王！諦聽，諦聽！我今當為一切眾生開甘露門。』即於波羅捺國轉正法輪，宣說中道。一切眾生不破諸結，非不能破，非破非不破，故名中道。不度眾生，非不能度，是名中道。非一切成，亦非不成，是名中道。凡有所說，不自言師，不言弟子，是名中道。說不為利，非不得果，是名中道。正語實語、時語真語，言不虛發，微妙第一。如是等法，是名聞見。

「善男子！如來心相實不可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如來，應當依是二種因緣。」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二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先所說，菴羅果喻四種人等。有人行細，心不正實。有人心細，行不正實。有人心細，行亦正實。有人心不細，行不正實。是初二種，云何可知？如佛所說，雖依是二，不可得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菴羅果喻二種人等，實難可知。以難知故，我經中說，當與共住；住若不知，當與久處；久處不知，當以智慧；智若不知，當深觀察；以觀察故，則知持戒及以破戒。善男子！具是四事，共住、久處、智慧、觀察，然後得知持戒破戒。善男子！戒有二種，持戒亦二：一究竟戒、二不究竟。有人以因緣故受持禁戒，智者當觀是人持戒，為利養？為究竟持？善男子！如來戒者無有因緣，是故得名為究竟戒。以是義故，菩薩雖為諸惡眾生之所傷害，不生恚礙，是故如來得名成就畢竟持戒、究竟持戒。善男子！我昔一時，與舍利弗及五百弟子，俱共止住摩伽陀國瞻婆大城。時有獵師追逐一鵠，是鵠惶怖，至舍利弗影，猶故戰慄如芭蕉樹，至我影中身心安隱，恐怖得除。是故當知如來世尊畢竟持戒，乃至身影猶有是力。善男子！不究竟戒，尚不能得聲聞緣覺，何況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有二種：一為利養，二為正法。為利養故，受持禁戒，當知是戒不見佛性及以如來，雖聞佛性及如來名，猶不得名為聞見也。若為正法受持禁戒，當知是戒能見佛性及以如來，是名眼見，亦名聞見。

「復有二種：一者根深難拔，二者根淺易動。若能修習空

無相願，是名根深難拔。若不修習是三昧，雖復修習為二十五有，是名根淺易動。

「復有二種：一為自身，二為眾生。為眾生者，能見佛性及以如來。持戒之人復有二種：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須他教勅。若受戒已，經無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惡國、遇惡知識、惡時、惡世，聞邪惡法、邪見同止。爾時雖無受戒之法，修持如本，無所毀犯，是名性自能持。若遇師僧白四羯磨，然後得戒，雖得戒已，要憑和上、諸師、同學、善友誨喻，乃知進止，聽法說法備諸威儀，是名須他教勅。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見佛性及以如來，亦名聞見。戒復有二：一聲聞戒，二菩薩戒。從初發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薩戒。若觀白骨乃至證得阿羅漢果，是名聲聞戒。若有受持聲聞戒者，當知是人

不見佛性及以如來。若有受持菩薩戒者，當知是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見佛性、如來、涅槃。」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何因緣故，受持禁戒？」

佛言：「善男子！為心不悔故。何故不悔？為受樂故。何故受樂？為遠離故。何故遠離？為安隱故。何故安隱？為禪定故。何故禪定？為實知見故。何故為實知見？為見生死諸過患故。何故為見於生死過患？為心不貪著故。何故為心不貪著？為得解脫故。何故為得解脫？為得無上大涅槃故。何故為得大般涅槃？為得常樂我淨法故。何故為得常樂我淨？為得不生不滅故。何故為得不生不滅？為見佛性故。是故菩薩性自能持究竟淨戒。善男子！持戒比丘雖不發願求不悔心，不悔之心自然而得。何以故？法性爾故。雖不求樂、遠離安隱、真實知見，見生死過，心不貪著。解脫涅槃、常樂我淨、不生不滅，見於佛性而自然得。何以故？法性爾故。」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因持戒得不悔果，因於解脫得

涅槃果者，戒則無因，涅槃無果。戒若無因，則名為常。涅槃有因，則是無常。若爾者，涅槃則為本無今有。若本無今有，是為無常，猶如然燈。涅槃若爾，云何得名我樂淨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以曾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能問如來如是深義。善男子！不失本念，乃如是問也。我憶往昔過無量劫，波羅捺城有佛出世，號曰善得。爾時彼佛三億歲中演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時與汝，俱在彼會，我以是事諮問彼佛。爾時如來為眾生故，三昧正受，未答此義。善哉，大士！乃能憶念如是本事。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戒亦有因，謂聽正法。聽正法者是亦有因，謂近善友。近善友者是亦有因，所謂信心。信心者是亦有因，因有二種：一者聽法，二思惟義。善男子！信心者因於聽法，聽法者因於信心。如是二法，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譬如尼乾立拒舉瓶，互為因果不得相離。善男子！如無明緣行，行緣無明。是無明行，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乃至生緣老死，老死緣生，是生老死，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生能生法，不能自生，不自生故，由生生生；生生不自生，復賴生故生。是故二生，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信心、聽法，亦復如是。」

「善男子！是果非因謂大涅槃。何故名果？是上果故、沙門果故、婆羅門果故、斷生死故、破煩惱故，是故名果。為諸煩惱之所呵責，是故涅槃名果，煩惱者名為過過。善男子！涅槃無因，而體是果。何以故？無生滅故、無所作故、非有為故、是無為故、常不變故、無處所故、無始終故。善男子！若涅槃有因，則不得稱為涅槃也。槃者言因，般涅槃言無，無有因故，故稱涅槃。」

師子吼菩薩言：「如佛所說，涅槃無因，是義不然。若言

無者，則合六義：一者畢竟無故，故名為無，如一切法無我、無我所。二者有時無故，故名為無，如世人言，河池無水、無有日月。三者少故，故名為無，如世人言，食中少鹹，名為無鹹，甘漿少甜，名為無甜。四者無受故，故名為無，如旃陀羅不能受持婆羅門法，是故名為無婆羅門。五者受惡法故，故名為無，如世人言，受惡法者不名沙門及婆羅門，是故名為無有沙門及婆羅門。六者不對故，故名為無，譬如無白，名之為黑，無有明故，名之無明。世尊！涅槃亦爾，有時無因，故名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所說如是六義，何故不引畢竟無者以喻涅槃？乃取有時無耶？善男子！涅槃之體畢竟無因，猶如無我及無我所。善男子！世法、涅槃終不相對，是故六事不得為喻。善男子！一切諸法悉無有我，而此涅槃真實有我，以是義故，涅槃無因，而體是果，是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生故，是因非果。非沙門果，故名非果。何故名因？以了因故。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生因，二者了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燈能了物，故名了因。煩惱諸結，是名生因；眾生父母，是名了因。如穀子等是名生因；地水糞等是名了因。復有生因，謂六波羅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佛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六波羅蜜、佛性。復有生因，謂首楞嚴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八正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生因，所謂信心、六波羅蜜。」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見於如來及以佛性，是義云何？世尊！如來之身無有相貌，非長非短、非白非黑，無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為相，非眼識識，云何可見？佛性亦爾。」

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無常者，為欲度脫一切眾生，方便示現，是名眼見。常者，如來世尊解

脫之身，亦名眼見，亦名聞見。佛性亦二：一者可見，二不可見。可見者，十住菩薩、諸佛世尊。不可見者，一切眾生。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聞見者，一切眾生、九住菩薩，聞有佛性如來之身。

「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來解脫，非色者，如來永斷諸色相故。佛性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薩，十住菩薩見不了了，故名非色。善男子！佛性者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謂佛菩薩，非色者，一切眾生。色者，名為眼見，非色者，名為聞見。佛性者非內、非外，雖非內外，然非失壞，故名眾生悉有佛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乳中有酪。金剛力士、諸佛佛性如淨醍醐，云何如來說言佛性非內非外？」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乳中有酪，酪從乳生故言有酪。」

「世尊！一切生法各有時節。」

「善男子！乳時無酪，亦無生蘇、熟蘇、醍醐，一切眾生亦謂是乳，是故我言乳中無酪。如其有者，何故不得二種名字？如人二能，言金、鐵師。酪時無乳、生蘇、熟蘇及以醍醐，眾生亦謂是酪，非乳、非生熟蘇及以醍醐，亦復如是。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酪，緣因者，如醪煖等。從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酪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乳無酪性，角中亦無，何故不從角中生耶？」

「善男子！角亦生酪。何以故？我亦說言緣因有二：一醪、二煖。角性煖故，亦能生酪。」

師子吼言：「世尊！若角能生酪，求酪之人何故求乳而不

取角？」

佛言：「善男子！是故我說正因、緣因。」

師子吼菩薩言：「若使乳中本無酪性，今方有者。乳中本無菴摩羅樹，何故不生？二俱無故。」

「善男子！乳亦能生菴摩羅樹。若以乳灌，一夜之中增長五尺，以是義故，我說二因。善男子！若一切法一因生者，可得難言，乳中何故不能出生菴摩羅樹？善男子！猶如四大，為一切色而作因緣，然色各異，差別不同。以是義故，乳中不生菴摩羅樹。」

「世尊！如佛所說，有二因者，正因、緣因。眾生佛性為何因？」

「善男子！眾生佛性亦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謂諸眾生，緣因者謂六波羅蜜。」

師子吼言：「世尊！我今定知乳有酪性。何以故？我見世間求酪之人，唯取於乳，終不取水，是故當知乳有酪性。」

「善男子！如汝所問，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眾生欲見面像，即便取刀。」

師子吼言：「世尊！以是義故，乳有酪性。若刀無面像，何故取刀？」

佛言：「善男子！若此刀中定有面像，何故顛倒，豎則見長，橫則見闊？若是自面，何故見長？若是他面，何得稱言是自面像？若因自面，見他面者，何故不見驢馬面像？」

師子吼言：「世尊！眼光到彼，故見面長。」

佛言：「善男子！而此眼光實不到彼。何以故？近遠一時俱得見故，不見中間所有物故。善男子！光若到彼而得見者，一切眾生悉見於火，何故不燒？如人遠見白物，不應生疑鶴耶？幡耶？人耶？樹耶？若光到者，云何得見水精中物、淵中

魚石？若不到見，何故得見水精中物，而不得見壁外之色。是故若言眼光到彼而見長者，是義不然。善男子！如汝所言，乳有酪者，何故賣乳之人但取乳價，不責酪直。賣草馬者，但取馬價，不責駒直。善男子！世間之人，無子息故，故求娉婦。婦若懷妊，不得言女。若言是女，有兒性故，故應娉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有兒性亦應有孫，若有孫者則是兄弟。何以故？一腹生故。是故我言女無兒性。若其乳中有酪性者，何故一時不見五味？若樹子中有尼拘陀五丈質者，何故一時不見芽莖、枝葉、花果形色之異？善男子！乳色時異、味異、果異，乃至醍醐亦復如是，云何可說乳有酪性？

「善男子！譬如有人明當服蘇，今已患臭。若言乳中定有酪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有筆紙墨，和合成字。而是紙中本無有字，以本無故假緣而成；若本有者，何須眾緣？譬如青黃，合成綠色，當知是二，本無緣性；若本有者，何須合成？善男子！譬如眾生因食得命，而此食中實無有命。若本有命，未食之時，食應是命。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有性，以是義故我說是偈：

『本無今有，本有今無。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善男子！一切諸法，因緣故生，因緣故滅。善男子！若諸眾生內有佛性者，一切眾生應有佛身，如我今也。眾生佛性不破不壞、不牽不捉、不繫不縛。如眾生中所有虛空，一切眾生悉有虛空，無罣礙故，各不自見有此虛空。若使眾生無虛空者，則無去來、行住坐臥、不生不長，以是義故，我經中說一切眾生有虛空界，虛空界者，是名虛空。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十住菩薩少能見之，如金剛珠。善男子！眾生佛性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一切眾生不見佛性，是故常為煩惱繫縛，流轉生死。見佛性故，諸結煩惱所不能繫，解脫生死，得大涅槃。

槃。」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一切眾生有佛性性，如乳中酪性。若乳無酪性，云何佛說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緣因者，一醪、二煖。虛空無性，故無緣因。」

佛言：「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何須緣因？」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以有性故，故須緣因。何以故？欲明見故，緣因者即是了因。世尊！譬如闇中先有諸物，為欲見故，以燈照了。若本無者，燈何所照？如泥中有瓶，故須人、水、輪、繩、杖等而為了因。如尼拘陀子，須地、水、糞而作了因。乳中醪煖，亦復如是，須作了因。是故雖先有性，要假了因，然後得見，以是義故，定知乳中先有酪性。」

「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即是了因。若是了因，復何須了？善男子！若是了因，性是自了者，常應自了；若自不了，何能了他？若言了因有二種性：一者自了、二者了他，是義不然。何以故？了因一法，云何有二？若有二者，乳亦應二。若使乳中無二相者，云何了因而獨有二？」

師子吼言：「世尊！如世人言，我共八人，了因亦爾，自了、了他。」

佛言：「善男子！了因若爾，則非了因。何以故？數者能數自色、他色，故得言八。而此色性，自無了相，無了相故，要須智性，乃數自他。是故了因，不能自了，亦不了他。善男子！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何故修習無量功德？若言修習是自了因者，已同酪壞。若言因中定有果者，戒、定、智慧，則無增長。我見世人本無禁、戒、禪定、智慧，從師受已，漸漸增益。若言師教是自了因者，當師教時，受者未有戒、定、智慧。若是了者，應了未有，云何乃了？戒、定、智慧令得增長？」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了因無者，云何得名有乳有酪？」

「善男子！世間答難凡有三種：一者轉答，如先所說，何故名戒？以不悔故，乃至為得大涅槃故。二者默然答，如有梵志來問我言，我是常耶？我時默然。三者疑答，如此經中，若了因有二，乳中何故不得有二？善男子！我今轉答。如世人言，有乳酪者以定得故，是故得名有乳有酪，佛性亦爾，有眾生有佛性，以當見故。」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是義不然。過去已滅，未來未到，云何名有？若言當有名為有者，是義不然。如世間人，見無兒息，便言無兒。一切眾生無佛性者，云何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過去名有，譬如種橘，芽生子滅，芽亦甘甜，乃至生果，味亦如是，熟已乃醋。善男子！而是醋味，子芽乃至生果悉無，隨本熟時，形色相貌則生醋味，而是醋味本無今有，雖本無今有，非不因本。如是本子，雖復過去，故得名有。以是義故，過去名有。」

「云何復名未來為有？譬如有人種植胡麻，有人問言：『何故種此？』答言：『有油。』實未有油，胡麻熟已，收子熬蒸、擣壓，然後乃得出油。當知是人非虛妄也。以是義故，名未來有。」

「云何復名過去有耶？善男子！譬如有人，私屏罵王，經歷年歲，王乃聞之。聞已即問：『何故見罵？』答言：『大王。我不罵也。何以故？罵者已滅。』王言：『罵者，我、身二俱存在，云何言滅？』以是因緣喪失身命。善男子！是二實無，而果不滅，是名過去有。」

「云何復名未來有耶？譬如有人，往陶師所，問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師實未有瓶，以有泥故，故言有瓶，當知是人非妄語也。乳中有酪、眾生佛性，亦復如是。欲見佛性，應

當觀察時節形色，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實不虛妄。」

師子吼言：「一切眾生無有佛性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正因故，故令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正因？所謂佛性。世尊！若尼拘陀子，無尼拘陀樹者，何故名為尼拘陀子，而不名為佉陀羅子？世尊！如瞿曇姓不得稱為阿毘耶姓，阿毘耶姓亦復不得稱瞿曇姓。尼拘陀子亦復如是，不得稱為佉陀羅尼子，佉陀羅尼子不得稱為尼拘陀子。猶如世尊不得捨離瞿曇種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義故，當知眾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若言子中有尼拘陀者，是義不然。如其有者，何故不見？善男子！如世間物，有因緣故不可得見。云何因緣？謂遠不可見，如空中鳥跡。近不可見，如人眼睫。壞故不見，如根敗者。亂想故不見，如心不專一。細故不見，如小微塵。障故不見，如雲表星。多故不見，如稻聚中麻。相似故不見，如豆在豆聚。尼拘陀樹不同如是八種因緣，如其有者，何故不見？若言細障故不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樹相麤故。若言性細，云何增長？若言障故不可見者，常應不見。本無麤相，今則見麤。當知是麤本無其性，本無見性今則可見，當知是見亦本無性。子亦如是，本無有樹，今則有之，當有何咎？」

師子吼言：「如佛所說，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了因。尼拘陀子以地、水、糞作了因故，令細得麤。」

佛言：「善男子！若本有者，何須了因？若本無性，了何所了？若尼拘陀中本無麤相，以了因故乃生麤者，何故不生佉陀羅樹？二俱無故。善男子！若細不見者，麤應可見。譬如一塵，則不可見、多塵和合則應可見。如是子中麤應可見。何以故？是中已有芽、莖、花、果，一一果中有無量子，一一子中有無量樹，是故名麤，有是麤故，故應可見。善男子！若尼拘

陀子，有尼拘陀性，而生樹者，眼見是子為火所燒，如是燒性亦應本有；若本有者，樹不應生。若一切法本有生滅，何故先生後滅不一時耶？以是義故，當知無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尼拘陀子，本無樹性而生樹者，是子何故不出於油？二俱無故。」

「善男子！如是子中亦能生油，雖無本性，因緣故有。」

師子吼言：「何故不名胡麻油耶？」

「善男子！非胡麻故。善男子！如火緣生火、水緣生水，雖俱從緣，不能相有。尼拘陀子及胡麻油亦復如是，雖俱從緣，各不相生。尼拘陀子，性能治冷。胡麻油者，性能治風。善男子！譬如甘蔗，因緣故生。石蜜、黑蜜，雖俱一緣，色貌各異，石蜜治熱，黑蜜治冷。」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其乳中無有酪性，麻無油性，尼拘陀子無有樹性，泥無瓶性，一切眾生無佛性者，如佛先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故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人天無性。以無性故，人可作天，天可作人，以業因緣，不以性故。菩薩摩訶薩以業因緣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諸眾生有佛性者，何因緣故，一闡提等斷諸善根，墮于地獄？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闡提等不應能斷；若可斷者，云何得言佛性是常？若非常者，不名佛性。若諸眾生有佛性者，何故名為初發心耶？云何而言是毘跋致、阿毘跋致？毘跋致者當知是人無有佛性。世尊！菩薩摩訶薩一心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慈大悲，見生老病死煩惱過患，觀大涅槃無生老死煩惱諸過，信於三寶及業果報，受持禁戒，如是等法名為佛性。若離是法有佛性者，何須是法而作因緣？世尊！如乳不假緣必當成酪，生蘇不爾要待因緣，所謂人功、水瓶、攢繩。眾生亦爾，有佛性者，應離因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定有者，

行人何故見三惡苦、生、老、病、死，而生退心。亦不須修六波羅蜜，即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乳非緣而得成酪。然非不因六波羅蜜而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當知眾生悉無佛性。如佛先說僧寶是常，如其常者，則非無常；非無常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僧若常者，云何復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世尊！若使眾生從本已來無菩提心，亦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後方有者，眾生佛性亦應如是，本無後有。以是義故，一切眾生應無佛性。」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佛性之義，為眾生故作如是問。一切眾生實有佛性。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不應而有初發心者，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無常，佛性常故。汝言何故有退心者？實無退心。心若有退，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遲得故名之為退。此菩提心實非佛性。何以故？一闍提等斷於善根，墮地獄故。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闍提輩則不得名一闍提也。菩提之心，亦不得名為無常也。是故定知菩提之心實非佛性。」

「善男子！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不應假緣，如乳成酪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言五緣成於生蘇，當知佛性亦復如是。譬如眾石，有金、有銀、有銅、有鐵，俱稟四大，一名一實，而其所出各各不同。要假眾緣，眾生福德、爐冶人功，然後出生，是故當知本無金性。眾生佛性不名為佛，以諸功德因緣和合，得見佛性，然後得佛。汝言眾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諸因緣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義故，我說二因，正因、緣因。正因者名為佛性，緣因者發菩提心。以二因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石出金。」

「善男子！汝言僧常，一切眾生無佛性者，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有二：一者世和合，二者第一義和合。世和合者名

聲聞僧，義和合者名菩薩僧。世僧無常，佛性是常。如佛性常，義僧亦爾。復次有僧謂法和合，法和合者謂十二部經，十二部經常，是故我說法、僧是常。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者名十二因緣，十二因緣中亦有佛性，十二因緣常。佛性亦爾，是故我說僧有佛性。又復僧者謂諸佛和合，是故我說僧有佛性。

「善男子！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云何有退、有不退者？諦聽，諦聽！我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十三法，則便退轉。何等十三？一者心不信；二者不作心；三者疑心；四者憒惜身財；五者於涅槃中生大怖畏，云何乃令眾生永滅；六者心不堪忍；七者心不調柔；八者愁惱；九者不樂；十者放逸；十一者自輕己身；十二者自見煩惱無能壞者；十三者不樂進趣菩提之法。善男子！是名十三法，令諸菩薩退轉菩提。

「復有六法壞菩提心。何等為六？一者悋法、二者於諸眾生起不善心、三者親近惡友、四者不勤精進、五者自大憍慢、六者營務世業。如是六法則能破壞菩提之心。善男子！有人得聞諸佛世尊是人天師，於眾生中最上無比，勝於聲聞辟支佛等。法眼明了，見法無礙，能度眾生於大苦海，聞已即復發大誓願。如其世間有如是人，我亦當得。以是因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或復為他之所教誨發菩提心。或聞菩薩阿僧祇劫修行苦行，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已思惟：『我今不堪如是苦行，云何能得？』是故有退。

「善男子！復有五法退菩提心。何等為五？一者樂在外道出家、二者不修大慈之心、三者好求法師過惡、四者常樂處在生死、五者不喜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是名五法退菩提心。復有二法退菩提心。何等為二？一者貪樂五欲、二者不能恭敬尊重三寶。以如是等眾因緣故，退菩提心。

「云何復名不退之心？有人聞佛能度眾生生老病死，不從

師諮，自然修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菩提道是可得者，我當修習必令得之。以是因緣發菩提心，所作功德若多若少，悉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誓願：**『願我常得親近諸佛及佛弟子，常聞深法五情完具，若遇苦難不失是心。復願諸佛及諸弟子，常於我所生歡喜心，具五善根。若諸眾生斫伐我身、斬截手足、頭目支節，當於是人生大慈心，深自喜慶，如是諸人為我增長菩提因緣，若無是者，我當何緣而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發是願：**『莫令我得無根、二根、女人之身，不繫屬人、不遭惡主、不屬惡王、不生惡國，若得好身種姓真正，多饒財寶不生憍慢，令我常聞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解說。若為眾生有所演說，願令受者敬信無疑，常於我所不生惡心。寧當少聞，多解義味，不願多聞，於義不了。願作心師，不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能施一切眾生安樂，身戒心慧不動如山，欲為受持無上正法，於身命財不生慳慳。不淨之物不為福業，正命自活心無邪諂，受恩常念，小恩大報。善知世中所有事藝，善解眾生方俗之言，讀誦書寫十二部經，不生懈怠懶墮之心。若諸眾生不樂聽聞，方便引接，令彼樂聞。言常柔軟，口不宣惡，不和合眾能令和合，有憂怖者令離憂怖，飢饉之世令得豐足，疾病之世作大醫王，病藥所須財寶自在，令疾病者悉得除愈。刀兵之劫，有大力勢斷其殘害，令無遺餘。能斷眾生種種怖畏，所謂若死、閉繫、打擲、水火王賊、貧窮破戒、惡名惡道，如是等畏，悉當斷之。父母師長深生恭敬，怨憎之中生大慈心，常修六念、空三昧門、十二因緣、生滅等觀，出息入息、天行梵行及以聖行，金剛三昧、首楞嚴定，無三寶處令我自得寂靜之心。若其身心受大苦時，莫失無上菩提之心，莫以聲聞辟支佛心而生知足。無三寶處常在外道法中出家，為破邪見不習其道，得法自在，得心自在。於有為法，了

了見過，令我怖畏二乘道果，如惜命者怖畏捨身，為眾生故樂處三惡。如諸眾生樂忉利天，為一人於無量劫受地獄苦，心不生悔。見他得利，不生妬心，常生歡喜，如自得樂。若值三寶，當以衣服、飲食臥具、房舍醫藥、燈明花香、伎樂幡蓋、七寶供養。若受佛戒，堅固護持，終不生於毀犯之想。若聞菩薩難行苦行，其心歡喜不生悔恨，自識往世宿命之事，終不造作貪瞋癡業。不為果報而集因緣，於現在樂不生貪著。』善男子！若有能發如是願者，是名菩薩終不退失菩提之心。亦名施主，能見如來，明了佛性，能調眾生度脫生死，善能護持無上正法，能得具足六波羅蜜。善男子！以是義故，不退之心不名佛性。

「善男子！汝不可以有退心故，言諸眾生無有佛性。譬如二人俱聞他方有七寶山，山有清泉，其味甘美，有能到者，永斷貧窮，服其水者，增壽萬歲，唯路懸遠，嶮阻多難。時彼二人，俱欲共往，一人莊嚴種種行具，一則空往無所齎持。相與前進，路值一人，多齎寶貨七珍具足。二人便前問言：『仁者！彼土實有七寶山耶？』其人答言：『實有不虛，我已獲寶，飲服其水，唯患路嶮多有盜賊，沙鹵棘刺乏於水草，往者千萬，達者甚少。』聞是事已，一人即悔，尋作是言：『路既懸遠，艱難非一，往者無量，達者無幾，而我云何當能到彼？我今產業粗自供足，若涉斯路，或失身命，身命不全，長壽安在？』一人復言：『有人能過，我亦能過。若得果達，則得如願，採取珍寶，飲服甘水。如其不達，以死為期。』是時二人，一則悔還，一則前進到彼山所，多獲財寶，如願服水，多齎所有，還其所止，奉養父母，賑給宗親。時悔還者見是事已，心中生熱：『彼去已還，我何為住？』即便莊嚴，涉道而去。

「七寶山者喻大涅槃，甘美之水喻於佛性，其二人者喻二

菩薩初發道心，嶮惡道者喻於生死，所逢人者喻佛世尊，有盜賊者喻於四魔，沙鹵棘刺喻諸煩惱，無水草者喻不修習菩提之道，一人還者喻退轉菩薩，其直往者喻不退菩薩。善男子！眾生佛性常住不變，猶彼嶮道，不可說言人悔還故，令道無常，佛性亦爾。善男子！菩提道中終無退者。善男子！如向悔者，見其先伴獲寶而還，勢力自在，供養父母，給足宗親，多受安樂。見是事已，心中生熱，即復莊嚴復道還去，不惜身命，堪忍眾難，遂便到彼七寶山中，退轉菩薩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我經中說，一切眾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闡提，悉有佛性。」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薩有退、不退？」

「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如來三十二相業因緣者，得名不退，得名菩薩摩訶薩也，名不動轉、名為憐愍一切眾生、名勝一切聲聞緣覺、名阿毘跋致。

「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持戒不動，施心不移，安住實語如須彌山，以是業緣，得足下平，如奩底相。

「若菩薩摩訶薩於父母所、和上、師長乃至畜生，以如法財供養供給，以是業緣得成足下千輻輪相。

「若菩薩摩訶薩不殺不盜，於父母、師長常生歡喜，以是業緣得成三相：一者手指纖長，二者足跟長，三者其身方直。如是三相，同一業緣。

「若菩薩摩訶薩修四攝法攝取眾生，以是業緣，得網縵指，如白鵝王。

「若菩薩摩訶薩，父母、師長若病苦時，自手洗拭，捉持案摩，以是業緣，得手足軟。

「若菩薩摩訶薩持戒聞法，惠施無厭，以是業緣，得節踝臄滿身毛上摩。

「若菩薩摩訶薩專心聽法，演說正教，以是業緣，得鹿王蹲。

「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不生害心，飲食知足常樂，惠施瞻病給藥，以是業緣，其身圓滿如尼拘陀樹。立手過膝，頂有肉髻，無見頂相。

「若菩薩摩訶薩見怖畏者為作救護，見裸跣者施與衣服，以是業緣得陰藏相。

「若菩薩摩訶薩親近智者，遠離愚人，善慧問答，掃治行路，以是業緣，皮膚細軟，身毛右旋。

「若菩薩摩訶薩常以衣服飲食、臥具醫藥、香花燈明施人，以是業緣，得身金色，常光明曜。

「若菩薩摩訶薩行施之時，所珍之物能捨不悋，不觀福田及非福田，以是業緣，得七處滿相。

「若菩薩摩訶薩布施之時，心不生疑，以是業緣，得柔軟聲。

「若菩薩摩訶薩如法求財，以用布施，以是業緣，得缺骨充滿，師子上身，臂肘肫纖。

「若菩薩摩訶薩遠離兩舌、惡口、恚心，以是業緣，得四十牙齒白淨齊密。

「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修大慈悲，以是業緣，得二牙相。

「若菩薩摩訶薩常作是願：『有來求者，隨意給與。』以是業緣，得師子頰。

「若菩薩摩訶薩隨諸眾生所須飲食悉皆與之，以是業緣得味中上味。

「若菩薩摩訶薩自修十善，兼以化人，以是業緣，得廣長舌。

「若菩薩摩訶薩不訟彼短、不謗正法，以是業緣，得梵音

聲。

「若菩薩摩訶薩見諸怨憎，生於喜心，以是業緣，得目睫紺色。

「若菩薩摩訶薩不隱他德，稱揚其善，以是業緣，得白毫相。

「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修習如是三十二相業因緣時，則得不退菩提之心。

「善男子，一切眾生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業果、佛性，亦不可思議。何以故？如是四法，皆悉是常，以是常故不可思議。一切眾生煩惱覆障，故名為常；斷常煩惱故，故名無常。若言一切眾生常者，何故修習八聖道分為斷眾苦？眾苦若斷則名無常，所受之樂則名為常。是故我言，一切眾生煩惱覆障不見佛性，以不見故不得涅槃。」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八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三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諸法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以是二因，應無縛解。是五陰者，念念生滅，如其生滅，誰有縛解？世尊！因此五陰，生後五陰，此陰自滅，不至彼陰，雖不至彼，能生彼陰。如因子生芽，子不至芽，雖不至芽，而能生芽。眾生亦爾，云何縛解？」

「善男子！諦聽，諦聽！我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遶，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善男子！如日垂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眾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見，天眼所見。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胖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己有，見己心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為愛。狂故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無常見常、無我見

我、無樂見樂、無淨見淨。以四倒故，作善惡行，煩惱作業，業作煩惱，是名繫縛。以是義故，名五陰生。是人若得親近於佛及佛弟子、諸善知識，便得聞受十二部經，以聞法故觀善境界，觀善境界故得大智慧，大智慧者名正知見，得知見故於生死中而生悔心，生悔心故不生歡樂，不生歡樂故能破貪心，破貪心故修八聖道，修八聖道故得無生死，無生死故名得解脫。如火不遇薪，名之為滅，滅生死故，名為滅度。以是義故，名五陰滅。」

師子吼言：「空中無刺，云何言拔？陰無繫者，云何繫縛？」

佛言：「善男子！以煩惱鎖，繫縛五陰，離五陰已無別煩惱，離煩惱已無別五陰。善男子！如柱持屋，離屋無柱，離柱無屋。眾生五陰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為繫縛，無煩惱故名為解脫。善男子！如拳、合掌、繫結等三，合散生滅更無別法。眾生五陰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為繫縛，無煩惱故名為解脫。善男子！如說名色、繫縛、眾生，名色若滅則無眾生，離名色已無別眾生，離眾生已無別名色，亦名名色繫縛眾生，亦名眾生繫縛名色。」

師子吼言：「世尊！如眼不自見，指不自觸，刀不自割，受不自受，云何如來說言名色繫縛名色？何以故言名色者即是眾生？言眾生者即是名色？若言名色繫縛眾生，即是名色繫縛名色。」

佛言：「善男子！如二手合時，更無異法而來合也。名之與色亦復如是，以是義故，我言名色繫縛眾生。若離名色則得解脫，是故我言眾生解脫。」

師子吼言：「世尊！若有名色是繫縛者，諸阿羅漢未離名色，亦應繫縛。」

「善男子！解脫二種：一者子斷，二者果斷。言子斷者，

名斷煩惱，阿羅漢等已斷煩惱，眾結爛壞，是故子結不能繫縛。未斷果故，名果繫縛，諸阿羅漢不見佛性，以不見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可言果繫，不得說言名色繫縛。善男子！譬如然燈，油未盡時，明則不滅，若油盡者，滅則無疑。善男子！所言油者喻諸煩惱，燈喻眾生。一切眾生，煩惱油故，不入涅槃，若得斷者，則入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燈之與油，二性各異。眾生煩惱則不如是，眾生即是煩惱，煩惱即是眾生。眾生名五陰，五陰名眾生。五陰名煩惱，煩惱名五陰，云何如來喻之於燈？」

佛言：「善男子！喻有八種：一者順喻，二者逆喻，三者現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後喻，七者先後喻，八者遍喻。

「**云何順喻？如經中說，天降大雨，溝瀆皆滿，溝瀆滿故小坑滿，小坑滿故大坑滿，大坑滿故小泉滿，小泉滿故大泉滿，大泉滿故小池滿，小池滿故大池滿，大池滿故小河滿，小河滿故大河滿，大河滿故大海滿。如來法雨亦復如是，眾生戒滿，戒滿足故不悔心滿，不悔心滿故歡喜滿，歡喜滿故遠離滿，遠離滿故安隱滿，安隱滿故三昧滿，三昧滿故正知見滿，正知見滿故厭離滿，厭離滿故呵責滿，呵責滿故解脫滿，解脫滿故涅槃滿，是名順喻。**

「**云何逆喻？大海有本所謂大河，大河有本所謂小河，小河有本所謂大池，大池有本所謂小池，小池有本所謂大泉，大泉有本所謂小泉，小泉有本所謂大坑，大坑有本所謂小坑，小坑有本所謂溝瀆，溝瀆有本所謂大雨。涅槃有本所謂解脫，解脫有本所謂呵責，呵責有本所謂厭離，厭離有本所謂正知見，正知見有本所謂三昧，三昧有本所謂安隱，安隱有本所謂遠離，遠離有本所謂喜心，喜心有本所謂不悔，不悔有本所謂持戒，**

持戒有本所謂法雨，是名逆喻。

「云何現喻？如經中說，眾生心性猶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眾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

「云何非喻？如我昔告波斯匿王：『大王！有親信人從四方來，各作是言：「大王！有四大山，從四方來，欲害人民。」王若聞者當設何計？』王言：『世尊！設有此來，無逃避處，惟當專心持戒布施。』我即讚言：『善哉，大王！我說四山，即是眾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常來切人。云何大王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等果？』我言：『大王！於人天中多受快樂。』王言：『世尊！尼拘陀樹持戒布施，亦於人天受安隱耶？』我言：『大王！尼拘陀樹不能持戒修行布施，如其能者則受無異。』是名非喻。

「云何先喻？我經中說，譬如有人貪著妙花，採取之時為水所漂。眾生亦爾，貪受五欲，為生死水之所漂沒，是名先喻。

「云何後喻？如《法句》說：

「『莫輕小罪，以為無殃。水涸雖微，漸盈大器。』

「是名後喻。

「云何先後喻？譬如芭蕉生果則死，愚人得養亦復如是，如驪懷妊命不久全。

「云何遍喻？如經中說，三十三天有波利質多樹，其根入地深五由延，高百由延，枝葉四布五十由延，葉熟則黃。諸天見已心生歡喜，是葉不久必當墮落。其葉既落復生歡喜，是枝不久必當變色。枝既變色復生歡喜，是色不久必當生疤。見已復喜，是疤不久必當生嘴。見已復喜，是嘴不久必當開剖。開剖之時，香氣周遍五十由延，光明遠照八十由延，爾時諸天夏三月時在下受樂。善男子！我諸弟子亦復如是，葉色黃者，喻

我弟子念欲出家。其葉落者，喻我弟子剃除鬚髮。其色變者，喻我弟子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初生疱者，喻我弟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嘴者喻於十住菩薩得見佛性。開剖者喻於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香者喻於十方無量眾生受持禁戒。光者喻於如來名號無礙周遍十方。夏三月者喻三三昧。三十天受快樂者，喻於諸佛在大涅槃得常樂我淨。**是名遍喻。**

「善男子！凡所引喻不必盡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復全取。如言如來面如滿月，是名少分。善男子！譬如有人初不見乳，轉問他言：『乳為何類？』彼人答言：『如水、蜜、貝。』水則濕相，蜜則甜相，貝則色相。雖引三喻未即乳實。善男子！我言燈喻，喻於眾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離水無河，眾生亦爾，離五陰已無別眾生。善男子！如離箱輿輪軸、輻輳，更無別車，眾生亦爾。善男子！若欲得合彼燈喻者，諦聽，諦聽，我今當說。炷者喻於二十五有，油者喻愛，明喻智慧，除破黑闇喻破無明，煖喻聖道。如燈油盡，明焰則滅，眾生愛盡，則見佛性，雖有名色不能繫縛。雖復處在二十五有，不為諸有之所污染。」

師子吼言：「世尊！眾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

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生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

師子吼言：「世尊！如是等法，皆念念滅，是念念滅，亦相似相續，云何修習？」

佛言：「善男子！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闇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眾生食雖念念滅，亦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

能增長樹林草木。

「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為增長。善男子！如人誦書，所誦字句不得一時，前不至中，中不至後。人之與字及以心想，俱念念滅，以久修故而得通利。善男子！譬如金師，從初習作至于皓首，雖念念滅前不至後，以積習故所作遂妙，是故得稱善好金師，**讀誦經書亦復如是。**

「善男子！譬如種子，地亦不教汝當生芽，以法性故，牙則自生，乃至花亦不教汝當作果，以法性故而果自生，**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數法，一不至二，二不至三，雖念念滅而至千萬，**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燈念念滅，初滅之焰，不教後焰，我滅汝生當破諸闇。善男子！譬如犢子生便求乳，求乳之智實無人教，雖念念滅，而初飢後飽。是故當知不應相似，若相似者不應異生。**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初雖未增，以久修故，則能破壞一切煩惱。**」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須陀洹人得果證已，雖生惡國，猶故持戒，不殺、盜、婬、兩舌、飲酒。須陀洹陰即此處滅，不至惡國。修道亦爾，不至惡國。若相似者，何故不生淨妙國土。若惡國陰非須陀洹陰，云何而得不作惡業？」

佛言：「善男子！須陀洹者雖生惡國，終不失於須陀洹名，陰不相似，是故我引犢子為喻。須陀洹人雖生惡國，以道力故不作惡業。善男子！譬如香山有師子王，是故一切飛鳥走獸絕跡，此山無敢近者。有時是王至雪山中，一切鳥獸猶故不住。須陀洹人亦復如是，雖不修道，以道力故不作諸惡。善男子！譬如有人服食甘露，甘露雖滅，以其力勢能令是不生不死。善男子！如須彌山有上妙藥名楞伽利，有人服之，雖念念滅，以藥力故不遇患苦。善男子！如轉輪王所坐之處，王雖不在，無人敢近。何以故？王威力故。須陀洹人亦復如是，雖生惡國

不修習道，以道力故不作惡業。善男子！須陀洹陰於此而滅，雖生異陰，猶故不失須陀洹陰。善男子！譬如眾生為果實故，於種子中多役作業，糞治溉灌，未得果實而子復滅，亦得名為因子得果，須陀洹陰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資產巨富，惟有一子先已終歿，其子有子，復在他土。其人忽然奄便命終，孫聞是已還收產業，雖知財貨非其所作，然其收取無遮護者。何以故？以姓一故。須陀洹陰亦復如是。」

師子吼言：「如佛說偈：

「『比丘若修習，戒定及智慧。

當知是不退，親近大涅槃。』

「世尊，云何修戒？云何修定？云何修慧？」

佛言：「善男子！若有人受持禁戒，但為自利人天受樂，不為度脫一切眾生，不為擁護無上正法，但為利養，畏三惡道，為命、色力、安、無礙辯，畏懼王法、惡名穢稱、為世事業，如是護戒則不得名修習戒也。善男子！云何名為真修習戒？受持戒時，若為度脫一切眾生為護正法，度不度故、解未解故、歸無歸故、未入涅槃令得入故，如是修時，不見戒、不見戒相、不見持者、不見果報、不觀毀犯。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則名為修習戒也。」

「云何復名修習三昧？修三昧時為自度脫、為於利養，不為眾生、不為護法，為見貪欲、穢食等過，男女等根九孔不淨，鬪訟打刺、互相殺害，若為此事修三昧者，是則不名修習三昧。善男子！云何復名真修三昧？若為眾生修習三昧，於眾生中得平等心、為令眾生得不退法、為令眾生得聖心故、為令眾生得大乘故、為欲護持無上法故、為令眾生不退菩提故、為令眾生得首楞嚴故、為令眾生得金剛三昧故、為令眾生得陀羅尼故、為令眾生得四無礙故、為令眾生見佛性故，作是行時，不見三

昧，不見三昧相，不見修者，不見果報。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則名為修習三昧。

「云何復名修於智慧？若有修者作是思惟：『我若修習如是智慧，則得解脫，度三惡道。誰能利益一切眾生？誰能度人於生死道？佛出世難如優曇鉢花，我今能斷諸煩惱結，必得解脫果，是故我當勤修智慧，速斷煩惱，早得度脫。』如是修者，不得名為修習智慧。云何名為真修習者？智者若觀生、老、死、苦，一切眾生無明所覆，不知修習無上正道。『願我此身悉代眾生受大苦惱，眾生所有貧窮、下賤、破戒之心，貪瞋癡業，願皆悉來集于我身。願諸眾生不生貪取，不為名色之所繫縛，願諸眾生早度生死，令我一身處之不厭，願令一切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修時，不見智慧，不見智慧相，不見修者，不見果報，是則名為修習智慧。善男子！修習如是戒、定、智慧，是名菩薩。不能如是修戒定慧，是名聲聞。

「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修習於戒？若能破壞一切眾生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為利，餒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餒養猪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者為利，餒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鷄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為眾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

「云何修定？能斷一切世間三昧，所謂無身三昧，能令眾生生顛倒心謂是涅槃，有無邊心三昧、淨聚三昧、世邊三昧、世斷三昧、世性三昧、世丈夫三昧、非想非非想三昧，如是等定，能令眾生生顛倒心謂是涅槃，若能永斷如是三昧，是則名為修習三昧。

「云何復名修習智慧？能破世間所有惡見，一切眾生悉有惡見，所謂色即是我亦是我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乃至識亦如是。常即是我，色滅我存。色即是我，色滅我滅。復有人言：『作者名我，受者名色。』復有人言：『作者名色，受者名我。』復有人言：『無作無受，自生自滅，悉非因緣。』復有人言：『無作無受，悉是自在之所造作。』復有人言：『無有作者，無有受者，一切悉是時節所作。』復有人言：『作者受者悉無所有，地等五大名為眾生。』善男子！若能破壞一切眾生如是惡見，是則名為修智慧也。

「善男子！修習戒者，為身寂靜。修習三昧，為心寂靜。修習智慧，為壞疑心，壞疑心者為修習道，修習道者為見佛性，見佛性者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為得無上大涅槃故，得大涅槃者為斷眾生一切生死、一切煩惱、一切諸有、一切諸界、一切諸諦故，斷於生死乃至斷諦，為得常、樂、我、淨法故。」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若不生不滅名大涅槃者，生亦如是不生不滅，何故不得名為涅槃。」

「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生雖復不生不滅，而有始終。」

「世尊！是生死法亦無始終，若無始終則名為常，常即涅槃，何故不名生死為涅槃耶？」

「善男子！是生死法悉有因果，有因果故，不得名之為涅槃也。何以故？涅槃之體無因果故。」

師子吼言：「世尊！夫涅槃者亦有因果。如佛所說：

「『從因故生天， 從因墮惡道。
 從因故涅槃， 是故皆有因。』

「如佛往昔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沙門道果。言沙門者，謂能具修戒、定、智慧。道者謂八聖道，沙門果者所謂涅槃。』世尊！涅槃如是，豈非果耶？云何說言涅槃之體無因無果？」

佛言：「善男子！我所宣說涅槃因者，所謂佛性，佛性之性不生涅槃，是故我言涅槃無因。能破煩惱故名大果，不從道生故名無果，是故涅槃無因無果。」

師子吼言：「世尊！眾生佛性為悉共有？為各各有？若共有者，一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眾生亦應同得。世尊！如二十人同有一怨，若一人能除，餘十九人皆亦同除。佛性亦爾，一人得時，餘亦應得。若各各有則是無常。何以故？可算數故。然佛所說眾生佛性不一、不二，若各各有，不應說言諸佛平等，亦不應說佛性如空。」

佛言：「善男子！眾生佛性，不一不二，諸佛平等猶如虛空，一切眾生同共有之。若有能修八聖道者，當知是人則得明見。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

師子吼言：「如佛所說，忍辱草者，一耶？多耶？如其一者，牛食則盡。如其多者，云何而言眾生佛性亦如是耶？如佛所說，若有修習八聖道者，則見佛性，是義不然。何以故？道若一者，如忍辱草，則應有盡，如其有盡，一人修已，餘則無分。若道多者，云何得言具足修習，亦不得名薩婆若智？」

佛言：「善男子！如平坦路，一切眾生悉於中行無障礙者。中路有樹其陰清涼，行人在下憩駕止息，然其樹陰常住不移，亦不消壞，無持去者。路喻聖道，陰喻佛性。善男子！譬如大城，唯有一門，雖有多人經由入出，都無有能作障礙者，亦復無人破壞毀落而齎持去。善男子！譬如橋梁行人所由，亦無有人遮止障礙毀壞持去。善男子！譬如良醫遍療眾病，亦無有能

遮止是醫治此捨彼，聖道佛性亦復如是。」

師子吼言：「世尊！所引諸喻，義不如是。何以故？先者在路，於後則妨，云何而言無有障礙？餘亦皆爾。聖道佛性若如是者，一人修時，應妨餘者。」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義不相應。我所喻道，是少分喻，非一切也。善男子！世間道者則有障礙，此彼之異，無有平等。無漏道者則不如是，能令眾生無有障礙，平等無二，無有方處此彼之異，如是正道，能為一切眾生佛性而作了因，不作生因。猶如明燈，照了於物。善男子！一切眾生皆同無明，因緣於行，不可說言一人無明，因緣行已，其餘應無。一切眾生悉有無明，因緣於行，是故說言十二因緣一切平等。眾生所修無漏正道，亦復如是，等斷眾生煩惱、四生、諸界、有道，以是義故，名為平等。其有證者，彼此知見，無有障礙，是故得名薩婆若智。」

師子吼言：「一切眾生，身不一種，或有天身、或有人身、畜生、餓鬼、地獄之身，如是多身差別非一，云何而言佛性為一？」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悉有毒，乳不名酪，酪不名乳，乃至醍醐亦復如是。名字雖變，毒性不失，遍五味中，皆悉如是，若服醍醐亦能殺人，實不置毒於醍醐中。眾生佛性亦復如是，雖處五道，受別異身，而是佛性常一無變。」

師子吼言：「世尊！十六大國，有六大城。所謂舍婆提城、婆枳多城、瞻婆城、毘舍離城、波羅捺城、王舍城，如是六城世中最大。何故如來捨之，在此邊地弊惡，極陋隘小拘尸那城入般涅槃？」

「善男子！汝不應言拘尸那城邊地弊惡、最陋隘小，應言是城，微妙功德之所莊嚴。何以故？諸佛菩薩所行處故。善男子！如賤人舍，王若過者則應讚歎，是舍嚴麗功德成就，能令大王迴駕臨顧。善男子！如人重病，服穢弊藥，服已病愈，即應歡喜讚歎，是藥最上最妙，能愈我病。善男子！如人乘船在大海中，其船卒壞無所依倚，因倚死屍得到彼岸，到彼岸已，應大歡喜讚歎，是屍我賴相遇而得安隱。拘尸那城亦復如是，乃是諸佛菩薩行處，云何而言邊地弊惡陋隘小城？」

「善男子！我念往昔過恒河沙劫，劫名善覺，時有聖王姓憍尸迦，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其王始初造立此城，周匝縱廣十二由延，七寶莊嚴，土多有河，其水清淨柔軟甘美，所謂尼連禪河、伊羅跋提河、熙連禪河、伊搜末埵河、毘婆舍那河，如是等河其數五百。河此彼岸樹木繁茂、花果鮮潔。爾時人民壽命無量。時轉輪聖王過百年已，作是唱言：『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皆悉無常。若能修習十善法者，能斷如是無常大苦。』人民聞已，咸共奉修十善之法。我於爾時聞佛名號，受持十善，思惟修習，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是心已，復以是法轉教無量無邊眾生，言一切法無常變壞。是故我今續於此處亦說諸法無常變壞，惟說佛身是常住法。我憶往昔所行因緣，是故今來在此涅槃，亦欲酬報此地往恩。以是義故，我經中說，我眷屬者受恩能報。」

「復次善男子！往昔眾生壽無量時，爾時此城名拘舍跋提，周匝縱廣五十由延，時閻浮提居民隣接，鷄飛相及。有轉輪王名曰善見，七寶成就，千子具足，王四天下。第一太子思惟正法得辟支佛。時轉輪王見其太子成辟支佛，威儀庠序，神通希有。見是事已，即捨王位，如棄涕唾，出家在此娑羅樹間，八萬歲中修習慈心，悲、喜、捨心各八萬歲。善男子！欲知爾時

善見聖王，則我身是。是故我今常樂遊止如是四法，是四法者名為三昧。以是義故，如來之身常樂我淨。善男子！以是因緣，今來在此拘尸那城娑羅樹間，三昧正受。

「善男子！我念往昔過無量劫，此城爾時名迦毘羅衛，其城有王，名曰白淨，其王夫人名曰摩耶，王有一子名悉達多。爾時王子不由師教，自然思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犍連；給侍弟子名曰阿難。爾時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時在會，得預斯事，聞諸眾生悉有佛性。聞是事已，即於菩提得不退轉，尋自發願：『願未來世成佛之時，父母國土、名字弟子、侍使之人說法教化，如今世尊等無有異。』以是因緣，今來在此敷揚演說大涅槃經。

「善男子，我初出家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頻婆娑羅王遣使而言：『悉達太子若為聖王，我當臣屬。若不樂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願先來至此王舍城說法度人，受我供養。』我時默然已受彼請。

「善男子！我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向竭闍國時，伊連禪河有婆羅門姓迦葉氏，與五百弟子在彼河側求無上道，我為是人故往說法。

「迦葉言：『瞿曇！我今年邁已百二十，摩伽陀國所有人民及其大王頻婆娑羅，咸謂我已證羅漢果。我今若當在於汝前聽受法者，一切人民或生倒心，大德迦葉非羅漢耶。幸願瞿曇速往餘處，若此人民定知瞿曇功德勝我，我等無由復得供養。』

「我時答言：『迦葉！汝若於我不生殷重大瞋恨者，見容一宿，明當早去。』

「迦葉言：『瞿曇！我心無他，深相愛重。但我住處有一毒龍，其性暴急，恐相危害。』

「我言：『迦葉！毒中之毒，不過三毒，我今已斷。世間之毒，我所不畏。』」

「迦葉復言：『苟能不畏，善哉，聽住。』」

「善男子！我於爾時故為迦葉現十八變，如經中說。爾時迦葉及其眷屬五百等輩，見聞是已，證羅漢果。是時迦葉復有二弟：一名伽耶迦葉，二名那提迦葉，師徒眷屬復有五百，亦皆證得阿羅漢果。時王舍城六師之徒，聞是事已，即於我所生大惡心。我時赴信受彼王請詣王舍城，未至中路，王與無量百千之眾悉來奉迎，我為說法。時聞法已，欲界諸天八萬六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頻婆娑羅王所將營從十二萬人得須陀洹果，無量眾生成就忍心。既入城已，度舍利弗、大目犍連及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令捨本心出家學道，我即住彼受王供養。外道六師相與聚集，詣舍衛城。」

「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須達多，為兒娉婦詣王舍城，既達彼城，寄止長者珊檀那舍。時此長者中夜而起告諸眷屬：『仁等可起，速共莊嚴、掃治宅舍、辦具餽饈。』」

「須達聞已，尋自思惟：『將非欲請摩伽王耶？為有婚姻歡樂會乎？』思惟是已，尋前問言：『大士！欲請摩伽陀王頻婆娑羅耶？為有婚姻歡樂會乎？遽務不安乃如是耶？』」

「長者答言：『不也，居士！我明請佛無上法王。』」

「須達長者初聞佛名，身毛皆豎，尋復問言：『何等名佛？』」

「長者答言：『汝不聞耶？迦毘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父名白淨。其生未久，相師占之，定當得作轉輪聖王，如菴羅果已在手中。心不願樂捨之出家，無師自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貪恚癡盡。常住無變，不生不滅，無有憂畏。於諸眾生，其心平等，猶如父母等視一子。所有身心眾中

最勝，雖勝一切而無憍慢，塗割二事其心無二。智慧通達於法無礙，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處，故號為佛。明受我請，是故忽 cōng 忽未暇 xiá 相瞻。』

「須達多言：『善哉，大士！所言佛者，功德無上，今在何處？』

「長者答言：『今在此間王舍大城，住迦蘭陀竹林精舍。』

「時須達多一心念佛所有功德，十力、無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處，作是念時，忽然大明，其明猛盛，猶如白日，即尋光出，至城門下。佛神力故，門自開闢。既出門已，路有天祠，須達經過禮拜致敬，尋還黑闇。心生惶怖，復欲還返所止之處，時彼城門有一天神，告須達言：『仁者若往如來所者，多獲善利。』

「須達多言：『云何善利？』

「答言：『長者！假使有人真寶玳瑁、駿馬百匹、香象百頭、寶車百乘，鑄金為人其數復百，端正女人身珮瓔珞、眾寶廁填，上妙宮宅、殿堂屋宇、雕文刻鏤，金盤銀粟、銀盤金粟，數各一百，以施一人，如是展轉盡閻浮提，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發意一步，詣如來所。』

「須達多言：『善男子！汝是誰耶？』

「答言：『長者！我是勝相婆羅門子，是汝往昔善知識也。我因往日見舍利弗、大目犍連，心生歡喜，捨身得作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專知守護此王舍城。我因禮拜舍利弗等，生歡喜心，尚得如是妙好之身，況當得見如來大師，禮拜供養？』

「須達長者聞是事已，即還復道來詣我所。到已頭面敬禮我足，我時即為如應說法。長者聞已得須陀洹果，既獲果證，復請我言：『如來大慈，惟願臨顧至舍衛城，受我微供。』

「我即問言：『卿舍衛國，頗有精舍，相容受不？』

「須達多言：『若佛哀愍，必見垂顧，便當自竭營辦成立。』

「善男子！我於爾時默然受請。須達長者已蒙聽許，即白我言：『我從昔來未為斯事，惟願如來，遣舍利弗指授儀則，我即顧命勅令營佐。』時舍利弗與須達多共載一車，往舍衛城。我神力故，經一日夜便到所止。

「時須達多白舍利弗：『大德！此大城外，何處有地不近不遠，多饒泉池，有好林樹、花果，鬱茂清淨閑豫？我當於中，為佛世尊及比丘僧造立精舍。』

「舍利弗言：『祇陀園林不近不遠，清淨寂寞，多有泉池，樹木花果隨時而有，此處最勝，可安立精舍。』

「時須達多聞是語已，即往祇陀大長者所，告祇陀言：『我今欲為無上法王造立僧坊，惟仁園地任中造立。吾今欲買，能見與不？』

「祇陀答言：『設以真金遍布其地，猶不相與。』

「須達多言：『善哉，祇陀！林地屬我，汝便取金。』

「祇陀答言：『我園不賣，云何取金？』

「須達多言：『若意不了，當共往詣斷事人所。』

「時二長者即共俱往斷事者所。斷事者言：『園屬須達，祇陀取金。』須達長者即時使人車馬載負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

「祇陀言曰：『長者若悔，隨意聽止。』

「須達多言：『吾不悔也。』自念當出何藏金足？

「祇陀念言：『如來法王，真實無上，所說妙法，清淨無染，故使斯人輕寶乃爾。』即語須達：『餘未遍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為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出入。』

「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房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厨坊浴室、洗

脚之處，大小園廁無不備足。所設已訖，即執香鑪，向王舍城遙作是言：『所設已辦，惟願如來慈哀憐愍，為諸眾生受是住處。』

「我時玄知是長者心，即與大眾發王舍城，譬如壯士屈伸臂頃，至舍衛城祇陀園林須達精舍。我既到已，須達長者以其所設奉施於我。我時受已，即住其中。」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九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四

「時諸六師心生嫉妬，悉共集詣波斯匿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王之土境，清夷閑靜，真是出家住止之處，是故我等為斯事故而來至此。大王以法正治，為民除患。沙門瞿曇，年既幼稚，學日又淺，道術無施；此國先有耆舊宿德，自怙王種，不生恭敬。若是王種，法應治民，如其出家，應敬宿德。大王善聽，沙門瞿曇，真實不生王種之中，瞿曇沙門若有父母，何由劫奪他之父母。大王！我經中說，過千歲已，有一妖祥幻化物出，所謂沙門瞿曇是也。是故當知，沙門瞿曇無父無母，若有父母，云何說言諸法無常、苦、空、無我、無作、無受。以幻術故誑惑眾生，愚者信受智者捨之。大王！夫人王者，天下父母，如秤、如地、如風、如火、如道、如河、如橋、如燈、如日、如月，如法斷事，不擇怨親。沙門瞿曇不聽我活，隨我去處，追逐不捨。惟願大王，聽我等輩，與彼瞿曇，較其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彼；我若勝彼，彼當屬我。』」

「王言：『大德！汝等各各自有行法，止住之處亦各不同。我今定知，如來世尊於汝無妨。』」

「六師答言：『云何無妨？沙門瞿曇以幻術法，誘誑諸人及婆羅門，歸伏已盡。王若聽我與較道力，王之善名流布八方；如其不者，惡聲盈路。』」

「王言：『大德！汝以未知如來道力威神巍巍，故求較試，若定知者，恐不能也。』」

「『大王！汝今已受瞿曇幻耶？唯願大王，留神聽察，莫輕我等。搆之虛言，不如驗之以實。』」

「王言：『善哉，善哉。』六師之徒歡喜而出。

「時波斯匿王即勅嚴駕來至我所，頭面敬禮，右繞三匝，退坐一面，而白我言：『世尊！六師向來求較道力，我不量度，敢已許之。』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但當更於此國處處造立僧坊。何以故？我若與彼較其神力，彼眾之中受化者多，此處狹小云何容受？』

「善男子！我於爾時為六師故，從初一日至十五日現大希有神通變化。當是時也，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眾生於三寶所生信不疑。六師徒眾其數無量，破邪見心，正法出家。無量眾生於菩提中得不退心，無量眾生得陀羅尼諸三昧門，無量眾生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

「爾時六師內心慚愧，相與圍繞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瞿曇沙門但說空事。善男子！我時為母處忉利天波利質多樹安居說法。是時六師心大歡喜唱言：『善哉！瞿曇幻術今已滅沒。』復教無量無數眾生增長邪見。

「爾時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部眾白目連言：『大德！此閻浮提邪見增長，眾生可愍，行大黑闇。惟願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如我言曰：「譬如犢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無疑。我等眾生亦復如是，惟願如來，哀愍眾生，還來住此。』』

「爾時目連默然而許，如大力士屈伸臂頃，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閻浮提中所有四眾渴仰如來，思見聞法。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眾等，稽首足下。此閻浮提所有眾生邪見增長，行大黑闇，甚可憐愍。譬如犢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不疑。我等亦爾。惟願如來，為眾生故，還來在此閻浮

提中。』

「佛告目連：『汝今速還至閻浮提，告諸國王及四部眾，却後七日我當還下。為六師故，復當至彼婆枳多城。』」

「過七日已，我與釋天、梵天、魔天無量天子，及首陀會一切天人，前後圍繞至婆枳多城，大師子吼，作如是言：『惟我法中，獨有沙門及婆羅門，一切諸法無常無我、涅槃寂靜、離諸過惡。若言他法亦有沙門及婆羅門，有常有我有涅槃者，無有是處。』爾時無量無邊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時六師各相謂言：『若我法中實無沙門婆羅門者，云何而得世間供養？』」

「於是六師，復相集聚詣毘舍離。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毘舍離菴羅林間，時菴羅女知我在中，欲來我所。我於爾時告諸比丘：『當觀念處，善修智慧，隨所修習，心莫放逸。

「云何名為觀於念處？若有比丘觀察內身，不見於我及以我所。觀察外身及內外身，不見於我及以我所。觀受心法亦復如是，是名念處。

「云何名為修習智慧？若有比丘真實而見苦集滅道，是名比丘修習智慧。

「云何名為心不放逸？若有比丘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捨、念天，是名比丘心不放逸。』

「時菴羅女即至我所，頭面作禮，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却坐一面。善男子！我於爾時為菴羅女如應說法，是女聞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彼城中有梨車子其數五百來至我所，頭面作禮，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却坐一面。

「我時復為諸梨車子如應說法：『諸善男子，夫放逸者有

五事果。何等為五？一者不得自在財利、二者惡名流布於外、三者不樂慧施窮乏、四者不樂見於四眾、五者不得諸天之身。諸善男子，因不放逸，能生世法、出世間法。若有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勤修不放逸法。**夫放逸者，復有十三果報。**何等十三？一者樂為世間作業、二者樂說無益之言、三者常樂久寢睡眠、四者樂說世間之事、五者常樂親近惡友、六者常懈怠懶惰、七者常為他人所輕、八者雖有所聞尋復忘失、九者樂處邊地、十者不能調伏諸根、十一者食不知足、十二者不樂空寂、十三者所見不正，是名十三。善男子！夫放逸者，雖得近佛及佛弟子，猶故為遠。』

「諸梨車子言：『我等自知是放逸人。何以故？如其我等不放逸者，如來法王當出我土。』

「時大會中有婆羅門子名曰無勝，語諸梨車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言，頻婆娑羅王已獲大利。如來世尊出其國土，猶如大池生妙蓮花、雖生在水，水不能污。諸梨車子！佛亦如是，雖生彼國，不為世法之所滯礙。諸佛世尊無出無入，為眾生故出現於世，不為世法之所滯礙。仁等自迷耽荒五欲，不知親近往如來所，是故名為放逸之人。非佛出於摩伽陀國名放逸也。何以故？如來世尊猶彼日月，非為一人、二人出世。』

「時諸梨車聞是語已，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作是言：『善哉，善哉！無勝童子！快說如是善妙之言。』時諸梨車，各各脫身所著一衣，以施無勝。無勝受已，轉以奉我，復作是言：『世尊！我從梨車得是衣物，惟願如來哀愍眾生，受我所獻。』

「我於爾時，愍彼無勝，即為納受。時諸梨車同時合掌，作如是言：『惟願如來，於此土地一時安居，受我微供。』我時默然受梨車請。

「是時六師聞是事已，師宗相與，詣波羅捺城。爾時我復往波羅捺住波羅河邊。時波羅捺有長者子，名曰寶稱，耽荒五欲，不知非常，以我到故，自然而得白骨觀法，見其殿舍宮人嫖女悉為白骨，心生怖懼，如刀毒蛇、如賊如火，即出其舍，來詣我所，隨路而言：『瞿曇沙門！我今如為賊所追逐，甚大怖懼，願見救濟。』佛言：『善男子！佛法眾僧，安隱無懼。』長者子言：『若三寶中無所畏者，我今亦當得無所畏。』我即聽其出家為道。時長者子，復有同友其數五十，遙聞寶稱厭欲出家，即共和順，相與出家。

「六師聞已，展轉復詣瞻婆大城。

「時瞻婆大國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師之徒，初未曾聞佛、法、僧名，多有諸人作極惡業。我於爾時為眾生故，往瞻婆城。

「時彼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供事六師，以求子息，其後不久，婦則懷妊。長者知己，往六師所，歡喜而言：『我婦懷妊，男耶？女耶？』

「六師答言：『生必是女。』

「長者聞已，心生愁惱。復有知識來謂長者：『何故愁惱乃如是耶？』

「長者答言：『我婦懷妊未知男女，故問六師，六師見語，如我相法，生必是女。我聞是語，自惟年老，財富無量，如其非男，無所付囑，是故我愁。』

「知識復言：『汝無智慧，先不聞耶，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為誰弟子？佛耶？六師耶？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不事，為佛弟子？又舍利弗、目犍連等及諸國王頻婆娑羅等，諸王夫人、末利夫人等，諸國長者須達多等，如是諸人非佛弟子耶？曠野鬼神、阿闍世王、護財醉象，鴛掘魔羅惡心熾盛欲

害其母，如是等輩，斯非如來所調伏耶？長者！如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為佛。發言無二，故名如來。斷煩惱故，名阿羅訶。世尊所說終無有二。六師不爾，云何可信？如來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

「爾時長者即與是人來詣我所，頭面作禮，右邊三匝，合掌長跪，而作是言：『世尊於諸眾生平等無二，怨親一相。我為愛結之所繫縛，於怨親中未能無二。我今欲問如來世事，深自愧懼未敢發言。世尊！我婦懷妊，六師相言生必是女，是事云何？』

「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其兒生已，福德無比。』

「爾時長者聞我語已，生大歡喜，便退還家。

「爾時六師，聞我玄記，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心生嫉妬，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往其家，語長者言：『快哉，瞿曇善說其相，汝婦臨月可服此藥，服此藥已，兒則端正，產者無患。』

「長者歡喜受其毒藥，與婦令服，服已尋死。

「六師歡喜，周遍城市高聲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其兒福德天下無勝；今兒未生，母已喪命。』

「爾時長者復於我所生不信心，即依世法，殯殮棺蓋送至城外，多積乾薪，以火焚之。我以道眼，明見此事，顧命阿難，取我衣來吾欲往彼，摧滅邪見。

「時毘沙門天告摩尼跋陀大將而作是言：『如來今欲詣彼塚間，卿可速往平治掃灑，安師子座，求妙花香，莊嚴其地。』

「爾時六師遙見我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噉肉耶？』

「是時多有未得法眼諸優婆塞，各懷羞愧，而白我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

「爾時阿難語眾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

「我時到已，坐師子座，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可名世尊。母已終亡，云何生子？』」

「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修短；但問所懷為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

「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猶如鴛鴦，處蓮花臺。」

「六師見已，復作是言：『妖哉瞿曇，善為幻術。』」

「長者見已，心復歡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

「我於爾時尋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

「耆婆欲往，六師前牽，語耆婆言：『瞿曇沙門所作幻術，未必常爾，或能不能，如其不能，脫相燒害。汝今云何信受其言？』」

「耆婆答言：『如來使入阿鼻地獄，所有猛火尚不能燒，況世間火？』」

「爾時耆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水中，抱持是兒，還詣我所，授兒與我。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眾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眾生若有殷重業果，火不能燒，毒不能害。是兒業果，非我所作。』」

「時長者言：『善哉，世尊！是兒若得盡其天命，惟願如來為立名字。』」

「佛言：『長者！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應名樹提。』」

「爾時會中見我神化，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六師周遍六城不得停足，慚愧低頭，復來至此拘尸那城。既至此已，唱如是言：『諸人當知，沙門瞿曇是大幻師，誑惑天下，遍六大城。譬如幻師幻作四兵，所謂車兵、馬兵、象兵、步兵。又復幻作種種瓔珞、城郭宮宅、河池樹木。沙門瞿曇亦復如是，幻作王身。為說法故，或作沙門身、婆羅門身、男身、女身、小身、大身，或作畜生、鬼神之身，或說無常、或說有常，或時說苦、或時說樂，或說有我、或說無我、或說有淨、或說無淨、或時說有、或時說無，所為虛妄，故名為幻。譬如因子，隨子得果，瞿曇沙門，亦復如是。摩耶所生母既是幻，子不得非。沙門瞿曇無實知見，諸婆羅門經年積歲修習苦行、護持禁戒，尚言未有真實知見。何況瞿曇年少學淺，不修苦行，云何而有真實知見？若能具滿七年苦行，見猶不多，況所修習不滿六年？愚人無智，信受其教，如大幻師誑惑愚者，沙門瞿曇，亦復如是。』善男子！如是六師，於此城中大為眾生增長邪見。」

「善男子！我見是事心生憐愍，以其神力，請召十方諸大菩薩，雲集此林，周匝彌滿四十由延，今於此中大師子吼。善男子！雖於空處多有所說，則不得名師子吼也。於此智人大眾之中，真得名為大師子吼。師子吼者，說一切法，悉無常、苦、無我、不淨，惟說如來常樂我淨。」

「爾時六師復作是言：『若瞿曇有我，我亦有我。所言我者，見者名我。瞿曇！譬如有人向中見物，我亦如是。向喻於眼，見者喻我。』」

「佛告六師：『若言見者名我，是義不然。何以故？汝所引喻，因向見者，人在一向，六根俱用。若定有我，因眼見者，何不如彼一根之中俱伺諸塵？若一根中不能一時聞見六塵，當知無我。所引向喻，雖經百年，見者因之所見無異。眼根若爾，

年邁根熟亦應無異，人向異故見內見外。眼根若爾，亦應內外一時俱見。若不見者，云何有我？』

「六師復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能見耶？』

「佛言：『有色有明，有心有眼，是四和合，故名為見。是中實無見者、受者。眾生顛倒，言有見者，及以受者。以是義故，一切眾生所見顛倒，諸佛菩薩所見真實。六師！若言色是我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色實非我。色若是我，不應而得醜陋形貌，何故復有四姓差別，悉不一種婆羅門耶？何故屬他，不得自在？諸根缺陋，生不具足？何故不作諸天之身？而受地獄畜生餓鬼種種諸身？若不能得，隨意作者，當知必定無有我也。以無我故名為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為空，空故顛倒，以顛倒故一切眾生輪轉生死，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六師！如來世尊永斷色縛乃至識縛，是故名為常樂我淨。復次色者即是因緣，若因緣者則名無我，若無我者名為苦空。如來之身非是因緣，非因緣故則名有我，若有我者即常樂淨。』

「六師復言：『瞿曇！色亦非我，乃至識亦非我。我者遍一切處，猶如虛空。』

「佛言：『若遍有者，則不應言，我初不見。若初不見，則知是見本無今有，若本無今有，是名無常。若無常者，云何言遍？若遍有者，五道之中應具有身，若有身者應各受報，若各受報，云何而言轉受人天？汝言遍者，一耶？多耶？我若一者，則無父子、怨親中人；我若多者，一切眾生所有五根悉應平等，所有業慧亦應如是。若如是者，云何說言根有具足、不具足者？善業、惡業、愚智差別？』

「『瞿曇！眾生我者，無有邊際。法與非法，則有分齊。眾生修法則得好身，若行非法則得惡身。以是義故，眾生業果不得無差。』

「佛言：『善男子！法與非法若如是者，我則不遍。我若遍者，則應悉到。如其到者，修善之人亦應有惡，行惡之人亦應有善。若不爾者云何言遍？』」

『瞿曇！譬如一室，然百千燈，各各自明不相妨礙。眾生我者亦復如是，修善行惡不相雜合。』

『善男子！汝等若言我如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彼燈之明從緣而有，燈增長故，明亦增長。眾生我者則不如是，明從燈出，住在異處。眾生我者不得如是，從身而出，住在異處。彼燈光明與闇共住。何以故？如闇室中然一燈時照則不了，及至多燈乃得明了。若初燈破闇，則不須後燈，若須後燈，當知初明與闇共住。』

『瞿曇！若無我者，誰作善惡？』

「佛言：『若我作者，云何名常？如其常者，云何而得有時作善、有時作惡？若言有時作善惡者，云何復得言我無邊？若我作者，何故而復習行惡法？如其我是作者、知者，何故生疑眾生無我。以是義故，外道法中，定無有我。若言我者則是如來。何以故？身無邊故，無疑網故，不作不受，故名為常。不生不滅，故名為樂。無煩惱垢，故名為淨。無有十相，故名為空。是故如來常樂我淨，空無諸相。』」

「諸外道言：『若言如來常樂我淨，無相故空。當知瞿曇所說之法則非空也，是故我今當頂戴受持。』」

「爾時外道其數無量，於佛法中信心出家。」

「善男子！以是因緣故，我於此娑羅雙樹大師子吼。師子吼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東方雙者，破於無常，獲得於常。乃至北方雙者破於不淨，而得於淨。善男子！此中眾生為雙樹故，護娑羅林，不令外人取其枝葉，斫截破壞。我亦如是，為四法故，令諸弟子護持佛法。何等名四？常、樂、我、淨。此

四雙樹，四王典掌，我為四王護持我法，是故於中而般涅槃。善男子！娑羅雙樹花果常茂，常能利益無量眾生。我亦如是，常能利益聲聞緣覺。花者喻我，果者喻樂，以是義故，我於此間婆羅雙樹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如來何故二月涅槃？」

「善男子！二月名春，春陽之月，萬物生長，種植根栽，花果敷榮，江河盈滿，百獸孚乳。是時眾生多生常想，為破眾生如是常心，說一切法悉是無常，惟說如來常住不變。善男子！於六時中，孟冬枯悴，眾不愛樂。春陽和液，人所貪愛。為破眾生世間樂故，演說常樂。我淨亦爾，如來為破世我、世淨故，說如來真實我淨。言二月者，喻於如來二種法身。冬不樂者，智者不樂如來無常入於涅槃。二月樂者，喻於智者愛樂如來常樂我淨。種植者，喻諸眾生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種諸善根。河者，喻於十方諸大菩薩來詣我所，諮受如是大涅槃典。百獸孚乳者，喻我弟子生諸善根。花喻七覺。果喻四果。以是義故，我於二月入大涅槃。」

師子吼言：「如來初生、出家、成道、轉妙法輪，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獨十五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無虧盈，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入大涅槃無有虧盈。以是義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盛滿時，有十一事。何等十一？一能破闇，二令眾生見道、非道，三令眾生見道邪、正，四除鬱蒸得清涼樂，五能破壞熒火高心，六息一切賊盜之想，七除眾生畏惡獸心，八能開敷優鉢羅花，九合蓮花，十引發行人進路之心，十一令諸眾生樂受五欲多獲快樂。善男子！如來滿月，

亦復如是。一者破壞無明大闇，二者演說正道邪道，三者開示生死邪嶮、涅槃平正，四者令人遠離貪欲、瞋恚、癡熱，五者破壞外道無明，六者破壞煩惱結賊，七者除滅畏五蓋心，八者開敷眾生種善根心，九者覆蓋眾生五欲之心，十者發起眾生進修趣向大涅槃行，十一者令諸眾生樂修解脫。以是義故，於十五日入大涅槃，而我真實不入涅槃。我弟子中愚癡惡人，定謂如來入於涅槃。譬如母人，多有諸子，其母捨行至他國土，未還之頃，諸子各言，我母已死。而是母人實不死也。」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何等比丘，能莊嚴此娑羅雙樹。」

「善男子！若有比丘受持讀誦十二部經，正其文句，通達深義，為人解說初、中、後善，為欲利益無量眾生演說梵行，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阿難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難比丘受持讀誦十二部經，為人開說正語正義，猶如寫水，置之異器。阿難比丘亦復如是，從佛所聞，如聞轉說。」

「善男子！若有比丘得淨天眼，見於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如是比丘亦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阿尼樓駄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尼樓駄，天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乃至中陰，悉能明了，無障礙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少欲知足，心樂寂靜，勤行精進、念定、慧解，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迦葉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迦葉比丘善修少欲知足等法。」

「善男子！若有比丘，為益眾生故，不為利養，修習通達

無諍三昧、聖行、空行，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須菩提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須菩提者，善修無諍聖行空行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善修神通，一念之中能作種種神通變化，一心一定能作二果，所謂水火，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目連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目捷連者，善修神通無量變化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修習大智、利智、疾智、解脫智、甚深智、廣智、無邊智、無勝智、實智，具足成就如是慧根，於怨親中，心無差別。若聞如來涅槃無常心不憂感，若聞常住不入涅槃不生欣慶，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舍利弗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舍利弗者，善能成就具足如是大智慧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能說眾生悉有佛性，得金剛身無有邊際，常樂我淨身心無礙，得八自在，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惟有如來即其人也。何以故？如來之身金剛無邊，常樂我淨，身心無礙，具八自在故。世尊！惟有如來乃能莊嚴娑羅雙樹，如其無者則不端嚴。惟願大慈，為莊嚴故，常住於此娑羅林中。」

佛言：「善男子！一切諸法，性無住住，汝云何言，願如來住？善男子！凡言住者，名為色法，從因緣生，故名為住。因緣無處，故名不住住。如來已斷一切色縛，云何當言如來住耶？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善男子！住名憍慢，以憍慢故不得解脫，不得解脫故名為住，誰有憍慢？從何處來？是故得名為無住住。如來永斷一

切憍慢，云何而言願如來住？

「住者名有為法，如來已斷有為之法，是故不住。住名空法，如來已斷如是空法，是故獲得常樂我淨，云何而言願如來住？

「住者名為二十五有，如來已斷二十五有，云何而言願如來住？

「住者即是一切凡夫，諸聖無去、無來、無住，如來已斷去來住相，云何言住？

「夫無住者，名無邊身，身無邊故，云何而言惟願如來住娑羅林？若住此林，則是有邊身，若有邊則是無常，如來是常，云何言住？

「夫無住者，名曰虛空，如來之性同於虛空，云何言住？

「又無住者，名金剛三昧，金剛三昧壞一切住，金剛三昧即是如來，云何言住？

「又無住者，則名為幻，如來同幻，云何言住？

「又無住者，名無始終，如來之性無有始終，云何言住？

「又無住者，名無邊法界，無邊法界即是如來，云何言住？

「又無住者名首楞嚴三昧，首楞嚴三昧知一切法而無所著，以無著故名首楞嚴，如來具足首楞嚴定，云何言住？

「又無住者，名處非處力，如來成就處非處力，云何言住？

「又無住者名檀波羅蜜，檀波羅蜜若有住者，則不得至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以是義故，檀波羅蜜名為無住。如來乃至不住般若波羅蜜，云何願言如來常住娑羅樹林？

「又無住者名修四念處，如來若住四念處者，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不住住。

「又無住者，名無邊眾生界，如來悉到一切眾生無邊界分，而無所住。

「又無住者，名無屋宅，無屋宅者名為無有，無有者名為無生，無生者名為無死，無死者名為無相，無相者名為無繫，無繫者名為無著，無著者名為無漏，無漏即善，善即無為，無為者即大涅槃，大涅槃即常，常者即我，我者即淨，淨者即樂，常樂我淨即是如來。

「善男子！譬如虛空，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來亦爾，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善男子！若有說言身、口、意惡，得善果者，無有是處。身、口、意善，得惡果者，亦無是處。若言凡夫得見佛性，十住菩薩不得見者，亦無是處。一闍提輩、犯五逆罪、謗方等經、毀四重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無是處。六住菩薩，煩惱因緣，墮三惡道，亦無是處。菩薩摩訶薩以真女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無是處。一闍提常，三寶無常，亦無是處。如來住於拘尸那城，亦無是處。善男子！如來今於此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禪定窟，眾不見故，名入涅槃。」

師子吼言：「如來何故入禪定窟？」

善男子：「為欲度脫諸眾生故，未種善根者令得種故；已種善根者得增長故；善果未熟令得熟故；為已熟者說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輕賤善法者，令生尊重故；諸有放逸者，令離放逸故；為與文殊師利等諸大香象共論議故；為欲教化樂讀誦者深愛禪定故；為以聖行梵行天行教化眾生故；為觀不共深法藏故；為欲呵責放逸弟子故；如來常寂，猶尚樂定，況汝等輩，煩惱未盡，而生放逸？為欲呵責諸惡比丘受畜八種不淨之物，及不少欲，不知足故；為令眾生尊重所聞禪定法故；以是因緣，入禪定窟。」

師子吼言：「世尊！無相定者，名大涅槃。是故涅槃，名為無相。以何因緣，名為無相？」

「善男子！無十相故。何等為十？所謂色相、聲相、香相、味相、觸相、生住壞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無如是相，故名無相。善男子！夫著相者，則能生癡，癡故生愛，愛故繫縛，繫縛故受生，受生故有死，死故無常。不著相者則不生癡，不生癡故則無有愛，無有愛故則無繫縛，無繫縛故則不受生，不受生故則無有死，無有死故則名為常，以是義故涅槃名常。」

師子吼言：「世尊！何等比丘能斷十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比丘數數修習三種相者，則斷十相。數數修習三昧定相、數數修習智慧之相、數數修習捨相，是名三相。」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名為定、慧、捨相？定是三昧者，一切眾生皆有三昧，云何方言修習三昧？若心在一境則名三昧，若更餘緣則不名三昧。如其不定非一切智，非一切智云何名定？若以一行得三昧者，其餘諸行亦非三昧，若非三昧則非一切智，若非一切智云何名三昧？慧捨二相亦復如是。」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緣於一境得名三昧，其餘諸緣不名三昧，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餘緣亦一境故，行亦如是。又言眾生先有三昧不須修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言三昧者名善三昧，一切眾生真實未有，云何而言不須修習？以住如是善三昧中，觀一切法名善慧相，不見三昧智慧異相，是名捨相。」

「復次善男子！若取色相，不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三昧。若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慧相。三昧、慧等觀一切法，是名捨相。善男子！如善御駕駟，遲疾得所，遲疾得所故名捨相。菩薩亦爾，若三昧多者則修習慧，若慧多者則修習三昧。」

三昧、慧等，則名為捨。善男子！十住菩薩，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見佛性。聲聞緣覺，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緣不見佛性。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見佛性者名為捨相。奢摩他者名為能滅，能滅一切煩惱結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調，能調諸根惡不善故；又奢摩他者名曰寂靜，能令三業成寂靜故；又奢摩他者名曰遠離，能令眾生離五欲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清，能清貪欲瞋恚愚癡三濁法故；以是義故，故名定相。毘婆舍那，名為正見、亦名了見、名為能見、名曰遍見、名次第見、名別相見、是名為慧。憂畢叉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諍、又名不觀、亦名不行，是名為捨。

「善男子！奢摩他者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

「復有二種：一者成就，二不成就。成就者，所謂諸佛菩薩。不成就者，所謂聲聞、辟支佛等。

「復有三種：謂下、中、上。下者謂諸凡夫，中者聲聞緣覺，上者諸佛菩薩。

「復有四種：一者退、二者住、三者進、四者能大利益。

「復有五種：所謂五智三昧。何等為五？一者無食三昧、二者無過三昧、三者身意清淨一心三昧、四者因果俱樂三昧、五者常念三昧。

「復有六種：一者觀骨三昧、二者慈三昧、三者觀十二因緣三昧、四者阿那婆那三昧、五者正念覺觀三昧、六者觀生滅住異三昧。

「復有七種，所謂七覺分：一者念處覺分、二者擇法覺分、三者精進覺分、四者喜覺分、五者除覺分、六者定覺分、七者捨覺分。

「復有七種：一者須陀洹三昧、二者斯陀含三昧、三者阿

那含三昧、四者阿羅漢三昧、五者辟支佛三昧、六者菩薩三昧、七者如來覺知三昧。

「復有八種，謂八解脫三昧：一者內有色相外觀色解脫三昧、二者內無色相外觀色解脫三昧、三者淨解脫身證三昧、四者空處解脫三昧、五者識處解脫三昧、六者無所有處解脫三昧、七者非有想非無想處解脫三昧、八者滅盡定處解脫三昧。

「復有九種，所謂九次第定：四禪、四空及滅盡定三昧。

「復有十種，所謂十一切處三昧。何等為十？一者地一切處三昧、二者水一切處三昧、三者風一切處三昧、四者青一切處三昧、五者黃一切處三昧、六者赤一切處三昧、七者白一切處三昧、八者空一切處三昧、九者識一切處三昧、十者無所有一切處三昧。復有無數種，所謂諸佛菩薩。善男子，是名三昧相。

「善男子！慧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復有三種：一者般若、二者毘婆舍那、三者闍那。般若者名一切眾生，毘婆舍那者一切聖人，闍那者諸佛菩薩。又般若者名為別相，毘婆舍那者名為總相，闍那者名為破相。復有四種，所謂觀四真諦。

「善男子！為三事故修奢摩他。何等為三？一者不放逸故、二者莊嚴大智故、三者得自在故。

「復次，為三事故修毘婆舍那。何等為三？一者為觀生死惡果報故、二者為欲增長諸善根故、三者為破一切諸煩惱故。」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五

師子吼言：「世尊！如經中說，若毘婆舍那能破煩惱，何故復修奢摩他耶？」

佛言：「善男子！汝言毘婆舍那破煩惱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智慧時則無煩惱，有煩惱時則無智慧，云何而言毘婆舍那能破煩惱？善男子！譬如明時無闇，闇時無明。若有說言，明能破闇，無有是處。善男子！誰有智慧？誰有煩惱？而言智慧能破煩惱；如其無者則無所破。善男子！若言智慧能破煩惱，為到故破？不到故破？若不到破者，凡夫眾生則應能破。若到故破者，初念應破，若初念不破，後亦不破。若初到便破，是則不到，云何說言智慧能破？若言到與不到而能破者，是義不然。復次毘婆舍那破煩惱者，為獨能破？為伴故破？若獨能破，菩薩何故修八正道？若伴故破，當知獨則不能破也。若獨不能、伴亦不能，如一盲人不能見色，雖伴眾盲，亦不能見；毘婆舍那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地堅性、火熱性、水濕性、風動性。而地堅性乃至風動性，非因緣作，其性自爾。如四大性，煩惱亦爾，性自是斷。若是斷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斷？以是義故，毘婆舍那決定不能破諸煩惱。善男子！如鹽性鹹，令異物鹹；蜜本性甘，令異物甘；水本性濕，令異物濕；智慧性滅，令法滅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法無滅，云何智慧強能令滅？若言鹽鹹令異物鹹，慧滅亦爾，能令異法滅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智慧之性，念念滅故。若念念滅，云何而言能滅他法？以是義故，智慧之性不破煩惱。

「善男子！一切諸法有二種滅：一者性滅，二者畢竟滅。

若性滅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滅？若言智慧能燒煩惱，如火燒物，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火燒物，則有遺燼；智慧若爾，應有餘燼。如斧伐樹，斫處可見；智慧若爾，有何可見？慧若能令煩惱離者，如是煩惱應餘處現，如諸外道離六大城，拘尸那現；若是煩惱不餘處現，則知智慧不能令離。善男子！一切諸法性若自空，誰能令生？誰能令滅？異生異滅無造作者。善男子！若修習定，則得如是正知、正見，以是義故，我經中說：『若有比丘修習定者，能見五陰生滅之相。』善男子！若不修定，世間之事尚不能了，況於出世？若無定者，平處顛墜，心緣異法，口宣異言，耳聞異語，心解異義，欲造異字，手書異文，欲行異路，身涉異徑。若有修習三昧定者，則大利益，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二法能大利益：一者定，二者智。善男子！如刈菅草，執急則斷；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拔堅木，先以手動後則易出；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善男子！如浣垢衣，先以灰汁，後以清水，衣則鮮潔；菩薩定慧，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先讀誦，後則解義；菩薩定慧亦復如是。

「善男子！譬如勇人，先以鎧仗牢自莊嚴，然後御陣，能壞怨賊；菩薩定慧亦復如是。

「善男子！譬如巧匠，鉗鎚盛金，自在隨意撓攪融消；菩薩定慧亦復如是。

「善男子！譬如明鏡照了面像；菩薩定慧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先平地，然後下種，先從師受，後思惟義；菩薩定慧亦復如是。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能大利益。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調攝五根，堪忍眾苦，所謂飢渴寒熱、打擲罵辱、惡獸所嚙、蚊虻所螫，常攝其心不令放逸，不為利養行於非法，客塵煩惱所不能污，不為諸邪異見所惑，常能遠離諸惡覺觀，不久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成就利眾生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四倒暴風不能吹動，如須彌山雖為四風之所吹鼓不能令動；不為外道邪師所拔，如帝釋幢不可移轉；眾邪異術不能誑惑，常受微妙第一安樂，能解如來深祕密義，受樂不欣、逢苦不戚，諸天世人恭敬讚歎，明見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身有常樂我淨之法，是則名為大涅槃樂。

「善男子！定相者名空三昧，慧相者名無願三昧，捨相者名無相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善知定時、慧時、捨時及知非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菩提道。」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薩知時非時？」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因於受樂生大憍慢，或因說法而生憍慢，或因精勤而生憍慢，或因解義善問答時而生憍慢，或因親近惡知識故而生憍慢，或因布施所重之物而生憍慢，或因世間善法功德而生憍慢，或因世間豪貴之人所恭敬故而生憍慢，當知爾時，不宜修智，宜應修定，是名菩薩知時非時。

「若有菩薩勤修精進，未得利益涅槃之樂，以不得故生於悔心，以鈍根故不能調伏五情諸根，諸垢煩惱勢力盛故，自疑戒律有羸損故，當知爾時，不宜修定，宜應修智，是名菩薩知時非時。

「善男子！若有菩薩定、慧二法不平等者，當知爾時不宜修捨，二法若等則宜修之，是名菩薩知時非時。

「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定慧起煩惱者，當知爾時不宜修捨，宜應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

念天、念捨，是名修捨。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如是三法相者，以是因緣得無相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無十相故，名大涅槃；為無相者，復以何緣，名為無生、無出、無作、屋宅、洲、歸、安隱、滅度、涅槃、寂靜、無諸病苦、無所有耶？」

佛言：「善男子！無因緣故，故名無生。以無為故，故名無出。無造業故，故名無作。不入五見，故名屋宅。離四瀑水，故名為洲。調眾生故，故名歸依。壞結賊故，故名安隱。諸結火滅，故名滅度。離覺觀故，名曰涅槃。遠憤鬧故，名曰寂靜。永斷必死，故名無病。一切無故，名無所有。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即得明了見於佛性。」

師子吼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能見如是無相涅槃至無所有？」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十法，則能明見涅槃無相至無所有。何等為十？」

「一者信心具足。云何名為信心具足？深信佛、法、眾僧是常，十方諸佛方便示現，一切眾生及一闍提悉有佛性。不信如來生老病死及修苦行、提婆達多真實破僧出佛身血、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正法滅盡，是名菩薩信心具足。

「二者淨戒具足。云何名為淨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不與彼女人和合，見女人時，或生嘲調言語戲笑，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不與彼女人身合、嘲調戲笑，於壁障外，遙聞女人瓔珞環釧種種諸聲，心生愛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

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見男女相隨，然為生天受五欲樂，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薩清淨持戒，而不為戒、不為尸羅波羅蜜、不為眾生、不為利養、不為菩提、不為涅槃、不為聲聞辟支佛，唯為最上第一義故，護持禁戒，善男子！是名菩薩淨戒具足。

「三者親近諸善知識。善知識者，若有能說信、戒、多聞、布施、智慧，令人受行，是名菩薩善知識也。

「四者樂於寂靜。寂靜者，所謂身心寂靜。觀察諸法甚深法界，是名寂靜。

「五者精進。精進者，所謂繫心觀四真諦，設頭火然，終不放捨，是名精進。

「六者念具足。念具足者，所謂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捨，是名念具足。

「七者軟語。軟語者，所謂實語、妙語、先意問訊、時語、真語，是名軟語。

「八者護法。護法者，所謂愛樂正法，常樂演說、讀誦書寫、思惟其義、廣宣敷揚令其流布，若見有人書寫解說、讀誦讚歎、思惟義者，為求資生而供養之，所謂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為護法故不惜身命，是名護法。

「九者菩薩摩訶薩見有同學、同戒有所乏少，轉從他乞，熏鉢染衣，瞻病所須、衣服飲食、臥具房舍而供給之。

「十者具足智慧。智慧者，所謂觀於如來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觀法二相，所謂空、不空，常、無常，樂、無樂，我、無我，淨、不淨，異法可斷、異法不可斷，異法從緣生、異法從緣見、異法從緣果、異法非緣果，是名具足智慧。

善男子！是名菩薩具足十法，即能明見涅槃無相。」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先告純陀，汝今已得見於佛性，得大涅槃，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義云何？世尊！如經中說，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一闍提得千倍報，施持戒者百千倍報，若施外道斷煩惱者得無量報，奉施四向及以四果至辟支佛得無量報，施不退菩薩及最後身諸大菩薩、如來世尊，所得福報無量無邊不可稱計不可思議。純陀大士若受如是無量報者，是報無盡，何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經中復說，若人重心造善惡業必得果報，若現世受、若次生受、若後世受。純陀善業慙重心作，當知是業必定受報。若定受報，云何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復得見於佛性？世尊！經中復說，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病人，二者父母，三者如來。世尊！經中復說：『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如其無有欲界業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色、無色業，亦復如是。』』世尊！如《法句》偈：『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業。』又阿尼樓駄言：『世尊！我憶往昔以一食施，八萬劫中不墮三惡。』世尊！一食之施尚得是報，何況純陀信心施佛，具足成就檀波羅蜜？世尊！若善果報不可盡者，謗方等經、犯五逆罪、毀四重禁、一闍提罪云何可盡？若不可盡，云何能得見於佛性，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唯有二人能得無量無邊功德，不可稱計不可宣說，能竭生死漂流瀑河，降魔怨敵摧魔勝幢，能轉如來無上法輪：一者善問，二者善答。善男子！佛十力中，業力最深。善男子！有諸眾生，於業緣中，心輕不信，為度彼故作如是說。善男子！一切作業有輕有重，輕重二業復各有二：一者決定，二者不決定。善男子！或有人言：『惡業

無果。若言惡業定有果者，云何氣噓旃陀羅而得生天？鶡掘摩羅得解脫果？』以是義故，當知作業有定得果、不定得果。我為除斷如是邪見，故於經中說如是語，一切作業無不得果。

「善男子！或有重業可得作輕，或有輕業可得作重。非一切人，唯有愚、智，是故當知，非一切業悉定得果。雖不定得，亦非不得。善男子！一切眾生凡有二種：一者智人，二者愚癡。有智之人，以智慧力，能令地獄極重之業，現世輕受。愚癡之人現世輕業，地獄重受。」

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則不應求清淨梵行及解脫果。」

佛言：「善男子！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梵行解脫。以不定故，則修梵行及解脫果。善男子！若能遠離一切惡業，則得善果。若遠善業，則得惡果。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修習聖道，若不修道則無解脫。一切聖人所以修道，為壞定業，得輕報故；不定之業無果報故。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修習聖道，若人遠離修習聖道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不得解脫得涅槃者，亦無是處。善男子！若一切業定得果者，一世所作純善之業，應當永已常受安樂。一世所作極重惡業，亦應永已受大苦惱。業果若爾，則無修道解脫涅槃。人作人受，婆羅門作婆羅門受。若如是者，則不應有下姓下人，人應常人，婆羅門應常婆羅門。小時作業應小時受，不應中年及老時受；老時作惡生地獄中，地獄初身不應便受，應待老時然後乃受。若老時不殺，不應壯年得壽，若無壯壽，云何至老？業無失故。業若無失，云何而有修道涅槃？善男子！業有二種，定以不定。定業有二：一者報定，二者時定。或有報定，而時不定，緣合則受。或三時受，所謂現受、生受、後受。善男子！若定心作善惡等業，作已深生信心歡喜，若發誓願供養三寶，是名定業。

「善男子！智者善根深固難動，是故能令重業為輕。愚癡之人不善深厚，能令輕業而作重報。以是義故，一切諸業不名決定。菩薩摩訶薩無地獄業，為眾生故，發大誓願生地獄中。善男子！往昔眾生壽百年時，恒沙眾生受地獄報。我見是已，即發大願受地獄身。菩薩爾時實無是業，為眾生故受地獄果。我於爾時在地獄中經無量歲，為諸罪人廣開分別十二部經，諸人聞已，壞惡果報，令地獄空，除一闍提，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復次善男子！是賢劫中，無量眾生墮畜生中受惡業果。我見是已，復發誓願，為欲說法度眾生故，或作麀鹿、熊羆獼猴、龍蛇金翅、鳥鵠魚鼈、兔象牛馬之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畜生惡業，以大願力為眾生故，現受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復次善男子！是賢劫中，復有無量無邊眾生生餓鬼中，或食吐汁、脂肉膿血、屎尿涕唾，壽命無量百千萬歲，初不曾聞漿水之名，況復眼見而得飲也？設遙見水生意往趣，到則變成猛火膿血；或時不變，則有多人手執矛槊遮護捉持，不令得前；或天降雨至身成火，是名惡業果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諸惡業果，為化眾生令得解脫故，發誓願受如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於賢劫生屠膾家，畜養雞猪、牛羊，搥獵羅網毆捕，旃陀羅舍作賊劫盜。菩薩實無如是惡業，為度眾生令得解脫，以大願力受如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是賢劫中復生邊地，多作貪欲、瞋恚、愚癡，習行非法，不信三寶後世果報，不能恭敬父母親老、耆舊長宿。善男子！菩薩爾時實無是業，為令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而

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是賢劫中復受女身、惡身、貪身、瞋身、癡身、妬身、慳身、幻身、誑身、纏蓋之身。善男子！菩薩爾時亦無是業，但為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願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於賢劫受黃門身，無根二根及不定根。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諸惡身業，為令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願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於賢劫復習外道尼乾子法，信受其法，無施、無祠、無施祠報、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現在世及未來世、無此無彼、無有聖人、無變化身、無道涅槃。善男子！菩薩實無如是惡業，但為眾生令得解脫，以大願力受是邪法，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念往昔與提婆達多俱為商主，各各自有五百商人，為利益故，至大海中採取珍寶。惡業緣故，路遇暴風，吹破船舫，伴黨死盡。爾時我與提婆達多，不殺果報，長壽緣故，為風所吹，俱至陸地。時提婆達多貪惜寶貨，生大憂苦，發聲啼哭。我時語言：『提婆達多！不須啼哭。』提婆達多即語我言：『諦聽，諦聽！譬如有人貧窮困苦，至塚墓間，手捉死屍，而作是言：「願汝今者施我死樂，我當施汝貧窮壽命。」爾時死屍即便起坐語貧人言：「善男子！貧窮壽命汝自受之，我今甚樂，如是死樂，實不欣汝貧窮而生。」然我今日既無死樂，兼復貧窮，云何而得不啼哭耶？』我復慰喻：『汝且莫愁，今有二珠，價直無數，當分一枚，以相惠施。』我即分與，復語之言：『有命之人能得此寶，如其無命，誰能得耶？』我時疲弊，詣一樹下，止息眠臥。提婆達多貪心熾盛，為餘一珠即生惡心，刺壞我目，劫奪我珠。我時患瘡發聲呻號，時有一女，

來至我所，而問我言：『仁者！何故呻號如是？』我即為其廣說本事。女人聞已，復重問我：『汝名字何？』我即答言：『名為實語。』女言：『云何知汝為實語耶？』我即立誓：『若我今於提婆達多有惡心者，目當如是永為盲瞽；如其無者當還得眼。』言已其目平復如故。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說現世報。**

「善男子！我念往昔，生南天竺，富單那城，婆羅門家。是時有王，名迦羅富，其性暴惡，憍慢自大，年壯色美，耽着五欲。我於爾時為度眾生，在彼城外寂默禪思。爾時彼王春木花敷，與其眷屬、宮人嫖女，出城遊觀，在樹林下，五欲自娛。其諸嫖女，捨王遊戲，遂至我所。我時欲為斷彼貪故，而為說法。時王尋來，即見我時，便生惡心，而問我言：『汝今已得羅漢果耶？』我言：『不得。』復言：『獲得不還果耶？』我言：『不得。』

「復作是言：『汝今若未得是二果，則為具足貪欲煩惱，云何自恣觀我女人？』

「我即答言：『大王！當知我今雖未斷於貪結，然其內心實無貪著。』

「王言：『癡人，世有諸仙，服氣食果，見色猶貪，況汝盛年，未斷貪欲，云何見色而當不貪？』

「我言：『大王！見色不著，實不因於服氣食果，皆由繫心無常不淨。』

「王言：『若有輕他而生誹謗，云何得名修持淨戒？』

「我言：『大王！若有妬心，則有誹謗。我無妬心，云何言謗？』

「王言：『大德！云何名戒。』『大王！忍名為戒。』

「王言：『若忍是戒者，當截汝耳，若能忍者，知汝持戒。』即截其耳。時我被截，顏色不變。時王群臣，見是事已，即諫

王言：『如是大士不應加害。』王告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士？』諸臣答言：『見受苦時容色不變。』王復語言：『我當更試，知變不變。』即剗其鼻、刖其手足。爾時菩薩已於無量無邊世中，修習慈悲愍苦眾生；時四天王心懷瞋忿，雨沙礫石。王見是已，心大怖畏，復至我所，長跪而言：『唯願哀愍，聽我懺悔。』我言：『大王！我心無瞋，亦如無貪。』王言：『大德！云何得知心無瞋恨？』我即立誓：『我若真實無瞋恨者，令我此身平復如故。』發是願已，身即平復，**是名菩薩摩訶薩說現世報。**

「善男子！善業生報後報，及不善業，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諸業悉得現報。不善惡業得現報者，如王作惡，天降惡雨。亦如有人，示獵師羆處及寶色鹿，其手墮落，是名惡業現受果報。生報者，如一闍提、犯四重禁及五逆罪。後報者，如持戒人深發誓願，願未來世常得如是淨戒之身。若有眾生壽百年時，八十年時於中當作轉輪聖王，教化眾生。善男子！若業定得現世報者，則不能得生報、後報。菩薩摩訶薩修三十二大人相業，則不能得現世報也。若業不得三種報者，是名不定。善男子！若言諸業定得報者，則不得有修習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言諸業有定、不定，定者現報、生報、後報。不定者，緣合則受，不合不受。以是義故，應有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眷屬。善男子！一切眾生不定業多，決定業少，以是義故，有修習道。**修習道故，決定重業可使輕受，不定之業非生報受。**

「善男子！有二種人：一者不定作定報，現報作生報，輕報作重報，應人中受，在地獄受。二者定作不定，應生受者迴為現受，重報作輕，應地獄受人中輕受。如是二人一愚二智，智者為輕，愚者令重。

「善男子！譬如二人，於王有罪，眷屬多者，其罪則輕，眷屬少者，應輕更重。愚智之人，亦復如是，智者善業多故重則輕受，愚者善業少故輕則重受。

「善男子！譬如二人，一則肥壯，一則羸瘦，俱沒深泥，肥壯能出，羸者則沒。

「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服毒，一有呪力及阿伽陀，一者無有，賴呪藥者，毒不能傷，其無呪藥，服時即死。

「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多飲漿，一火力勢盛，一則微弱，火勢多者則能消化，火勢弱者則為其患。

「善男子！譬如二人為王所繫，一有智慧，一則愚癡，其有智者則能得脫，愚癡之人無有脫期。

「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涉險路，一則有目，一則盲瞽，有目之人，直過無患，盲者墜落墮深坑險。

「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飲酒，一則多食，一則少食，其多食者，飲則無患，其少食者，飲則成患。

「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敵怨陣，一則鎧仗具足莊嚴，一則白身，其有仗者，能破怨敵，其自身者，不能自勉。

「復有二人糞穢污衣，一覺尋浣，一覺不浣，其尋浣者，衣則淨潔，其不浣者，垢穢日增。

「復有二人俱共乘車，一有副軸，一無副軸，有副軸者隨意而去，無副軸者則不移處。

「復有二人俱行曠路，一有資糧，一則空往，有資糧者則得度險，其空往者則不能過。

「復有二人為賊所劫，一有寶藏，一則無藏，有寶藏者，心無憂戚，其無藏者，心則愁惱。愚智之人亦復如是，有善藏者，重業輕受；無善藏者，輕業重受。」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非一切業悉得定果，

非一切眾生定受。世尊！云何眾生，令現輕報地獄重受？地獄重報現世輕受？」

佛言：「一切眾生，凡有二種：一者有智，二者愚癡。若能修習身、戒、心、慧，是名智者；若不能修身、戒、心、慧，是名愚者。云何名為不修習身？若不能攝五情諸根，名不修身。不能受持七種淨戒，名不修戒。不調心故，名不修心。不修聖行，名不修慧。

「復次不修身者，不能具足清淨戒體。不修戒者，受畜八種不淨之物。不修心者，不能修習三種相故。不修慧者，不修梵行故。

「復次不修身者，不能觀身，不能觀色及觀色相，不觀身相，不知身數，不知是身從此到彼，於非身中而生身相，於非色中而作色相，是故貪著我身身數，名不修身。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名修戒。受持邊戒，為自利戒、為自調戒，不能普為安樂眾生，非為護持無上正法，為生天上受五欲樂，不名修戒。不修心者，若心散亂，不能專一守自境界，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所謂五欲。若不能修四念處者，名不修心。於惡業中不善護心，名不修慧。

「復次不修身者，不能深觀是身無常、無住、危脆、念念滅壞、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尸波羅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禪波羅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羅蜜。

「復次不修身者，貪著我身及我所身，我身常恒，無有變易。不修戒者，為自身故，作十惡業。不修心者，於惡業中，不能攝心。不修慧者，以不攝心，不能分別善惡等法。

「復次不修身者，不斷我見。不修戒者，不斷戒取。不修心者，作貪瞋業，趣向地獄。不修慧者，不斷癡心。

「復次不修身者，不能觀身雖無過咎，而常是怨。善男子！

譬如男子，有怨常逐，伺求其便；智者覺已繫心慎護，若不慎護則為其害。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常以漿水、飲食、冷暖、調適將養，若不如是將護守慎，即當散壞。

「善男子！如婆羅門奉事火天，常以香花，讚歎禮拜，供養承事期滿百年，若一觸時，尋燒人手。是火雖得如是供養，終無一念，報事者恩。一切眾生身亦如是，雖於多年，以好香花、瓔珞衣服、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而供給之，若遇內外諸惡因緣，即時滅壞，都不憶念往日供給衣食之恩。

「善男子！譬如有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篋，以付一人，仰令瞻養。是四蛇中，設一生瞋，則能害人。是人恐怖，常求飲食，隨時守護。一切眾生四大毒蛇，亦復如是，若一大瞋，則能壞身。

「善男子！如人久病，應當至心求醫療治，若不勤救，必死不疑；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常應攝心，不令放逸，若放逸者，即便滅壞。

「善男子！譬如坏瓶，不耐風雨、打擲搥押；一切眾生身亦如是，不耐飢渴、寒熱風雨、打繫惡罵。

「善男子！如癰未熟，常當善護，不令人觸，設有觸者，即大苦痛；一切眾生身亦如是。

「善男子！如騾懷妊，自害其軀，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內有風冷，身即受害。

「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眾生身亦如是。

「善男子！亦如芭蕉，內無堅實；一切眾生身亦如是。

「善男子！如蛇鼠狼，各各相於常生怨心；眾生四大亦復如是。

「善男子！譬如鵝王，不樂塚墓；菩薩亦爾，於身塚墓，亦不貪樂。

「善男子！如旃陀羅，七世相繼，不捨其業，是故為人之所輕賤；是身種子亦復如是，種子精血究竟不淨，以不淨故，諸佛菩薩之所輕呵。

「善男子！是身不如摩羅耶山生於栴檀，亦不能生優鉢羅花、芬陀利花、瞻婆花、摩利迦花、婆師迦花，九孔常流膿血不淨，生處臭穢，醜陋可惡，常與諸虫共在一處。善男子！譬如世間，雖有上妙清淨園林，死尸至中則為不淨，眾共捨之，不生愛著。色界亦爾，雖復淨妙，以有身故，諸佛菩薩悉共捨之。善男子！若有不能作如是觀，名不修身。

「不修戒者。善男子！若不能觀戒是一切善法梯橙，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樹木所生之本；是諸善根之導首也，如彼商主導眾商人；戒是一切善法勝幢，如天帝釋所立勝幢；戒能永斷一切惡業及三惡道，能療惡病猶如藥樹；戒是生死險道資糧，戒是摧結破賊鎧仗，戒是滅結毒蛇良呪，戒是度惡業行橋梁。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戒。

「不修心者，不能觀心，輕躁動轉，難捉難調，馳騁奔逸，如大惡象；念念迅速，如彼電光；躁擾不住，猶如獼猴，如幻如炎，乃是一切諸惡根本。五欲難滿，如火獲薪；亦如大海，吞受諸流；如曼陀山，草木滋多；不能觀察生死虛妄，耽惑致患，如魚吞鉤；常先引導諸業隨從，猶如貝母引導諸子；貪著五欲，不樂涅槃，如駝食蜜乃至於死；不顧芻草深著現樂，不觀後過，如牛貪苗，不懼杖楚。馳騁周遍二十五有，猶如疾風，吹兜羅毼；所不應求，求無厭足，如無智人，求無熱火，常樂生死，不樂解脫；如絀婆虫，樂絀婆樹，迷惑愛著生死臭穢；猶如獄囚，樂獄卒女；亦如廁猪，樂處不淨。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心。

「不修慧者，不觀智慧有大勢力，如金翅鳥，能壞惡業，

壞無明闇，猶如日光，能拔陰樹，如水漂物；焚燒邪見，猶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薩母之種子也。若有不能如是觀者，不名修慧。

「善男子！第一義中，若見身、身相、身因、身果、身聚、身一、身二、此身、彼身、身滅、身等、身修、修者，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身。

「善男子！若見戒、戒相、戒因、戒果、上戒、下戒、戒聚、戒一、戒二、此戒、彼戒、戒滅、戒等、戒修、修者、戒波羅蜜，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戒。

「若見心、心相、心因、心果、心聚、心及心數、心一、心二、此心、彼心、心滅、心等、心修、修者、上中下心、善心、惡心，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心。

「善男子，若見慧、慧相、慧因、慧果、慧聚、慧一、慧二、此慧、彼慧、慧滅、慧等、上中下慧、鈍慧利慧、慧修、修者，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慧。

「善男子，若有不修身、戒、心、慧如是之人，於小惡業，得大惡報，以恐怖故常生是念：『我屬地獄，作地獄行。』雖聞智者說地獄苦，常作是念：『如鐵打鐵，石還打石，木自打木，火虫樂火，地獄之身還似地獄。若似地獄、有何苦事？』譬如蒼蠅，為唾所粘，不能得出。是人亦爾，於小罪中，不能自出。心初無悔，不能修善，覆藏瑕疵，雖有過去一切善業，悉為是罪之所垢污，是人所有現受輕報，轉為地獄極重惡果。善男子！如小器水，置鹽一升，其味鹹苦，難可得飲，是人罪業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負他一錢，不能償故，身被繫縛，多受眾苦，是人罪業亦復如是。」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是人何故令現輕報轉地獄受？」

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若具五事，令現輕報轉地獄受。

何等為五？一者愚癡故，二者善根微少故，三者惡業深重故，四者不懺悔故，五者不修本善業故。復有五事：一者修習惡業故，二者無戒財故，三者遠離諸善根故，四者不修身戒心慧故，五者親近惡知識故。善男子！是故能令現世輕報地獄重受。」

師子吼言：「世尊！何等人能轉地獄報現世輕受？」

「善男子！若有修習身、戒、心、慧，如先所說，能觀諸法同如虛空，不見智慧，不見智者，不見愚癡，不見愚者，不見修習及修習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則能修習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獄果報現世輕受。是人設作極重惡業，思惟觀察能令輕微，作是念言：『我業雖重，不如善業。譬如氈花，雖復百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如巨富者，雖多負人千萬寶物，無能繫縛令其受苦，如大香象能壞鐵鎖，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復如是，常思惟言：『我善力多，惡業羸弱，我能發露懺悔，除罪惡業，能修智慧。智慧力多，無明力少。』如是念已，親近善友，修習正見，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見有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之者，心生恭敬，兼以衣食、房舍臥具、病藥花香而供養之，讚歎尊重，所至到處稱說其善，不訟其短。供養三寶，敬信方等大涅槃經，如來常恒無有變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人能令地獄重報現世輕受。善男子！以是義故，非一切業悉有定果，亦非一切眾生定受。」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六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一切業不定得果，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應當修習八聖道者，何因緣故，一切眾生悉不得是大般涅槃？世尊！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即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須修習八聖道耶？世尊！如此經中說有病人，若得醫藥及瞻病人，隨病飲食，若使不得，皆悉除差。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遇聲聞及辟支佛、諸佛菩薩、諸善知識，若聞說法，修習聖道。若不遇、不聞、不修習道，悉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譬如日月，無有能遮，令不得至須彌山邊、四大河水不至大海、一闍提等不至地獄。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無有能遮令不得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須修道，以佛性力故，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以修習聖道力故。世尊！若一闍提、犯四重禁、五逆罪等，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須修習。以因佛性定當得故，非因修習，然後得也。世尊！譬如磁石，去鐵雖遠，以其力故，鐵則隨著。眾生佛性亦復如是，是故不須勤修習道。」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恒河邊有七種人，若為洗浴、恐畏寇賊、或為採花，則入河中。第一人者入水則沈。何以故？羸無勢力，不習浮故。第二人者雖沒還出，出已復沒。何以故？身力大故則能還出，不習浮故出已還沒。第三人者沒已即出，出更不沒。何以故？身重故沒，力大故出，先習浮故，出已即住。第四人者入已便沒，沒已還出，出已即住，遍觀四方。何以故？重故則沈，力大故還出，習浮則住，不知出處，故觀四方。第五人者入已即沈，沈已便出，出已即住，住已觀方，觀已即去。何以故？為怖畏故。第六人者入已即去，淺處

則住。何以故？觀賊近遠故。第七人者既至彼岸，登上大山，無復恐怖，離諸怨賊，受大快樂。

「善男子！生死大河亦復如是，有七種人畏煩惱賊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出家剃髮，身被法服。既出家已，親近惡友，隨順其教，聽受邪法，所謂眾生身者即是五蔭，五蔭者即名五大，眾生若死永斷五大，斷五大故，何須修習善惡諸業，是故當知無有善惡及善惡報。如是則名一闍提也。一闍提者名斷善根，斷善根故沒生死河，不能得出。何以故？惡業重故、無信力故，如恒河邊第一人也。善男子，一闍提輩有六因緣，沒三惡道不能得出。何等為六？一者惡心熾盛故、二者不見後世故、三者樂習煩惱故、四者遠離善根故、五者惡業障隔故、六者親近惡知識故。復有五事，沒三惡道。何等為五？一者於比丘邊作非法故、二者比丘尼邊作非法故、三者自在用僧鬘物故、四者母邊作非法故、五者於五部僧互生是非故。復有五事，沒三惡道。何等為五？一者常說無善惡果故、二者殺發菩提心眾生故、三者謬說法師過失故、四者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故、五者為求法過而聽受故。復有三事，沒三惡道。何等為三？一謂如來無常永滅、二謂正法無常遷變、三謂僧寶可滅壞故，是故常沒三惡道中。

「第二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沒不能出。所言出者，親近善友則得信心。是信心者，信施、施果，信善、善果，信惡、惡果，信生、死、苦、無常、敗壞，是名為信。以得信心修習淨戒，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常樂惠施，善修智慧。以鈍根故，復遇惡友，不能修習身、戒、心、慧，聽受邪法；或值惡時，處惡國土，斷諸善根。斷善根故，常沒生死，如恒河邊第二人也。

「第三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

近善友得名為出，信於如來是一切智、常恒無變、為眾生故說無上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非滅，法、僧亦爾，無有滅壞。一闡提等不斷其法，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要當遠離然後乃得。以信心故修習淨戒，修習戒已，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諸眾生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如恒河邊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為出，得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遍觀四方，觀四方者四沙門果，如恒河邊第四人也。

「**第五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為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便前進，前進者謂辟支佛，雖能自渡，不及眾生，是名為去，如恒河邊第五人也。

「**第六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獲得信心，得信心故名之為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復前進遂到淺處，到淺處已即住不去，住不去者所謂菩薩，為欲度脫諸眾生故，住觀煩惱，如恒河邊第六人也。

「**第七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獲得信心，得信心已是名為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為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善男子！彼岸

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佛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

「善男子！是恒河邊如是諸人，悉具手足而不能渡。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實有佛寶、法寶、僧寶，如來常說諸法要義，有八聖道大般涅槃，而諸眾生悉不能得。此非我咎，亦非聖道、眾生等過。當知悉是煩惱過惡，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得涅槃。善男子！譬如良醫知病說藥，病者不服，非醫咎也。善男子！如有施主，以其所有施一切人，有不受者非施主咎。善男子！譬如日出，幽冥皆明，盲瞽之人不見道路，非日過也。善男子！如恒河水能除渴乏，渴者不飲，非水咎也。善男子！譬如大地，普生果實，平等無二，農夫不種，非地過也。善男子！如來普為一切眾生廣開分別十二部經，眾生不受，非如來咎。善男子！若修道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汝言眾生悉有佛性，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緣力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須修聖道者，是義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渴乏遇井，其井幽深，雖不見水，當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覓罐綆，汲取則見。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復有之，要須修習無漏聖道，然後得見。善男子！如有胡麻則得見油，離諸方便則不得見，甘蔗亦爾。善男子！如三十三天、北鬱單越，雖是有法，若無善業、神通道力，則不能見。地中草根及地下水，以地覆故，眾生不見。佛性亦爾，不修聖道，故不得見。

「善男子！如汝所說，世有病人，若遇瞻病，良醫好藥，隨病飲食，及以不遇，悉得差者。善男子！我為六住諸菩薩等說如是義。善男子！譬如虛空，於諸眾生，非內非外，非內外故亦無罣礙，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財在異方，雖不現前隨意受用，有人問之，則言我許。何以故？以定有故。眾生佛性亦復如是，非此非彼，以定得故，言一切有。

善男子！譬如眾生，造作諸業，若善、若惡、非內、非外，如是業性，非有、非無，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無因出、非此作此受、此作彼受、彼作彼受、無作無受，時節和合而得果報。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此非彼，非餘處來、非無因緣、亦非一切眾生不見，有諸菩薩時節因緣和合得見。時節者所謂十住菩薩摩訶薩修八聖道，於諸眾生得平等心，爾時得見，不名為作。

「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石不吸鐵。所以者何？無心業故。善男子！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無有作者無有壞者。善男子！猶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薪壞，名為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隨日而轉，而是葵藿亦無敬心、無識、無業，異法性故而自迴轉。善男子！如芭蕉樹，因雷增長，是樹無耳、無心、意、識，異法有故異法增長，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阿叔迦樹，女人摩觸花為之出，是樹無心亦無覺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橘得尸，果則滋多，而是橘樹無心無觸，異法有故異法滋多，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安石榴墀骨糞故，果實繁茂，安石榴樹亦無心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磁石吸鐵亦復如是，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無明不能吸取諸行，行亦不能吸取識也，亦得名為無明緣行、行緣於識，有佛無佛，法界常住。

「善男子！若言佛性住眾生中者。善男子！常法無住，若有住處即是無常。善男子！如十二因緣無定住處，若有住處，十二因緣不得名常。如來法身亦無住處，法界、法入、法陰、虛空，悉無住處。佛性亦爾，都無住處。善男子！譬如四大，力雖均等，有堅、有熱、有濕、有動，有重、有輕、有赤、有

白、有黃、有黑，而是四大亦無有業，異法界故各不相似。佛性亦爾，異法界故，時至則現。善男子！一切眾生不退佛性故，名之為有，阿毘跋致故、以當有故、決定得故、定當見故，是故名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爾時大臣受王勅已，多集眾盲，以象示之。時彼眾盲各以手觸，大臣即還而白王言：『臣已示竟。』爾時大王即喚眾盲各各問言：『汝見象耶？』眾盲各言：『我已得見。』王言：『象為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眾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眾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遍知也，臣喻方等大涅槃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眾生。

「是諸眾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無上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是故說色名為佛性。譬如真金，質雖遷變，色常不異，或時作釧，作鐙、作盤，然其黃色初無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質雖無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說，色為佛性。』

「或有說言：『受是佛性。何以故？受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樂，如來受者謂畢竟受、第一義受。眾生受性雖復無常，然其次第相續不斷，是故獲得如來常受。譬如有人姓憍尸迦，人雖無常，而姓是常，經千萬世無有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受為佛性。』

「又有說言：『想是佛性。何以故？想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想。如來想者名無想想，無想想者非眾生想、非男女想，亦非色受想行識想、非想斷想，眾生之想雖復無常，以想次第

相續不斷，故得如來常恒之想。善男子！譬如眾生十二因緣，眾生雖滅而因緣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想為佛性。』

「又有說言：『行為佛性。何以故？行名壽命，壽因緣故，獲得如來常住壽命。眾生壽命雖復無常、而壽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壽。善男子！譬如十二部經，聽者、說者雖復無常，而是經典常存不變。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行為佛性。』

「又有說言：『識為佛性。識因緣故，獲得如來平等之心。眾生意識雖復無常，而識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心。如火熱性，火雖無常，熱非無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識為佛性。』

「又有說言：『離陰有我，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緣故，獲得如來八自在我。有諸外道說言去來、見聞、悲喜，語說為我，如是我相雖復無常，而如來我真實是常。善男子！如陰入界雖復無常，而名是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善男子！有諸外道雖說有我，而實無我。眾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善男子！譬如莖葉、鬚臺合為蓮花，離是之外更無別花，眾生我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牆壁、草木和合，名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如佉陀羅樹、波羅奢樹、尼拘陀樹、鬱曇鉢樹和合為林，離是之外更無別林。譬如車兵、象馬步兵和合為軍，離是之外更無別軍。譬如五色雜線和合，名之為綺，離是之外更無別綺。如四姓和合名為大眾，離是之外更無別眾。眾生我者亦復如是，離五陰外更無別我。善男子！如來常住，則名為我。如來法身無邊無礙，不生不滅，得八自在，是名為我。眾生真實無如是

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當得畢竟第一義空，故名佛性。』

「善男子！大慈大悲名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隨菩薩，如影隨形，一切眾生必定當得大慈大悲，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名為佛性，佛性者名為如來。大喜大捨名為佛性。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若不能捨二十五有，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諸眾生必當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喜大捨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薩摩訶薩則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一切眾生必定當得大信心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一子地。何以故？以一子地因緣故，菩薩則於一切眾生得平等心。一切眾生必定當得一子地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子地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第四力。何以故？以第四力因緣故，菩薩則能教化眾生。一切眾生必定當得第四力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第四力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十二因緣。何以故？以因緣故，如來常住。一切眾生定有如是十二因緣，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十二因緣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四無礙智。以四無礙因緣故說字義無礙，字義無礙故能化眾生。四無礙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佛性者名頂三昧，以修如是頂三昧故，則能總攝一切佛法，是故說言頂三昧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修是三昧未得具足，雖見佛性而不明了。一切眾生必定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如上所說種種諸法，一切眾生定當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我若說色是佛性者，眾生聞已則生邪倒，以邪倒故命終則生阿鼻地獄。如來說法為斷地獄，是故不說色是佛性，乃至說識亦復如是。」

「善男子！若有眾生了佛性者，則不須修道；十住菩薩修八聖道，少見佛性，況不修者而得見耶？善男子！如文殊師利諸菩薩等，已無量世修習聖道了知佛性，云何聲聞辟支佛等能知佛性？若諸眾生欲得了了知佛性者，應當一心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涅槃經，見有受持乃至讚歎如是經者，應當以好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而供給之，兼復讚歎禮拜問訊。善男子，若有已於過去無量無邊世中，親近供養無量諸佛深種善根，然後乃得聞是經名。善男子！佛性不可思議，佛、法、僧寶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而不能知，是亦不可思議。如來常樂我淨之法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不可思議者。世尊！是大眾中有八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信心，是故有能信是經者，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如是諸人於未來世亦當定得信是經典，見於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不退菩薩自知決定有不退心？」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當以苦行自試其心，日食一胡麻，經一七日，粳米、菽豆、麻子、栗麩及以白豆，亦復如是各一七日。食一麻時，作是思惟：『如是苦行，都無利益。無利益事，尚能為之，況有利益而當不作？於無利益心能堪忍不退不轉，是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等日修苦行時，一切皮肉消瘦、皺減，如斷生瓠，置之日中，其目欠陷，

如井底星，肉盡肋出，如朽草屋，脊骨連現如重線塼，所坐之處如馬蹄跡。欲坐則伏，欲起則偃，雖受如是無利益苦，然不退於菩提之心。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為破眾苦、施安樂故，乃至能捨內外財物及其身命，如棄芻草。若能不惜是身命者，如是菩薩自知必定有不退心，我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菩薩為法因緣，剜身為燈，氈纏皮肉，蘇油灌之，燒以為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未是一分。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眾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深自知，我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為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眾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眾苦，若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為破一切眾生苦惱，願作龐大畜生之身，以身血肉施於眾生，眾生取時復生憐愍，菩薩爾時閉氣不喘，示作死相，令彼取者不生殺害疑網之想。菩薩雖受畜生之身，終不造作畜生之業。何以故？善男子！菩薩既得不退心已，終不造作三惡道業。菩薩摩訶薩若未來世有微塵等惡業果報不定受者，以大願力為眾生故而悉受之。譬如病人，為鬼所著，藏隱身中，以呪力故，即時相現，或語或喜、或瞋或罵、或啼或哭。菩薩摩訶薩未來之世三惡道業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受熊身時，常為眾生演說正法。或受迦賓闍羅鳥身，為諸眾生說正法。故受瞿陀身、鹿身、兔身、象身、羖羊身、獼猴、白鴿、金翅鳥、龍蛇之身，受如是等畜生身時，終不造作畜生

惡業，常為其餘畜生、眾生，演說正法，令彼聞法速得轉離畜生身故。菩薩爾時雖受畜生身不作惡業，當知必定有不退心。

「菩薩摩訶薩於飢饉世見餓眾生，作龜魚身無量由延，復作是願：『願諸眾生取我肉時，隨取隨生，因食我肉離飢渴苦，一切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發願：『若有因我離飢渴者，未來之世，速得遠離二十五有飢渴之患。』菩薩摩訶薩受如是苦，心不退者，當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菩薩於疾疫世見病苦者，作是思惟：『如藥樹王，若有病者，取根取莖、取枝取葉、取花取果、取皮取膚悉得愈病，願我此身亦復如是，若有病者，聞聲、觸身、服食血肉乃至骨髓，病悉除愈；願諸眾生食我肉時，不生惡心如食子肉；我治病已，常為說法，願彼信受，思惟轉教。』復次善男子！菩薩具足煩惱雖受身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當知必定得不退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為鬼所病，菩薩見已即作是言：『願作鬼身、大身、健身、多眷屬身，使彼聞見病得除愈。』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勤修苦行，雖有煩惱，不污其心。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雖復修行六波羅蜜，亦不求於六波羅蜜果。修行無上六波羅蜜時，作是願言：『我今以此六波羅蜜施一切眾生，一一眾生受我施已，悉令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自為六波羅蜜勤修苦行、受諸苦惱，當受苦時，願我不退菩提之心。』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作是願時，是名不退菩提之相。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深知生死多諸罪過，觀大涅槃有大功德，為諸眾生處在生死、受種種苦，心無退轉，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菩薩

摩訶薩無有因緣而生憐愍，實不受恩而常施恩，雖施於恩而不求報，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或有眾生為自利益修諸苦行，菩薩摩訶薩為利他故修行苦行，是名自利，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復次菩薩具足煩惱，為壞怨親所受諸苦，修平等心，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復次菩薩若見諸惡不善眾生，若訶責、若軟語、若驅擯、若捨之，有惡性者現為軟語，有憍慢者現為大慢，而其內心實無憍慢，是名菩薩方便不可思議。復次菩薩具足煩惱少財物時，而求者多，心不狹小，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次菩薩於佛出時，知佛功德，為眾生故，於無佛處受邊地身，如盲如聾、如跛如瘓，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次菩薩深知眾生所有罪過，為度脫故常與共行，雖隨其意罪垢不污，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復次菩薩了了知見，無眾生相、無煩惱污、無修習道離煩惱者，雖為菩提無菩提行，亦無成就菩提行者，無有受苦及破苦者，而亦能為眾生壞苦行菩提行，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復次菩薩受後邊身，處兜率天，是亦名為不可思議。何以故？兜率陀天，欲界中勝，在下天者其心放逸，在上天者諸根闇鈍，是故名勝。修施修戒，得上下身；修施戒定，得兜率身。一切菩薩毀訾諸有、破壞諸有，終不造作兜率天業，受彼天身。何以故？菩薩若處其餘諸有，亦能教化成就眾生，實無欲心而生欲界，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生兜率天，有三事勝：一者命、二者色、三者名。菩薩摩訶薩實不求於命、色、名稱，雖無求心而所得勝。菩薩摩訶薩深樂涅槃，然有因緣亦勝，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如是三事雖勝諸天，而諸天等於菩薩所，終不生於瞋心、妬心、憍慢之心，常生喜心，菩薩於天亦不憍慢，

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不造命業，而於彼天畢竟壽命，是名命勝。亦無色業，而妙色身光明遍滿，是名色勝。菩薩摩訶薩處彼天宮，不樂五欲，唯為法事，是故名稱充滿十方，是名名勝。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下兜率天，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何以故？菩薩下時，欲色諸天悉來侍送，發大音聲讚歎菩薩，以口風氣故令地動。復有菩薩人中象王，人中象王名為龍王，龍王初入胎時，有諸龍王在此地下或怖、或喜，是故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知入胎時、住時、出時、知父、知母，不淨不污，如帝釋髻青色寶珠，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大涅槃經亦復如是，不可思議。善男子！譬如大海，有八不思議。何等為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眾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善男子！漸漸轉深有三事。何等三？一者眾生福力、二者順風而行、三者河水入故，乃至不增不減亦各有三。

「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有八不思議：

「一者漸漸深。所謂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菩薩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涅槃經說如是等法，是名漸漸深，是故此經名漸漸深。

「二者深難得底。如來世尊不生不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轉法輪，不食不受，不行惠施，是故名為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離於色，非受想行識乃至不離

於識，是常可見，了因非作因。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煩惱，亦無住處，雖無煩惱不名為常，是故名深。復有甚深，於是經中或時說我、或說無我，或時說常、或說無常，或時說淨、或說不淨，或時說樂、或時說苦，或時說空、或說不空，或說一切有、或說一切無，或說三乘、或說一乘，或說五陰即是佛性、金剛三昧及以中道、首楞嚴三昧、十二因緣、第一義空、慈悲平等，於諸眾生頂智信心，知諸根力，一切法中無罣礙智，雖有佛性不說決定，是故名深。

「三者一味。一切眾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當得常樂我淨，是名一味。

「四者潮不過限。如是經中制諸比丘，不得受畜八不淨物。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分別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寧失身命終不犯之，是名潮不過限。

「五者有種種寶藏。是經即是無量寶藏。所言寶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嬰兒行、聖行、梵行、天行，諸善方便、眾生佛性、菩薩功德、如來功德、聲聞功德、緣覺功德、六波羅蜜、無量三昧、無量智慧，是名寶藏。

「六者大身眾生所居住處。大身眾生者謂佛菩薩，大智慧故名大眾生，大身故、大心故、大莊嚴故、大調伏故、大方便故、大說法故、大勢力故、大徒眾故、大神通故、大慈悲故、常不變故、一切眾生無罣礙故、容受一切諸眾生故，是名大身眾生所居之處。

「七者不宿死尸。死尸者，謂一闍提、犯四重禁、五無間罪、誹謗方等，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受畜八種不淨之物，佛物、僧物隨意而用，或於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事，是名死尸。是涅槃經離如是等，是故名為不宿死尸。

「八者不增不減。無邊際故、無始終故、非色故、非作故、常住故、不生滅故、一切眾生悉平等故、一切法性同一性故，是名無增減，是故此經如彼大海有八不思議。」

師子吼言：「世尊！若言如來不生不滅名為深者，一切眾生有四種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是四種生，人中具有。如施婆羅比丘、優婆施婆羅比丘、彌迦羅長者母、尼拘陀長者母、半闍羅長者母，各五百子同於卵生，當知人中則有卵生。濕生者如佛所說，我於往昔作菩薩時，作頂生王及手生王；如今所說，菴羅樹女、迦不多樹女，當知人中則有濕生。劫初之時，一切眾生皆悉化生。如來世尊得八自在，何因緣故不化生耶？」

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四生所生，得聖法已，不得如本卵生、濕生。善男子！劫初眾生皆悉化生，當爾之時佛不出世。善男子！若有眾生遇病苦時，須醫須藥。劫初之時，眾生化生，雖有煩惱，其病未發，是故如來不出其世。劫初眾生身心非器，是故如來不出其世。善男子！如來世尊所有事業勝諸眾生，所謂種姓、眷屬、父母。以殊勝故，凡所說法人皆信受，是故如來不受化生。善男子！一切眾生父作子業，子作父業。如來世尊若受化身則無父母，若無父母，云何能令一切眾生作諸善業？是故如來不受化身。善男子！佛正法中有二種護：一者內，二者外。內護者所謂戒禁，外護者族親眷屬。若佛如來受化身者，則無外護，是故如來不受化身。善男子！有人恃姓而生憍慢，如來為欲破如是慢故，生在貴姓，不受化身。善男子！如來世尊有真父母，父名淨飯，母名摩耶，而諸眾生猶言是幻，云何當受化生之身？若受化身，云何得有碎身舍利？如來為益眾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養，是故如來不受化身。一

切諸佛悉無化生，云何獨令我受化身？」

爾時師子吼菩薩合掌長跪，右膝著地，以偈讚佛：

「如來無量功德聚，	我今不能廣宣說，
今為眾生演一分，	唯願哀愍聽我說。
眾生無明闇中行，	具受無邊百種苦，
世尊能令遠離之，	是故世稱為大悲。
眾生往返生死繩，	放逸迷荒無安樂，
如來能施眾安樂，	是故永斷生死繩。
佛能施眾安樂故，	自於己樂不貪樂，
為諸眾生修苦行，	是故世間興供養。
見他受苦身戰動，	處在地獄不覺痛，
為諸眾生受大苦，	是故無勝無有量。
如來為眾修苦行，	成就具足滿六度，
心處邪風不傾動，	是故能勝世大士。
眾生常欲得安樂，	而不知修安樂因，
如來能教令修習，	猶如慈父愛一子。
佛見眾生煩惱患，	心苦如母念病子，
常思離病諸方便，	是故此身繫屬他。
一切眾生行諸苦，	其心顛倒以為樂，
如來演說真苦樂，	是故稱號為大悲。
世間皆處無明翳，	無有智嘴能破之，
如來智嘴能啄壞，	是故名為最大子。
不為三世所攝持，	無有名字及假號，
覺知涅槃甚深義，	是故稱佛為大覺。
有河洄洑沒眾生，	無明所盲不知出，
如來自渡能渡彼，	是故稱佛大船師。
能知一切諸因果，	亦復通達盡滅道，

常施眾生病苦藥，
外道邪見說苦行，
如來演說真樂行，
如來世尊破邪道，
行是道者得安樂，
非自非他之所作，
如來所說苦受事，
成就具足戒定慧，
以法施時無妬悋，
無所造作無因緣，
是故一切諸智者，
常共世間放逸行，
是故名為不思議，
如來世尊無怨親，
我師子吼讚大悲，

是故世稱大醫王。
因是能得無上樂，
能令眾生受快樂。
開示眾生正真路，
是故稱佛為導師。
亦非共作無因作，
勝於一切諸外道。
亦以此法教眾生，
是故稱佛無緣悲。
獲得無因無果報，
稱說如來不求報。
而身不為放逸污，
世間八法不能污。
是故其心常平等，
能吼無量師子吼。」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一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憐愍一切眾生，不調能調，不淨能淨，無歸依者能作歸依，未解脫者能令解脫，得八自在，為大醫師，作大藥王。善星比丘是佛菩薩時子，出家之後，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十二部經，壞欲界結，獲得四禪。云何如來記說善星，是一闍提，廝下之人，地獄劫住，不可治人？如來何故不先為其演說正法，後為菩薩？如來世尊若不能救善星比丘，云何得名有大慈愍、有大方便？」

佛言：「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三子。其一子者有信順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於世間事能速了知。其第二子不敬父母，無信順心，利根智慧，於世間事能速了知。其第三子不敬父母，無信順心，鈍根無智。父母若欲教告之時，應先教誰？先親愛誰？當先教誰知世間事？」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應先教授有信順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知世事者；其次第二乃及第三，而彼二子，雖無信心、恭敬之心，為愍念故，次復教之。」

「善男子！如來亦爾。其三子者，初喻菩薩、中喻聲聞、後喻一闍提。如十二部經修多羅中微細之義，我先已為諸菩薩說；淺近之義為聲聞說；世間之義為一闍提、五逆罪說，現在世中雖無利益，以憐愍故，為生後世諸善種子。善男子！如三種田，一者渠流便易，無諸沙壘、瓦石棘刺，種一得百。二者雖無沙壘、瓦石棘刺，渠流險難，收實減半。三者渠流險難，多諸沙壘、瓦石棘刺，種一得一，為稊草故。善男子！農夫春月，先種何田？」

「世尊！先種初田，次第二田，後及第三。」

「初喻菩薩，次喻聲聞，後喻一闍提。善男子！譬如三甕，一者完、二者漏、三者破，若欲盛置乳酪、水、蘇，先用何者？」

「世尊！應用完者，次用漏者，後及破者。」

「其完淨者，喻菩薩、僧，漏喻聲聞，破喻一闍提。善男子！如三病人俱至醫所，一者易治、二者難治、三者不可治。善男子！醫若治者，當先治誰？」

「世尊！應先治易，次及第二，後及第三。何以故？為親屬故。」

「其易治者喻菩薩僧；其難治者喻聲聞僧；不可治者喻一闍提，現在世中雖無善果，以憐愍故，為種後世諸善子故。善男子！譬如大王，有三種馬。一者調壯、大力，二者不調、齒壯大力，三者不調、羸老無力。王若乘者當先乘誰？」

「世尊！應當先乘調壯大力，次用第二，後用第三。」

「善男子！調壯大力喻菩薩僧；其第二者喻聲聞僧；其第三者喻一闍提，現在世中雖無利益，以憐愍故為種後世諸善種子。善男子！如大施時有三人來，一者貴族聰明持戒，二者中姓鈍根持戒，三者下姓鈍根毀戒。善男子！是大施主，應先施誰？」

「世尊！應先施於貴姓之子利根持戒，次及第二，後及第三。」

「其第一者喻菩薩僧，其第二者喻聲聞僧，其第三者喻一闍提。善男子！如大師子殺香象時，皆盡其力，殺兔亦爾，不生輕想。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為諸菩薩及一闍提，演說法時，功用無二。善男子！我於一時住王舍城，善星比丘為我給使。我於初夜，為天帝釋演說法要。弟子法應後師眠臥，爾時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惡念。時王舍城小男、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則語：

『汝若不止，當將汝付薄拘羅鬼。』爾時善星反被拘執，而語我言：『速入禪室，薄拘羅來。』我言：『癡人，汝常不聞如來世尊無所畏耶？』爾時帝釋即語我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復得入佛法中耶？』我即語言：『憍尸迦！如是人者，得入佛法，亦有佛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雖為是善星說法，而彼都無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於一時在迦尸國尸婆富羅城，善星比丘為我給使。我時欲入彼城乞食，無量眾生，虛心渴仰，欲見我跡。善星比丘尋隨我後，而毀滅之；既不能滅，而令眾生生不善心。我入城已，於酒家舍，見一尼乾，蹠脊蹲地，飡食酒糟。善星比丘見已而言：『世尊！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是人最勝。何以故？是人所說無因無果。』我言：『癡人，汝常不聞阿羅漢者，不飲酒、不害人、不欺誑、不偷盜、不姪姪。是人殺害父母，食噉酒糟，云何而言是阿羅漢？是人捨身，必定當墮阿鼻地獄。阿羅漢者永斷三惡，云何而言是阿羅漢？』善星即言：『四大之性，猶可轉易，欲令是人必墮阿鼻，無有是處。』我言：『癡人，汝常不聞諸佛如來誠言無二。』**我雖為是善星說法，而彼絕無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於一時與善星比丘住王舍城，爾時城中有一尼乾，名曰苦得，常作是言：『眾生煩惱無因無緣，眾生解脫亦無因緣。』善星比丘復作是言：『世尊！世間若有阿羅漢者，苦得為上。』我言：『癡人，苦得尼乾，實非羅漢，不能解了阿羅漢道。』善星復言：『何因緣故，阿羅漢人於阿羅漢而生嫉妬？』我言：『癡人，我於羅漢不生嫉妬，而汝自生惡邪見耳。若言苦得是羅漢者，却後七日，當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於食吐鬼中；其同學輩，當舁其尸，置寒林中。』爾時善星，即往苦得尼乾子所語言：『長老！汝今知不？沙門瞿曇，記汝

七日當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於食吐鬼中；同學同師，當舁汝尸，置寒林中。長老！好善思惟，作諸方便，當令瞿曇墮妄語中。』爾時苦得聞是語已，即便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滿七日已，便食黑蜜，食黑蜜已，復飲冷水，飲冷水已，腹痛而終；終已同學舁其尸喪，置寒林中，即受食吐餓鬼之形，在其尸邊。善星比丘聞是事已，至寒林中，見苦得身，受食吐形，在其尸邊，蹠脊蹲地。善星語言：『大德死耶？』苦得答言：『我已死矣。』『云何死耶？』答言：『因腹痛死。』『誰出汝尸？』答言：『同學。』『出置何處？』答言：『癡人，汝今不識是寒林耶？』『得何等身？』答言：『我得食吐鬼身。善星！諦聽如來善語、真語、時語、義語、法語。善星！如來口出如是實語，汝於爾時云何不信？若有眾生不信如來真實語者，彼亦當受如我此身。』爾時善星即還我所，作如是言：『世尊！苦得尼乾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我言：『癡人，阿羅漢者無有生處，云何而言，苦得生於三十三天？』『世尊！實如所言，苦得尼乾，實不生於三十三天，今受食吐餓鬼之身。』我言：『癡人，諸佛如來誠言無二，若言如來有二言者，無有是處。』善星即言：『如來爾時雖作是說，我於是事都不生信。』善男子！我亦常為善星比丘說真實法，而彼絕無信受之心。

「善男子！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失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得知他人心。』我於爾時告善星言：『我所說法，初、中、後善，其言巧妙，字義真正，所說無雜，具足成就，清淨梵行。』善星比丘復作是言：『如來雖復為我說法，而我真實謂無因果。』

「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連禪

河，可共往問。」

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如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墮阿鼻獄。

「善男子！善星比丘雖入佛法無量寶聚，空無所獲，乃至不得一法之利，以放逸故，惡知識故。譬如有人雖入大海，多見眾寶，而無所得，以放逸故。又如入海，雖見寶聚，自戮而死，或為羅刹惡鬼所殺。善星比丘亦復如是，入佛法已，為惡知識、羅刹大鬼之所殺害。善男子！是故如來以憐愍故，常說善星多諸放逸。善男子！若本貧窮，於是人所雖生憐愍，其心則薄；若本巨富後失財物，於是人所生於憐愍，其心則厚。善星比丘亦復如是，受持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然後退失甚可憐愍。是故我說善星比丘多諸放逸，多放逸故斷諸善根。我諸弟子有見聞者，於是人所，無不生於重憐愍心，如初巨富，後失財者。我於多年，常與善星共相隨逐，而彼自生惡邪之心，以惡邪故不捨惡見。善男子！我從昔來，見是善星，有少善根，如毛髮許，終不記彼，斷絕善根，是一闍提，廝下之人，地獄劫住。以其宣說無因無果、無有作業，爾乃記彼永斷善根，是一闍提，廝下之人，地獄劫住。善男子！譬如有人，沒圍廁中。有善知識，以手撓之，若得首髮，便欲拔出，久求不得，爾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覓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濟，終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髮許，是故不得拔其地獄。」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何故記彼當墮阿鼻地獄？」

「善男子！善星比丘多有眷屬，皆謂善星是阿羅漢，是得道果，我欲壞彼惡邪心故，記彼善星以放逸故墮於地獄。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所說真實無二。何以故？若佛所記當墮地獄，若不墮者，無有是處。聲聞緣覺所記莧者，則有二種：或

虛、或實。如目犍連在摩伽陀國，遍告諸人，却後七日天當降雨，時竟不雨；復記牝牛當生白犢，及其產時，乃產駁犢；記生男者，後乃產女。

「善男子！善星比丘常為無量諸眾生等，宣說一切無善惡果，爾時永斷一切善根，乃至無有如毛髮許。善男子！我久知是善星比丘當斷善根，猶故共住滿二十年，畜養共行。我若遠棄，不近左右，是人當教無量眾生造作惡業，是名如來第五解力。」

「世尊！一闍提輩，以何因緣無有善法？」

「善男子！一闍提輩，斷善根故。眾生悉有信等五根，而一闍提輩永斷滅故，以是義故，殺害蟻子猶得殺罪，殺一闍提無有殺罪。」

「世尊！一闍提者終無善法，是故名為一闍提耶？」

佛言：「如是，如是。」

「世尊！一切眾生有三種善，所謂過去、未來、現在。一闍提輩亦不能斷未來善法，云何說言斷諸善法，名一闍提耶？」

「善男子！斷有二種：一者現在滅，二者現在障於未來。一闍提輩具足二斷，是故我言斷諸善根。善男子！譬如有人沒園廁中，唯有一髮毛頭未沒，雖復一髮毛頭未沒，而一毛頭不能勝身。一闍提輩亦復如是，雖未來世當有善根，而不能救地獄之苦。未來之世雖可救拔，現在之世無如之何，是故名為不可救濟。以佛性因緣則可得救，佛性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佛性不可得斷。如朽敗子不能生芽，一闍提輩亦復如是。」

「世尊！一闍提輩不斷佛性，佛性亦善，云何說言斷一切善？」

「善男子！若諸眾生現在世中有佛性者，則不得名一闍提

也。如世間中眾生，我性、佛性是常，三世不攝。三世若攝，名為無常。佛性未來以當見故，故言眾生悉有佛性。以是義故，十住菩薩具足莊嚴乃得少見。」

迦葉菩薩言：「世尊！佛性者常，猶如虛空，何故如來說言未來？如來若言一闍提輩無善法者，一闍提輩於其同學、同師、父母、親族妻子，豈當不生愛念心耶？如其生者，非是善乎？」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發斯問。佛性者猶如虛空，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一切眾生有三種身，所謂過去、未來、現在。眾生未來具足莊嚴清淨之身，得見佛性，是故我言佛性未來。善男子！我為眾生或時說因為果，或時說果為因，是故經中說命為食，見色為觸，未來身淨，故說佛性。」

「世尊！如佛所說，義如是者，何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眾生佛性雖現在無，不可言無。如虛空性，雖無現在，不得言無。一切眾生雖復無常，而是佛性常住無變。是故我於此經中說，眾生佛性非內、非外，猶如虛空，非內非外。如其虛空有內外者，虛空不名為一、為常，亦不得言一切處有。虛空雖復非內非外，而諸眾生悉皆有之，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如汝所言，一闍提輩有善法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一闍提輩，若有身業、口業、意業，取業、求業、施業、解業，如是等業悉是邪業。何以故？不求因果故。善男子！**如呵梨勒果，根莖枝葉、花實悉苦，一闍提業亦復如是。**

「善男子！如來具足知諸根力，是故善能分別眾生上、中、下根，能知是人轉下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上，能知是人轉上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下，是故當知眾生根性無有決定，以無定故，或斷善根，斷已還生。若諸眾生根性定者，終不先斷，

斷已復生，亦不應說一闍提輩墮於地獄壽命一劫。善男子！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有定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知諸根力，定知善星當斷善根。以何因緣聽其出家？」

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初出家時，吾弟難陀，從弟阿難、調婆達多，子羅睺羅，如是等輩，皆悉隨我出家修道，我若不聽善星出家，其人次當得紹王位，其力自在，當壞佛法，以是因緣，我便聽其出家修道。善男子！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斷善根，於無量世都無利益。今出家已，雖斷善根，能受持戒，供養恭敬耆舊長宿、有德之人，修習初禪、乃至四禪，是名善因。如是善因能生善法，善法既生能修習道，既修習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聽善星出家。善男子！若我不聽善星比丘出家受戒，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足十力。」

「善男子！佛觀眾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是人雖具如是二法，不久能斷一切善根，具不善根。何以故？如是眾生，不親善友、不聽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行，以是因緣，能斷善根，具不善根。善男子！如來復知是人現世、若未來世、少壯老時，當近善友，聽受正法，苦、集、滅、道，爾時則能還生善根。善男子！譬如有泉，去村不遠，其水甘美，具八功德。有人熱渴，欲往泉所。邊有智者觀是渴人，必定無疑當至水所。何以故？無異路故。如來世尊，觀諸眾生亦復如是，是故如來，名為具足知諸根力。」

爾時世尊取地少土，置之爪上，告迦葉言：「是土多耶？十方世界地土多乎？」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爪上土者，不比十方所有土也。」

「善男子！有人捨身，還得人身；捨三惡身，得受人身，

諸根完具，生於中國，具足正信，能修習道，修習道已能得解脫，得解脫已能入涅槃，如爪上土。捨人身已，得三惡身，捨三惡身得三惡身，諸根不具，生於邊地，信邪倒見，修習邪道，不得解脫、常、樂、涅槃，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護持禁戒，精勤不懈，不犯四重、不作五逆、不用僧鬘物、不作一闍提、不斷善根，信如是等涅槃經典，如爪上土。毀戒懈怠、犯四重禁、作五逆罪、用僧鬘物、作一闍提、斷諸善根，不信是經，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如來善知眾生如是上、中、下根，是故稱佛具知根力。**」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是知根力，是故能知一切眾生上、中、下根，利鈍差別。知現在世眾生諸根，亦知未來眾生諸根。如是眾生於佛滅後，作如是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或不畢竟入於涅槃，或說有我、或說無我，或有中陰、或無中陰，或說有退、或說無退，或言如來身是有為、或言如來身是無為，或有說言十二因緣是有為法、或說因緣是無為法，或說心是有常、或說心是無常，或有說言受五欲樂能障聖道、或說不遮，或說世第一法唯是欲界、或說三界，或說布施唯是意業、或有說言即是五陰，或有說言有三無為、或有說言無三無為，復有說言或有造色、復有說言或無造色，或有說言有無作色、或有說言無無作色，或有說言有心數法、或有說言無心數法，或有說言有五種有、或有說言有六種有，或有說言八戒齋法優婆塞戒具足受得、或有說言不具受得，或說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或說不在，或有說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皆得佛道、或言不得，或說佛性即眾生有、或說佛性離眾生有，或有說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闍提等皆有佛性、或說言無，或有說言有十方佛、或有說言無十方佛，如其如來具足成就知根力者，何故今日不決定說？」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如是之義非眼識知，乃至非意識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若有智者，我於是人，終不作二，是亦謂我不作二說。於無智者作不定說，而是無智亦復謂我作不定說。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譬如醫王所有醫方，悉為療治一切病苦。善男子！如來世尊為國土故、為時節故、為他語故、為諸人故、為眾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無量義說無量名。

「云何一名說無量名？猶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無生、亦名無出、亦名無作、亦名無為、亦名歸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脫、亦名光明、亦名燈明、亦名彼岸、亦名無畏、亦名無退、亦名安處、亦名寂靜、亦名無相、亦名無二、亦名一行、亦名清涼、亦名無闇、亦名無礙、亦名無諍、亦名無濁、亦名廣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無量名。

「云何一義說無量名？猶如帝釋，亦名帝釋、亦名憍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蘭陀羅、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羅、亦名千眼、亦名舍支夫、亦名金剛、亦名寶頂、亦名寶幢，是名一義說無量名。

「云何於無量義說無量名？如佛如來，亦名如來，義異名異。亦名阿羅呵，義異名異。亦名三藐三佛陀，義異名異。亦名船師、亦名導師、亦名正覺、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師子王、亦名沙門、亦名婆羅門、亦名寂靜、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醫王、亦名大象王、亦名大龍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無畏、亦名寶聚、亦名商主、亦名得脫、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師、亦名大分陀利、亦名獨無等侶、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海、亦名無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義異名異。善男子！是名無量義中說無量名。

「復有一義說無量名，所謂如陰，亦名為陰、亦名顛倒、亦名為諦、亦名四念處、亦名四食、亦名四識住處、亦名為有、亦名為道、亦名為時、亦名眾生、亦名為世、亦名第一義、亦名三修謂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煩惱、亦名解脫、亦名十二因緣、亦名聲聞辟支佛、亦名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亦名過去現在未來，是名一義說無量名。

「善男子！如來世尊為眾生故，廣中說略、略中說廣，第一義諦說為世諦、說世諦法為第一義諦。云何名為廣中說略？如告比丘，我今宣說十二因緣。云何名為十二因緣？所謂因果。云何名為略中說廣？如告比丘，我今宣說苦、集、滅、道，苦者所謂無量諸苦、集者所謂無量煩惱、滅者所謂無量解脫、道者所謂無量方便。云何名為第一義諦說為世諦？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死。云何名為世諦說為第一義諦？如告憍陳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陳如。是故隨人、隨意、隨時，故名如來知諸根力。善男子！我若當於如是等義作定說者，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知根力。

「善男子！有智之人當知香象所負，非驢所勝。一切眾生所行無量，是故如來種種為說無量之法。何以故？眾生多有諸煩惱故。若使如來說於一行，不名如來具足成就知諸根力。是故我於餘經中說，五種眾生不應還為說五種法，為不信者不讚正信、為毀禁者不讚持戒、為慳貪者不讚布施、為懈怠者不讚多聞、為愚癡者不讚智慧。何以故？智者若為是五種人說是五事，當知說者不得具足知諸根力，亦不得名憐愍眾生。何以故？是五種人聞是事已，生不信心、惡心、瞋心；以是因緣於無量世受苦果報，是故不名憐愍眾生具知根力。是故我先於餘經中告舍利弗：『汝慎無為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舍利弗言：『世尊！我但為憐愍故說，非是具足根力故說。』

善男子！廣略說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善男子！如汝所言，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異說者，是人皆以顛倒因緣，不得正見，是故不能自利利他。善男子！是諸眾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種國土、一善知識，是故如來為彼種種宣說法要，以是因緣，十方三世諸佛如來為眾生故，開示演說十二部經。善男子！如來說是十二部經，非為自利，但為利他。是故如來第五力者名為解力。是二力故，如來深知是人現在能斷善根、是人後世能斷善根、是人現在能得解脫、是人後世能得解脫。是故如來名無上力士。」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三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二

「善男子！若言如來畢竟涅槃、不畢竟涅槃，是人不解如來意故，作如是說。善男子！是香山中有諸仙人五萬三千，皆於過去迦葉佛所，修諸功德未得正道，親近諸佛聽受正法。如來欲為如是人故，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諸天聞已，其聲展轉乃至香山。諸仙聞已，即生悔心，作如是言：『云何我等得生人中，不親近佛？諸佛如來出世甚難，如優曇花，我今當往至世尊所聽受正法。』善男子！爾時五萬三千諸仙即來我所，我時即為如應說法：『諸大士！色是無常。何以故？色之因緣是無常故，無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亦如是。』爾時諸仙聞是法已，即時獲得阿羅漢果。」

「善男子！拘尸那城有諸力士三十萬人，無所繫屬，自恃憍恣、色力命財，狂醉亂心。善男子！我為調伏諸力士故，告目連言：『汝當調伏如是力士。』時目連連敬順我教，於五年中種種教化，乃至不能令一力士受法調伏。是故我復為彼力士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善男子！時諸力士聞是語已，相與集聚，平治道路。過三月已，我時便從毘舍離國，至拘尸那城，中路遙見諸力士輩，即自化身為沙門像，往力士所作如是言：『諸童子！作何事耶？』力士聞已，皆生瞋恨，作如是言：『沙門！汝今云何謂我等輩為童子耶？』」

「我時語言：『汝今大眾三十萬人，盡其身力，不能移此微末小石，云何不名為童子乎？』」

「諸力士言：『汝若謂我為童子者，當知汝即是大人也。』」

「善男子！我於爾時以足二指，掘出此石。是諸力士見是

事已，即於己身生輕劣想，復作是言：『沙門！汝今復能移徙此石，令出道不？』

「我言：『童子！何因緣故，嚴治此道？』

「諸力士言：『沙門！汝不知耶？釋迦如來當由此路至娑羅林，入於涅槃。以是因緣，我等平治。』

「我時讚言：『善哉，善哉！童子！汝等已發如是善心，吾當為汝除去此石。』我時以手舉擲大石，高至阿迦尼吒。時諸力士見石在空，皆生驚怖，尋欲四散。

「我復告言：『諸力士等，汝今不應生恐怖心，各欲散去。』

「諸力士言：『沙門！若能救護我者，我當安住。』

「爾時我復以手接石，置之右掌。力士見已，心生歡喜，復作是言：『沙門！是石常耶？是無常乎？』

「我於爾時，以口吹之，石即散壞，猶如微塵。

「力士見已唱言：『沙門！是石無常。』即生愧心而自考責：『云何我等，恃怙自在色力命財，而生憍慢？』我知其心，即捨化身，還復本形而為說法。力士見已，一切皆發菩提之心。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一工巧，名曰純陀，是人先於迦葉佛所，發大誓願：『釋迦如來入涅槃時，我當最後奉施飲食。』是故我於毘舍離國，顧命比丘優波摩那：『善男子！過三月已，吾當於彼拘尸那竭娑羅雙樹入般涅槃。汝可往告純陀令知。』善男子！王舍城中有五通仙名須跋陀，年百二十，常自稱是一切智人，生大憍慢，已於過去無量佛所種諸善根，我亦為欲調伏彼故，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須跋聞已，當來我所，生信敬心，我當為彼說種種法，其人聞已，當得盡漏。』

「善男子！羅閱耆王頻婆娑羅，其王太子名曰善見，業因緣故，生惡逆心，欲害其父，而不得便。爾時惡人提婆達多，亦因過去業因緣故，復於我所生不善心，欲害於我，即修五通，

不久獲得，與善見太子共為親厚。為太子故，現作種種神通之事，從非門出、從門而入，從門而出、非門而入，或時示現象馬牛羊、男女之身。善見太子見已，即生愛心、喜心、敬信之心，為是事故，嚴設種種供養之具而供養之，又復白言：『大師，聖人。我今欲見曼陀羅花。』時提婆達多即便往至三十三天，從彼天人而求索之，其福盡故，都無與者。既不得花，作是思惟：『曼陀羅樹，無我、我所，我若自取，當有何罪？』即前欲取，便失神通，還見己身，在王舍城。心生慚愧，不能復見善見太子，復作是念：『我今當往至如來所，求索大眾。佛若聽者，我當隨意教詔勅使舍利弗等。』

「爾時提婆達多便來我所，作如是言：『唯願如來，以此大眾付囑於我，我當種種說法教化，令其調伏。』」

「我言：『癡人！舍利弗等聰明大智，世所信伏。我猶不以大眾付囑，況汝癡人，食唾者乎？』」

「時，提婆達復於我所倍生惡心，作如是言：『瞿曇！汝今雖復調伏大眾，勢亦不久，當見磨滅。』作是語已，大地即時六返震動，提婆達多尋時蹵地，於其身邊，出大暴風吹諸塵土，而污塗之。提婆達多見惡相已，復作是言：『若我此身現世必入阿鼻地獄，我要當報如是大怨。』」

「時，提婆達多尋起往至善見太子所，善見見已即問：『聖人！何故顏容憔悴，有憂色耶？』」

「提婆達言：『我常如是，汝不知乎？』」

「善見答言：『願說其意何因緣爾？』」

「提婆達言：『我今與汝極成親愛，外人罵汝以為非理，我聞是事，豈得不憂？』」

「善見太子復作是言：『國人云何罵辱於我？』」

「提婆達言：『國人罵汝為未生怨。』」

「善見復言：『何故名我為未生怨？誰作此名？』」

「提婆達言：『汝未生時，一切相師皆作是言，是兒生已當殺其父。是故外人皆悉號汝為未生怨。一切內人，護汝心故，謂為善見。韋提夫人聞是語已，既生汝身於高樓上，棄之於地，壞汝一指。以是因緣，人復號汝為婆羅留枝。我聞是已，心生愁憤，而復不能向汝說之。』提婆達多以如是等種種惡事，教令殺父：『若汝殺父，我亦能殺瞿曇沙門。』」

「善見太子問一大臣名曰雨行：『大王何故為我立字作未生怨？』大臣即為說其本末，如提婆達所說無異。善見聞已，即與大臣收其父王，閉之城外，以四種兵而守衛之。韋提夫人聞是事已，即至王所，諸守王人，遮不聽入。爾時夫人生瞋恚心，便呵罵之。時諸守人即告太子：『大王！夫人欲得往見父王，不審聽不？』善見聞已，復生瞋嫌，即往母所，前牽母髮，拔刀欲斫。爾時耆婆白言：『大王！有國已來，罪雖極重，不及女人，況所生母？』」

「善見太子聞是語已，為耆婆故，即便放捨。遮斷父王衣服臥具、飲食湯藥，過七日已，王命便終。善見太子見父喪已，方生悔心，雨行大臣復以種種惡邪之法而為說之：『大王！一切業行都無有罪，何故今者而生悔心？』」

「耆婆復言：『大王！當知如是業者，罪兼二種：一者殺害父王，二者殺須陀洹。如是罪者，除佛更無能除滅者。』」

「善見王言：『如來清淨，無有穢濁，我等罪人，云何得見？』」

「善男子！我知是事，故告阿難：『過三月已，吾當涅槃。善見聞已，即來我所，我為說法，重罪得薄，獲無根信。』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故作是言：『如來定說畢竟涅槃。』」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實義，二者假名。假名菩薩，聞我三月當入涅槃，皆生退心，而作是言：『如其如來無常不住，我等何為為是事故，無量世中受大苦惱？如來世尊成就具足無量功德，尚不能壞如是死魔，況我等輩當能壞耶？』善男子！是故我為如是菩薩而作是言：『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

「善男子！有諸眾生，生於斷見，作如是言：『一切眾生身滅之後，善惡之業無有受者。』我為是人，作如是言：『善惡果報，實有受者。』云何知有？善男子！過去之世拘尸那竭，有王名曰善見，作童子時經八萬四千歲，作太子時八萬四千歲，及登王位亦八萬四千歲。於獨處坐，作是思惟：『眾生薄福，壽命短促，常有四怨，而隨逐之，不自覺知，猶故放逸。是故我當出家修道，斷絕四怨：生、老、病、死。』即勅有司，於其城外，作七寶堂。作已便告群臣、百官、宮內妃后、諸子眷屬：『汝等當知，我欲出家，能見聽不？』爾時大臣及其眷屬各作是言：『善哉，大王！今正是時。』時善見王，將一使人，獨住堂上，復經八萬四千年中，修習慈心。是慈因緣，於後八萬四千世中次第得作轉輪聖王，三十世中作釋提桓因，無量世中作諸小王。善男子！爾時善見豈異人乎？莫作斯觀，即我身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及有所。

「又我一時為諸眾生說言：『我者即是性也，所謂內外因緣、十二因緣、眾生、五陰，心界、世間、功德、業行、自在天，世，即名為我。』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

「善男子！復於異時，有一比丘，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名我？誰是我耶？何緣故我？』我時即為比丘說言：『比丘！無我、我所。眼者即是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其生之時，無所從來，及其滅時，亦無所至，雖有業果，無有作者，無有捨陰及受陰者。如汝所問，云何我者？我即期也。誰是我者？即是業也。何緣我者？即是愛也。比丘！譬如二手相拍，聲出其中。我亦如是，眾生、業、愛三因緣故，名之為我。比丘！一切眾生，色不是我、我中無色、色中無我，乃至識亦如是。比丘！諸外道輩雖說有我，終不離陰，若說離陰別有我者，無有是處。一切眾生，行如幻化、熱時之焰。比丘！五陰皆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善男子！爾時多有無量比丘，觀此五陰，無我、我所，得阿羅漢果。』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無我。」

「善男子！我於經中復作是言：『三事和合，得受是身：一父、二母、三者中陰；是三和合，得受是身。』或時復說：『阿那含人現般涅槃，或於中陰入般涅槃。』或復說言：『中陰身根，具足明了，皆因往業，如淨醍醐。』善男子！我或時說：『弊惡眾生，所受中陰，如世間中麤澁麤渴。純善眾生所受中陰，如波羅奈所出白氈。』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中陰。」

「善男子！我復為彼逆罪眾生，而作是言：『造五逆者，捨身直入阿鼻地獄。』我復說言：『曇摩留枝比丘，捨身直入阿鼻地獄，於其中間無止宿處。』我復為彼犢子梵志說言：『梵志！若有中陰，則有六有。』我復說言：『無色眾生，無有中陰。』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定無中陰。」

「善男子！我於經中，復說有退。何以故？因於無量懈怠、懶惰諸比丘等不修道故，說退五種：一者樂於多事、二者樂說世事、三者樂於睡眠、四者樂近在家、五者樂多遊行，以是因緣令比丘退。說退因緣復有二種：一內、二外。阿羅漢人雖離內因，不離外因，以外因緣故則生煩惱，生煩惱故，則便退失。復有比丘，名曰瞿毘，六返退失，退已慚愧，復更進修，第七即得，得已恐失，以刀自害。我復或說有時解脫，或說六種阿羅漢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退。

「善男子！經中復說，譬如焦炭，不還為木，亦如瓶壞，更無瓶用；煩惱亦爾，阿羅漢斷，終不還生。亦說眾生煩惱因，凡有三種：一者未斷煩惱、二者不斷因緣、三者不善思惟。而阿羅漢無二因緣，謂斷煩惱無不善思惟。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無退。

「善男子！我於經中說如來身，凡有二種：一者生身、二者法身。言生身者，即是方便應化之身。如是身者，可得言是生老病死、長短黑白、是此是彼、是學無學。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佛身是有為法。法身即是常樂我淨，永離一切生老病死、非白非黑、非長非短、非此非彼、非學非無學。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不動，無有變易。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佛身是無為法。

「善男子！我經中說：『云何名為十二因緣？從無明生行，從行生識，從識生名色，從名色生六入，從六入生觸，從觸生受，從受生愛，從愛生取，從取生有，從有生生，從生則有老死憂苦。』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有為。我又一時告喻比丘，而作是言：『十二因

緣有佛無佛，性相常住。善男子！有十二緣不從緣生，有從緣生。非十二緣有從緣生，亦十二緣有非緣生非十二緣有。十二緣非緣生者，謂未來世十二支也。有從緣生非十二緣者，謂阿羅漢所有五陰。有從緣生亦十二緣者，謂凡夫人所有五陰。十二因緣有非緣生非十二緣者，謂虛空涅槃。』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無為。

「善男子！我經中說：『一切眾生作善惡業，捨身之時，四大於此即時散壞，純善業者心即上行，純惡業者心即下行。』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常。善男子！我於一時為頻婆娑羅王而作是言：『大王！當知色是無常。何以故？從無常因而得生故。是色若從無常因生，智者云何說言是常？若色是常，不應壞滅，生諸苦惱。今見是色散滅破壞，是故當知色是無常，乃至識亦如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斷。

「善男子！我經中說：『我諸弟子受諸香花、金銀寶物、妻子奴婢、八不淨物，獲得正道，得正道已，亦不捨離。』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說受五欲，不妨聖道。又我一時復作是說：『在家之人得正道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受五欲，定遮正道。

「善男子！我經中說：『遠離煩惱未得解脫，猶如欲界修習世間第一法也。』善男子！我諸弟子聞作是說，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唯是欲界。又復我說：『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在於初禪至第四禪。』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

我意，唱言如來說如是法在於色界。又復我說：『諸外道等，先已得斷四禪煩惱，修習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觀四真諦，得阿那含果。』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在無色界。

「善男子，我經中說：『四種施中，有三種淨：一者施主信因、信果、信施，受者不信、因、果與施；二者受者信因、果、施，施主不信因、果及施；三者施主受者，二俱有信；四者施主受者二俱不信。是四種施，初三種淨。』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施唯意。善男子，我於一時復作是說：『施者施時以五事施。何等為五？一者施色、二者施力、三者施安、四者施命、五者施辯，以是因緣，施主還得五事果報。』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施即五陰。

「善男子！我於一時宣說：『涅槃即是遠離，煩惱永盡，滅無遺餘。猶如燈滅，更無法生，涅槃亦爾。言虛空者，即無所有，譬如世間無所有故，名為虛空。非智緣滅，即無所有。如其有者，應有因緣。有因緣故，應有盡滅。以其無故，無有盡滅。』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無三無為。

「善男子，我於一時，為目乾連而作是言：『目連！夫涅槃者，即是章句、即是足跡、是畢竟處、是無所畏、即是大師、即是大果、是畢竟智、即是大忍無礙三昧、是大法界、是甘露味、即是難見。目連！若說無涅槃者，云何有人生誹謗者墮於地獄？』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涅槃。

「復於一時，我為目連而作是說：『目連！眼不牢固，至身亦爾皆不牢固，不牢固故，名為虛空。食下迴轉，消化之處，

一切音聲，皆名虛空。』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有虛空無為。

「復於一時為目連說：『目連！有人未得須陀洹果住忍法時，斷於無量三惡道報，當知不從智緣而滅。』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有非智緣滅。

「善男子！我又一時為跋波比丘說：『跋波！若比丘觀色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近、若遠、若麤、若細，如是等色，非我、我所。若有比丘如是觀已，能斷色愛。』跋波又言：『云何名色？』我言：『四大名色，四陰名色。』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言，色是四大。

「善男子，我復說言：『譬如因鏡，則有像現。色亦如是，因四大造，所謂麤細、澁滑、青黃赤白、長短方圓、斜角輕重、寒熱飢渴、煙雲塵霧，是名造色，猶如響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四大則有造色，或有四大無有造色。

「善男子！往昔一時，菩提王子作如是言：『若有比丘護持禁戒，若發惡心，當知是時失比丘戒。』我時語言：『菩提王子！戒有七種，從於身口、有無作色。以是無作色因緣故，其心雖在惡無記中，不名失戒，猶名持戒。以何因緣名無作色？非異色因，不作異色因果。』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有無作色。

「善男子！我於餘經作如是言：『戒者即是遮制惡法，若不作惡是名持戒。』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宣說，無無作色。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聖人色陰乃至識陰，皆

是無明因緣所出。一切凡夫亦復如是，從無明生愛，當知是愛即是無明；從愛生取，當知是取即無明愛；從取生有，是有即是無明愛取；從有生受，當知是受即是行有；從受因緣生於名色、無明、愛取、有行、受、觸、識、六入等，是故受者即十二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無心數。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從眼、色、明、惡欲等四，則生眼識。言惡欲者，即是無明。欲性求時，即名為愛。愛因緣取，取名為業。業因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想、受、愛、信、精進、定慧。如是等法，因觸而生，然非是觸。』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心數。

「善男子！我或時說，唯有一有；或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二十五。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五有，或言六有。

「善男子，我往一時住迦毘羅衛尼拘陀林時，釋摩男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云何名為優婆塞也？』我即為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諸根完具，受三歸依，是則名為優婆塞也。』釋摩男言：『世尊！云何名為一分優婆塞？』我言：『摩男！若受三歸及受一戒，是名一分優婆塞也。』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優婆塞戒不具受得。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恒河邊，爾時迦旃延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教眾生令受齋法，或一日、或一夜、或一時、或一念，如是之人，成齋不耶？』我言：『比丘！是人得善，不名得齋。』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八戒齋具受乃得。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若有比丘犯四重已，不名比丘，名破比丘、亡失比丘，不復能生善牙種子。譬如焦種不生果實，如多羅樹，頭若斷壞，則不生果。犯重比丘亦復如是。』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重禁已，失比丘戒。

「善男子！我於經中為純陀說：『四種比丘，一者畢竟到道、二者示道、三者受道、四者污道，犯四重者即是污道。』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四重已，不失禁戒。

「善男子！我於經中告諸比丘：『一乘、一道、一行、一緣，如是一乘乃至一緣，能為眾生作大寂靜，永斷一切繫縛、愁苦、苦及苦因，令一切眾到於一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人皆得佛道。

「善男子！我於經中說：『須陀洹人，人間天上七返往來，便般涅槃。斯陀含人，一受人天，便般涅槃。阿那含人，凡有五種，或有中間般涅槃者，乃至上流般涅槃者。阿羅漢人凡有二種，一者現在、二者未來，現在亦斷煩惱五陰，未來亦斷煩惱五陰。』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須陀洹至阿羅漢不得佛道。

「善男子！我於此經說言：『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實、三真、四善、五淨、六可見。』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說言：『眾生佛性猶如虛空，虛空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內、非外，非是色、聲、香、味、觸攝，佛性亦爾。』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

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復說：『眾生佛性，猶如貧女宅中寶藏，力士額上金剛寶珠，轉輪聖王甘露之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復說：『犯四重禁、一闍提人、謗方等經、作五逆罪，皆有佛性。如是眾生都無善法，佛性是善。』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

「善男子！我又復說：『眾生者即是佛性。何以故？若離眾生，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與波斯匿王說於象喻，如盲說象，雖不得象，然不離象。眾生說色乃至說識是佛性者，亦復如是，雖非佛性，非不佛性。如我為王說筌篲喻，佛性亦爾。』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作種種說。如盲問乳，佛性亦爾，以是因緣，或有說言犯四重禁、謗方等經、作五逆罪、一闍提等，悉有佛性，或說言無。

「善男子，我於處處經中說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一國土中二轉輪王，一世界中二佛出世，無有是處。一四天下，八四天王乃至二他化自在天，亦無是處。』然我乃說：『從閻浮提、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無十方佛。我亦於諸大乘經中說有十方佛。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四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三

「善男子！如是諍訟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若人於是生疑心者，猶能摧壞無量煩惱如須彌山，若於是中生決定者，是名執著。」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執著？」

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若從他聞、若自尋經、若他故教，於所著事不能放捨，是名執著。」

迦葉復言：「世尊！如是執著，為是善耶？是不善乎？」

「善男子！如是執著，不名為善。何以故？不能摧壞諸疑網故。」

迦葉復言：「世尊！如是人者，本自不疑，云何說言不壞疑網？」

「善男子！夫不疑者，即是疑也。」

「世尊！若有人謂須陀洹人不墮三惡，是人亦當名著、名疑？」

「善男子！是可名定，不得名疑。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先見人、樹，後時夜行，遙見杙根，便生疑想，人耶？樹耶？善男子！如人先見比丘梵志，後時於路遙見比丘，即生疑想，是沙門耶？是梵志乎？善男子！如人先見牛與水牛，後遙見牛，便生疑想，彼是牛耶？是水牛乎？善男子！一切眾生先見二物，後便生疑。何以故？心不了故。我亦不說須陀洹人有墮三惡、不墮三惡，是人何故生於疑心？」

迦葉言：「世尊！如佛所說，要先見已，然後疑者。有人未見二種物時，亦復生疑。何等是耶？所謂涅槃。世尊！譬如

有人路遇濁水，然未曾見而亦生疑，如是水者深耶？淺耶？是人未見，云何生疑？」

「善男子！夫涅槃者，即是斷苦。非涅槃者，即是苦也。一切眾生見有二種，見苦、非苦。苦非苦者，即是飢渴、寒熱、瞋喜，病瘦安隱、老壯生死，繫縛解脫、恩愛別離、怨憎聚會。眾生見已即便生疑，當有畢竟遠離如是苦惱事不？是故眾生於涅槃中而生疑也。汝意若謂是人先來未見濁水，云何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是人先於餘處見已，是故於此未曾到處，而復生疑。」

「世尊！是人先見深淺處時，已不生疑，於今何故而復生疑？」

佛言：「善男子！本未行故，所以生疑。是故我言，不了故疑。」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疑即是著，著即是疑。為是誰耶？」

「善男子！斷善根者。」

迦葉言：「世尊！何等人輩，能斷善根？」

「善男子！若有聰明黠慧利根，能善分別。遠離善友，不聽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能斷善根。離是四事，心自思惟：『無有施物。何以故？施者即是捨於財物，若施有報，當知施主常應貧窮。何以故？子果相似故，是故說言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是則名為斷善根也。」

「復作是念：『施主、受者及以財物，三事無常、無有停住，若無停住，云何說言，此是施主、受者、財物？若無受者，云何得果？以是義故，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施者施時有五事施，受者受已，或時作善、

或作不善，而是施主亦復不得善、不善果。如世間法，從子生果，果還作子。因即施主果即受者，而是受者不能以此善、不善法，令施主得，以是義故，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無有施物。何以故？施物無記。若是無記，云何而得善果報耶？無善惡果，即是無記。財若無記，當知即無善惡果報，是故無施、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施者即意。若是意者，無見無對，非是色法。若非是色，云何可施？是故無施、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施主若為佛像、天像，命過父母而行施者，即無受者，若無受者，應無果報。若無果報，是為無因，若無因者是為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無父無母。若言父母是眾生因，生眾生者，理應常生，無有斷絕。何以故？因常有故。然不常生，是故當知無有父母。』

「復作是念：『無父無母。何以故？若眾生身因父母有，一人應具男女二根，然無具者，當知眾生非因父母。』

「復作是念：『非因父母而生眾生。何以故？眼見眾生，不似父母，謂身、色、心、威儀、進止，是故父母非眾生因。』

「復作是念：『一切世間有四種無：一者未生名無，如泥團時，未有瓶用。二者滅已名無，如瓶壞已，是名為無。三者各異互無，如牛中無馬，馬中無牛。四者畢竟名無，如兔角、龜毛。眾生父母亦復如是，同此四無。若言父母眾生因者，父母死時，子不必死，是故父母非眾生因。』

「復作是念：『若言父母眾生因者，應因父母常生眾生。

然而復有化生、濕生，是故當知，非因父母生眾生也。』

「復作是念：『自有眾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長。譬如孔雀，聞雷震聲，而便得娠。又如青雀，飲雄雀尿，而便得娠。如命命鳥，見雄者舞，即便得娠。』作是念時，如其不遇善知識者，當知是人能斷善根。」

「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無善惡果。何以故？有諸眾生具十善法，樂於惠施，勤修功德。是人亦復疹病集身，中年夭喪，財物損失，多諸憂苦。有行十惡，慳貪嫉妬，懶惰懈怠，不修諸善；身安無病，終保年壽，多饒財寶，無諸愁苦。是故當知無善惡果。』」

「復作是念：『我亦曾聞諸聖人說，有人修善，命終多墮三惡道中；有人行惡，命終生於人天之中；是故當知無善惡果。』」

「復作是念：『一切聖人有二種說，或說殺生得善果報、或說殺生得惡果報，是故當知聖說不定。聖若不定，我云何定？是故當知無善惡果。』」

「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無有聖人。何以故？若言聖人應得正道，一切眾生具煩惱時修正道者，當知是人正道、煩惱一時俱有，若一時有，當知正道不能破結。若無煩惱而修道者，如是正道為何所作？是故具煩惱者，道不能壞；不具煩惱，道則無用。是故當知，一切世間無有聖人。』」

「復作是念：『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是十二因緣，一切眾生等共有之。八聖道者，其性平等，亦應如是一人得時，一切應得；一人修時，應一切苦滅。何以故？煩惱等故。而今不得，是故當知無有正道。』」

「復作是念：『聖人皆有同凡夫法，所謂飲食、行住、坐臥、睡眠、喜笑、飢渴、寒熱、憂愁、恐怖。若同凡夫如是事者，當知聖人不得聖道；若得聖道，應當永斷如是等事。如是

等事如其不斷，當知無道。』

「復作是念：『聖人有身，受五欲樂，亦復罵辱撻打，於人嫉妬憍慢，受於苦樂，作善惡業，是因緣故，知無聖人。若有道者，應斷是事，是事不斷，當知無道。』

「復作是念：『多憐愍者，名為聖人。何因緣故，名為聖人？道因緣故，名為聖人。若道性憐愍，便應愍念一切眾生，不待修已然後方得。如其無愍，何故聖人因得聖道，能憐愍耶？是故當知世無聖道。』

「復作是念：『一切四大，不從因生，眾生等有是四大性，不觀眾生是邊應到、彼不應到。若有聖道，性應如是。然今不爾，是故當知，世無聖人。』

「復作是念：『若諸聖人有一涅槃，當知是則無有聖人。何以故？不可得故。常住之法，理不可得、不可取捨。若諸聖人涅槃多者，是則無常。何以故？可數法故。涅槃若一，一人得時，一切應得。涅槃若多，是則有邊，如其有邊，云何名常？若有說言涅槃體一、解脫是多，如蓋是一，牙舌是多。是義不然。何以故？一一所得，非一切得。以有邊故，是應無常。若無常者，云何得名為涅槃耶？涅槃若無，誰為聖人？是故當知無有聖人。』

「復作是念：『聖人之道，非因緣得。若聖人道，非因緣得，何故一切不作聖人？若一切人非聖人者，當知是則無有聖人、及以聖道。』

「復作是念：『聖說正見，有二因緣：一者從他聞法、二者內自思惟。是二因緣，若從緣生，所從生者，復從緣生，如是展轉，有無窮過。若是二事，不從緣生，一切眾生何故不得？』作是觀時能斷善根。

「善男子！若有眾生深見如是無因無果，是人能斷信等五

根。善男子！斷善根者，非是下劣愚鈍之人，亦非天中及三惡道，破僧亦爾。」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人，何時當能還生善根？」

佛言：「善男子！是人二時還生善根，初入地獄、出地獄時。善男子！善有三種，過去、現在、未來。若過去者，其性自滅，因雖滅盡果報未熟，是故不名斷過去果。斷三世因，故名為斷。」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斷三世因，名斷善根。斷善根人，即有佛性。如是佛性，為是過去、為是現在、為是未來、為遍三世？若過去者，云何名常？佛性亦常，是故當知非過去也。若未來者，云何名常？何故佛說一切眾生必定當得？若必定得，云何言斷？若現在者，復云何常？何故復言必定可見？如來亦說，佛性有六：一常、二真、三實、四善、五淨、六可見。若斷善根有佛性者，則不得名斷善根也。若無佛性，云何復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若言佛性亦有、亦斷，云何如來復說是常？」

佛言：「善男子！如來世尊為眾生故，有四種答：一者定答、二者分別答、三者隨問答、四者置答。

「善男子！云何定答？若問惡業得善果耶？不善果乎？是應定答得不善果；善亦如是。若問如來一切智不？是應定答是一切智。若問佛法是清淨不？是應定答必定清淨。若問如來弟子如法住不？是應定答有如法住。是名定答。

「云何分別答？如我所說四真諦法。云何為四？苦、集、滅、道。何謂苦諦？有八苦故，名曰苦諦。云何集諦？五陰因故，名為集諦。云何滅諦？貪欲、瞋癡畢竟盡故，名為滅諦。云何道諦？三十七助道法故，名為道諦。是名分別答。

「云何隨問答？如我所說，一切法無常。復有問言：『如

來世尊為何法故說於無常？』答言：『如來為有為法，故說無常，無我亦爾。』如我所說一切法燒他。又問言：『如來世尊為何法故說一切燒？』答言：『如來為貪瞋癡說一切燒。』

「善男子！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三念處、首楞嚴等八萬億諸三昧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五智印等三萬五千諸三昧門金剛定等，四千二百諸三昧門方便三昧無量無邊，如是等法是佛、佛性。如是佛性則有七事：一常、二我、三樂、四淨、五真、六實、七善，**是名分別答。**

「善男子！後身菩薩佛性有六：一常、二淨、三真、四實、五善、六少見，**是名分別答。**

「如汝先問，斷善根人有佛性者，是人亦有如來佛性，亦有後身佛性，是二佛性，障未來故，得名為無。畢竟得故，得名為有。**是名分別答。**

「如來佛性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後身佛性現在、未來少可見故，得名現在。未具見故，名為未來。如來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則不爾，有是三世，有非三世。後身菩薩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

「九住菩薩佛性六種：一常、二善、三真、四實、五淨、六可見。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

「八住菩薩下至六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實、三淨、四善、五可見。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

「五住菩薩下至初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實、三淨、四可見、五善不善。善男子！是五種佛性、六種佛性、七種佛性，斷善根人必當得故，故得言有。**是名分別答。**

「若有說言，斷善根者定有佛性、定無佛性，是名置答。」

迦葉菩薩言：「世尊！我聞不答，乃名置答。如來今者何因緣，答而名置答？」

「善男子！我亦不說置而不答乃說置答。善男子！如是置答，復有二種：一者遮止、二者莫著。以是義故，得名置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云何名因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過去、現在、未來，非是過去、現在、未來？」

佛言：「善男子！五陰二種：一者因、二者果。是因五陰，是過去、現在、未來。是果五陰，亦是過去、現在、未來，亦非過去、現在、未來。善男子！一切無明煩惱等結，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從無明行及諸煩惱得善五陰，是名佛性。從善五陰，乃至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於經中先說，眾生佛性，如雜血乳；血者即是無明行等一切煩惱，乳者即是善五陰也。是故我說，從諸煩惱及善五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眾生身，皆從精血而得成就，佛性亦爾。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斷少煩惱，佛性如乳。阿那含人，佛性如酪。阿羅漢人，猶如生酥。從辟支佛至十住菩薩，猶如熟酥。如來佛性，猶如醍醐。善男子！現在煩惱為作障故，令諸眾生不得覩見。如香山中有忍辱草，非一切牛皆能得食；佛性亦爾。是名分別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五種、六種、七種佛性若未來有者，云何說言斷善根人有佛性耶？」

佛言：「善男子！如諸眾生有過去業，因是業故，眾生現在得受果報。有未來業，以未生故，終不生果有現在煩惱。若無煩惱，一切眾生應當了了現見佛性，是故斷善根人，以現在世煩惱因緣，能斷善根。未來佛性力因緣故，還生善根。」

迦葉言：「世尊！未來云何能生善根？」

「善男子！猶如燈日，雖復未生，亦能破闇。未來之生，能生眾生未來佛性，亦復如是。**是名分別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言五陰是佛性者，云何說言眾生佛性非內、非外？」

佛言：「善男子！何因緣故如是失意？我先不說眾生佛性是中道耶？」

迦葉言：「世尊！我實不失意，直以眾生於此中道不能解故，故發斯問。」

「善男子！眾生不解，即是中道。或時有解、或有不解。善男子！我為眾生得開解故，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何以故？凡夫眾生或言佛性住五陰中，如器中有果；或言離陰而有，猶如虛空；是故如來說於中道。眾生佛性非內六入、非外六入，內外合故，名為中道。是故如來宣說佛性即是中道，非內、非外，故名中道。**是名分別答。**

「復次善男子！云何名為非內非外？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外道。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於無量劫在外道中，斷諸煩惱、調伏其心、教化眾生，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外道。或言佛性即是內道。何以故？菩薩雖於無量劫中修習外道，若離內道，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內道。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別答。**

「復次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如來金剛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以故？不虛誑故。或言佛性即是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及三念處、首楞嚴等一切三昧。何以故？因是三昧，生金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別答。**

「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即是內善思惟。何以故？離

善思惟，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佛性即是內善思惟。或有說言佛性即是從他聞法。何以故？從他聞法，則能內善思惟，若不聞法則無思惟，是以佛性即是從他聞法。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

「復次善男子！復有說言佛性是外，謂檀波羅蜜，從檀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說言檀波羅蜜即是佛性。或有說言佛性是內，謂五波羅蜜。何以故？離是五事，當知則無佛性因果，是以說言五波羅蜜即是佛性。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

「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在內，譬如力士額上寶珠。何以故？常樂我淨如寶珠故，是以說言佛性在內。或有說言佛性在外，如貧寶藏。何以故？方便見故。佛性亦爾，在眾生外，以方便故而得見之。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

「善男子！眾生佛性非有、非無。所以者何？佛性雖有，非如虛空。何以故？世間虛空，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見；佛性可見，是故雖有非如虛空。佛性雖無不同兔角。何以故？龜毛、兔角，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生；佛性可生，是故雖無不同兔角。是故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云何名有？一切悉有，是諸眾生不斷不滅，猶如燈焰，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有。云何名無？一切眾生現在未有一切佛法，常、樂、我、淨，是故名無。有無合故，即是中道，是故佛說眾生佛性非有非無。

「善男子！如有人問是種子中，有果無耶？應定答言，亦有亦無。何以故？離子之外不能生果，是故名有。子未出芽，是故名無。以是義故，亦有亦無。所以者何？時節有異，其體是一。眾生佛性亦復如是，若言眾生中別有佛性者，是義不然。

何以故？眾生即佛性，佛性即眾生；直以時異，有淨不淨。善男子！若有問言是子能生果不？是果能生子不？應定答言，亦生不生。」

「世尊！如世人說，乳中有酪，是義云何？」

「善男子！若有說言乳中有酪，是名執著。若言無酪，是名虛妄。離是二事，應定說言，亦有亦無。何故名有？從乳生酪，因即是乳，果即是酪，是名為有。云何名無？色味各異，服用不同，熱病服乳，冷病服酪，乳生冷病，酪生熱病。善男子！若言乳中有酪性者，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緣故，乳在先出，酪不先生？若有因緣，一切世人何故不說？若無因緣，何故酪不先出？若酪不先出，誰作次第？乳酪生蘇，熟蘇醍醐，是故知酪，先無今有，若先無今有，是無常法。善男子！若有說言，乳有酪性，能生於酪，水無酪性，故不生酪，是義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乳酪之性。所以者何？因於水草，則出乳酪。若言乳中，定有酪性，水草無者，是名虛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言虛妄。善男子！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應定有乳性，何因緣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無因緣，當知是酪本無今有。是故智者應言乳中非有酪性、非無酪性。善男子！是故如來於是經中說如是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是名為著；若無佛性，是名虛妄；智者應說眾生佛性亦有亦無。」

「善男子！四事和合，生於眼識。何等為四？眼、色、明、欲。是眼識性，非眼、非色、非明、非欲，從和合故，便得出生。如是眼識，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是故當知無有本性，乳中酪性亦復如是。若有說言，水無酪性，故不出酪，是故乳中定有酪性。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異因、異果，亦非一因生一切果，非一切果從一因生。善男子！如從四事，生於眼識，不可復說從此四事應生耳識。善男子！離於方便，

乳中得酪、酪出生酥，不得如是，要須方便。善男子！智者不可見離方便從乳得酪，謂得生酥亦應如是離方便得。善男子！是故我於是經中說，因生故法有，因滅故法無。善男子！如鹽性鹹，能令非鹹使鹹。若非鹹物先有鹹性，世人何故更求鹽耶？若先無者，當知先無今有。以餘緣故，而得鹹也。若言一切不鹹之物皆有鹹性，微故不知，由此微性，鹽能令鹹。若本無性，雖復有鹽，不能令鹹。譬如種子自有四大，緣外四大，而得增長芽、莖、枝、葉，鹽性亦爾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不鹹之物，先有鹹性者，鹽亦應有微不鹹性。是鹽若有如是二性，何因緣故，離不鹹物，不可獨用？是故知鹽本無二性。如鹽，一切不鹹之物亦復如是。若言外四大種力能增長內四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次第說故，不從方便乳中得酪、生酥，乃至一切諸法，皆不如是非方便得，四大亦復如是。若說從外四大增內四大，不見從內四大增外四大，如尸利沙果先無形質，見昴星時果則出生，足長五寸。如是果者，實不因於外四大增。

「善男子，如我所說十二部經，或隨自意說，或隨他意說，或隨自他意說。云何名為隨自意說？如五百比丘問舍利弗：『大德！佛說身因，何者是耶？』舍利弗言：『諸大德！汝等亦各得正解脫，自應識之，何緣方作如是問耶？』有比丘言：『大德！我未獲得正解脫時，意謂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復有說言：『大德！我未獲得正解脫時，謂愛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或有說言：『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飲食五欲，即是身因。』爾時五百比丘，各各自說己所解已，共往佛所，稽首佛足，右遶三匝，禮拜畢已，却坐一面，各以如上己所解義，向佛說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諸人，誰是正說？誰不正說？』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無非正說。』舍利弗言：

『世尊！佛意云何？』佛言：『舍利弗！我為欲界眾生說言，父母即是身因。』如是等經，名隨自意說。

「云何名為隨他意說？如巴吒羅長者，來至我所，作如是言：『瞿曇！汝知幻不？若知幻者，即大幻人。若不知者，非一切智。』我言：『長者！知幻之人，名幻人耶？』長者言：『善哉，善哉！知幻之人即是幻人。』佛言：『長者！舍衛國內波斯匿王，有旃陀羅，名曰氣噓，汝知不耶？』長者答言：『瞿曇！我久知之。』佛言：『汝久知者，可得即是旃陀羅不？』長者言：『瞿曇！我雖知是旃陀羅，然我此身非旃陀羅。』佛言：『長者！汝得是義，知旃陀羅，非旃陀羅。我今何故不得知幻而非幻乎？長者！我實知幻、知幻人、知幻果報、知幻伎術，我知殺、知殺人、知殺果報、知殺解脫，乃至知邪見、知邪見人、知邪見果報、知邪見解脫。長者！若說非幻之人名為幻人，非邪見人說邪見人，得無量罪。』長者言：『瞿曇！如汝所說，我得大罪。我今所有，悉以相上，幸莫令彼波斯匿王知我此事。』佛言：『長者！是罪因緣，不必失財，乃當因是墮三惡道。』是時長者，聞惡道名，心生恐怖，白佛言：『聖人！我今失意獲得大罪。聖人今者是一切智，應當了知獲得解脫。我當云何得脫地獄、餓鬼、畜生？』爾時我為說四真諦，長者聞已得須陀洹果，心生慚愧，向佛懺悔：『我本愚癡，佛非幻人，而言是幻。我從今日，歸依三寶。』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是名隨他意說。

「云何名為隨自他說？如我所說，如一切世間智者說有，我亦說有；智人說無，我亦說無。世間智人說五欲樂有，無常、苦、無我、可斷，我亦說有。世間智人說五欲樂有，常、我、淨，無有是處，我亦如是說無是處。是名隨自他說。

「善男子！如我所說十住菩薩少見佛性，是名隨他意說。

何故名少見？十住菩薩得首楞嚴等三昧三千法門，是故了了，自知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見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說十住菩薩少見佛性。善男子！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名隨自意說。一切眾生不斷、不滅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隨自意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我說如是，汝說亦爾，**是名隨自他意說。**

「善男子！如來或時為一法故，說無量法。如經中說，一切梵行因善知識。一切梵行，因雖無量，說善知識，則已攝盡。如我所說，一切惡行，邪見為因。一切惡行，因雖無量，若說邪見，則已攝盡。或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信心為因；是菩提因，雖復無量，若說信心，則已攝盡。善男子！如來雖說無量諸法以為佛性，然不離於陰入界也。

「**善男子！如來說法為眾生故，有七種語：**一者因語、二者果語、三者因果語、四者喻語、五者不應說語、六者世流布語、七者如意語。

「**云何名因語？**現在因中，說未來果，如我所說。善男子！汝見眾生，樂殺乃至樂行邪見，當觀是人即地獄人。善男子！若有眾生，不樂殺生乃至邪見，當觀是人即是天人。是名因語。

「**云何果語？**現在果中說過去因，如經中說。善男子！如汝所見貧窮眾生，顏貌醜陋、不得自在，當知是人定有破戒、妬心、瞋心、無慚愧心。若見眾生多財巨富、諸根完具、威德自在，當知是人定有戒、施、精勤、慚愧，無有妬瞋，是名果語。

「**云何因果語？**如經中說。善男子！眾生現在六入觸因，是名過去業果，如來亦說名之為業，是業因緣得未來果。是名因果語。

「**云何喻語？**如說師子王者，即喻我身。大象王、大龍王、

波利質多羅樹、七寶聚、大海、須彌山、大地、大雨、船師、導師、調御丈夫、力士、牛王、婆羅門、沙門、大城、多羅樹，如是喻經，名為喻語。

「云何不應語？我經中說，天地可合，河不入海。如為波斯匿王說四方山來。如為鹿母優婆夷說，若娑羅樹能受八戒，則得受於人天之樂。如說十住菩薩有退轉心，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寧說須陀洹人墮三惡道，不說十住有退轉心。是名不應語。

「云何世流布語？如佛所說，男女、大小、去來、坐臥、車乘、房舍、瓶衣，眾生、常樂我淨，軍林、城邑、僧幻、合散，是名世流布語。

「云何如意語？如我呵責毀禁之人，令彼自責，護持禁戒。如我讚歎須陀洹人，令諸凡夫，生於善心。讚歎菩薩，為令眾生發菩提心。說三惡道所有苦惱，為令修習諸善法故。說一切燒，唯為一切有為法故，無我亦爾。說諸眾生悉有佛性，為令一切不放逸故。是名如意語。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四

「善男子！如來復有隨自意語。如來佛性則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無。有者，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慈大悲、首楞嚴等無量三昧、金剛等無量三昧、方便等無量三昧、五智印等無量三昧，是名為有。無者，所謂如來、過去諸善、不善、無記業因果報、煩惱、五陰、十二因緣，是名為無。善男子！如有、無，善、不善，有漏、無漏，世間、非世間，聖、非聖，有為、無為，實、不實，寂靜、非寂靜，諍、非諍，界、非界，煩惱、非煩惱，取、非取，受記、非受記，有、非有，三世、非三世，時、非時，常、無常，我、無我，樂、無樂，淨、無淨，色受想行識、非色受想行識，內入、非內入，外入、非外入，十二因緣、非十二因緣，是名如來佛性有無。乃至一闍提佛性有無，亦復如是。

「善男子！我雖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眾生不解佛如是等隨自意語。善男子！如是語者，後身菩薩尚不能解，況於二乘、其餘菩薩？善男子！我往一時在耆闍崛山，與彌勒菩薩共論世諦。舍利弗等五百聲聞，於是事中都不識知，何況出世第一義諦？

「善男子！或有佛性一闍提有，善根人無。或有佛性善根人有，一闍提無。或有佛性，二人俱有。或有佛性，二人俱無。善男子！我諸弟子若解如是四句義者，不應難言，一闍提人定有佛性、定無佛性。若言眾生悉有佛性，是名如來隨自意語。如來如是隨自意語，眾生云何一向作解？

「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眾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

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遍觀四方、五者遍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

「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

「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

「出已住者，謂氈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

「遍觀方者，所謂鰈魚，為求食故，遍觀四方，是故觀方。

「觀已行者，謂是鰈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

「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

「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

「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河，其中亦有七種眾生，從初常沒乃至第七，或入或出。

「所言沒者，有人聞是大涅槃經，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常樂我淨、終不畢竟入於涅槃；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闡提人謗方等經作五逆罪犯四重禁，必當得成菩提之道；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辟支佛等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是語已，生不信心，即作是念，作是念已，便作是言：『是涅槃典，即外道書，非是佛經。』是人爾時遠離善友，不聞正法，雖時得聞，不能思惟，雖復思惟，不思惟善，不思善故，如惡法住。惡法住者，則有六種：一者惡、二者無善、三者污法、四者增有、五者惱熱、六者受惡果。是名為沒。何故名沒？無善心故、常行惡故、不修對治故，是名為沒。所言惡者，聖人呵責故、心生怖畏故、善人遠離故、不益眾生故，是名為惡。言無善者，能生無量惡果報故、常為無明所纏繞故、樂與惡人為等侶故、無有修善諸方便故、其心顛倒常錯謬故，

是名無善。言污法者，常污身口故、污淨眾生故、增不善業故、遠離善法故，是名污法。言增有者，如上三人所行之法，能增地獄、畜生、餓鬼，不能修習解脫之法，身、口、意業，不厭諸有，是名增有。言惱熱者，是人具行如上四事，能令身、心二事惱熱，遠離寂靜，則名為熱，受地獄報故名為熱，燒諸眾生故名為熱，燒諸善法故名為熱。善男子！信心、清涼，是人具足，是故名熱。言受惡果者，是人具足行上五事，死墮地獄、餓鬼、畜生。善男子！有三惡事復名惡果，一者煩惱惡、二者業惡、三者報惡，是名受惡果報。善男子！是人具足如上六事，能斷善根、作五逆罪、能犯四重、能謗三寶、用僧鬘物、能作種種非法之事，是因緣故，沈沒在於阿鼻地獄，所受身形縱廣八萬四千由旬，是人身、口、心業重故，不能得出。何以故？其心不能生善法故。雖有無量諸佛出世，不聞不見，是故名常沒，如恒河中大魚。

「善男子！我雖復說一闍提等，名為常沒。復有常沒，非一闍提。何者是耶？如人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為四？一者為勝他故讀誦經典、二者為利養故受持禁戒、三者為他屬故而行布施、四者為於非想非非想處故繫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惡果報。若人修習如是四事，是名沒已還出，出已還沒。何故名沒？樂三有故。何故名出？以見明故，明者即是聞戒、施、定。何故還沒？增長邪見生憍慢故。是故我於經中說偈：

「『 若有眾生樂諸有，	為有造作善惡業，
是人迷失涅槃道，	是名暫出還復沒。
行於黑闇生死海，	雖得解脫雜煩惱，
是人還受惡果報，	是名暫出還復沒。』

「善男子！如彼大魚，因見光故，暫得出水。其身重故，還復沈沒。如上二人亦復如是。善男子！或復有人樂著三有，是名為沒。得聞如是大涅槃經生於信心，是名為出。何因緣故名之為出？聞是經已，遠離惡法，修習善法，是名為出。是人雖信，亦不具足。何因緣故信不具足？是人雖信大般涅槃、常樂我淨，言如來身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來則有二種涅槃：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有為涅槃無常樂我淨，無為涅槃有常樂我淨。雖信佛性是眾生有，不必一切皆悉有之，是故名為信不具足。善男子！信有二種：一者信、二者求。如是之人雖復有信，不能推求，是故名為信不具足。信復有二：一從聞生、二從思生。是人信心從聞而生，不從思生，是故名為信不具足。復有二種：一信有道、二信得者。是人信心唯信有道，都不信有得道之人，是故名為信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信正、二者信邪。言有因果、有佛法僧，是名信正。言無因果、三寶性異、信諸邪語、富蘭那等，是名信邪。是人雖信佛、法、僧寶，不信三寶同一性相。雖信因果，不信得者。是故名為信不具足。

「是人成就不具足信，所受禁戒亦不具足。何因緣故名不具足？因不具故，所得禁戒亦不具足。復何因緣名不具足？戒有二種：一威儀戒、二從戒戒。是人唯具威儀等戒，不具從戒戒，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作戒、二者無作戒。是人唯具作戒，不具無作戒，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從身口得於正命，二從身口不得正命。是人雖從身口，不得正命，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求戒、二者捨戒。是人唯具求有之戒，不得捨戒，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隨有、二者隨道。是人唯具隨有之戒，不具隨道，是故名為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善戒、二者惡戒。身口意善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惡戒，是人深信是二種戒俱有善果，是故

名為戒不具足。

「是不人不具信戒二事，所修多聞亦不具足。云何名為聞不具足？如來所說十二部經，唯信六部，不信六部，是故名為聞不具足。雖復受持是六部經，不能讀誦為他解說，無所利益，是故名為聞不具足。又復受是六部經已，為論議故、為勝他故、為利養故、為諸有故，受持讀誦解說，是故名為聞不具足。善男子！我於經中說聞具足。云何具足？若有比丘身、口、意善，先能供養和上、諸師、有德之人。是諸師等，於是人所，生愛念心，以是因緣，教授其法。是人至心受持誦習，持誦習已獲得智慧，得智慧已能善思惟如法而住，善思惟已則得正義，得正義已身心寂靜，身心寂已則生喜心，喜心因緣心則得定，因得定故得正知見，正知見已於諸有中心生厭悔，悔諸有故能得解脫。是人無有如是等事，是故名為聞不具足。

「是不人不具如是三事，施亦不具。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人雖復行於財施，為求有故；雖行法施，亦不具足。何以故？祕不盡說，畏他勝故，是故名為施不具足。財法二施各有二種：一者聖、二者非聖。聖者施已，不求果報。非聖施已，求於果報。聖者法施為增長法，非聖法施為增諸有。如是之人，為增財故而行財施，為增有故而行法施，是故名為施不具足。復次是人受六部經，見受法者而供給之，不受法者則不供給，是故名為施不具足。

「是不人不具如上四事，所修智慧亦不具足。智慧之性，性能分別，是人不能分別如來是常、無常。如來於此涅槃經中說言，如來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涅槃即是解脫，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梵行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慈悲喜捨，慈悲喜捨即是解脫，解脫即是涅槃，涅槃即是慈悲喜捨，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是故名為智不具足。復次不能分別佛性，佛性

即是如來，如來即是一切不共之法，不共之法即是解脫，解脫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不共之法，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是故名為智不具足。復次不能分別四諦苦集滅道，不能分別四真諦故不知聖行，不知聖行故不知如來，不知如來故不知解脫，不知解脫故不知涅槃，是故名為智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是五事，則有二種：一增善法、二增惡法。云何名為增長惡法？是人**不見己不具足**，自言具足，而生著心，於同行中自謂為勝，是故親近同己惡友；既親近己，復得更聞不具足法，聞已心喜，其心染著，起於憍慢，多行放逸，因放逸故，親近在家，亦樂聞說在家之事，遠離清淨出家之法，以是因緣增長惡法。增惡法故，身、口、意等，起不淨業。三業不淨故，增長地獄畜生餓鬼，是名暫出還沒。暫出還沒者，我佛法中其誰是耶？謂提婆達多、瞿伽離比丘、憍手比丘、善星比丘、低舍比丘、滿宿比丘、慈地比丘尼、曠野比丘尼、方比丘尼、慢比丘尼、淨潔長者、求有優婆塞、舍勒釋種、象長者、名稱優婆夷、光明優婆夷、難陀優婆夷、軍優婆夷、鈴優婆夷，如是等人，名為暫出還沒。譬如大魚，見明故出，身重故沒。

「第二之人，深自知見行不具足，不具足故求近善友，近善友故樂諮未聞，聞已樂受，受已樂善思惟，善思惟已能如法住，如法住故增長善法，增善法故終不復沒，是名為住。我佛法中其誰是耶？謂舍利弗、大目犍連、阿若憍陳如等五比丘、耶舍等五比丘、阿菟樓陀、童子迦葉、摩訶迦葉、十力迦葉、瘦瞿曇彌比丘尼、波吒羅花比丘尼、勝比丘尼、實義比丘尼、意比丘尼、跋陀比丘尼、淨比丘尼、不退轉比丘尼、頻婆娑羅王、郁伽長者、須達多長者、釋摩男、貧須達多、鼠狼長者子、名稱長者、具足長者、師子將軍、優波離長者、刀長者、無畏

優婆夷、善住優婆夷、愛法優婆夷、勇健優婆夷、天得優婆夷、善生優婆夷、具身優婆夷、牛得優婆夷、曠野優婆夷、摩訶斯那優婆夷，如是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名為住。云何為住？常樂觀見善光明故，以是因緣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等人終不造惡，是名為住。如低彌魚樂見光明，不沈不沒，如是等眾亦復如是。是故我於經中說偈：

「『 若人善能分別義， 至心求於沙門果，
若能呵責一切有， 是人名為如法住。
若能供養無量佛， 則能無量世修道，
若受世樂不放逸， 是人名為如法住。
親近善友聽正法， 內善思惟如法住，
樂見光明修習道， 獲得解脫安隱住。』 ◎

「◎善男子！智不具足，凡有五事，是人知己，求近善友。如是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即應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是人聞已至心受持，心受持已如法修行，如法行已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悉有煖法。何以故？如佛所說，三法和合，名為眾生，一壽、二煖、三識。若從是義，一切眾生應先有煖，云何如來說言煖法因善友生？」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有煖法者，一切眾生至一闡提皆悉有之。如我今者，所說煖法，要因方便，然後乃得，本無今有。以是義故，非諸眾生一切先有，是故汝今不應難言一切眾生皆有煖法。善男子！如是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若言一切眾生有者，欲界眾生亦皆應有；欲界無故，當知一切不必都有。善男子！色界雖有，非一切有。何以故？我弟子有，

外道則無。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必都有。善男子！一切外道唯觀六行，我諸弟子具足十六，是十六行，一切眾生不必都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言煖法，云何名煖？為自性煖？為他故煖？」

佛言：「善男子！如是煖法，自性是煖，非他故煖。」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先說，馬師滿宿無有煖法。何以故？於三寶所無信心故，是故無煖。當知信心即是煖法。」

「善男子！信非煖法。何以故？因於信心獲得煖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智慧。何以故？觀四諦故。是故名之為十六行，行即是智。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名為煖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八聖道之火相，故名為煖。善男子！譬如攢火，先有煖氣，次有火生，後則煙出。是無漏道，亦復如是，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須陀洹果，煙者即是修道斷結。」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煖法，亦是有法，亦是有為，是法報得色界五陰，是故名有。是因緣故，復名有為。若是有為，云何能為無漏道相？」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男子！如是煖法，雖是有為有法，還能破壞有為有法，是故能為無漏道相。善男子！如人乘馬，亦愛亦策。煖心亦爾，愛故受生，厭故觀行，是故雖復有法有為，而能與彼正道作相。得煖法人，七十三種，欲界十種。是人具足一切煩惱，從斷一分至于九分，如欲界初禪乃至無所有處，亦復如是，是名七十三種。如是等人得煖法已，則不復能斷於善根、作五逆罪、犯四重禁。是人二種：一遇善友、二遇惡友。遇惡友者暫出還沒。遇善友者遍觀四方，觀四方者即是頂法。是法雖復性是五陰，亦緣四諦，是故得名遍觀四方。得頂法已，次得忍法。是忍亦爾，性亦五陰，亦緣四諦。是人次得世第一法，是法雖復性是五陰，亦緣四諦。」

是人次第得苦法忍，忍性是慧，緣於一諦，如是忍法緣一諦已，乃至見斷煩惱，得須陀洹果，是名第四遍觀四方，四方者即是四諦。」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須陀洹人所斷煩惱，猶如縱廣四十里水，其餘在者如一毛滄，此中云何說斷三結名須陀洹？一者我見、二者非因見因、三者疑網。世尊！何因緣故，名須陀洹遍觀四方？復何因緣名須陀洹？復何因緣說須陀洹喻以鰓魚？」

佛言：「善男子！須陀洹人，雖復能斷無量煩惱，此三重故，亦攝一切須陀洹人所斷結故。善男子！譬如大王出遊巡時，雖有四兵，世人但言王來、王去，何以故？世間重故。是三煩惱亦復如是。何因緣故名之為重？一切眾生常所起故、微難識故，是故名重。如是三結，難可斷故、能為一切煩惱因故、是三對治之怨敵故，謂戒、定、慧。善男子！有諸眾生聞須陀洹能斷如是無量煩惱，則生退心，便作是言：『眾生云何能斷如是無量煩惱？』是故如來方便說三。如汝所問，何因緣故須陀洹人喻觀四方？善男子！須陀洹人觀於四諦，獲得四事：一者住堅固道、二者能遍觀察、三者能如實見、四者能壞大怨。堅固道者，是須陀洹所有五根，無能動者，是故名為住堅固道。能遍觀者，悉能呵責內外煩惱。如實見者，即是忍智。壞大怨者，謂四顛倒。如汝所問，何因緣故名須陀洹者？善男子！須名無漏，陀洹名修習，修習無漏名須陀洹。善男子！復有須者名流，流有二種：一者順流、二者逆流，以逆流故名須陀洹。」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從是義，何因緣故，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不得名為須陀洹耶？」

「善男子！從須陀洹乃至諸佛，亦得名為須陀洹。若斯陀含乃至諸佛無須陀洹，云何得名斯陀含乃至佛？一切眾生名有

二種：一者舊、二者客。凡夫之時有世名字，既得道已更為立名，名須陀洹。以先得故，名須陀洹。以後得故名，斯陀含。是人亦名須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復如是。善男子！流有二種：一者解脫、二者涅槃。一切聖人皆有是二，亦可得名須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復如是。善男子！須陀洹者亦名菩薩。何以故？菩薩者即是盡智及無生智。須陀洹人亦復求索如是二智，是故當知須陀洹人得名菩薩。須陀洹人亦得名覺。何以故？正覺見道，斷煩惱故、正覺因果故、正覺共道及不共道故，斯陀含乃至阿羅漢亦復如是。善男子！是須陀洹凡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鈍根。鈍根之人，人天七返，是鈍根人，復有五種，或有六、五、四、三、二種。利根之人，現在獲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須陀洹人喻以鰈魚？善男子！鰈魚有四事：一者骨細故輕、二者有翅故輕、三者樂見光明、四者銜物堅持。須陀洹人亦有四事，言骨細者喻煩惱微，言有翅者喻奢摩他、毘婆舍那，樂見光明喻於見道，銜物堅持喻聞如來說無常、苦、無我、不淨、堅持不捨。猶如魔王化作佛像，首羅長者見已心驚。魔見長者其心動已，即語長者：『我先所說四真諦者，是說不真。今當為汝更說五諦、六陰、十三入、十九界。』長者聞已，尋觀法相，都無此理，是故堅持，其心不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須陀洹先得道故，名須陀洹。以初果故，名須陀洹。若先得道名須陀洹者，得苦法忍時，何故不得名須陀洹，乃名為向？若以初果名須陀洹，外道之人先斷煩惱至無所有處，修無漏道得阿那含果，何故不名為須陀洹？」

「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須陀洹。如汝所問，外道之人先斷煩惱至無所有處，修無漏道得阿那含，何故不名須陀洹者？善

男子！以初果故，名須陀洹，是人爾時具足八智及十六行。」

迦葉言：「世尊！得阿那含亦復如是，亦得八智、具十六行，何故不得名須陀洹？」

「善男子！有漏十六行有二種：一者共、二者不共。無漏十六行亦有二種：一者向果、二者得果。八智亦二：一者向果、二者得果。須陀洹人捨共十六行、得不共十六行，捨向果八智、得得果八智。阿那含人即不如是，是故初果名須陀洹。

「善男子！須陀洹人緣於四諦，阿那含人唯緣一諦，是故初果名須陀洹。以是因緣喻以鰓魚遍觀已行。

「行者即是斯陀含人，繫心修道，為斷貪欲、瞋癡、憍慢，如彼鰓魚遍觀方已，為食故行；

「行已復住喻阿那含得食已住。是阿那含凡有二種：一者現在得阿那含，進修即得阿羅漢果；二者貪著色界無色界中寂靜三昧，是人不受欲界身故名阿那含。是阿那含復有五種：一者中般涅槃、二者受身般涅槃、三者行般涅槃、四者無行般涅槃、五者上流般涅槃。復有六種：五種如上，加現在般涅槃。復有七種：六種如上，加無色界般涅槃。行般涅槃復有二種：或受二身、或受四身。若受二身是名利根，若受四身是名鈍根。復有二種：一者精進無自在定、二者懈怠有自在定。復有二種：一者具精進定、二者不具是二。善男子！欲色眾生有二種業，一者作業、二者受生業。中涅槃者，唯有作業，無受生業，是故於中而般涅槃。捨欲界身，未至色界，以利根故，於中涅槃，是中涅槃。阿那含人有四種心：一者非學非無學、二者學、三者無學、四者非學非無學入於涅槃。云何復名中般涅槃？善男子！是阿那含四種心中，二是涅槃，二非涅槃，是故名為中般涅槃。受身涅槃復有二種：一者作業、二者生業。是人捨欲界身，受色界身，精勤修道，盡其壽命，入於涅槃。」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言盡命入涅槃者，云何而言受身涅槃？」

佛言：「善男子！是人受身，然後乃斷三界煩惱，是故名為受身涅槃。善男子！行般涅槃者，常修行道、有為、三昧力故，能斷煩惱，入於涅槃，是名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者，是人定知當得涅槃，是故懈怠，亦以有為、三昧力故，壽盡則得入於涅槃，是名無行般涅槃。上流般涅槃者，若有人得第四禪已，是人生於初禪愛心，以是因緣，退生初禪。是有二流：一煩惱流、二者道流。以道流故，是人壽盡，生二禪愛，以愛因緣生於二禪。至第四禪亦復如是。是四禪中復有二種：一者入無色界、二者入五淨居。如是二人，一樂三昧、二樂智慧。樂智慧者，入五淨居；樂三昧者，入無色界。如是二人，一者修第四禪有五階差，二者不修。云何為五？下、中、上、上中、上上。修上上者，處無小天。修上中者，處善見天。修上品者，處善可見天。修中品者，處無熱天。修下品者，處少廣天。如是二人，一樂論議、二樂寂靜。樂寂靜者入無色界，樂論議者處五淨居。復有二種：一者修熏禪、二者不修熏禪。修熏禪者入五淨居，不修熏禪者生無色界。盡其壽命而般涅槃，是名上流般涅槃。若欲入於無色界者，即不能修四禪五差，若修四禪五差，則能呵責無色界定。」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中涅槃者則是利根，若利根者何不現在入涅槃耶？何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則無？」

佛言：「善男子！是人現在四大羸劣，不能修道。雖有比丘四大康健，無有房舍、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眾緣不具，是故不得現在涅槃。善男子！我昔一時在舍衛國阿那邠低精舍，有一比丘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常修道，而不能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我時即告阿難言：『汝今當為如是比

丘具諸所須。』爾時阿難將是比丘至祇陀林，與好房舍。是時比丘語阿難言：『大德！唯願為我莊嚴房舍、淨潔修治，七寶嚴麗，懸繒幡蓋。』阿難言：『世間貧者，乃名沙門，我當云何能辦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為我作者，善哉，善哉！若不能者，我當還往至世尊所。』爾時阿難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從我求索種種莊嚴、七寶幡蓋，不審是事當云何耶？』我於爾時復告阿難：『汝今還去，隨比丘意，所須之物，為辦具之。』爾時阿難即還房中，為是比丘事事具辦。比丘得已，繫念修道，不久即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善男子！無量眾生應入涅槃，以所乏故，妨亂其心，是故不得。善男子！復有眾生多憙教化，其心忽務，不能得定，是故不得現在涅槃。

「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捨欲界身，有中涅槃，色界無者？善男子！是人觀於欲界煩惱因緣有二：一者內、二者外。而色界中無外因緣。欲界復有二種愛心：一者欲愛、二者色愛。觀是二愛至心呵責，既呵責已得入涅槃。是欲界中能得呵責諸般煩惱，所謂慳、貪、瞋妬、無慚無愧，以是因緣，能得涅槃。又欲界道其性勇健。何以故？得四果故。是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中無。善男子！中涅槃者凡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捨身未離欲界便得涅槃。中者，始離欲界，未至色界便得涅槃。下者，離欲界已，至色界邊乃得涅槃。喻以鰓魚得食已住，是人亦爾。云何名住？處在色界及無色界，得受身故，是故名住。不受欲界人、天、地獄、畜生、餓鬼，是故名住。已斷無量諸煩惱結，餘少在故，是故名住。復何因緣名之為住？終不造作共凡夫事，是故名住。自無所畏不令他畏，是故名住。遠離二愛慳貪瞋恚，是故名住。

「善男子！到彼岸者，喻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猶

如神龜水陸俱行。何因緣故，喻之以龜？善藏五根故。阿羅漢乃至諸佛亦復如是，善覆五根，是故喻龜。言水陸者，水喻世間，陸喻出世。是諸聖等亦復如是，能觀一切惡煩惱故，到於彼岸，是故喻以水陸俱行。

「善男子！如恒河中七種眾生，雖有魚龜之名，不離於水。如是微妙大涅槃中，從一闍提上至諸佛雖有異名，然亦不離於佛性水。善男子！是七眾生，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方便道、若解脫道、若次第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是名如來隨自意語。」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有因則有果，若無因則無果。涅槃名果，常故無因。若無因者云何名果？而是涅槃，亦名沙門，名沙門果。云何沙門？云何沙門果？」

「善男子！一切世間有七種果：一者方便果、二者報恩果、三者親近果、四者餘殘果、五者平等果、六者果報果、七者遠離果。

「方便果者，如世間人秋多收穀，咸相謂言得方便果。方便果者，名業行果。如是果者有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種子。遠因者，謂水、糞、人功。是名方便果。

「報恩果者，如世間人供養父母，父母咸言：『我今已得恩養之果。』子能報恩名之為果。如是果者因亦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即是父母過去純善之業。遠因者，即是所生孝子。是名報恩果。

「親近果者，譬如有人親近善友，或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是人唱言：『我今已得親近果報。』如是果者，因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者信心，遠者善友。是名親近果。

「餘殘果者，如因不殺得第三身，延年益壽，是名殘果。

如是果者有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者，即是身、口、意淨。遠者，即是延年益壽。是名殘果。

「**平等果者**，謂世界器。如是果者亦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眾生修十善業。遠因者，所謂三災。是名平等果。

「**果報果者**，如人獲得清淨身已，修身、口、意清淨三業，是人便說：『我得報果。』如是果者因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現在身、口、意淨。遠因者，所謂過去身、口、意淨。是名果報果。

「**遠離果者**，即是涅槃，離諸煩惱一切善業。是涅槃因復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即是三解脫門。遠因者，即無量世所修善法。

「善男子！如世間法，或說生因、或說了因；出世之法亦復如是，亦說生因、亦說了因。善男子！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為一切煩惱作不生因，亦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

「善男子！如汝所問，云何沙門那？云何沙門果者？善男子！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畢竟永斷一切貪瞋癡等，是名沙門那、沙門果。」

迦葉菩薩言：「世尊！何因緣故，八正道者名沙門那？」

「善男子！世言沙門，名之為乏，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乏，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為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善男子！又沙門那者，如世間人有樂靜者，亦名沙門。如是道者，亦復如是，能令行者離身、口、意惡邪命等，得樂寂靜，是故名之為沙門那。善男子！如世下人，能作上人，是名沙門。如是道者亦復如是，能令下人作上人故，是故得名為沙門那。善男子！阿羅漢人修是道者，得沙

門果，是故得名到於彼岸。阿羅漢果者即是無學、五分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因是五分得到彼岸，是故名為到於彼岸。到彼岸故而自說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善男子！是阿羅漢永斷三世生因緣故，是故自說，我生已盡。亦斷三界五陰果故，是故復言我生已盡。所修梵行已畢竟故，是故唱言梵行已立。又捨學道，亦名已立。如本所求，今日已得，是故唱言，所作已辦。修道得果，亦言已辦。獲得盡智、無生智故，唱言我生已盡，盡諸有結。以是義故，名阿羅漢得到彼岸。如阿羅漢，辟支佛亦復如是。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名到彼岸，是佛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名為具足六波羅蜜。何以故？得六波羅蜜果故，以得果故，名為具足。

「善男子！是七眾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不能修習如是四事，則能造作五逆重罪，能斷善根、犯四重禁、謗佛法僧，是故得名為常沈沒。善男子！是七人中，有能親近善知識者，至心聽受如來正法，內善思惟，如法而住，精勤修習身、戒、心、慧，是故得名渡生死河到於彼岸。若有說言一闍提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名染著；若言不得，是名虛妄。

「善男子！是七種人，或有一人具七，或有七人各一。善男子！若有心口異、想異，說言一闍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人心口異、想異，說言一闍提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說言八聖道分，凡夫所得，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有說言八聖道分，非凡夫得，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說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定無佛性，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有二種人謗佛法僧，一者不信瞋恚心故、二者雖信不

解義故。善男子！若人信心，無有智慧，是人則能增長無明。若有智慧，無有信心，是人則能增長邪見。善男子！不信之人瞋恚心故，說言無有佛、法、僧寶。信者無慧，顛倒解義，令聞法者謗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說不信之人瞋恚心故、有信之人無智慧故，是人能謗佛法僧寶。

「善男子！若有說言一闍提等未生善法，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復有言一闍提人捨一闍提，於異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復說言一闍提人能生善根，生善根已，相續不斷，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言一闍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是不謗三寶。

「善男子！若有人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常、樂、我、淨，不作不生煩惱因緣，故不可見，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一切眾生都無佛性，猶如兔角，從方便生，本無今有，已有還無，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眾生佛性，非有如虛空，非無如兔角。何以故？虛空常故、兔角無故，是故得言亦有亦無。有故破兔角，無故破虛空，如是說者不謗三寶。

「善男子！夫佛性者，不名一法、不名十法、不名百法、不名千法、不名萬法，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善、不善、無記，盡名佛性。如來或時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是名如來隨自意語。隨意語故名為如來，隨意語故名阿羅呵，隨意語故名三藐三佛陀。」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五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眾生佛性猶如虛空，云何名為如虛空耶？」

「善男子！虛空之性，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非過去。何以故？無現在故。法若現在，可說過去，以無現在故，無過去亦無現在。何以故？無未來故。法若未來，可說現在，以無未來故，無現在亦無未來。何以故？無現在過去故。若有現在過去，則有未來，以無現在過去故，則無未來。以是義故，虛空之性非三世攝。善男子！以虛空無故，無有三世，不以有故無三世也。如虛空花，非是有故，無有三世。虛空亦爾，非是有故，無有三世。善男子！無物者，即是虛空，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無故，非三世攝；佛性常故，非三世攝。善男子！如來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有佛性、一切佛法，常無變易。以是義故，無有三世，猶如虛空。善男子！虛空無故，非內、非外；佛性常故，非內、非外；故說佛性猶如虛空。善男子！如世間中無罣礙處，名為虛空。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一切佛法無有罣礙，故言佛性猶如虛空。以是因緣，我說佛性猶如虛空。」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佛性、涅槃，非三世攝，而名為有。虛空亦非三世所攝，何故不得名為有耶？」

佛言：「善男子！為非涅槃名為涅槃，為非如來名為如來，為非佛性名為佛性。云何名為非涅槃耶？所謂一切煩惱有為之法，為破如是有為煩惱，是名涅槃。非如來者，謂一闍提至辟支佛，為破如是一闍提等至辟支佛，是名如來。非佛性者，所

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之物，離如是等無情之物，是名佛性。善男子！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虛空。」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間亦無非四大對，而猶得名四大是有。虛空無對，何故不得名之為有？」

佛言：「善男子！若言涅槃非三世攝，虛空亦爾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涅槃是有，可見可證，是色、足跡、章句，是有、是相、是緣、是歸依處，寂靜、光明、安隱、彼岸，是故得名非三世攝。虛空之性無如是法，是故名無。若有離於如是等法更有法者，應三世攝。虛空若同是有法者，不得非是三世所攝。善男子！如世人說，虛空名為無色、無對、不可覩見，若無色、無對、不可見者，即心數法。虛空若同心數法者，不得不是三世所攝，若三世攝即是四陰，是故離四陰已，無有虛空。」

「復次善男子！諸外道言，夫虛空者即是光明，若是光明即是色法。虛空若爾是色法者，即是無常，是無常故，三世所攝。云何外道說非三世？若三世攝則非虛空，亦可說言虛空是常。善男子！復有人言，虛空者即是住處，若有住處即是色法。而一切處皆是無常三世所攝，虛空亦常非三世攝，若說處者知無虛空。復有說言，虛空者即是次第，若是次第即是數法，若是可數即三世攝，若三世攝云何言常？善男子！若復說言，夫虛空者不離三法：一者空、二者實、三者空實。若言空是，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實處無故。若言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空處無故。若空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二處無故。是故虛空名之為無。善男子！如說虛空是可作法，如說去樹去舍而作虛空、平作虛空、覆於虛空、上於虛空，畫虛空色，如大海水，是故虛空是可作法。一切作法皆是無常，猶如瓦瓶，虛空若爾，應是無常。」

「善男子！世間人說，一切法中無罣礙處名虛空者。是無罣礙處於一切法所，為具足有？為分有耶？若具足有，當知餘處則無虛空。若分有者，則是彼此可數之法，若是可數當知無常。善男子！若有人說虛空無罣礙與有并合，又復說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二俱不然。何以故？若言并合，則有三種：一異業合，如飛鳥集樹；二共業合，如兩羊相觸；三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在一處。若言異業共合，異則有二：一是物業、二虛空業。若空業合物，空則無常。若物業合空，物則不遍，如其不遍是亦無常。若言虛空是常，其性不動與動物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若常，物亦應常。物若無常，空亦無常。若言虛空亦常、無常，無有是處。若共業合，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名遍。若與業合，業亦應遍，若是遍者應一切遍，若一切遍應一切合，不應說有合與不合。若言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是義不然。何以故？先無有合，後方合故。先無後有，是無常法，是故不得說言虛空已合共合。如世間法先無後有，是物無常。虛空若爾，亦應無常。若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虛空，先無器時，在何處住？若有住處，虛空則多。如其多者，云何言常、言一、言遍？若使虛空離空有住，有物亦應離虛空住，是故當知無有虛空。善男子！若有說言，指住之處名為虛空，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指有四方，若有四方，當知虛空亦有四方。一切常法，都無方所，以有方故，虛空無常。若是無常，不離五陰，要離五陰，是無所有。

「善男子！有法若從因緣住者，當知是法名為無常。善男子！譬如一切眾生樹木因地而住，地無常故，因地之物次第無常。善男子！如地因水，水無常故，地亦無常。如水因風，風無常故，水亦無常。風依虛空，虛空無常故，風亦無常。若無常者，云何說言虛空是常、遍一切處？虛空無故，非是過去、

未來、現在，亦如兔角是無物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是故我說佛性常故，非三世攝。虛空無故，非三世攝。善男子！我終不與世間共諍。何以故？世智說有，我亦說有，世智說無，我亦說無。」

迦葉菩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十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何等為十？一者信心、二者有戒、三者親近善友、四者內善思惟、五者具足精進、六者具足正念、七者具足智慧、八者具足正語、九者樂於正法、十者憐愍眾生。善男子！菩薩具足如是十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如優鉢羅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世智說有，我亦說有，世智說無，我亦說無。何等名為世智有無？」

佛言：「善男子！世智若說色是無常、苦、空、無我，乃至識亦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間智者說有，我亦說有。善男子！世間智者說色無有常、樂、我、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間智者說無，我亦說無。」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間智者，即佛、菩薩、一切聖人，若諸聖人，色是無常、苦、空、無我，云何如來說佛色身常恒無變？世間智者所說無法，云何如來說言是有？如來世尊作如是說，云何復言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如來已離三種顛倒，所謂想倒、心倒、見倒，應說佛色實是無常，今乃說常，云何得名遠離顛倒，不與世諍？」

佛言：「善男子！凡夫之色從煩惱生，是故智說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如來色者遠離煩惱，是故說是常恒無變。」

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為色從煩惱生？」

「善男子！煩惱三種，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智者應當觀是三漏所有罪過。所以者何？知罪過已則能遠離。譬如醫師先診病脈，知病所在，然後授藥。善男子！如人將盲，至棘林中，捨之而還。盲人於後甚難得出，設得出者，身體壞盡。世間凡夫亦復如是，不能知見三漏過患，則隨逐行。如其見者則能遠離，知罪過已雖受果報，果報輕微。

「善男子！有四種人：一作業時重受報時輕、二作業時輕受報時重、三作業時重受報俱重、四作業時輕受報俱輕。善男子！若人能觀煩惱罪過，是人作業受果俱輕。善男子！有智之人作如是念：『我應遠離如是等漏，又復不應作如是等鄙惡之事，何以故？我今未得脫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報故。我若修道，當因是力破壞諸苦。』是人觀已，貪欲、瞋恚、愚癡微弱。既見貪欲瞋癡輕已，其心歡喜，復作是念：『我今如是，皆由修道因緣力故，令我得離不善之法、親近善法，是故現在得見正道，應當勤加而修習之。』是人因是勤修道力，遠離無量諸惡煩惱，及離地獄、餓鬼、畜生、人天果報。是故我於契經中說，當觀一切有漏煩惱及有漏因。何以故？有智之人若但觀漏，不觀漏因，則不能斷諸煩惱也。何以故？智者觀漏從是因生，我今斷因，漏則不生。善男子！如彼醫師，先斷病因，病則不生。智者先斷煩惱因者，亦復如是。有智之人先當觀因，次觀果報，知從善因生於善果，知從惡因生於惡果。觀果報已，遠離惡因。觀果報已，復當次觀煩惱輕重，觀輕重已，先離重者，既離重已輕者自去。

「善男子！智者若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是人爾時精勤修道，不息不悔，親近善友，至心聽法，為滅如是諸煩惱故。善男子！譬如病者，自知病輕，必可除差，雖得苦藥，服之不悔。有智之人亦復如是，勤修聖道，歡喜不愁、

不息不悔。善男子！若人能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為除煩惱故勤修聖道，是人不得煩惱生，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不能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不勤修道，是人則從煩惱生，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為斷煩惱修行道者，即是如來，以是因緣如來色常乃至識常。善男子！不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不能修道即是凡夫，是故凡夫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悉是無常。善男子！世間智者、一切聖人、菩薩、諸佛說是二義，我亦如是說是二義。是故我說，不與世間智者共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三有漏者，云何名為欲漏、有漏、無明漏耶？」

佛言：「善男子！欲漏者，內惡覺觀，因於外緣，生於欲漏。是故我昔在王舍城告阿難言：『阿難！汝今受此女人所說偈頌，是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宣說。』是故一切內惡覺觀，外諸因緣，名之為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除欲界中外諸因緣、內諸覺觀，是名有漏。無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善男子！無明即是一切諸漏根本。何以故？一切眾生無明因緣，於陰入界憶想作相，名為眾生，是名想倒、心倒、見倒，以是因緣生一切漏，是故我於十二部經說無明者，即是貪因、瞋因、癡因。」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昔於十二部經說言，不善思惟因緣，生於貪欲、瞋癡，今何因緣乃說無明？」

「善男子！如是二法，互為因果，互相增長。不善思惟生於無明，無明因緣生不善思惟。善男子！其能生長諸煩惱者，皆悉名為煩惱因緣，親近如是煩惱因緣，名為無明。不善思惟如子生芽，子是近因，四大遠因，煩惱亦爾。」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無明即漏，云何復言，因無明故生於諸漏？」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說，無明漏者，是內無明。因於無明，生諸漏者，是內外因。若說無明漏，是名內倒，不識無常、苦、空、無我。若說一切煩惱因緣，是名不知外我、我所。若說無明漏，是名無始無終，從無明生陰入界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有智之人知於漏因，云何名為知於漏因？」

「善男子！智者當觀，何因緣故，生是煩惱？造作何行，生此煩惱？於何時中，生此煩惱？共誰住時，生此煩惱？何處止住，生此煩惱？觀何事已，生於煩惱？受誰房舍、臥具飲食、衣服湯藥，而生煩惱？何因緣故，轉下作中、轉中作上，下業作中、中業作上？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則得遠離生漏因緣。如是觀時，未生煩惱遮令不生，已生煩惱便得除滅。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智者當觀生煩惱因。」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眾生一身，云何能起種種煩惱？」

佛言：「善男子！如一器中，有種種子，得水雨已，各各自生。眾生亦爾，器雖是一，愛因緣故，而能生長種種煩惱。」

迦葉菩薩言：「世尊！智者云何觀於果報？」

「善男子！智者當觀，諸漏因緣，能生地獄、餓鬼、畜生。是漏因緣，得人天身，即是無常、苦、空、無我，是身器中，得三種苦，三種無常。是漏因緣，能令眾生作五逆罪，受諸惡報，能斷善根，犯四重禁，誹謗三寶。智者當觀，我既受得如是之身，不應生起如是煩惱，受諸惡果。」

迦葉菩薩言：「世尊！有無漏果，復言智者斷諸果報。無漏果報在斷中不？諸得道人有無漏果，如其智者求無漏果，云何佛說一切智者應斷果報？若其斷者，今諸聖人云何得有？」

「善男子！如來或時因中說果、果中說因。如世間人說泥即是瓶，縷即是衣，是名因中說果。果中說因者，牛即水草，人即是食。我亦如是，因中說果，先於經中作是說言，我從心身(因心運身故名心身)至梵天邊。是名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此六入者名過去業，是名果中說因。善男子！一切聖人，真實無有無漏果報。一切聖人修道果報，更不生漏，是故名為無漏果報。善男子！有智之人如是觀時，即得永滅煩惱果報。善男子！智者觀已，為斷如是煩惱果報，修習聖道，聖道者即空、無相願。修是道已，能滅一切煩惱果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皆從煩惱而得果報，言煩惱者所謂惡也，從惡煩惱所生煩惱，亦名為惡。如是煩惱則有二種：一因、二果。因惡故果惡，果惡故子惡。如紉婆果，其子苦故，花果莖葉一切皆苦。猶如毒樹，其子毒故，果亦是毒。因亦眾生、果亦眾生，因亦煩惱、果亦煩惱，煩惱因果即是眾生，眾生即是煩惱因果。若從是義，云何如來先喻雪山亦有毒草、微妙藥王？若言煩惱即是眾生，眾生即是煩惱，云何而言眾生身中有妙藥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無量眾生咸同此疑，汝今能為啟請求解，我亦能斷。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雪山喻者即是眾生，言毒草者即是煩惱，妙藥王者即淨梵行。善男子！若有眾生，能修如是清淨梵行，是名身中有妙藥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有清淨梵行？」

「善男子！猶如世間從子生果，是果有能與子作因，有不能者。有能作者，是名果子。若不能作，唯得名果，不得名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皆有二種：一者有煩惱果是煩惱因、二者有煩惱果非煩惱因。是煩惱果非煩惱因，是則名為清淨梵行。」

「善男子！眾生觀受，知是一切漏之近因，所謂內外漏。受因緣故，不能斷絕一切諸漏，亦不能出三界牢獄。眾生因受著我、我所，生於心倒、想倒、見倒，是故眾生先當觀受。如是受者，為一切愛而作近因，是故智者欲斷愛者，當先觀受。善男子！一切眾生十二因緣所作善惡，皆因受時，是故我為阿難說言：『阿難！一切眾生所作善惡，皆是受時。』是故智者先當觀受，既觀受已，復當更觀，如是受者何因緣生？若因緣生，如是因緣復從何生？若無因生，無因何故不生無受？復觀是受不因自在天生、不因士夫生、不因微塵生、非時節生、不因想生、不因性生、不從自生、不從他生、非自他生、非無因生，是受皆從緣合而生。因緣者即是愛也，是和合中，非有受、非無受，是故我當斷是和合，斷和合故則不生受。」

「善男子！智者既觀因已，次觀果報。眾生因受，受於地獄、餓鬼、畜生乃至三界無量苦惱。受因緣故，受無常樂。受因緣故，斷於善根。受因緣故，獲得解脫。作是觀時，不作受因。云何名為不作受因？謂分別受。何等受能作愛因？何等愛能作受因？善男子！眾生若能如是深觀愛因、受因，則便能斷我及我所。善男子！若人能作如是等觀，則應分別愛之與受在何處滅？即見愛、受有少滅處，當知亦應有畢竟滅，爾時即於解脫生信。生信心已，是解脫處何由而得？知從八正，即便修習。云何名為八正道耶？是道觀受有三種相：一者苦、二者樂、三者不苦不樂，如是三種，俱能增長身之與心。何因緣故能增長耶？觸因緣也。是觸三種：一者無明觸、二者明觸、三者非明無明觸。言明觸者即八正道，其餘二觸增長身心及三種受，是故我應斷二種觸因緣，觸斷故不生三受。善男子！如是受者，亦名為因，亦名為果，智者當觀亦因亦果。云何為因？因受生愛，名之為因。云何名果？因觸生故，名之為果。是故此受亦

因亦果。智者如是觀是受已，次復觀愛，受果報故，名之為愛。智者觀愛復有二種：一者雜食、二者無食。雜食愛者，因生老病死一切諸有。無食愛者，斷生老病死一切諸有、貪、無漏道。智者復當作如是念：『我若生是雜食之愛，則不能斷生老病死。我今雖貪無漏之道，不斷受因，則不能得無漏道果，是故應當先斷是觸，觸既斷已，受則自滅，受既滅已，愛亦隨滅。』是名八正道。善男子！若有眾生能如是觀，雖有毒身，其中亦有微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善男子！如是眾生，雖從煩惱而得果報，而是果報更不復為煩惱作因，是即名為清淨梵行。

「復次善男子！智者當觀受愛二事，何因緣生？知因想生。何以故？眾生見色亦不生貪，及觀受時亦不生貪，若於色中生顛倒想，謂色即是常樂我淨，受是常恒無有變易，因是倒想生貪患癡。是故智者應當觀想，云何觀想？當作是念，一切眾生未得正道皆有倒想。云何倒想？於非常中生於常想，於非樂中生於樂想，於非淨中生於淨想，於空法中生於我想。於非男女、大小、晝夜、歲月、衣服、房舍臥具，生於男女至臥具想。是想三種：一者小、二者大、三者無邊。小因緣故生於小想，大因緣故生於大想，無量緣故生無量想。復有小想，謂未入定。復有大想，謂已入定。復有無量想，謂十一切入。復有小想，所謂欲界一切想等。復有大想，所謂色界一切想等。復有無量想，謂無色界一切想等。三想滅故，受則自滅，想受滅故名為解脫。」

迦葉菩薩言：「世尊！滅一切法，名為解脫。如來云何說想、受滅，名解脫耶？」

佛言：「善男子！如來或時因眾生說，聞者解法。或時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云何名為因眾生說，聞者解

法？如我先為大迦葉說：『迦葉！眾生滅時，善法則滅。』是名因眾生說，聞者解法。云何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如我先為阿難說言：『我亦不說親近一切法，亦復不說不親近一切法。若法近已，善法衰羸、不善熾盛，如是法者不應親近。若法近已，不善衰滅、善法增長，如是法者是應親近。』是名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

「善男子！如來雖說想、受二滅，則已總說一切可斷。智者既觀如是想已，次觀想因，是無量想因何而生？知因觸生。是觸二種：一者因煩惱觸、二者因解脫觸。因無明生名煩惱觸，因明生者名解脫觸。因煩惱觸生於倒想，因解脫觸生不倒想。觀想因已，次觀果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

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

「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為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智者如是觀想因已，次觀果報，是惡想果，在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中受。如我因斷惡覺觀故，無明觸斷，是故想斷，因想斷故，果報亦斷。智者為斷如是想因，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能作如是等觀，則得名為清淨梵行。善男子！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觀欲，欲者即是色、聲、香、味、觸。

善男子！即是如來因中說果；從此五事生於欲耳，實非欲也。善男子！愚癡之人貪求受之，於是色中生顛倒想，乃至觸中亦生倒想，倒想因緣便生於受，是故世間說因倒想生十種想。欲因緣故，在於世間受惡果報，以惡加於父母、沙門、婆羅門等，所不應作而故作之，不惜身命。是故智者，觀是惡想因緣故生欲心。智者如是觀欲因已，次觀果報，是欲多有諸惡果報，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人中、天上，是名觀果報。若是惡想得除滅者，終不生於此欲心也。無欲心故不受惡受，無惡受故則無惡果，是故我應先斷惡想，斷惡想已，如是等法自然而滅。是故智者為滅惡想修八正道，是則名為清淨梵行。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如是觀是欲已，次當觀業。何以故？有智之人當作是念，受、想、觸欲即是煩惱，是煩惱者，能作生業、不作受業。如是煩惱與業共行，則有二種，一作生業、二作受業，是故智者當觀於業。是業三種：謂身、口、意。善男子！身口二業，亦名為業，亦名業果；意唯名業，不名為果，以業因故，則名為業。善男子！身、口二業名為外業，意業名內。是三種業共煩惱行故，作二種業，一者生業、二者受業。善男子！正業者即意業也，期業者謂身、口業。先發故名意業，從意業生，名身、口業，是故意業得名為正。智者觀業已，次觀業因，業因者即無明觸，因無明觸眾生求有，求有因緣即是愛也，愛因緣故造作三種身、口、意業。善男子！智者如是觀業因已，次觀果報，果報有四：一者黑黑果報、二者白白果報、三者雜雜果報、四者不黑不白不黑不白果報。黑黑果報者，作業時垢，果報亦垢。白白果報者，作業時淨，果報亦淨。雜雜果報者，作業時雜，果報亦雜。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果報者，名無漏業。」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先說無漏無有果報，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報耶？」

佛言：「善男子！是義有二：一者亦果亦報、二者唯果非報。黑黑果報亦名為果，亦名為報。黑因生故得名為果，能作因故復名為報；淨雜亦爾。無漏果者，因有漏生，故名為果，不作他因，不名為報，是故名果不名為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無漏業非是黑法，何因緣故不名為白？」

「**善男子！**無有報故，不名為白。對治黑故，故名為白。我今乃說受果報者名之為白，是無漏業不受報故，不名為白，名為寂靜。如是業者有定受報處，如十惡法定在地獄、餓鬼、畜生，十善之業定在人、天。十不善法有上、中、下。上因緣故受地獄身、中因緣故受畜生身、下因緣故受餓鬼身。人業十善復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因緣故生鬱單越。中因緣故生弗婆提。上因緣故生瞿陀尼。上上因緣生閻浮提。有智之人作是觀已，即作是念：『我當云何斷是果報？』復作是念：『是業因緣無明觸生，我若斷除無明與觸，如是業果則滅不生。』是故智者為斷無明觸因緣故，修八正道，是則名為清淨梵行。**善男子！**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觀業觀煩惱已，次觀是二所得果報。是二果報即是苦也，既知是苦則能捨離一切受生。智者復觀，煩惱因緣生於煩惱，業因緣故亦生煩惱，煩惱因緣復生於業，業因緣生苦，苦因緣故生於煩惱，煩惱因緣生有，有因緣生苦，有因緣生有，有因緣生業，業因緣生煩惱，煩惱因緣生苦，苦因緣生苦。**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觀，當知是人能觀業苦。何以故？如上所觀，即是生死十二因緣。若人能觀如是生死十

二因緣，當知是人造新業，能壞故業。善男子！有智之人觀地獄苦，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一一地獄有種種苦，皆是煩惱業因緣生。觀地獄已，次觀餓鬼、畜生等苦，作是觀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眾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善男子！天上雖無大苦惱事，然其身體柔軟細滑，見五相時極受大苦，如地獄苦等無差別。善男子！智者深觀三界諸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善男子！譬如坏器，即易破壞；眾生受身亦復如是，既受身已是眾苦器。譬如大樹花果繁茂眾鳥能壞，如多乾草小火能焚；眾生受身為苦所壞，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觀苦八種如聖行中，當知是人能斷眾苦。

「善男子！智者深觀是八苦已，次觀苦因。苦因者，即愛無明。是愛無明則有二種：一者求身、二者求財。求身求財，二俱是苦，是故當知愛無明者，即是苦因。善男子！是愛無明，則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內能作業，外能增長。又復內能作業，外作業果。斷內愛已，業則得斷。斷外愛已，果則得斷。內愛能生未來世苦，外愛能生現在世苦。智者觀愛，即是苦因。既觀因已，次觀果報。苦果報者，即是取也。愛果名取，是取因緣即內外愛，則有愛苦。善男子！智者當觀，愛因緣取，取因緣愛。若我能斷愛、取二事，則不造業受於眾苦。是故智者為斷愛苦，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人能如是觀者，是則名為清淨梵行。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六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清淨梵行？」

佛言：「善男子！一切法是。」

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法者，義不決定。何以故？如來或說是善不善、或時說為四念處觀、或說是十二入、或說是善知識、或說是十二因緣、或說是眾生、或說是正見邪見、或說十二部經、或說即是二諦，如來今乃說，一切法為淨梵行，悉是何等一切法耶？」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經，乃是一切善法寶藏。譬如大海是眾寶藏，是涅槃經亦復如是，即是一切字義祕藏。」

「善男子！如須彌山眾藥根本，是經亦爾，即是菩薩戒之根本。」

「善男子！譬如虛空是一切物之所住處，是經亦爾，即是一切善法住處。」

「善男子！譬如猛風無能繫縛一切菩薩行，是經者亦復如是，不為一切煩惱惡法之所繫縛。」

「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是經亦爾，雖有外道惡邪之人，不能破壞。」

「善男子！如恒河沙無能數者，如是經義亦復如是，無能數者。」

「善男子！是經典者為諸菩薩而作法幢，如帝釋幢。善男子！是經即是趣涅槃城之商主也，如大導師引諸商人趣向大海。善男子！是經能為諸菩薩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諸闇。善

男子！是經能為病苦眾生作大良藥，如香山中微妙藥王能治眾病。善男子！是經能為一闡提杖，猶如羸人因之得起。善男子！是經能為一切惡人而作橋梁，猶如世橋能渡一切。善男子！是經能為行二十五有者，遇煩惱熱，而作陰涼，如世間蓋，遮覆暑熱。善男子！是經即是大無畏王，能壞一切煩惱惡魔，如師子王降伏眾獸。善男子！是經即是大神呪師，能壞一切煩惱惡鬼，如世呪師能去魍魎。善男子！是經即是無上霜雹，能壞一切生死果報，如世雹雨壞諸果實。善男子！是經能為壞戒目者作大良藥，猶如世間安闍那藥善療眼痛。善男子！是經能住一切善法，如世間地能住眾物。善男子！是經即是毀戒眾生之明鏡也，如世明鏡見諸色像。善男子！是經能為無慚愧者而作衣服，如世衣裳障蔽形體。善男子！是經能為貧善法者作大財寶，如功德天利益貧者。善男子！是經能為渴法眾生作甘露漿，如八味水充足渴者。善男子！是經能為煩惱之人而作法床，如世之人遇安隱床。善男子！是經能為初地菩薩至十住菩薩，而作瓔珞、香花塗香、末香燒香，清淨種性具足之乘，過於一切六波羅蜜受妙樂處，如忉利天波利質多羅樹。

「善男子！是經即是剛利智斧能伐一切煩惱大樹、即是利刀能割習氣、即是勇健能摧魔怨、即是智火焚煩惱薪、即因緣藏出辟支佛、即是聞藏生聲聞人、即是一切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即是一切畜生依處、即是餓鬼解脫之處、即是地獄無上之尊、即是一切十方眾生無上之器、即是十方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之父母也。善男子！是故此經攝一切法。如我先說，此經雖攝一切諸法，我說梵行即是三十七助道法。善男子！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

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能令眾生畢竟造作清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亦復能作無漏法因，如來何故不說有漏為淨梵行？」

「善男子！一切有漏即是顛倒，是故有漏不得名為清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第一法，為是有漏、是無漏耶？」

佛言：「善男子！是有漏也。」

「世尊！雖是有漏，性非顛倒，何故不名清淨梵行？」

「善男子！世第一法，無漏因故似於無漏，向無漏故不名顛倒。善男子！清淨梵行發心相續乃至畢竟，世第一法唯是一念，是故不得名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眾生五識亦是有漏，非是顛倒，復非一念，何故不名清淨梵行？」

「善男子！眾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顛倒，增諸漏故，名為有漏。體非真實，著想故倒。云何名為體非真實，著想故倒？非男女中生男女想，乃至舍宅車乘瓶衣亦復如是，是名顛倒。善男子！三十七品性無顛倒，是故得名清淨梵行。」

「善男子！若有菩薩於三十七品，知根、知因、知攝、知增、知主、知導、知勝、知實、知畢竟者，如是菩薩則得名為清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知根乃至知畢竟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菩薩發問為於二事：一者為自知故、二者為他知故。汝今已知，但為無量眾生未解，啟請是事，是故我今重讚歎汝。善哉善哉！善男子！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因名明觸，攝取名受，增名善思，主名為念，導名為定，勝名智慧，實名解脫，畢竟名為大般涅槃。善男子！善

欲即是初發道心，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是故我說欲為根本。善男子！如世間說，一切苦惱，愛為根本；一切疹病，宿食為本；一切斷事，鬪諍為本。一切惡事，虛妄為本。」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先於此經中說，一切善法不放逸為本，今乃說欲，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言生因，善欲是也；若言了因，不放逸是。如世間說，一切果者子為其因。或復有說，子為生因，地為了因，是義亦爾。」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先於餘經中說，三十七品佛是根本，是義云何？」

「善男子！如來先說，眾生初知三十七品，佛是根本。若自證得，欲為根本。」

「世尊！云何明觸，名之為因？」

「善男子！如來或時說明為慧、或說為信。善男子！信因緣故，親近善友，是名為觸。親近因緣，得聞正法，是名為觸。因聞正法，身口意淨，是名為觸。因三業淨，獲得正命，是名為觸。因正命故，得淨根戒；因淨根戒，樂寂靜處；因樂寂靜，能善思惟；因善思惟，得如法住；因如法住，得三十七品，能壞無量諸惡煩惱，是名為觸。善男子！受名攝取，眾生受時能作善惡，是故名受為攝取也。善男子！受因緣故生諸煩惱，三十七品能破壞之，是故以受為攝取也。因善思惟能破煩惱，是故名增。何以故？勤修習故。得如是等三十七品，若觀能破諸惡煩惱，要賴專念，是故以念為主。如世間中一切四兵隨主將意，三十七品亦復如是，皆隨念主。善男子！既入定已，三十七品能善分別一切法相，是故以定為導。是三十七品分別法相，智為最勝，是故以慧為勝。如是智慧知煩惱已，智慧力故，煩惱消滅，如世間中四兵壞怨，或一、或二勇健者能。三十七品

亦復如是，智慧力故能壞煩惱，是故以慧為勝。善男子！雖因修習三十七品，獲得四禪神通安樂，亦不名實。若壞煩惱證解脫時，乃名為實。是三十七品發心修道，雖得世樂及出世樂、四沙門果及以解脫，亦不得名為畢竟也。若能斷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是名涅槃，**是故我說畢竟者即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善愛念心，即是欲也。因善愛念，親近善友，故名為觸，是名為因。因近善友，故名為受，是名攝取。因近善友能善思惟，故名為增。因是四法能生長道，所謂欲、念、定、智，是即名為主導勝也。因是三法，得二解脫，除斷愛故，心得解脫，斷無明故，慧得解脫，是名為實。**如是八法，畢竟得果，名為涅槃，故名畢竟。**

「復次善男子，欲者即是發心出家，觸者即是白四羯磨，是名為因。攝者即是受二種戒：一者波羅提木叉戒、二者淨根戒，是名為受，是名攝取。增者即是修習四禪。主者即是須陀洹果、斯陀含果。導者即是阿那含果。勝者即是阿羅漢果。實者即是辟支佛果。**畢竟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善男子！欲名為識，觸名六入，攝名為受，增名無明，主名名色，導名為愛，勝名為取，實名為有，畢竟者名生老病死。」

迦葉菩薩言：「世尊！根本、因、增，如三法云何有異？」

「善男子！所言根者即是初發，因者即是相似不斷，增者即是滅相似已能生相似。復次善男子！根即是作、因即是果、增即可用。善男子！未來之世雖有果報，以未受故，名之為因。及其受時，是名為增。復次善男子！根即是求、得即是因、用即是增。善男子！是經中根即是見道、因即修道、增者即是無學道也。復次善男子！根即正因，因即方便因，從是二因，獲得果報，名為增長。」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畢竟者即是涅槃，如是涅槃云何可得？」

「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修十想，當知是人能得涅槃。云何為十？一者無常想、二者苦想、三者無我想、四者厭離食想、五者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六者死想、七者多過罪想、八者離想、九者滅想、十者無愛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習如是十種想者，是人畢竟定得涅槃，不隨他心，自能分別善、不善等，是名真實稱比丘義，乃至得稱優婆夷義。」

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名為菩薩乃至優婆夷等修無常想？」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初發心、二已行道。無常想者，亦復二種：一麤、二細。初心菩薩觀無常想時，作是思惟：『世間之物凡有二種：一內、二外。如是內物，無常變異，我見生時、小時、大時、壯時、老時、死時，是諸時節各各不同，是故當知內物無常。』復作是念：『我見眾生，或有肥鮮，具足色力，去來進止自在無礙。或見病苦，色力毀悴，顏貌羸損，不得自在。或見財富，庫藏盈溢。或見貧窮，觸事尠乏。或見成就無量功德。或見具足無量惡法。是故定知內法無常。復觀外法，子時、芽時、莖時、葉時、花時、果時，如是諸時各各不同，如是外法或有具足、或不具足，是故當知，一切外物定是無常。』

「既觀見法是無常已，復觀聞法。我聞諸天具足成就極妙快樂、神通自在，亦有五相，是故當知即是無常。復聞劫初有諸眾生，各各具足上妙功德，身光自照不假日月，無常力故光滅德損。復聞昔有轉輪聖王統四天下，成就七寶，得大自在，而不能壞無常之相。復觀大地，往昔之時，安處布置無量眾生，

間無空處，如車輪許，具足生長一切妙藥，蓁林、樹木、果實滋茂，眾生薄福，令此大地無復勢力，所生之物遂成虛耗。是故當知，內外之法一切無常，是則名為龜無常也。

「既觀龜已，次觀細者。云何名細？菩薩摩訶薩觀於一切內外之物乃至微塵，在未來時已是無常。何以故？具足成就破壞相故。若未來色非無常者，不得言色有十時差別。云何十時？一者膜時、二者泡時、三者疱時、四者肉團時、五者肢時、六者嬰孩時、七者童子時、八者少年時、九者盛壯時、十者衰老時。菩薩觀膜若非無常，不應至泡乃至盛壯，非無常者終不至老。若是諸時，非念念滅，終不漸長，應當一時成長具足；無是事故，是故當知，定有念念微細無常。復見有人，諸根具足，顏色晬晬，後見枯悴。復作是念，是人定有念念無常。復觀四大及四威儀。復觀內外，各二苦因，飢渴寒熱。復觀是四，若無念念微細無常，亦不得說如是四苦。若有菩薩能作是念，是名菩薩觀細無常。如內外色心法亦爾。何以故？行六處故。行六處時，或生喜心、或生瞋心、或生愛心、或生念心，展轉異生不得一種，是故當知，一切色法及非色法悉是無常。善男子！菩薩若能於一念中，見一切法生滅無常，**是名菩薩具無常想**。善男子！智者修習無常想已，遠離常慢、常倒、想倒。

「**次修苦想**。何因緣故有如是苦？深知是苦因於無常，因無常故，受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因緣故，名為無常，無常因緣故，受內外苦，飢渴、寒熱、鞭打、罵辱，如是等苦，皆因無常。復次智者深觀此身，即無常器，是器即苦，以器苦故，所受盛法亦復是苦。善男子！智者復觀，生即是苦，滅即是苦，苦生滅故，即是無常，非我、我所。

「**修無我想**。智者復觀苦即無常，無常即苦，若苦無常，智者云何說言有我？苦非是我，無常亦爾。如是五陰亦苦、無

常，眾生云何說言有我？復次觀一切法有異和合，不從一和合生一切法，亦非一法是一切和合果，一切和合皆無自性，亦無一性，亦無異性，亦無物性亦無自在，諸法若有如是等相，智者云何說言有我？復作是念，一切法中無有一法能為作者，若使一法不能作者，眾法和合亦不能作。一切諸法，性終不能獨生獨滅，和合故滅，和合故生。是法生已，眾生倒想，言是和合。從和合生，眾生想倒無有真實，云何而有真實我耶？是故智者觀於無我。又復諦觀何因緣故眾生說我？是我若有，應一應多。我若一者，云何而有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人、天、地獄、餓鬼、畜生、大小、老壯？是故知我非是一也。我若多者，云何說言，眾生我者是一、是遍、無有邊際？若一、若多，二俱無我。

「智者如是觀無我已，次復觀於厭離食想。作是念言，若一切法無常、苦、空、無我，云何為食，起身、口、意三種惡業？若有眾生為貪食故，起身、口、意三種惡業，所得財物眾皆共之，後受苦果無共分者。善男子！智者復觀，一切眾生為飲食故，身心受苦。若從眾苦而得食者，我當云何於是食中而生貪著？是故於食不生貪心。復次智者當觀，因於飲食身得增長，我今出家，受戒修道，為欲捨身；今貪此食，云何當得捨此身耶？如是觀已，雖復受食，猶如曠野食其子肉，其心厭惡，都不甘樂。深觀揣食有如是過，次觀觸食，如被剝牛，為無量虫之所啖食。次觀思食，如大火聚。識食猶如三百鑽矛。善男子！智者如是觀四食已，於食終不生貪樂想。若猶生貪，當觀不淨。何以故？為離食愛故。於一切食，善能分別不淨之想，隨諸不淨令與相似。如是觀已，若得好食及以惡食，受時猶如塗癰瘡藥，終不生於貪愛之心。善男子！智者若能如是觀者，是名成就厭離食想。」

迦葉菩薩言：「世尊！智者觀食作不淨想，為是實觀？虛解觀耶？若是實觀，所觀之食實非不淨。若是虛解，是法云何名為善想？」

佛言：「善男子！如是想者，亦是實觀，亦是虛解。能壞貪食故名為實，非虫見虫故名虛解。善男子！一切有漏皆名為虛亦能得實。善男子！若有比丘發心乞食，預作是念：『我當乞食，願得好者莫得麤惡，願必多得莫令尠少，亦願速得莫令遲晚。』如是比丘不名於食得厭離想，所修善法日夜衰耗，不善之法漸當增長。善男子！若有比丘欲乞食時，先當願言：『令諸乞者悉得飽滿，其施食者得無量福，我若得食為療毒身，修習善法利益施主。』作是願時，所修善法日夜增長，不善之法漸當消滅。善男子！若有比丘能如是修，當知是人空食於國中信施。

「善男子！智者具足如是四想，能修世間不可樂想，作是念言：『一切世間無處不有生老病死，而我此身無處不生。若世間中無有一處當得離於生老病死，我當云何樂於世間？一切世間無有進得而不退失，是故世間定是無常，若是無常，云何智人而樂於世？一一眾生周遍經歷一切世間具受苦樂，雖復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雖為四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終生於畜生道中、或為師子、虎豹豺狼、象馬牛驢。次觀轉輪聖王之身，統四天下，豪貴自在，福盡貧困，衣食不供。』智者深觀如是事已，生於世間不可樂想。

「智者復觀世間有法，所謂舍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香花瓔珞，種種伎樂、財物寶貨，如是等事皆為離苦；而是等物體即是苦，云何以苦欲離於苦？善男子！智者如是觀已，於世間物，不生愛樂而作樂想。善男子！譬如有人身嬰重病，雖有種種音樂倡伎、香花瓔珞，終不於中生貪愛樂。智者觀已亦

復如是。善男子！智者深觀一切世間，非歸依處、非解脫處、非寂靜處、非可愛處、非彼岸處、非是常樂我淨之法，若我貪樂如是世間，我當云何得離是法？如人不樂處闇，而求光明，還復歸闇，闇即世間，明即出世。若我樂世，增長黑闇，遠離光明，闇即無明，光即智明，是智明因即是世間不可樂想。一切貪結雖是繫縛，然我今者貪於智明，不貪世間。智者深觀如是法已，具足世間不可樂想。

「善男子！有智之人已修世間不可樂想，次修死想觀。是壽命常為無量怨讎所遶，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牽牛羊詣於屠所。」

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智者觀念念滅？」

「善男子！譬如四人，皆善射術，聚在一處，各射一方，俱作是念：『我等四箭俱發俱墮。』復有一人作是念言：『如是四箭及其未墮，我能一時以手接取。』善男子！如是之人可說疾不？」

迦葉菩薩言：「如是。世尊！」

佛言：「善男子！地行鬼疾復速是人，有飛行鬼復速地行，四天王疾復速飛行，日月神天復速四王，行堅疾天復速日月，眾生壽命復速堅疾。善男子！一息一瞬，眾生壽命四百生滅。智者若能觀命如是，是名能觀念念滅也。善男子！智者觀命繫屬死王，我若能離如是死王，則得永斷無常壽命。復次智者觀是壽命，猶如河岸臨峻大樹，亦如有人作大逆罪及其受戮無憐惜者，如師子王大飢困時，亦如毒蛇吸大風時，猶如渴馬護惜水時，如大惡鬼瞋恚發時，眾生死王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觀，是則名為修習死想。」

「善男子！智者復觀，我今出家設得壽命七日七夜，我當

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智者修於死想。復以七日七夜為多，若得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時、乃至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智者善修死想。

「智者具足如上六想，即七想因。何等名七？一者常修想、二者樂修想、三者無瞋想、四者無妬想、五者善願想、六者無慢想、七者三昧自在想。善男子！若有比丘具足七想，是名沙門、名婆羅門、是名寂靜、是名淨潔、是名解脫、是名智者、是名正見、名到彼岸、名大醫王、是大商主、是名善解如來祕密，亦知諸佛七種之語，名正見知，斷七種語中所生疑網。善男子！若人具足如上六想，當知是人能呵三界，遠離三界，滅除三界，於三界中不生愛著，是名智者具足十想。若有比丘具足十想，即得稱可沙門之相。」

爾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	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初發已為人天師，	勝出聲聞及緣覺，
如是發心過三界，	是故得名最無上。
世救要求然後得，	如來無請而為師，
佛隨世間如犢子，	是故得名大悲牛。
如來功德滿十方，	凡下無智不能讚，
我今讚歎慈悲心，	為報身口二種業。
世間常樂自利益，	如來終不為是事，
能斷眾生世果報，	是故我禮自他利。
世間逐親作益厚，	如來利益無怨親，

佛無是相如世人，
世間說異作業異，
凡所修行斷諸行，
先已了知煩惱過，
久於世間得解脫，
雖現天身及人身，
如來即是眾生母，
自受眾苦念眾生，
憐愍心盛不覺苦，
如來雖作無量福，
常為眾生不為己，
如來受苦不覺苦，
雖為眾生處地獄，
一切眾生受異苦，
覺已其心轉堅固，
佛具一味大慈心，
眾生不知佛能救，
世間雖具眾煩惱，
如是眾結及罪過，
唯有諸佛能讚佛，
我今唯以一法讚，
如來慈是大法聚，
即是無上真解脫，

是故其心等無二。
如來如說業無差，
是故得名為如來。
示現處之為眾生，
樂處生死慈悲故。
慈悲隨逐如犢子，
慈心即是小犢子。
悲念時心不悔沒，
故我稽首拔苦者。
身口意業恒清淨，
是故我禮清淨業。
見眾受苦如己苦，
不生苦想及悔心。
悉是如來一人苦，
故能勤修無上道。
悲念眾生如子想，
故謗如來及法僧。
亦有無量諸過惡，
佛初發心已能壞。
除佛無能讚歎者，
所謂慈心遊世間。
是慈亦能度眾生，
解脫即是大涅槃。」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八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一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色是無常，因滅是色，獲得解脫常住之色，受想行識亦是無常，因滅是識，獲得解脫常住之識。

「憍陳如！色即是苦，因滅是色，獲得解脫安樂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即是空，因滅空色，獲得解脫非空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是無我，因滅是色，獲得解脫真我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是不淨，因滅是色，獲得解脫清淨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是生老病死之相，因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生老病死相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是無明因，因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無明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乃至色是生因，因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生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者即是四顛倒因，因滅倒色，獲得解脫非四倒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是無量惡法之因，所謂男女等身、食愛、欲愛、貪瞋、嫉妬惡心、慳心、揣食識食思食觸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五欲五蓋，如是等法皆因於色，因滅色故，獲得解脫無如是等無量惡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即是縛，因滅縛色，獲得解脫無縛之色，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即是流，因滅流色，獲得解脫非流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非歸依，因滅是色，獲得解脫歸依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是瘡疣，因滅是色，獲得解脫無瘡疣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色非寂靜，因滅是色，獲得涅槃寂靜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憍陳如！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名沙門、名婆羅門，具足沙門、婆羅門法。憍陳如！若離佛法，無有沙門，無婆羅門，亦無沙門、婆羅門法。一切外道，虛假詐稱，都無實行，雖復作相，言有是二，實無是處。何以故？若無沙門、婆羅門法，云何而言有沙門、婆羅門？我常於此大眾之中作師子吼，汝等亦當在大眾中作師子吼。」

爾時外道有無量人，聞是語已，心生瞋惡：「瞿曇今說我等眾中無有沙門及婆羅門，亦無沙門、婆羅門法。我當云何廣設方便語瞿曇言，我等眾中亦有沙門、有沙門法，有婆羅門、有婆羅門法。」

時彼眾中有一梵志，唱如是言：「諸仁者！瞿曇之言，如狂無異。何可檢校？世間狂人，或歌、或舞、或哭、或笑、或罵、或讚，於怨親所不能分別。沙門瞿曇亦復如是，或說我生淨飯王家、或言不生，或說生已行至七步、或說不行，或說從小習學世事、或說我是一切智人，或時處宮受樂生子、或時厭患呵責惡賤，或時親修苦行六年、或時呵責外道苦行，或言從彼鬱頭藍弗、阿羅邏等稟承未聞、或時說其無所知曉，或時說言菩提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我不至樹無所剋

獲，或時說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或言身滅乃是涅槃。瞿曇所說如狂無異，何故以此而愁憂耶？」

諸婆羅門即便答言：「大士！我等今者何得不愁？沙門瞿曇先出家已，說無常、苦、空、無我等法，我諸弟子聞生恐怖，云何眾生無常、苦、空、無我、不淨？不受其語。今者瞿曇復來至此娑羅林中，為諸大眾說有常樂我淨之法，我諸弟子聞是語已，悉捨我去，受瞿曇語，以是因緣生大愁苦。」

爾時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諸仁者！諦聽諦聽。瞿曇沙門名修慈悲，是名虛妄，非真實也。若有慈悲，云何教我諸弟子等自受其法？慈悲果有隨順他意，今違我願，云何言有？」

「若有說言沙門瞿曇不為世間八法所染，是亦虛妄。若言瞿曇少欲知足，今者云何奪我等利？」

「若言種姓是上族者，是亦虛妄，何以故？從昔已來，不見不聞大師子王殘害小鼠。若使瞿曇是上種姓，如何今者惱亂我等？」

「若言瞿曇具大勢力，是亦虛妄。何以故？從昔已來亦不見聞金翅鳥王與鳥共諍，若言力大，復以何事與我共鬪？」

「若言瞿曇具他心智，是亦虛妄。何以故？若具此智，以何因緣不知我心？諸仁者！我昔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事，過百年已，世間當有一妖幻出。即是瞿曇。如是妖惑，今於此處娑羅林中將滅不久，汝等今者不應愁惱。」

爾時復有一尼犍子答言：「仁者！我今愁苦，不為自身弟子供養，但為世間癡闇無眼，不識福田及非福田，棄捨先舊智婆羅門，供養年少，以為愁耳。瞿曇沙門大知呪術，因呪術力，能令一身作無量身，令無量身還作一身，或以自身作男女像、牛羊象馬。我力能滅如是呪術，瞿曇沙門呪術既滅，汝等當還多得供養，受於安樂。」

爾時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諸仁者！瞿曇沙門成就具足無量功德，是故汝等不應與諍。」

大眾答言：「癡人，云何說言沙門瞿曇具大功德？其生七日，母便命終，是可得名福德相耶？」

婆羅門言：「罵時不瞋，打時不報，當知即是大福德相。其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神通，是故當知是福德相。心無憍慢，先意問訊，言語柔軟，初無麤獷，年志俱盛心不卒暴，王國多財無所愛戀，捨之出家如棄涕唾，是故我說沙門瞿曇成就具足無量功德。」

大眾答言：「善哉，仁者！瞿曇沙門實如所說，成就無量神通變化，我不與彼掄試是事。瞿曇沙門受性柔軟，不堪苦行，生長深宮，不綜外事，唯可軟語。不知伎藝、書籍、論議，請共詳辯正法之要。彼若勝我，我當給事。我若勝彼，彼當事我。」

爾時多有無量外道，和合共往摩伽陀王阿闍世所。王見便問：「諸仁何來？汝等各各修習聖道，是出家人，捨離財貨及在家事，然我國人皆共供養，敬心瞻視，無相犯觸，何故和合而來至此？諸仁者，汝等各受異法、異戒，出家不同，亦復各各自隨戒法出家修道，何因緣故，今者一心而共和合，猶如落葉旋風所吹，聚在一處。說何因緣而來至此？我常擁護出家之人，乃至不惜身之與命。」

爾時一切諸外道眾咸作是言：「大王！諦聽。大王今者是大法橋、是大法礪、是大法秤、即是一切功德之器、一切功德真實之性、正法道路、即是種子之良田也、一切國土之根本也、一切國土之大明鏡、一切諸天之形像也、一切國人之父母也。大王！一切世間功德寶藏即是王身。何以故名功德藏？王斷國事，不擇怨親，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風，是故名王為功德藏。」

「大王！現在眾生雖復壽短，王之功德如昔長壽安樂時王，

亦如頂生、善見、忍辱、那睺沙王、耶耶帝王、尸毘王、一叉鳩王，如是等王具足善法，大王今者亦復如是。

「大王！以王因緣，國土安樂，人民熾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樂此國，持戒精勤，修習正道。

「大王！我經中說，若出家人隨所住國，持戒精進，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

「大王！一切盜賊，王已整理，出家之人都無畏懼。今者唯有一大惡人瞿曇沙門，王未檢校，我等甚畏。其人自恃豪族種姓、身色具足，又因過去布施之報，多得供養，恃此眾事生大憍慢，或因呪術而生憍慢，以是因緣不能苦行，受畜細軟衣服臥具。是故一切世間惡人，為利養故往集其所，而為眷屬不能苦行。呪術力故，調伏迦葉及舍利弗、目犍連等，今復來至我所，住處娑羅林中，宣說是身常樂我淨，誘我弟子。

「大王！瞿曇先說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我能忍之，今乃宣說常樂我淨，我實不忍。惟願大王，聽我與彼瞿曇論議。」

王即答言：「諸大士！汝等今者，為誰教導，而令其心狂亂不定，如水濤波、旋火之輪、猿猴擲樹。是事可恥，智人若聞即生憐愍，愚人聞之即生嗤笑。汝等所說非出家相。汝若病風、黃水患者，吾悉有藥能療治之；如其鬼病，家兄耆婆，善能去之。汝等今者欲以手爪鉤 páo 須彌山，欲以口齒齧 niè 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悟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同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若夢見勝瞿曇者，是夢狂惑，未足可信。諸大士！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大火聚。汝隨我語，不須更說。汝雖讚我平等如秤，勿令外人復聞此語。」

爾時外道復作是言：「大王！瞿曇沙門所作幻術到汝邊耶？乃令大王心疑不信是等聖人。大王！不應輕蔑如是大士。大王！是月增減、大海鹹味、摩羅延山，如是等事誰之所作？豈非我等婆羅門耶？大王！不聞阿竭多仙十二年中，恒河之水停耳中耶？大王！聞瞿曇仙人大現神通，十二年中變作釋身，并令釋身作羝羊形，作千女根在釋身耶？大王！不聞耆菟仙人，一日之中飲四海水，令大地乾耶？大王！不聞婆藪仙人為自在天作三眼耶？大王！不聞阿羅邏仙人變迦富羅城作壘土耶？大王！婆羅門中有如是等大力諸仙，現可檢校。大王云何見輕蔑耶？」

王言：「諸仁者！若不見信故欲為者，如來正覺今者近在娑羅林中，汝等可往隨意問難，如來亦當為汝分別，稱汝意答。」

爾時阿闍世王與諸外道徒眾眷屬，往至佛所，頭面作禮右遶三匝，修敬已畢，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諸外道欲隨意問難，唯願如來隨意答之。」

佛言：「大王且止，我自知時。」

爾時眾中有婆羅門名闍提首那，作如是言：「瞿曇！汝說涅槃是常法耶？」

「如是，如是。大婆羅門！」

婆羅門言：「瞿曇！若說涅槃常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之法從子生果相續不斷，如從漚出瓶，從縷得衣。

「瞿曇常說修無常想，獲得涅槃，因是無常，果云何常？」

「瞿曇又說解脫欲貪即是涅槃，解脫色貪及無色貪即是涅槃，滅無明等一切煩惱即是涅槃。從欲乃至無明、煩惱皆是無常，因是無常所得涅槃亦應無常。」

「瞿曇又說從因故生天、從因故墮地獄、從因得解脫，是

故諸法皆從因生。若從因故得解脫者，云何言常？

「瞿曇亦說色從緣生故名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是解脫。若是色者當知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離五陰有解脫者，當知解脫即是虛空。若是虛空，不得說言從因緣生。何以故？是常是一遍一切處。

「瞿曇亦說從因生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云何復說解脫是樂？

「瞿曇又說無常即苦，苦即無我，若是無常苦無我者，即是不淨，一切從因所生諸法，皆無常苦無我不淨，云何復說涅槃即是常樂我淨？若瞿曇說，亦常無常、亦苦亦樂、亦我無我、亦淨不淨，如是豈非是二語耶？我亦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語，佛若出世，言則無二。瞿曇今者說於二語，復言佛即我身是也，是義云何？」

佛言：「婆羅門！如汝所說，我今問汝，隨汝意答。」

婆羅門言：「善哉。瞿曇！」

佛言：「婆羅門！汝性常耶？是無常乎？」

婆羅門言：「我性是常。」

「婆羅門！是性能作一切內外法之因耶？」

「如是。瞿曇！」

佛言：「婆羅門！云何作因？」

「瞿曇！從性生大，從大生慢，從慢生十六法，所謂地、水、火、風、空，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業根：手、腳、口、聲、男女二根，心平等根，是十六法。從五法生色、聲、香、味、觸，是二十一法。根本有三：一者染、二者癡、三者黑。染者名愛，癡者名瞋，黑名無明。瞿曇！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

「婆羅門！是大等法，常、無常耶？」

「瞿曇！我法性常，大等諸法悉是無常。」

「婆羅門！如汝法中，因常果無常。然我法中因雖無常，果是常者，有何等過？婆羅門！汝等法中有二因不？」

答言：「有。」

佛言：「云何有？」

婆羅門言：「一者生因、二者了因。」

佛言：「云何生因？云何了因？」

婆羅門言：「生因者如壔出瓶，了因者如燈照物。」

佛言：「是二種因，因性是一。若是一者，可令生因作於了因，可令了因作生因不？」

「不也。瞿曇！」

佛言：「若使生因不作了因，了因不作生因，可得說言是因相不？」

婆羅門言：「雖不相作故有因相。」

「婆羅門！了因所了，即同了不？」

「不也。瞿曇！」

佛言：「我法雖從無常獲得涅槃，而非無常。婆羅門！從了因得故，常樂我淨。從生因得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故如來所說有二，如是二語無有二也，是故如來名無二語。如汝所說，曾從先舊智人邊聞，佛出於世無有二語，是言善哉。一切十方三世諸佛所說無差，是故說言佛無二語。云何無差？有同說有，無同說無，故名一義。婆羅門！如來世尊雖名二語，為了一語故。云何二語了於一語？如眼色二語生識一語，乃至意法亦復如是。」

婆羅門言：「瞿曇！善能分別如是語義，我今未解，所出二語了於一語。」

爾時世尊即為宣說四真諦法：「婆羅門！言苦諦者亦二亦

一，乃至道諦亦二亦一。」

婆羅門言：「世尊！我已知已。」

佛言：「善男子！云何知己？」

婆羅門言：「世尊！苦諦，一切凡夫二，是聖人一，乃至道諦亦復如是。」

佛言：「善哉！已解。」

婆羅門言：「世尊！我今聞法，已得正見，今當歸依佛、法、僧寶，唯願大慈聽我出家。」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汝當為是闍提首那，剃除鬚髮，聽其出家。」時憍陳如即受佛勅，為其剃髮。即下手時有二種落：一者鬚髮、二者煩惱。即於坐處得阿羅漢果。

復有梵志姓婆私吒，復作是言：「瞿曇所說涅槃常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曇將不說無煩惱為涅槃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曇！世間四種名之為無：一者未出之法名之為無，如瓶未出塗時名為無瓶；二者已滅之法名之為無，如瓶壞已名為無瓶；三者異相互無名之為無，如牛中無馬、馬中無牛；四者畢竟無故名之為無，如龜毛、兔角。瞿曇！若以除煩惱已名涅槃者，涅槃即無。若是無者，云何言有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如是涅槃，非是先無同塗時瓶，亦非滅無同瓶壞無，亦非畢竟無如龜毛兔角，同於異無。善男子！如汝所言，雖牛中無馬，不可說言牛亦是無。雖馬中無牛，亦不可說馬亦是無。涅槃亦爾，煩惱中無涅槃，涅槃中無煩惱，是故名為異相互無。」

婆私吒言：「瞿曇！若以異無為涅槃者，夫異無者，無常

樂我淨。瞿曇！云何說言涅槃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是異無者，有三種無：牛馬悉是先無後有，是名先無；已有還無，是名壞無；異相無者，如汝所說。善男子！是三種無，涅槃中無，是故涅槃常樂我淨。如世病人，一者熱病、二者風病、三者冷病。是三種病，三藥能治，有熱病者蘇能治之，有風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是三種藥能治如是三種惡病。善男子！風中無油、油中無風，乃至蜜中無冷、冷中無蜜，是故能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有三種病：一者貪、二者瞋、三者癡。如是三病有三種藥，不淨觀者能為貪藥，慈心觀者能為瞋藥，觀因緣智能為癡藥。善男子！為除貪故作非貪觀，為除瞋故作非瞋觀，為除癡故作非癡觀。三種病中無三種藥，三種藥中無三種病。善男子！三種病中無三藥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三種藥中無三種病，是故得稱常樂我淨。」

婆私吒言：「世尊！如來為我說常、無常，云何為常？云何無常？」

佛言：「善男子！色是無常，解脫色常，乃至識是無常，解脫識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觀色乃至識是無常者，當知是人獲得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已知常、無常法。」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常、無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知我色是無常，得解脫常，乃至識亦如是。」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哉，已報是身。」告憍陳如：「是婆私吒，已證阿羅漢果，汝可施其三衣鉢器。」時憍陳如如佛所勅，施其衣鉢。

時婆私吒受衣鉢已，作如是言：「大德憍陳如！我今因是

弊惡之身得善果報。唯願大德，為我屈意至世尊所，具宣我心：『我既惡人觸犯如來禰瞿曇姓，唯願為我懺悔此罪，我亦不能久住毒身，今入涅槃。』」

時憍陳如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婆私吒比丘生慚愧心，自言：『頑嚚 yín 觸犯如來禰瞿曇姓，不能久住是毒蛇身，今欲滅身，寄我懺悔。』」

佛言：「憍陳如！婆私吒比丘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成就善根，今受我語，如法而住，如法住故獲得正果。汝等應當供養其身。」

爾時憍陳如從佛聞已，還其身所，而設供養。時婆私吒於焚身時，作種種神足。諸外道輩見是事已，高聲唱言：「是婆私吒已得瞿曇沙門呪術，是人不久復當勝彼瞿曇沙門。」

爾時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先尼，復作是言：「瞿曇有我耶？」如來默然。「瞿曇無我耶？」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皆默然。

先尼言：「瞿曇！若一切眾生有我，遍一切處是一作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

佛言：「先尼！汝說是我遍一切處耶？」

先尼答言：「瞿曇！不但我說，一切智人亦如是說。」

佛言：「善男子！若我周遍一切處者，應當五道一時受報，若有五道一時受報，汝等梵志，何因緣故，不造眾惡為遮地獄？修諸善法為受天身？」

先尼言：「瞿曇！我法中我則有二種：一作身我、二者常身我。為作身我，修離惡法不入地獄，修諸善法生於天上。」

佛言：「善男子！如汝說我遍一切處，如是我者，若作身中當知無常，若作身無，云何言遍？」

「瞿曇！我所立我亦在作中，亦是常法。瞿曇！如人失火，

燒舍宅時，其主出去，不可說言舍宅被燒，主亦被燒。我法亦爾，而此作身雖是無常，當無常時我則出去，是故我我亦遍亦常。」

佛言：「善男子！如汝說我亦遍亦常，是義不然。何以故？遍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復有二種：一色、二無色。是故若言一切有者，亦常亦無常，亦色亦無色。若言舍主得出不名無常，是義不然。何以故？舍不名主，主不名舍，異燒異出，故得如是。我則不爾。何以故？我即是色，色即是我，無色即我，我即無色。云何而言色無常時，我則得出？善男子！汝意若謂一切眾生同一我者，如是即違世、出世法。何以故？世間法名父、子、母、女。若我是一，父即是子、子即是父，母即是女、女即是母，怨即是親、親即是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是故若說一切眾生同一我者，是即違背世、出世法。」

先尼言：「我亦不說一切眾生同於一我，乃說一人各有一我。」

佛言：「善男子！若言一人各有一我，是為多我，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汝先說，我遍一切，若遍一切，一切眾生業相應同，天得見時佛得亦見，天得作時佛得亦作，天得聞時佛得亦聞，一切諸法皆亦如是。若天得見非佛得見者，不應說我遍一切處，若不遍者，是即無常。」

先尼言：「瞿曇！一切眾生，我遍一切，法與非法不遍一切，以是義故，佛得作異，天得作異。是故瞿曇！不應說言佛得見時天得應見，佛得聞時天得應聞。」

佛言：「善男子！法與非法，非業作耶？」

先尼言：「瞿曇！是業所作。」

佛言：「善男子！若法、非法是業作者，即是同法，云何言異？何以故？佛得業處有天得我，天得業處有佛得我，是故

佛得作時天得亦作，法與非法亦應如是。善男子！是故一切眾生、法與非法，若如是者，所得果報亦應不異。善男子！從子出果，是子終不思惟分別：『我唯當作婆羅門果，不與刹利、毘舍、首陀而作果也。』何以故？從子出果，終不障礙如是四姓，法與非法亦復如是，不能分別我唯當與佛得作果，不與天得作果。作天得果，不作佛得果。何以故？業平等故。」

先尼言：「瞿曇！譬如一室有百千燈，炷雖有異，明則無差。燈炷別異喻法非法，其明無差喻眾生我。」

佛言：「善男子！汝說燈明以喻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室異燈異。是燈光明，亦在炷邊，亦遍室中。汝所言我若如是者，法、非法邊俱應有我，我中亦應有法、非法。若法、非法無有我者，不得說言遍一切處。若俱有者何得復以炷明為喻？善男子！汝意若謂炷之與明真實別異，何因緣故，炷增明盛，炷枯明滅？是故不應以法、非法喻於燈炷，光明無差喻於我也。何以故？法、非法、我三事即一。」先尼言：「瞿曇！汝引燈喻，是事不吉。何以故？燈喻若吉，我已先引；如其不吉，何故復說？」

「善男子！我所引喻都亦不作吉以不吉，隨汝意說。是喻亦說離炷有明、即炷有明。汝心不等，故說燈炷喻法、非法，明則喻我。是故責汝，炷即是明，離炷有明；法即有我，我即有法；非法即我，我即非法。汝今何故但受一邊、不受一邊？如是喻者，於汝不吉。是故我今還以破汝。善男子！如是喻者即是非喻，是非喻故，於我即吉，於汝不吉。善男子！汝意若謂若我不吉，汝亦不吉，是義不然。何以故？見世間人自刀自害，自作他用，汝所引喻亦復如是，於我則吉，於汝不吉。」

先尼言：「瞿曇！汝先責我心不平等，今汝所說亦不平等。何以故？瞿曇今者以吉向己，不吉向我，以是推之，真是不平。」

佛言：「善男子！如我不平能破汝不平，是故汝平，我之不平即是吉也。我之不平破汝不平，令汝得平，即是我平。何以故？同諸聖人得平等故。」

先尼言：「瞿曇！我常是平，汝云何言壞我不平？一切眾生平等有我，云何言我是不平耶？」

「善男子！汝亦說言，當受地獄、當受餓鬼、當受畜生、當受人天。我若先遍五道中者，云何方言當受諸趣？汝亦說言，父母和合然後生子。若子先有，云何復言和合已有？是故一人有五趣身，若是五處先有身者，何因緣故為身造業？是故不平。」

「善男子！汝意若謂我是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我作者，何因緣故自作苦事？然今眾生實有受苦，是故當知我非作者。若言是苦非我所作，不從因生，一切諸法亦當如是，不從因生，何因緣故說我作耶？」

「善男子！眾生苦樂實從因緣，如是苦樂能作憂喜，憂時無喜，喜時無憂。或喜、或憂，智人云何說是常耶？」

「善男子！汝說我常，若是常者，云何說有十時別異？常法不應有歌羅邏時乃至老時，虛空常法，尚無一時，況有十時。」

「善男子！我者非是歌羅邏時乃至老時，云何說有十時別異？」

「善男子！若我作者，是我亦有盛時衰時，眾生亦有盛時衰時。若我爾者，云何是常？」

「善男子！我若作者，云何一人有利有鈍？」

「善男子！我若作者，是我能作身業、口業。口業若是我所作者，云何口說無有我耶？云何自疑有耶、無耶？」

「善男子！汝意若謂離眼有見，是義不然。何以故？若離眼已別有見者，何須此眼，乃至身根亦復如是。汝意若謂我雖能見，要因眼見，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有人言須曼那花能燒

大村。云何能燒？因火能燒。汝立我見，亦復如是。」

先尼言：「瞿曇！如人執鎌則能刈草，我因五根見聞至觸亦復如是。」

「善男子！人鎌各異，是故執鎌能有所作。離根之外，更無別我，云何說言我因諸根能有所作？善男子！汝意若謂執鎌能刈，我亦如是。是我有手耶？為無手乎？若有手者，何不自執？若無手者，云何說言我是作者？善男子！能刈草者即是鎌也，非我、非人。若我人能，何故因鎌？善男子！人有二業：一則執草、二則執鎌，是鎌唯有能斷之功。眾生見法亦復如是，眼能見色，從和合生。若從因緣和合見者，智人云何說言有我？善男子！汝意若謂身作我受，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不見天得作業、佛得受果。若言不是身作，我非因受，汝等何故從於因緣求解脫耶？汝先是身非因緣生，得解脫已，亦應非因而更生身；如身，一切煩惱亦應如是。」

先尼言：「瞿曇！我有二種：一者有知、二者無知。無知之我能得於身，有知之我能捨離身。猶如坏瓶，既被燒已，失於本色更不復生。智者煩惱亦復如是，既滅壞已，終不更生。」

佛言：「善男子！所言知者，智能知耶？我能知乎？若智能知，何故說言我是知耶？若我知者，何故方便更求於智？汝意若謂，我因智知，同花喻壞。

「善男子！譬如刺樹性自能刺，不得說言樹執刺刺。智亦如是，智自能知，云何說言我執智知？

「善男子！如汝法中我得解脫，無知我得？知我得耶？若無知得，當知猶故具足煩惱。若知得者，當知已有五情諸根。何以故？離根之外，別更無知。若具諸根，云何復名得解脫耶？若言是我其性清淨離於五根，云何說言遍五道有？以何因緣為解脫故修諸善法？

「善男子！譬如有人拔虛空刺，汝亦如是。我若清淨，云何復言斷諸煩惱？汝意若謂不從因緣獲得解脫，一切畜生何故不得？」

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能憶念？」

佛告先尼：「若有我者，何緣復忘？善男子！若念是我者，何因緣故，念於惡念，念所不念，不念所念？」

先尼復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見誰聞？」

佛言：「善男子！內有六入，外有六塵，內外和合，生六種識，是六種識因緣得名。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木得故名為木火，因草得故名為草火，因糠得故名為糠火，因牛糞得名牛糞火。眾生意識亦復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為眼識。善男子！如是眼識，不在眼中乃至欲中，四事和合故生是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若是因緣和合故生，智不應說見即是我，乃至觸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說眼識乃至意識，一切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幻？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善男子！譬如酥、麵、蜜、薑、胡椒、葦茈、蒲萄、胡桃、石榴、棗子，如是和合，名歡喜丸，離是和合無歡喜丸。內外六入是名眾生、我、人、士夫。離內外入，無別眾生、我、人、士夫。」

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云何說言我見、我聞、我苦、我樂、我憂、我喜？」

佛言：「善男子！若言我見、我聞，名有我者，何因緣故，世間復言，汝所作罪，非我見聞？善男子！譬如四兵和合名軍，如是四兵不名為一，而亦說言我軍勇健、我軍勝彼。是內外入和合所作，亦復如是，雖不是一亦得說言，我作、我受、我見、我聞、我苦、我樂。」

先尼言：「瞿曇！如汝所言，內外和合，誰出聲言，我作我受？」

佛言：「先尼！從愛、無明因緣生業，從業生有，從有出生無量心數，心生覺觀，覺觀動風，風隨心觸喉、舌、齒、脣。眾生想倒，聲出說言，我作、我受、我見、我聞。善男子！如幢頭鈴，風因緣故，便出音聲。風大聲大，風小聲小，無有作者。善男子！譬如熱鐵投之水中，出種種聲，是中真實無有作者。善男子！凡夫不能思惟分別如是事故，說言有我及有所、我作、我受。」

先尼言：「如瞿曇說，無我、我所，何緣復說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內外六入及六識意常樂我淨，我乃宣說滅內外入所生六識，名之為常。以是常故，名之為我，有常我故，名之為樂，常我樂故，名之為淨。善男子！眾生厭苦，斷是苦因，自在遠離，是名為我。以是因緣，我今宣說常樂我淨。」

先尼言：「世尊！唯願大慈為我宣說，我當云何獲得如是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一切世間從本已來，具足大慢，能增長慢，亦復造作慢因、慢業，是故今者受慢果報，不能遠離一切煩惱，得常樂我淨。若諸眾生欲得遠離一切煩惱，先當離慢。」

先尼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先有慢，因慢因緣故，稱如來禰瞿曇姓。我今已離如是大慢，是故誠心啟請求法，云何當得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諦聽，諦聽！今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若能非自、非他、非眾生者，遠離是法。」

先尼言：「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言知己解已，得正法眼？」

「世尊！所言色者，非自、非他、非諸眾生，乃至識亦復如是。我如是觀，得正法眼。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道，願見

聽許。」

佛言：「善來比丘。」即時具足清淨梵行，證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姓迦葉氏，復作是言：「瞿曇！身即是命，身異命異。」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復如是。梵志復言：「瞿曇！若人捨身，未得後身，於其中間豈可不名身異命異。若是異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

「善男子！我說身命，皆從因緣，非不因緣。如身、命，一切法亦如是。」

梵志復言：「瞿曇！我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

佛言：「梵志！汝云何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

梵志言：「我見大火焚燒榛木，風吹絕焰，墮在餘處，是豈不名無因緣耶？」

佛言：「善男子！我說是火，亦從因生，非不從因。」

梵志言：「瞿曇！絕焰去時，不因薪炭，云何而言因於因緣？」

佛言：「善男子！雖無薪炭，因風而去，風因緣故，其焰不滅。」

「瞿曇！若人捨身，未得後身，中間壽命，誰為因緣？」

佛言：「梵志！無明與愛，而為因緣。是無明、愛二因緣故，壽命得住。善男子！有因緣故，身即是命，命即是身；有因緣故，身異命異。智者不應一向而說身異命異。」

梵志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令我了了得知因果。」

佛言：「梵志！因即五陰，果亦五陰。善男子！若有眾生不然火者，是則無煙。」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已，我已解已。」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汝云何解？」

「世尊！火即煩惱，能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燒然，煙者即是煩惱果報，無常不淨臭穢可惡，是故名煙。若有眾生不作煩惱，是人則無煩惱果報，是故如來說不然火則無有煙。世尊！我已正見，唯願慈矜聽我出家。」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聽是梵志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勅已，和合眾僧，聽其出家，受具足戒，經五日已，得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富那，復作是言：「瞿曇！汝見世間是常法已說言常耶？如是義者，實耶？虛耶？常、無常，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富那！我不說世間常、虛、實、無常，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富那復言：「瞿曇！今者見何罪過不作是說？」

佛言：「富那！若有人說世間是常，唯此為實餘妄語者，是名為見。見所見處，是名見行、是名見業、是名見著、是名見縛、是名見苦、是名見取、是名見怖、是名見熱、是名見纏。富那！凡夫之人為見所纏，不能遠離生老病死，迴流六趣受無量苦，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亦復如是。富那！我見是見，有如是過，是故不著，不為人說。」

「瞿曇！若見如是罪過，不著不說。瞿曇今者何見、何著、何所宣說？」

佛言：「善男子！夫見著者，名生死法，如來已離生死法

故，是故不著。善男子！如來名為能見能說，不名為著。」

「瞿曇！云何能見？云何能說？」

佛言：「善男子！我能明見苦集滅道，分別宣說如是四諦。我見如是，故能遠離一切見、一切愛、一切流、一切慢，是故我具清淨梵行，無上寂靜，獲得常身，是身亦非東、西、南、北。」

富那言：「瞿曇！何因緣故，常身非是東西南北？」

佛言：「善男子！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善男子！如於汝前然大火聚，當其然時，汝知然不？」

「如是。瞿曇！」

「是火滅時，汝知滅不？」「如是。瞿曇！」

「富那！若有人問汝前火聚，然從何來？滅何所至？當云何答？」

「瞿曇！若有問者，我當答言，是火生時賴於眾緣，本緣已盡，新緣未至，是火則滅。」

「若復有問，是火滅已至何方面？復云何答？」

「瞿曇！我當答言，緣盡故滅，不至方所。」

「善男子！如來亦爾，若有無常色乃至無常識，因愛故然，然者即受二十五有，是故然時可說是火東西南北。現在愛滅，二十五有果報不然，以不然故，不可說有東西南北。善男子！如來已滅無常之色至無常識，是故身常，身若是常，不得說有東西南北。」

富那言：「請說一喻，唯願聽採。」

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說之。」

「世尊！如大村外有娑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唯貞實在。如來亦爾，所有陳故悉已除盡，唯有一切真

實法在。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道。」

佛言：「善來比丘。」說是語已，即時出家，漏盡證得阿羅漢果。

復有梵志名曰清淨，作如是言：「瞿曇！一切眾生不知何法，見世間常、無常，亦常無常、非有常非無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不知色故乃至不知識故，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瞿曇！眾生知何法故，不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知色故乃至知識故，不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世間常、無常。」

佛言：「善男子！若人捨故，不造新業，是人能知常與無常。」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見。」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見？汝云何知？」

「世尊！故名無明與愛，新名取、有。若人遠離是無明愛，不作取有，是人真實知常、無常。我今已得正法淨眼，歸依三寶，唯願如來聽我出家。」

佛告憍陳如：「聽是梵志，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勅已，將至僧中，為作羯磨令得出家，十五日後，諸漏永盡，得阿羅漢果。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九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二

犢子梵志復作是言：「瞿曇！我今欲問，能見聽不？」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犢子復言：「瞿曇！我久與汝共為親友，汝之與我義無有二，我欲諮問，何故默然？」

爾時世尊作是思惟：「如是梵志，其性儒雅，純善質直，常為知故而來諮啟，不為惱亂。彼若問者，當隨意答。」

佛言：「犢子！善哉，善哉！隨所疑問，吾當答之。」

犢子言：「瞿曇！世有善耶？」「如是。梵志！」

「有不善耶？」「如是。梵志！」

「瞿曇！願為我說，令我得知善、不善法。」

佛言：「善男子！我能分別廣說其義，今當為汝簡略說之。善男子！欲名不善，解脫欲者，名之為善，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殺名不善，不殺名善，乃至邪見亦復如是。善男子！我今為汝已說三種善不善法，及說十種善不善法。若我弟子能作如是分別三種善不善法，乃至十種善不善法，當知是人，能盡貪欲、瞋恚、愚癡、一切諸漏，斷一切有。」

梵志言：「瞿曇！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能盡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比丘等，能盡如是貪欲恚癡、一切諸漏、一切諸有。」

「瞿曇！置一比丘，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尼能盡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比丘尼，能斷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諸有。」

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淨，度疑彼岸，斷於疑網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五下結，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斷於疑網。」

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一優婆塞，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度疑彼岸斷疑網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五下結，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斷於疑網。」

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盡一切漏，一優婆塞、一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於疑網。是佛法中頗有優婆塞受五欲樂，心無疑網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塞斷於三結，得須陀洹；薄貪恚癡，得斯陀含。如優婆塞，優婆夷亦如是。」

「世尊！我於今者樂說譬喻。」

佛言：「善哉！樂說便說。」

「世尊！譬如難陀、婆難陀龍王等降大雨，如來法雨亦復如是，平等雨於優婆塞、優婆夷。世尊！若諸外道欲來出家，不審如來幾月試之？」

佛言：「善男子！皆四月試，不必一種。」

「世尊！若不一種，唯願大慈聽我出家。」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聽是犢子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勅已，立眾僧中為作羯磨，於出家後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復作是念：「若有智慧從學得者，我今已得，堪任見佛。」即往佛所，頭面作禮，修敬已畢，却住一面白佛言：

「世尊！諸有智慧從學得者，我今已得。唯願為我重分別說，令我獲得無學智慧。」

佛言：「善男子！汝勤精進修習二法：一奢摩他、二毘婆舍那。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須陀洹果，亦當勤修如是二法。若復欲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亦當修習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四禪、四無量心、六神通、八背捨、八勝處、無諍智、頂智、畢竟智、四無礙智、金剛三昧盡智、無生智，亦當修習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欲得十住地、無生法忍、無相法忍、不可思議法忍、聖行、梵行、天行、菩薩行、虛空三昧、智印三昧、空無相無作三昧、地三昧、不退三昧、首楞嚴三昧；金剛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行，亦當修習如是二法。」

犢子聞已，禮拜而出，在娑羅林中修是二法，不久即得阿羅漢果。

是時復有無量比丘欲往佛所，犢子見已問言：「大德！欲何所至？」諸比丘言：「欲往佛所。」

犢子復言：「諸大德！若至佛所，願為宣啟，犢子梵志修二法已，得無學智，今報佛恩，入般涅槃。」

時諸比丘至佛所已，白佛言：「世尊！犢子比丘，寄我等語：『世尊！犢子梵志，修習二法得無學智，今報佛恩，入於涅槃。』」

佛言：「善男子！犢子梵志得阿羅漢果，汝等可往供養其身。」時諸比丘受佛勅已，還其尸所，大設供養。

納衣梵志復作是言：「瞿曇！如瞿曇所說無量世中作善、不善，未來還得善不善身。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瞿曇說，因煩惱故，獲得是身。若因煩惱獲得身者，身為在先？煩惱在先？

若煩惱在先，誰之所作？住在何處？若身在先，云何說言因煩惱得？是故若言煩惱在先，是亦不可；若身在先，是亦不可；若言一時，是亦不可。先、後、一時，義俱不可，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皆有自性，不從因緣。

「復次瞿曇！堅是地性、濕是水性、熱是火性、動是風性、無所罣礙是虛空性，是五大性非因緣有，若使世間有一法性非因緣有，一切法性亦應如是非因緣有。若有一法從於因緣，何因緣故，五大之性不從因緣？瞿曇！眾生善身及不善身獲得解脫，皆是自性，不從因緣。是故我說一切諸法自性故有，非因緣生。

「復次瞿曇！世間之法有定用處。譬如工匠，云如是木任作車輿，如是任作門戶、床机。亦如金師，所可造作，在額上者名之為鬘，在頸下者名之為璫，在臂上者名之為釧，在指上者名之為環，用處定故名為定性。瞿曇！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有五道性故，有地獄、餓鬼、畜生、人、天，若如是者，云何說言從於因緣？

「復次瞿曇！一切眾生其性各異，是故名為一切自性。瞿曇！如龜陸生，自能入水。犢子生已，能自飲乳。魚見鉤餌，自然吞食。毒蛇生已，自然食土。如是等事，誰有教者？如刺生已，自然頭尖，飛鳥毛羽自然色別。世間眾生亦復如是，有利有鈍、有富有貧、有好有醜、有得解脫、有不得解脫，是故當知一切法中各有自性。

「復次瞿曇！如瞿曇說，貪欲瞋癡從因緣生，如是三毒，因緣五塵，是義不然。何以故？眾生睡時遠離五塵，亦復生於貪欲瞋癡。在胎亦爾，初出胎時未能分別五塵、好醜，亦復生於貪欲瞋癡。諸仙賢聖，處在寂處，無有五塵，亦能生於貪欲瞋癡。亦復有人因於五塵，生於不貪、不瞋、不癡，是故不必

從於因緣，生一切法，以自性故。

「復次瞿曇！我見世人五根不具，多饒財寶，得大自在。有根具足，貧窮下賤，不得自在，為人僕使。若有因緣，何故如是？是故諸法各有自性，不由因緣。瞿曇！世間小兒，亦復未能分別五塵，或笑、或啼，笑時知喜，啼時知愁，是故當知一切諸法各有自性。復次瞿曇！世法有二：一者有、二者無。有即虛空，無即兔角。如是二法，一是有故不從因緣，二是無故亦非因緣，是故諸法有自性故，不從因緣。」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五大性，一切諸法亦應如是，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汝法中以五大是常，何因緣故一切諸法悉不是常？若世間物是無常者，是五大性，何因緣故不是無常？若五大常，世間之物亦應是常。是故汝說五大之性，有自性故不從因緣，令一切法同五大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汝言用處定故有自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皆從因緣得名字故。若從因得名，亦從因得義。云何名為從因得名？如在額上名之為鬘、在頸名璫、在臂名釧、在車名輪，火在草木，名草木火。善男子！樹初生時，無箭稍性，從因緣故，工造為箭，從因緣故，工造為稍，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也。善男子！汝言如龜陸生，性自入水。犢子生已，性能飲乳。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言入水非因緣者，俱非因緣，何不入火？犢子生已，性能啖乳，不從因緣者，俱非因緣，何不啖角？善男子！若言諸法悉有自性，不須教習，無有增長，是義不然。何以故？今見有教，緣教增長，是故當知無有自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自性者，諸婆羅門一切不應為清淨身殺羊祠祀，若為身祠，是故當知無有自性。

「善男子！世間語法凡有三種：一者欲作、二者作時、三者作已。若一切法有自性者，何故世中有是三語？有三語故，

故知一切無有自性。善男子！若言諸法有自性者，當知諸法各有定性，若有定性，甘蔗一物，何緣作漿、作蜜石、蜜酒、苦酒等？若有一性，何緣乃出如是等味？若一物中出如是等，當知諸法不得一定，各有一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定性者，聖人何故飲甘蔗漿、石蜜、黑蜜，酒時不飲，後為苦酒復還得飲，是故當知無有定性。若無定性，云何不因因緣而有？善男子！汝說一切法有自性者，云何說喻？若有喻者，當知諸法無有自性。若有自性，當知無喻。世間智者皆說譬喻，當知諸法無有自性、無有一性。

「善男子！汝言身為在先、煩惱在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我當說身在先者，汝可難言，汝亦同我身不在先，何因緣故而作是難？善男子！一切眾生身及煩惱俱無先、後，一時而有，雖一時有，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終不因身有煩惱也。汝意若謂如人二眼，一時而得，不相因待，左不因右，右不因左；煩惱及身，亦如是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世間眼見炷之與明，雖復一時，明要因炷，終不因明而有炷也。

「善男子！汝意若謂身不在先，故知無因，是義不然。何以故？若以身先無因緣故名為無者，汝不應說，一切諸法皆有因緣。若言不見故不說者，今見瓶等從因緣出，何故不說如瓶，身先因緣亦復如是？善男子！若見、不見一切諸法，皆從因緣，無有自性。善男子！若言一切法悉有自性，無因緣者，汝何因緣說於五大？是五大性即是因緣。善男子！五大因緣雖復如是，亦不應說諸法皆同五大因緣。如世人說一切出家精勤持戒，旃陀羅等亦應如是精勤持戒。

「善男子！汝言五大有定堅性，我觀是性轉故不定。善男子！酥蠟胡膠，於汝法中名之為地，是地不定，或同於水，或同於地，故不得說自性故堅。善男子！白鑞鉛錫、銅鐵金銀，

於汝法中名之為火，是火四性，流時水性，動時風性，熱時火性，堅時地性，云何說言定名火性？善男子！水性名流，若水凍時，不名為地，故名水者，何因緣故，波動之時不名為風？若動不名風，凍時亦應不名為水，若是二義從因緣者，何故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緣？

「善男子！若言五根性能見、聞、覺、知、觸故，皆是自性不從因緣，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自性之性不可轉，若言眼性見者常應能見，不應有見、有不見時，是故當知從因緣見，非無因緣。善男子！汝言非因五塵生貪解脫，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生貪解脫，雖復不同五塵因緣，惡覺觀故則生貪欲，善覺觀故則得解脫。善男子！內因緣故生貪解脫，外因緣故則能增長。是故汝言一切諸法各有自性，不因五塵生貪解脫，無有是處。

「善男子！汝言具足諸根乏於財物不得自在，諸根殘缺多饒財寶得大自在，因此以明有自性故，不從因緣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眾生從業而有果報，如是果報則有三種：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貧窮、巨富，根具、不具，是業各異，若有自性具諸根者，應饒財寶，饒財寶者應具諸根。今則不爾，是故定知無有自性，皆從因緣。如汝所言，世間小兒未能分別五塵因緣，亦啼亦笑，是故一切有自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自性者，笑應常笑、啼應常啼，不應一笑、一啼。若一笑一啼當知一切悉從因緣，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故，不從因緣。」

梵志言：「世尊！若一切法從因緣有，如是身者從何因緣？」

佛言：「善男子！是身因緣，煩惱與業。」

梵志言：「世尊！如其是身從煩惱業，是煩惱業可斷不耶？」

佛言：「如是，如是。」

梵志復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令我聞已，不移是處悉得斷之。」

佛言：「善男子！若知二邊，中間無礙，是人則能斷煩惱業。」

「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汝云何知？」

「世尊！二邊即色及色解脫，中間即是八正道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二邊，斷煩惱業。」

「世尊！唯願聽我出家受戒。」

佛言：「善來比丘。」

即時斷除三界煩惱，得阿羅漢果。

爾時復有一婆羅門名曰弘廣，復作是言：「瞿曇！知我今所念不？」

佛言：「善男子！涅槃是常，有為無常，曲即邪見，直即聖道。」

婆羅門言：「瞿曇！何因緣故作如是說？」

「善男子！汝意每謂乞食是常，別請無常，曲是戶鑰，直是帝幢。是故我說涅槃是常，有為無常，曲謂邪見，直謂八正，非如汝先所思惟也。」

婆羅門言：「瞿曇實知我心，是八正道，悉令眾生得盡滅不？」爾時世尊默然不答。

婆羅門言：「瞿曇！已知我心，我今所問，何故默然而不見答？」

時憍陳如即作是言：「大婆羅門！若有問世有邊、無邊，如來常爾默然不答。八聖是直，涅槃是常，若修八聖即得滅盡，

若不修習則不能得。大婆羅門！譬如大城，其城四壁，都無孔竅，唯有一門。其守門者聰明有智能善分別，可放則放，可遮則遮，雖不能知出入多少，定知一切有入出者皆由此門。善男子！如來亦爾，城喻涅槃，門喻八正，守門之人喻於如來。善男子！如來今者雖不答汝盡與不盡，其有盡者，要當修習是八正道。」

婆羅門言：「善哉，善哉！大德憍陳如！如來善能說微妙法，我今實欲知城知道，自作守門。」

憍陳如言：「善哉，善哉！汝婆羅門能發無上廣大之心。」

佛言：「止，止！憍陳如！是婆羅門非適今日發是心也。憍陳如！乃往過去過無量劫有佛世尊，名普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人先已於彼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賢劫中當得作佛，久已通達了知法相，為眾生故現處外道，示無所知。以是因緣，汝憍陳如不應讚言，善哉，善哉，汝今能發如是大心。」

爾時世尊知己即告憍陳如言：「阿難比丘今為所在？」

憍陳如言：「世尊！阿難比丘在娑羅林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嬈亂。是諸魔眾悉自變身為如來像，或有宣說一切諸法從因緣生、或有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生，或有說言一切因緣皆是常法、從緣生者悉是無常，或有說言五陰是實、或說虛假入界亦爾，或有說言有十二因緣、或有說言正有四緣，或說諸法如幻如化如熱時焰，或有說言因聞得法、或有說言因思得法、或有說言因修得法，或復有說不淨觀法、或復有說出息入息、或復有說四念處觀、或復有說三種觀義七種方便、或復有說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學無學地菩薩初住

乃至十住，或有說空無相無作，或復有說修多羅、祇夜、毘伽羅、那伽陀、憂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或說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或說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性空、遠離空、散空、自相空、無相空、陰空、入空、界空、善空、不善空、無記空、菩提空、道空、涅槃空、行空、得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或有示現神通變化身出水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左脇在下右脇出水、右脇在下左脇出水、一脇震雷一脇降雨，或有示現諸佛世界、或復示現菩薩初生行至七步、處在深宮受五欲時、初始出家修苦行時、往菩提樹坐三昧時、壞魔軍眾轉法輪時、示大神通入涅槃時。

世尊！阿難比丘見是事已，作是念言：『如是神變，昔來未見，誰之所作？將非世尊釋迦作耶？』欲起欲語都不從意，阿難比丘入魔網故，復作是念：『諸佛所說各各不同，我於今者當受誰語？』世尊！阿難今者極受大苦，雖念如來，無能救者，以是因緣，不來至此大眾之中。」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此大眾中有諸菩薩，已於一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至無量生發菩提心，已能供養無量諸佛，其心堅固，具足修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成就功德，久已親近無量諸佛，淨修梵行，得不退轉菩提之心，得不退忍，不退轉持，得如法忍，首楞嚴等無量三昧，如是等輩，聞大乘經終不生疑，善能分別宣說三寶同一性相，常住不變，聞不思議不生驚怪，聞種種空心不怖懼，了了通達一切法性，能持一切十二部經廣解其義，亦能受持無量諸佛十二部經，何憂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何因緣故，問憍陳如阿難所在？」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諦聽，諦聽，善男子！我成佛已，過二十年住王舍城，爾時我告諸比丘言：『諸比丘！今此眾中誰能為我受持如來十二部經，供給左右所須之事，亦使不失自身善利？』」

「時憍陳如在彼眾中來白我言：『我能受持十二部經，供給左右，不失所作自利益事。』」

「我言：『憍陳如！汝已朽邁，當須使人，云何方欲為我給使？』」

「時舍利弗復作是言：『我能受持佛一切語，供給所須，不失所作自利益事。』」

「我言：『舍利弗！汝已朽邁，當須使人，云何方欲為我給使？』」

「乃至五百諸阿羅漢皆亦如是，佛悉不受。爾時目連在大眾中作是思惟：『如來今者，不受五百比丘給使，佛意為欲令誰作耶？』思惟是已，即便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許，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見是事已，即從定起，語憍陳如：『大德！我觀如來欲令阿難給事左右。』」

「爾時憍陳如與五百阿羅漢，往阿難所，作如是言：『阿難！汝今當為如來給使，請受是事。』」

「阿難言：『諸大德！我實不堪給事如來。何以故？如來尊重，如師子王、如龍、如火，我今穢弱，云何能辦？』」

「諸比丘言：『阿難！汝受我語，給事如來，得大利益。』第二、第三亦復如是。」

「阿難言：『諸大德！我亦不求大利益事，實不堪任奉給左右。』」

「時目犍連復作是言：『阿難！汝今未知。』阿難言：『大德！唯願說之。』目犍連言：『如來先日僧中求使，五百羅漢

皆求為之，如來不聽。我即入定，見如來意欲令汝為，汝今云何反更不受？」

「阿難聞已，合掌長跪，作如是言：『諸大德！若有是事，如來世尊與我三願，當順僧命，給事左右。』」

「目犍連言：『何等三願？』」

「阿難言：『一者如來設以故衣賜我，聽我不受。二者如來設受檀越別請，聽我不往。三者聽我出入，無有時節。如是三事，佛若聽者，當順僧命，奉給如來。』」

「時憍陳如五百比丘，還來我所作，如是言：『我等已勸阿難比丘，唯求三願，若佛聽者，當順僧命。』」

「文殊師利！我於爾時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比丘！具足智慧，預見譏嫌。何以故？當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是故先求不受故衣、不隨別請。憍陳如！阿難比丘具足智慧，入出有時，即不能得廣作利益四部之眾，是故求欲出入無時。憍陳如！我為阿難開是三事，隨其意願。』時目犍連還阿難所，語阿難言：『吾已為汝啟請三事，如來大慈皆已聽許。』阿難言：『大德！若佛聽者，請往給侍。』」

「文殊師利！阿難事我二十餘年，具足八種不可思議。何等為八？一者事我已來二十餘年初不隨我受別請食。

「二者事我已來初不受我陳故衣服。

「三者自事我來至我所時終不非時。

「四者自事我來，具足煩惱，隨我入出諸王刹利、豪貴大姓，見諸女人及天、龍女，不生欲心。

「五者自事我來，持我所說十二部經一經於耳曾不再問，如寫瓶水置之一瓶，唯除一問。善男子！琉璃太子殺諸釋氏，壞迦毘羅城，阿難爾時心懷愁惱，發聲大哭，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我與如來俱生此城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顏如常，我

則憔悴？」我時答言：『阿難！我修空定，故不同汝。』過三年已，還來問我：『世尊！我往於彼迦毘羅城，曾聞如來修空三昧，是事虛實。』我言：『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六者自事我來，雖未獲得知他心智，常知如來所入諸定。

「七者自事我來，未得願智，而能了知如是眾生到如來所，現在能得四沙門果、有後得者、有得人身、有得天身。

「八者自事我來，如來所有祕密之言悉能了知。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如是八不思議，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為多聞藏。

「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八法，能具足持十二部經。何等為八？一者信根堅固、二者其心質直、三者身無病苦、四者常勤精進、五者具足念心、六者心無憍慢、七者成就定慧、八者具足從聞生智。文殊師利！毘婆尸佛侍者弟子名阿叔迦，亦復具足如是八法。尸棄如來侍者弟子名差摩迦羅，毘舍浮佛侍者弟子名優波扇陀迦羅，鳩村馱佛侍者弟子名曰跋提，迦那含牟尼佛侍者弟子名曰蘇抵，迦葉佛侍者弟子名葉婆蜜多，皆亦具足如是八法。我今阿難亦復如是具足八法，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為多聞藏。

「善男子！如汝所說，此大眾中雖有無量無邊菩薩，是諸菩薩皆有重任，所謂大慈大悲。如是慈悲之因緣故，各各忽務調伏眷屬莊嚴自身。以是因緣，我涅槃後不能宣通十二部經。若有菩薩或時能說，人不信受。文殊師利！阿難比丘是吾之弟，給事我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寫水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顧問，阿難為何所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經。善男子！我涅槃後阿難比丘所未聞者，弘廣菩薩當能流布，阿難所聞自能宣通。文殊師利！阿難比丘今在他處，去此會外十二由延，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惱亂，汝可往彼發大聲言：『一切諸魔，諦聽，諦聽。如來今說大陀羅尼，一切天、龍、乾闥婆、阿修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山神、樹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聞是持名，無不恭敬受持之者。是陀羅尼十恒河沙諸佛世尊所共宣說，能轉女身，自識宿命。若受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斷肉、三者斷酒、四者斷辛、五者樂在寂靜，受五事已，至心信受、讀誦書寫是陀羅尼，當知是人即得超越七十七億弊惡之身。』爾時世尊，即便說之：

◎「阿摩隸 毘摩隸 涅槃隸 瞢伽隸 醯摩羅 若竭鞞 三曼多跋提隸 娑婆羅他娑檀尼 婆羅磨他娑檀尼 磨那斯阿步提 毘羅氏 菴摩賴低 婆嵐彌 婆嵐摩莎隸 富囉泥富囉那摩奴賴綈」

爾時文殊師利從佛受是陀羅尼已，至阿難所，在魔眾中作如是言：「諸魔眷屬諦聽，我說所從佛受陀羅尼呪。」魔王聞是陀羅尼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

文殊師利與阿難俱來至佛所，阿難見佛，至心禮敬，却住一面，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其年極老，已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獲得非想非非想定，生一切智起涅槃想。汝可往彼，語須跋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花，於今中夜當般涅槃，若有所作可及時作，莫於後日而生悔心。』阿難！汝之所說，彼定信受。何以故？汝曾往昔五百世中，作須跋陀子，其人愛心習猶未盡，以是因緣信受汝語。」

爾時阿難受佛勅已，往須跋所，作如是言：「仁者！當知如來出世如優曇花，於今中夜當般涅槃，欲有所作可及時作，莫於後日生悔心也。」

須跋言：「善哉，阿難！我今當往至如來所。」

爾時阿難與須跋陀還至佛所，時須跋陀到已問訊，作如是言：「瞿曇！我今欲問，隨我意答。」

佛言：「須跋！今正是時，隨汝所問，我當方便隨汝意答。」

「瞿曇！有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言：『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隨往日本業因緣，是故若有持戒精進、受身心苦，能壞本業，本業既盡，眾苦盡滅，眾苦盡滅即得涅槃。』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作是說者，我為憐愍，常當往來如是人所，既至彼已，我當問之：『仁者！實作如是說不？』彼若見答：『我如是說。』『何以故？』『瞿曇！我見眾生習行諸惡，多饒財寶，身得自在；又見修善，貧窮多乏，不得自在；又見有人多役力用求不能得；又見不求自然得之；又見有人慈心不殺反更中夭；又見憚殺終保年壽；又見有人淨修梵行精勤持戒，有得解脫、有不得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由往日本業因緣。』

「須跋！我復當問：『仁者！實見過去業不？若有是業，為多少耶？現在苦行能破多少耶？能知是業已盡、不盡耶？是業既盡，一切盡耶？』彼若見答：『我實不知。』

「我便當為彼人引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家眷屬為請醫師令拔是箭，既拔箭已身得安隱。其後十年是人猶憶，了了分明，是醫為我拔出毒箭，以藥塗拊，令我得差，安隱受樂。仁既不知過去本業，云何能知現在苦行定能破壞過去業耶？』

「彼若復言：『瞿曇！汝今亦有過去本業，何故獨責我過去業？瞿曇經中亦作是說，若見有人豪貴自在，當知是人先世好施，如是不名過去業耶？』

「我復答言：『仁者！如是知者，名為比知，不名真知。我佛法中，或有從因知果、或有從果知因。我佛法中有過去業、有現在業。汝則不爾，唯有過去業，無現在業。汝法不從方便斷業，我法不爾，從方便斷。汝業盡已，則得苦盡，我即不爾，煩惱盡已，業苦則盡，是故我今責汝過去業。』

「彼人若言：『瞿曇！我實不知，從師受之，師作是說，我實無咎。』」

「我言：『仁者！汝師是誰？』彼若見答：『是富蘭那。』」

「我復言曰：『汝昔何不一一諮啟，大師實知過去業不？汝師若言我不知者，汝復云何受是師語？若言我知，復應問言，下苦因緣受中、上、苦不？中苦因緣受下、上苦不？上苦因緣受中、下、苦不？若言不者，復應問言，師云何說苦樂之報，唯過去業，非現在耶？復應問言，是現在苦，過去有不？若過去有，過去之業悉已都盡，若都盡者，云何復受今日之身？若過去無，唯現在有，云何復言眾生苦樂皆過去業？仁者！若知現在苦行能壞過去業，現在苦行復以何破？如其不破，苦即是常；苦若是常，云何說言得苦解脫？若更有行壞苦行者，過去已盡，云何有苦？仁者！如是苦行，能令樂業受苦果不？復令苦業受樂果不？能令無苦無樂業作不受果不？能令現報作生報不？能令生報作現報不？令是二報作無報不？能令定報作無報不？能令無報作定報不？』」

「彼若復言：『瞿曇！不能。』」

「我復當言：『仁者！如其不能，何因緣故受是苦行？仁者！當知定有過去業，現在因緣，是故我言因煩惱生業，因業受報。仁者！當知一切眾生有過去業，有現在因。眾生雖有過去壽業，要賴現在飲食因緣。仁者！若說眾生受苦受樂，定由過去本業因緣，是事不然。何以故？仁者！譬如有人為王除怨，以是因緣多得財寶，因是財寶受現在樂。如是之人現作樂因，現受樂報。譬如有人殺王愛子，以是因緣喪失身命，如是之人現作苦因現受苦報。仁者！一切眾生現在因於四大、時節、土地、人民，受苦受樂，是故我說一切眾生不必盡因過去本業受苦樂也。仁者！若以斷業因緣力故得解脫者，一切聖人不得解

脫。何以故？一切眾生過去本業無始終故，是故我說修聖道時，是道能遮無始終業。仁者！若受苦行便得道者，一切畜生悉應得道。是故先當調伏其心，不調伏身，以是因緣，我經中說，斫伐此林，莫斫伐樹。何以故？從林生怖，不從樹生。欲調伏身，先當調心。心喻於林，身喻於樹。』

須跋陀言：「世尊！我已先調伏心。」

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調心？」

須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無常、無樂、無淨。觀色即是常樂清淨。作是觀已，欲界結斷，獲得色處，是故名為先調伏心。次復觀色，色是無常，如癰、如瘡、如毒、如箭，見無色常、清淨、寂靜。如是觀已，色界結盡，得無色處，是故名為先調伏心。次復觀想，即是無常、癰瘡、毒箭。如是觀已，獲得非想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處，即一切智、寂靜、清淨，無有墮墜，常恒不變，是故我能調伏其心。」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調伏心耶？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猶名為想。涅槃無想，汝云何言獲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先能呵責麤想，今者云何愛著細想，不知呵責？如是非想非非想處，故名為想，如癰、如瘡、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受於惡身，況其餘者？」

「世尊！云何能斷一切諸有？」

佛言：「善男子！若觀實相，是人能斷一切諸有。」

須跋陀言：「世尊！云何名為實相？」

「善男子！無相之相，名為實相。」

「世尊！云何名為無相之相？」

「善男子！一切法無自相、他相及自他相，無無因相、無作相、無受相、無作者相、無受者相、無法非法相、無男女相、

無士夫相、無微塵相、無時節相、無為自相、無為他相、無為自他相、無有相、無無相、無生相、無生者相、無因相、無因因相、無果相、無果果相、無晝夜相、無明闇相、無見相、無見者相、無聞相、無聞者相、無覺知相、無覺知者相、無菩提相、無得菩提者相、無業相、無業主相、無煩惱相、無煩惱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隨所滅處，名真實相。善男子！一切諸法皆是虛假，隨其滅處，是名為實，是名實相、是名法界、名畢竟智、名第一義諦、名第一義空。善男子！是相、法界、畢竟智、第一義諦、第一義空，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無上菩提。」

說是法時，十千菩薩得一生實相，萬五千菩薩得二生法界，二萬五千菩薩得畢竟智，三萬五千菩薩悟第一義諦，是第一義諦亦名第一義空，亦名首楞嚴三昧。四萬五千菩薩得虛空三昧，是虛空三昧亦名廣大三昧，亦名智印三昧。五萬五千菩薩得不退忍，是不退忍亦名如法忍，亦名如法界。六萬五千菩薩得陀羅尼，是陀羅尼亦名大念心，亦名無礙智。七萬五千菩薩得師子吼三昧，是師子吼三昧亦名金剛三昧，亦名五智印三昧。八萬五千菩薩得平等三昧，是平等三昧亦名大慈大悲。無量恒河沙等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恒河沙等眾生發緣覺心，無量恒河沙等眾生發聲聞心。人女、天女二萬億人，現轉女身得男子身，須跋陀羅得阿羅漢果。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十

◎阿摩隸(一) 毘磨隸(二) 涅槃隸(三) 瞢伽隸(四) 醯磨羅若竭
埤(五) 三曼那跋提(六) 娑婆陀 袞檀尼(七) 波羅磨他 娑檀尼(八)
摩那斯(九) 阿拙啼(十) 毘羅祇(十一) 菴摩賴圻(十二) 婆嵐彌(十三)
婆嵐摩(十四) 莎隸富泥富那(十五) 摩奴賴綈(十六)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

大唐南海波淩國沙門若那跋陀羅譯

憍陳如品餘

爾時，須跋陀羅從佛聞說大般涅槃甚深妙法，而得法眼，見法清淨，愛護正法，已捨邪見，於佛法中深信堅固；即從如來，欲求出家。佛言：「善哉，善哉！須跋陀羅！善來比丘，悅可聖心，善入佛道。」於是，須跋陀羅歡喜踊躍，忻慶無量，即時鬚髮自落，而作沙門，法性智水灌注心原，無復縛著，漏盡意解，得羅漢果。

須跋陀羅既證果已，即前佛所，瞻仰尊顏，頭面禮足，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悲喜交流，深自悔責在昔罪咎，而白佛言：「世尊！恨我毒身久劫已來常相欺惑，令我長沒無明邪見，淪溺三界外道法中，痛哉！苦哉！為害滋甚。今大喜慶，蒙如來恩，得入正法。世尊智慧大海，慈愍無量，竊自惟忖，累劫碎軀未能報此須臾之恩。」須跋陀羅說是語已，悲泣流淚，不能自裁，復白佛言：「世尊！我年老邁，餘命無幾，未脫眾苦，行苦遷逼。唯願世尊少住教誡，哀愍救護，莫般涅槃。」爾時世尊默然不許。

須跋陀羅不果所請，愁憂熱惱，高聲唱曰：「苦哉！苦哉！世間虛空，世間虛空。如何於今大怖即至，熱惱流行？哀哉！哀哉！眾生福盡，正慧眼滅。」復更流淚、悲號、哽咽，遍體血現，發聲大哭，於如來前舉身投地，慌亂濁心，昏迷悶絕。久乃蘇醒，涕淚哽咽，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不忍見於如來入般涅槃，中心痛切難任裁抑。我自何能，與此坏器毒身共住？今前寧可先自速滅，唯願世尊後當涅槃。」爾時須跋陀羅說是語已，悲戀哽咽，於是時頃，即入涅槃。

爾時，不可說不可說無數億恒河沙諸大菩薩、比丘、比丘尼，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同聲唱言：「苦哉！苦哉！如何正覺一旦捨離，無主、無歸、無依、無趣。」追思戀慕，悲感號泣，互相執手搥胸，悶絕迷失諸方，哀慟三千大千世界。

爾時，世尊出八種聲普告大眾：「莫大號哭猶如嬰兒，各相裁抑，勿自亂心。汝等於此行苦生死大海，勤修淨心，莫失念慧，疾求正智，速出諸有。三界受身苦輪無際，無明郎主、恩愛魔王役使身心，策為僮僕，遍緣境界造生死業，貪、恚、狂癡，念念傷害，無量劫來常受苦惱。何有智者不反斯原？汝等當知，我曠劫來已入大寂，無陰、界、入，永斷諸有，金剛寶藏常樂我淨。我今於此顯難思議現方便力，入大涅槃，示同世法，欲令眾生知身如電，生戀慕心，生死瀑河漂流速疾，諸行輪轉法應如是。如來涅槃，甚深！甚深！不可思議！乃是諸佛、菩薩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佛復告諸大眾：「是須跋陀羅，已曾供養恒河沙佛，於諸佛所深種善根；以本願力，常在尼乾外道法中，出家修行，以方便慧誘進邪見失道眾生，令入正智。須跋陀羅乘本願力，今得遇我，最後涅槃，得聞正法；既聞正法，得羅漢果；既得果已，復入涅槃。自我得道度阿若憍陳如，最後涅槃度須跋陀羅，吾事究竟，無復施為；設我久住，無異今也。」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即噓長歎唱言：「善哉，善哉！須跋陀羅為報佛恩，汝等大眾應當供養其屍，安立塔廟。」

爾時，大眾惆悵慘結，掩淚裁抑，即依佛教，以香木、蘇油茶毘其屍。須跋陀羅當焚屍時，即於火中放大光明，現十八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右脇出火、左脇出水；小復現大、大復現小；滿虛空中。爾時，無量大眾及諸外道邪見眾生發菩提心，得入正見。須跋陀羅現神變已，還復火中。荼毘已訖，

是時大眾悲感傷悼，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大般涅槃經遺教品第一

爾時，佛告阿難普及大眾：「吾滅度後，汝等四眾當勤護持我大涅槃。我於無量萬億阿僧祇劫，修此難得大涅槃法，今已顯說，汝等當知，此大涅槃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金剛寶藏，常樂我淨周圓無缺。一切諸佛於此涅槃而般涅槃，最後究竟，理極無遺。諸佛於此放捨身命，故名涅槃。汝等欲得決定真報佛恩；疾得菩提、諸佛摩頂；世所生不失正念；十方諸佛常現其前，晝夜守護；令一切眾得出世法；當勤修習此涅槃典。」

佛復告阿難：「吾未成佛，示入鬱頭藍弗外道法中，修學四禪八定，受行其教。吾成佛來毀訾其法，漸漸誘進，最後須跋陀羅皆入佛道。如來以大智炬燒邪見幢，如乾草葉投大火焰。阿難！今我親戚諸釋種子吾甚憂念，我涅槃後，汝當精勤以善教誡我諸眷屬，授與妙法深心誨誘，勿得調戲放逸散心，入諸境界受行邪法，未脫三界世間痛苦，早求出離於此五濁愛欲之中。應生憂畏無救護想，一失人身難可追復，畢此一形常須警察，無常大鬼情求難脫。憐愍眾生莫相殺害、乃至蠢動，應施無畏。身業清淨常生妙土，口業清淨離諸過惡，莫食肉、莫飲酒，調伏心蛇令入道果。深思行業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此生空過後悔無追。涅槃時至，示教如是。」

爾時阿難聞佛語已，身心戰動，情識茫然，悲哽暗咽，深沒憂海，舉體迷悶，昏亂濁心，投如來前猶如死人。爾時，阿泥樓逗安慰阿難，輕其愁心，而語之言：「咄哉！何為愁苦？如來涅槃時至，今日雖有，明旦則無。汝依我語，諮啟如來，如是四問：『佛涅槃後，六群比丘行污他家，惡性車匿，云何

共住而得示教？如來在世以佛為師，世尊滅後以何為師？若佛在世依佛而住，如來既滅依何而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安何等語？』

爾時，阿難如從夢中，聞阿泥樓逗安慰其心，令致四問，漸得醒悟，哀不自勝，具陳上問而以白佛。

佛告阿難：「何為憂苦悲哀乃爾？諸佛化周，施為已訖，法歸是處。善哉，善哉！阿難！汝致四問為最後問，能大利益一切世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六群比丘、惡性車匿，行污他家，云何共住而得示教？阿難！車匿比丘其性鄙惡，我涅槃後，漸當調伏其心柔和，捨本惡性。阿難！我弟難陀具極重欲，其性鄙惡，如來以善方便，示教利喜，知其根性，以波若慧為說十二因緣。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老、死、憂悲苦惱，皆是無明憎愛叢林。一切行苦彌滿三界、遍流六道，大苦根本無明所起，以波若慧示以性淨，諦觀根本，即斷諸有過患無明。根本滅故無明滅，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憂悲苦惱皆滅。得此觀時，攝心定住，即入三昧。以三昧力得入初禪，漸漸次第入第四禪，繼心正念。如是修習，然後自當得證上果，離三界苦。阿難！爾時難陀比丘深生信心，依我教法，勤心修習，不久即得阿羅漢果。阿難！我涅槃後，汝當依我教法正觀，教示六群車匿比丘，深心依此清淨正法，不久自當得證上果。」

「阿難！當知皆因無明，增長三界生死大樹、飄沒愛河，眾苦長夜黑闇，崖下繞生死柱。六識為枝、妄念為本，無明波浪心識策使，遊戲六塵種苦惱芽，無能制者，自在如王。是故我言，無明即主，念念傷害，眾生不覺，輪轉生死。阿難！一切眾生為此無明起諸愛結，我見覆蔽，八萬四千煩惱即主役使

其身，身心破裂，不得自在。阿難！無明若滅，三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間。阿難！若能諦觀十二因緣，究竟無我，深入本淨，即能遠離三界大火。阿難！如來是真語者，說誠實言，最後付囑，汝當修行。

「阿難！如汝所問，佛去世後，以何為師者？阿難！尸波羅蜜戒是汝大師，依之修行，能得出世甚深定慧。

「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依何住者？阿難！依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不住中間，名受念處；觀心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阿難！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

「阿難！如汝所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安何等語者？阿難！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當安『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方、某處，與諸四眾，而說是經。』」

爾時，阿難復白佛言：「若佛在世，若涅槃後，有信心檀越以金、銀、七寶、一切樂具，奉施如來，云何舉置？」

佛告阿難：「若佛現在，所施佛物，僧眾應知；若佛滅後，一切信心所施佛物，應用造佛形像，及造佛衣、七寶幡蓋、買諸香油、寶花以供養佛。除供養佛，餘不得用，用者即犯盜佛物罪。」

阿難復白佛言：「若佛現在，若復有人以金、銀、七寶、房舍、殿堂、妻子、奴婢、衣服、飲食、一切樂具，深心恭敬，禮拜供養如來；佛涅槃後，若復有人，以金、銀、七寶、妻妾、奴婢、衣服、飲食、一切樂具，供養如來形像，深心恭敬，禮拜供養。世尊！如是二人深心供養，所得福德何者為多？」

佛告阿難：「如是二人，皆以深心供養，所得福德其福無異。何以故？雖佛滅後，法身常存，是以深心供養，其福正等。」

阿難復白佛言：「若佛現在，若復有人，還以深心，如上供養、恭敬如來；佛涅槃後，若復有人，還以深心，如上供養、恭敬全身舍利。世尊！如是二人，所得福德何者為多？」

佛告阿難：「如是二人，得福正等，功德廣大，無量無邊，乃至畢苦，其福不盡。」

阿難復白佛言：「若佛現在，若復有人，如上深心，一切供養、恭敬如來；佛涅槃後，若復有人，如上深心，供養、恭敬半身舍利。世尊！如是二人，所得福德何者為多？」

佛告阿難：「如是二人，深心供養，得福無異，所得福德無量無邊。阿難！若佛滅後，若復有人，深心供養如來舍利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恒河沙分之一，乃至如芥子許，皆以深心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佛現在，若復有人，深心供養、恭敬如來。如是二人，所得福德皆悉無異，其福無量不可稱計。阿難當知，若佛現在、若涅槃後，若復有人深心恭敬、供養、禮拜、尊重、讚歎，如是二人，所得福德無二無別。」

佛告阿難及諸大眾：「我涅槃後，天上、人間一切眾生，得我舍利，悲喜交流，哀感欣慶，恭敬、禮拜、深心供養，得無量無邊功德。阿難！若見如來舍利即是見佛、見佛即是見法、見法即是見僧、見僧即見涅槃。阿難！當知以是因緣，三寶常住，無有變易，能為眾生作歸依處。」

阿難復白佛言：「佛涅槃後，一切大眾依何法則，荼毘如來，而得舍利，深心供養？」佛告阿難：「我般涅槃，汝等大眾當依轉輪聖王荼毘方法。」阿難復白：「轉輪聖王荼毘法則，其事云何？」

佛告阿難：「轉輪聖王命終之後，經停七日，乃入鐵棺。既入棺已，即以微妙香油注滿棺中，閉棺令密。復經七日，從

棺中出，以諸香水灌洗、沐浴；既灌洗已，燒眾名香而以供養；以兜羅綿遍體觀身，然後即以無價上妙白氈千張，次第相重，遍纏王身。既已纏訖，以眾香油滿鐵棺中，聖王之身爾乃入棺。密閉棺已，載以香木、七寶車上，其車四面垂諸瓔珞、一切寶紋，莊嚴其車，無數花幡、七寶幢蓋、一切妙香、一切天樂，圍繞供養。爾乃純以眾妙香木表裏文飾，微妙香油茶毘轉輪聖王之身。茶毘已訖，收取舍利，於都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塔開四門，安置舍利，一切世間所共瞻仰。

「阿難！其轉輪王以少福德紹此王位，未脫諸有，具足五欲、妻妾、姝女、惡見、三毒，一切煩惱諸結使等，未斷一毫，命終之後，世間猶乃如是法則，起塔供養一切瞻仰。阿難！何況如來已於無量無邊無數阿僧祇劫，永捨五欲、妻妾、姝女，於世間法已作霜雹。難勤能勤、難行能行，一切菩薩出世苦行，勤苦修習；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行之道，甚深微妙清淨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六波羅蜜，無不具足。修習如來十力、大悲、四無所畏、三解脫門、十八大空、六通、五眼、三十七品、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諸佛壽命、一切淨佛國土、一切成就眾生、一切難行苦行、一切攝善法戒、一切攝眾生戒、一切攝律儀戒、一切功德、一切智慧、一切莊嚴、一切大願、一切方便，如是等不可思議福德智慧，皆已成就，無不具足。斷除一切不善、斷除一切煩惱、斷除一切煩惱餘習，通達四諦十二因緣，於菩提樹降伏四魔，成就種智，如是妙法悉修習已；爾乃一切諸佛唱言：『善哉！善哉！』同以法性智水灌法身頂，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今號天人師十方種覺至極世尊、天上人間無與等者，等視眾生如羅睺羅，故名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憐愍世間，化緣周畢，為

眾生故，今入涅槃，隨世間法，如轉輪王，為令眾生普得供養。

「阿難！我入涅槃，如轉輪王，經停七日，乃入鐵棺，以妙香油注滿棺中，密蓋棺門，其棺四面應以七寶間雜莊嚴，一切寶幢香花供養。經七日已，復出鐵棺；既出棺已，應以一切眾妙香水灌洗、沐浴如來之身；既灌洗已，以上妙兜羅綿遍體纏身，次以微妙無價白氎千張，復於綿上，纏如來身，又入鐵棺。復以微妙香油盛滿棺中，閉棺令密，爾乃純以微妙牛頭栴檀、沈水、一切香木盛七寶車，一切眾寶以為莊嚴，載以寶棺至荼毘所，無數寶幢、無數寶蓋、無數寶衣、無數天樂、無數香花，周遍虛空，悲哀供養。一切天人、無數大眾，應各以栴檀、沈水、微妙香油荼毘如來，哀號戀慕。荼毘已訖，天人四眾收取舍利，盛七寶瓶，於都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供養舍利，能令眾生得大功德，離三有苦至涅槃樂。阿難當知，一切四眾起佛舍利七寶塔已，應當更起三塔供養：所謂辟支佛塔、阿羅漢塔、轉輪王塔，為令世間知歸依故。」

阿難白佛言：「如來出世悲愍眾生，顯示十力、大悲、四無所畏、十二因緣、四諦之法、三解脫門，八種梵音雷震三界、五色慈光遍照六道，隨順眾生心業所轉，或得四果三乘所行、或證無漏無為緣覺之道、或入無滅無生菩薩之地、或得無量諸陀羅尼、或得五眼、或得六通、或脫三惡、或出八難、或離人天三界之苦。如來慈力清淨、如來解脫法門不可思議，乃至涅槃，一切世間人天四眾起七寶塔，供養舍利得大功德，能令眾生脫三界苦、入正解脫。以是因緣，佛般涅槃，一切世間人天大眾，報佛甚深無量慈恩，起七寶塔供養舍利，理應如是。世尊！其餘三塔於諸眾生得何等利，而令起立恭敬供養？」

佛告阿難：「其辟支佛，悟法因緣，入深法性，已脫諸有一切過患，能為人天而作福田，以是因緣，起塔供養，所得福

德次於如來，能令眾生皆得妙果。阿難！其阿羅漢，於三界中，生分已盡，不受後有，梵行已立，能為世間而作福田，是故應當起塔供養，所得福德次辟支佛，亦令眾生皆得解脫。阿難！其轉輪王，雖未解脫三界煩惱，福德力故，治四天下，而以十善化育群生，是諸眾生之所尊敬，以是四眾起塔供養，所得福德亦復無量。」

阿難白佛言：「佛般涅槃，一切四眾，當於何所荼毘如來，得收舍利？唯願示教。」

佛告阿難：「佛般涅槃，一切四眾，若於拘尸城內荼毘如來，其城中人皆紹王位，則相討罰諍訟無量，亦令一切得福階差。阿難！一切四眾可於城外荼毘如來！為令世間得福等故。」

阿難白佛言：「佛入涅槃，荼毘已訖，一切四眾收取舍利，安置寶瓶，當於何所起七寶塔，一切皆得深心供養？唯願示教。」

佛告阿難：「佛般涅槃，荼毘既訖，一切四眾收取舍利置七寶瓶，當於拘尸那伽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高十三層，上有相輪，一切妙寶間雜莊嚴，一切世間眾妙花幡而嚴飾之，四邊欄楯七寶合成，一切莊校靡不周遍，其塔四面面開一門，層層間次窓牖相當——安置寶瓶如來舍利，天人四眾瞻仰供養。阿難！其辟支佛塔應十一層，亦以眾寶而嚴飾之。阿難！其阿羅漢塔成以四層，亦以眾寶而嚴飾之。阿難！其轉輪王塔，亦七寶成，無復層級。何以故？未脫三界諸有苦故。」

爾時，阿泥樓逗白佛言：「佛涅槃後，荼毘已訖，一切天人四部大眾，如何分布如來舍利，而得供養？」

爾時，佛告阿泥樓逗：「我般涅槃，汝等天人取佛舍利，以平等心分布三界、一切六道，世間供養。」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我今從佛，敬請如來半身舍利，而我深心願供養故。」

佛告天帝：「如來等視眾生如羅睺羅，汝不應請半身舍利。何以故？平等利祐諸眾生故。」佛告天帝：「我今與汝右邊上頷一牙舍利，可於天上起塔供養，能令汝得福德無盡。」

爾時，天人、一切大眾悲哀流淚，不能自裁。爾時，世尊普告四眾：「佛般涅槃，汝等天人莫大愁惱。何以故？佛雖涅槃，而有舍利常存供養。復有無上法寶——修多羅藏、毘奈耶藏、阿毘達磨藏——以是因緣，三寶、四諦常住於世，能令眾生深心歸依。何以故？供養舍利即是佛寶，見佛即見法身，見法即見賢聖，見賢聖故即見四諦，見四諦故即見涅槃，是故當知三寶常住，無有變易，能為世間作歸依故。」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莫大愁苦，我今於此垂欲涅槃，若戒、若歸、若常、無常、三寶、四諦、六波羅蜜、十二因緣，有所疑者，當速發問，為究竟問。佛涅槃後，無復疑悔。」三過告眾。

爾時，四眾憂悲苦惱，哽咽流淚，痛切中心追思戀慕，愁毒悶絕，佛神力故，掩淚寂然，無發問者。何以故？一切四眾已於戒、歸、三寶、四諦，通達曉了，無有疑故。

爾時，世尊知諸四眾無復餘疑，歎言：「善哉，善哉！汝等四眾已能通達三寶、四諦無有疑也，猶如淨水洗蕩身垢；汝等當勤精進，早得出離，莫生愁惱迷悶亂心。」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以真金手却身所著僧伽梨衣，顯出紫磨黃金師子胸臆，普示大眾，告言：「汝等一切天人大眾，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爾時，四眾一切瞻仰大覺世尊真金色身，目不暫捨，悉皆快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難生是中。

爾時，世尊以黃金身示大眾已，即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無復光明。放是光已，復告大眾：「當知如來為汝等故，累劫勤苦，截身手足，盡修

一切難行、苦行，大悲本願於此五濁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此金剛不壞紫磨色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普照一切，見形遇光，無不解脫。」佛復告諸大眾：「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希有難見。汝等大眾，最後遇我，為於此身不生空過。我以本誓願力，生此穢土，化緣周畢，今欲涅槃。汝等以至誠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汝當修習如是清淨之業，於未來世得此果報。」

爾時，世尊如是三反，慇懃三告，以真金身示諸大眾。即從七寶師子大床，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一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眾，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眾，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

爾時，世尊從師子床復昇虛空，高一多羅樹，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眾，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

爾時，世尊從師子床復昇虛空，高一多羅樹，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

爾時，世尊顯出如來紫磨黃金色身，普示大眾，如是三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三反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如是慇懃二十四反，告諸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金剛堅固不壞、紫磨黃金無畏色身，如優曇花難可值遇。汝等當知，我欲

涅槃。汝等應當以至誠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熱渴人遇清冷水，飲之令飽，無復餘念；汝等大眾，亦復如是。我欲涅槃，汝等大眾，應當深心瞻仰，為是最後見於如來，自此見已，無復再覩。汝等大眾，瞻仰令足，無復後悔。」佛復告諸大眾：「我涅槃後，汝等大眾，應廣修行，早出三有，勿復懈怠、散心放逸。」

爾時，一切世界天人四眾遇涅槃光，瞻仰佛者，一切三塗、八難、世間人天所有煩惱、四重、五逆、極惡罪咎，永滅無餘，皆得解脫。

爾時，世尊顯出紫磨黃金色身，慇懃相告，示大眾已，還舉僧伽梨衣如常所披。

大般涅槃經應盡還源品第二

佛復告諸大眾：「我今時至，舉身疼痛。」說是語已，即入初禪，以涅槃光遍觀世界，入寂滅定。

爾時，世尊所言未訖即入初禪、從初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虛空處、從空處出入無邊識處、從識處出入不用處、從不用出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非想處出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還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非想出入不用處、從不用出入無邊識處、從無邊識處出入虛空處、從空處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第一禪。

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眾：「我以甚深波若遍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

解脫。無眾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等諸法故，閑居靜住無所施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為，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眾，應斷無明、滅生死始。」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虛空處、從虛空出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出入滅盡想定；從滅盡定出次第還入至非想非非想處、從非非想出入無邊識處、從識處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於初禪。

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若遍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見此法，名為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

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佛眼遍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

爾時，阿難無極悲哀、憂愁、痛苦、心狂慌亂、情識昏迷，如重醉人都無知覺，不見四眾，不知如來已入涅槃、為未涅槃？

爾時，世尊如是三過從超入諸禪定遍觀法界，普為大眾三反說法，如來如是展轉二十七反，入諸禪定。阿難以不知故，佛入一禪即致一問，如是二十七反，問阿泥樓逗：「佛已涅槃、為未涅槃？」阿泥樓逗深知如來入諸禪定，二十七反皆答阿難：

「佛未涅槃。」爾時，一切大眾皆悉慌亂，都不覺知如來涅槃、為未涅槃？

爾時，世尊三反入諸禪定，三反示誨眾已，於七寶床右脇而臥，頭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其七寶床微妙瓔珞以為莊嚴，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床，於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大覺世尊入涅槃已，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床蓋於如來，其樹即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花果、皮幹悉皆爆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

爾時，十方無數萬億恒河沙普佛世界一切大地皆大震動，出種種音唱言：「苦哉！苦哉！世界空虛。」演出無常苦空哀歎之聲。爾時，十方世界一切諸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諸須彌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一切大地所有諸山——一時震裂，悉皆崩倒，出大音聲，震吼世界，唱言：「苦哉！苦哉！如何一旦世間孤露，慧日滅沒大涅槃山？一切眾生喪真慈父，失所敬天無瞻仰者。」爾時，十方世界一切大海，悉皆混濁沸涌濤波，出種種音唱言：「苦哉！苦哉！正覺已滅，眾生罪苦，長夜久流生死大海，迷失正路何由解脫？」爾時，一切江河、溪澗、溝壑、川流、泉源、渠井、浴池，悉皆傾覆，水盡枯涸。

爾時，十方世界大地虛空，寂然大闇，日月精光悉無復照，黑闇愁惱彌布世界。於是時間，忽然黑風鼓怒驚振，吹扇塵沙彌闇世界。爾時大地一切卉木、藥草、諸樹、花果、枝葉，悉皆摧折，碎落無遺。

於是時頃，十方世界一切諸天，遍滿虛空，哀號悲歎，震

動三千大千世界；雨無數百千種種上妙天香天花，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積高須彌供養如來；於上空中復雨無數天幢、天幡、天瓔珞、天軒蓋、天寶珠，遍滿虛空，變成寶臺，四面珠瓔、七寶絞絡，光明華彩，供養如來；於上空中復奏無數微妙天樂，鼓吹絃歌，出種種音，唱言：「苦哉！苦哉！佛已涅槃，世界空虛，群生眼滅，煩惱羅剎大欲流行，行苦相續痛輪不息。」

爾時，阿難心慌迷悶，都不覺知，不識如來已入涅槃、未入涅槃？唯見非恒境界，復問樓逗：「佛涅槃耶？」樓逗答言：「大覺世尊已入涅槃。」爾時阿難聞是語已，悶絕躄地，猶如死人，寂無氣息，冥冥不曉。

爾時，樓逗以清冷水灑阿難面，扶之令起，以善方便而慰喻之，語阿難言：「哀哉！哀哉！痛苦奈何！奈何！莫大愁毒熱惱亂心。如來化緣周畢，一切人天無能留者。苦哉！苦哉！奈何！奈何！何期今日人天之師為事究竟，無能留者。奈何！我與汝等，且共裁抑。」復慰喻言：「阿難！佛雖涅槃，而有舍利、無上法寶常住於世，能為眾生而作歸依。我與汝等當勤精進，以佛法寶授與眾生，令脫眾苦，報如來恩。」爾時阿難聞慰喻已，漸得醒悟，哽咽流淚，悲不自勝。

其拘尸那城娑羅林間，縱廣三十二由旬，天人大眾皆悉遍滿，尖頭針鋒受無量眾，間無空缺不相障蔽。爾時，無數億菩薩一切大眾悉皆迷悶，昏亂濁心，都不覺知如來涅槃及未涅槃？唯見非恒變動，一時同問樓逗：「佛涅槃耶？」爾時，樓逗告諸大眾一切天人：「大覺世尊已入涅槃。」

爾時，無數一切大眾聞是語已，一時昏迷悶絕躄地，苦毒入心，阇聲不出，其中或有隨佛滅者、或失心者、或身心戰掉者、或互相執手哽咽流淚者、或常搥胸大叫者、或舉手拍頭自拔髮者、或有唱言：「痛哉！痛哉！荼毒苦。」者、或有唱言：

「如來涅槃一何疾哉！」或有唱言：「失我所敬天」者、或有歎言：「世界空虛、眾生眼滅」者、或有歎言：「煩惱大鬼已流行」者、或有歎言：「眾生善芽種子滅」者、或有歎言：「魔王欣慶解甲冑」者、或自呵責身心無常觀者、或有正觀得解脫者、或有傷歎無歸依者、中有遍體血現流灑地者，如是異類殊音，一切大眾哀聲普震一切世界。

爾時，娑婆世界主尸棄大梵天王知佛已入涅槃，與諸天眾即從初禪飛空而下，舉聲大哭，流淚悲咽，投如來前，悶絕躄地，久乃穌醒；哀不自勝，即於佛前以偈悲歎：

「世尊往昔本誓願，	為我等故居忍土，
乃隱無量自在力，	貧所樂法度眾生。
方便逐宜隨應說，	眾生無不受安樂，
誘進令出三有苦，	究竟皆至涅槃道。
如來慈母育眾生，	普飲眾生大悲乳，
何期一旦忽捨離，	人天孤露無所依。
痛哉眾生善種芽，	無天甘露令增長，
善芽漸漸衰滅已，	罪業相牽墮惡道。
奈何世界悉空虛，	眾生正慧眼已滅，
既行無明黑闇中，	墮落三有淪溺苦。
奈何眾生罪無救，	願依舍利得解脫，
勸請如來大悲力，	救護令我脫苦地。
何其痛哉此惡世，	如來棄我入涅槃。」

爾時，釋提桓因與諸大眾從空而下，唱言：「苦哉！苦哉！」發聲大哭，悲泣流淚，投如來前，悶絕躄地，久乃穌醒；悲哀哽咽，胡跪佛前，說偈哀歎：

「如來歷劫行苦行，	普為我等群生故，
得成無上正覺道，	等育眾生如一子。

施法藥中為上藥，療病醫中為勝醫，
大慈悲雲蔭眾生，甘露慧雨雨一切。
慧日光照無明闇，無明眾生見聖道，
聖月慈光照六趣，三有蒙光脫眾苦。
何期於今捨大慈？已入涅槃眾不見。
本誓大悲今何在？棄捨眾生如涕唾。
我等一切諸眾生，如犢失母必當死，
四眾互相執手哭，搥胸大哀動三界。
苦哉苦哉諸有人，如何一旦盡孤露，
我等福盡苦何甚？善芽焦燃無復潤。
唯願法寶舍利光，照我令脫三有苦。
哀哉痛哉我等眾，幾何重得見如來？」

爾時，樓逗悲哀號泣，傷悼無量，胡跪佛前，以偈悲讚：

「正覺法王育我等，飲我法乳長法身，
眾生法身未成立，又復慧命少資糧。
應以八音常演暢，令眾聞已悉悟道；
常放大慈五色光，令眾蒙光皆解脫。
如何今日永涅槃？行苦眾生何依趣？
苦哉！世尊捨大悲，我等孤窮必當死。
雖知世尊現方便，我等無能不悲哀。
四眾迷悶昏失心，哀動天地震三界，
世尊獨處大安樂，眾生大苦欲何之？
世尊往昔為我等，眾劫捨頭截手足，
得成無上正覺道，不久住世即涅槃。
我及四眾處無明，魔王欣慶捨甲冑。
哀哉世尊願大悲，舍利慈光攝我等，
伏請世尊愍四眾，法寶流潤願不窮。」

我等不能即殞滅， 苟存餘命能幾何？
苦哉痛切難堪忍， 重見世尊無復期。」

爾時，阿難悶絕漸醒，舉手拍頭，搥胸哽咽，悲泣流淚，
哀不自勝，長跪佛前，以偈悲歎：

「我昔與佛誓願力， 幸共同生釋種中，
如來得成正覺道， 我為侍者二十載。
深心敬養情未足， 一旦見棄入涅槃，
痛哉！哀哉！荼毒苦， 無極長夜痛切心。
我身未脫諸有網， 無明之轂未出離，
世尊慧 未啄破， 如何見捨疾涅槃？
我如初生之嬰兒， 失母不久必當死。
世尊如何見放捨， 獨出三界受安樂？
我今懺悔於世尊， 侍佛已來二十年，
四威儀中多懈墮， 不能悅可大聖心。
願正覺尊大慈悲， 施我甘露令安樂，
我願窮盡未來際， 常覲世尊為侍者。
唯願世尊大慈光， 一切世界攝受我，
痛哉痛哉不可說！ 喑咽何能陳聖恩？」

爾時，無數億恒河沙菩薩、一切世間天人大眾，互相執手，
悲泣流淚，哀不自勝，各相裁抑。即皆自辦無數微妙香花、曼
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無數天上
人間海岸栴檀沈水、百千萬種和香、無數香泥、香水、寶蓋、
寶幢、寶幡、真珠、瓔珞，遍滿虛空，投如來前，悲哀供養。

爾時，拘尸城內男女大小一切人眾悲哀流淚，各辦無數微
妙香花、幡蓋等，倍勝於前，投如來所，悲哀供養。爾時，四
天王與諸天眾悲哀流淚，各辦無數香花、一切供養等，三倍於
前，悲泣流淚，來詣佛所，投如來前，悲哀供養。五天如是倍

勝於前；色界、無色界、諸天亦如是，倍勝供養。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大唐南海波淩國沙門若那跋陀羅譯

機感荼毘品第三

爾時，拘尸城內一切男女悲泣流淚，不知荼毘法則云何，問阿難言：「如來涅槃，如何法則可以荼毘？」爾時，帝釋具陳上事，而以答言：「如佛所說，依輪王法。」

爾時，拘尸城內一切人民悲泣流淚，摠入城中，即作金棺七寶莊嚴，即辦微妙無價白氎千張、無數細軟妙兜羅綿，辦無數微妙栴檀沈水、百千萬種和香香泥香水、一切繒蓋幡花等，如雲遍滿在於空中，積高須彌。既辦已訖，悲哀流淚，將至佛所，投如來前，悲咽不勝，而申供養。爾時，拘尸城內一切人民及諸大眾重復悲哀，哽咽流淚，復持無量香花、幡蓋、一切供具，如雲遍滿空中，互相執手，搥胸哽咽，涕泣盈目，哀震大千，投如來前，悲哀供養。爾時，大眾悲哽暗咽，深重敬心，各以細妙白氎障手，扶於如來入金棺中，注滿香油，棺門即閉。

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貪福善心，相欲攝取如來功德，不令天人一切大眾同舉佛棺，即共詳議遣四力士，壯大無雙，脫其所著瓔珞、衣服，期心請舉如來聖棺，欲入城內，自申供養，盡其神力都不能勝。爾時，城內復遣八大力士，至聖棺所，脫所著衣，共擎佛棺，皆盡其神力都亦不得。拘尸城內復遣十六極大力士，來至棺所，脫所著衣，共舉佛棺，亦不能勝。

爾時，樓逗語力士言：「縱使盡城內人，男女大小，舉如來棺，欲入城內，亦不能得。何況汝等而能勝耶？汝等當請大眾及諸天力助汝舉棺，乃得入城。」樓逗所言未訖，爾時帝釋即持微妙大七寶蓋、無數香花、幢幡、音樂，與諸天眾悲泣流淚，垂在空中供養聖棺；至第六天及色界天，皆如帝釋供養聖

棺。

爾時，世尊大悲普覆，令諸世間得平等心，得福無異。於娑羅林即自舉棺，昇虛空中，高一多羅樹，拘尸城內一切人民及諸世間人天大眾等共不得舉佛聖棺。

爾時，帝釋及諸天眾即持七寶大蓋、四柱寶臺，四面莊嚴七寶瓔珞，垂虛空中，覆佛聖棺，無數香花、幢幡、瓔珞、音樂、微妙雜綵，空中供養；至第六天色界諸天，倍前帝釋覆佛聖棺及申供養。爾時，拘尸城內一切人民見佛聖棺昇在空中，搥胸大哭，悲咽懊惱。

爾時，一切天人於大聖尊寶棺前路，遍散七寶、真珠、香花、瓔珞、微妙雜綵，繽紛如雲，地及虛空悉皆遍滿，哀泣流淚，供養如來七寶靈棺，同聲唱言：「苦哉！苦哉！我等無福，舉佛聖棺遂不能得，我等孤露，何有善根？」

爾時，世尊大聖金棺於娑羅林虛空之中，徐徐乘空從拘尸城西門而入。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無數菩薩、聲聞、天人大眾，地及虛空悉皆遍滿，隨從如來大聖靈棺，互相執手，號聲大哭，搥胸叫喚，暗咽流淚，各持無數香花、寶幢、幡蓋，地及虛空悉皆遍滿，悲號哀歎，供養靈棺。其拘尸那城一面縱廣四十八由旬，爾時如來七寶金棺徐徐乘空，從拘尸城東門而出、乘空右繞入城南門、漸漸空行從北門出、乘空左繞還從拘尸西門而入，如是展轉遶三匝已；乘空徐徐還入西門、乘空而行從東門出、空行左繞入城北門、漸漸空行從南門出、乘空右繞還入西門，如是展轉遶經四匝。如是左右遶拘尸城經于七匝。

爾時，七寶聖棺當入城時，一切大眾悲號哽咽，各持無數微妙香木、栴檀、沈水、一切寶香，文理香潔，普熏世界；復持無數寶幢、幡蓋、香花、瓔珞至荼毘所，悲哀供養。爾時，四天王及諸天眾悲泣流淚，各持天上上妙栴檀、沈水，表裏香

潔，芬馥周遍，各五百根，大如車輪；復持一切寶香、寶幢、寶蓋、妙花、瓔珞至荼毘所，悲哀供養；第二天各一千根、第三天各二千、第四天各三千、第五天各四千、第六天各五千及幡花至荼毘所，悲哀供養。爾時，色界、無色諸天惟有香花至荼毘所，悲哀供養。

爾時，一切世間大眾各持微妙栴檀、沈水、香花、幡蓋至荼毘所，悲哀供養。爾時樓逗涕泣盈目，哀悼無極，從諸天人乞妙香木、栴檀、沈水，足六千根，文理香潔，芬馥周遍，至荼毘所，悲哀供養。

阿耨達池四面縱廣二百由旬，出四大河。佛初成道恒河北岸，一樹栴檀隨佛而生，大如車輪，高七多羅樹，香氣普熏，供養如來。其香樹神與樹俱生，常取此香供養於佛。佛入涅槃，此一檀樹即隨佛滅，皮葉俱落，神亦隨死。有諸異神取此香樹，送荼毘所，悲哀供養。

其地乃是三世諸佛荼毘之處，大覺世尊乘本願力亦於是處荼毘。是處有諸往古諸佛無量寶塔，金剛不壞堅固之處。爾時，如來大聖寶棺漸漸空行，至荼毘所，徐徐垂空，下安七寶床上，其床一切眾妙瓔珞、無價雜綵以為莊嚴。

於是時頃，復經七日，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無數菩薩、聲聞、三十三天一切大眾，悲哀哽咽，持諸幡蓋、寶幢、香花，隨從佛棺經於七日，以佛神力，一切天人無飢渴想，一無思食，唯見哀泣、戀慕如來。既滿七日，大聖如來將欲出棺。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無數大眾復大哀泣，震動世界，復持香花、無數幢蓋、微妙天樂，投佛棺前，哀咽供養。是時大眾悲哽流淚，各以細微白氈自障其手，深重敬心，從寶棺中扶於如來紫磨黃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堅固不壞金剛之身，安詳而出，置七寶床。

爾時，大眾重大悲哀，聲震十方普佛世界，復持一切香花、繒蓋、音樂深心供養，悶絕哽咽，投如來前。是時，大眾復更悲咽，盈目流淚，各持無數香水、香泥，深重敬心，從頭至足，灌洗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福德、智慧莊嚴、金剛堅固、紫磨黃金不壞色身，復洗寶棺，微妙清淨。既灌洗已，是時大眾復大號哭，悲哀哽咽，燒微妙香，散七寶花，無數寶幢、幡蓋，地及虛空悉皆遍滿，悲哀號泣，供養如來。是時，大眾咸哀暗咽，即持無數妙兜羅綿，從頭至足，纏裹如來金剛色身。既纏身已，復以上妙無價白氎千張，於兜羅上次第相重纏如來身。纏身已訖，是時大眾重大悲哀，號哭悶絕，復持香花、幡蓋、寶幢、音樂哽咽供養。是時，大眾哀泣流淚，深重敬心，各以白氎障手，暗咽悲哽，共扶如來入寶棺中，注滿香油，棺門尋閉。

爾時，大眾重大悲哀，聲震世界，復持香花、幡蓋、音樂，號慟悲泣，供養寶棺。

爾時，一切大眾所集微妙香木積高須彌，芬馥香氣普薰世界，相重密次成大香樓，四面七寶莊嚴，幢蓋、幡花、瓔珞、雜綵遍空如雲，以為莊嚴，人天音樂悲哀供養。是時，天人大眾將欲舉棺，置香樓上，復大悲哀，搥胸大叫，聲震大千。復持幢蓋、香花、音樂悲哀供養。是時，大眾哀悼悲結，深重敬心，各以白氎障手，共舉如來大聖寶棺，置於莊嚴妙香樓上，復大號泣，絕而復穌，唱言：「苦哉！苦哉！何期孤露無有依恃。」悲咽流淚，復散香花、寶幢、幡蓋、音樂、雜綵，一切盡心，悲哀供養。

爾時，如來大聖寶棺既上微妙寶香樓已，將欲舉火，荼毘如來。是時，大眾復大號哭，驚震大千，復更深重悲哀，供養大聖寶棺及妙香樓。爾時，一切大眾哀泣盈目，各持七寶香燭，

大如車輪，焰彩光明，遍照世界。一時大哭荼毘香樓，哀震大千一切世界，復以香花遍滿供養。是時，寶燭至香樓所自然殄滅。是時，一切諸天復持無上七寶大燭焰光普照，悲哀流淚，投香樓所，皆悉殄滅。

爾時，一切海神持海中火七寶大燭、無數光焰，投香樓所亦皆殄滅。是時，大眾長時號哭，一切供養，不知如來何緣未畢，投火香樓，荼毘不燃？

爾時，世尊大悲普潤，待迦葉眾來至乃燃。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身心寂然，入于三昧。於正受中，倏爾心驚，舉身戰慄，從定中出，見諸山地皆大震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告諸弟子：「我佛大師入般涅槃，時經七日已入棺中。苦哉！苦哉！應當疾往至如來所。恐已荼毘，不得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淨色身。」迦葉以敬佛故，不敢飛空往如來所，即將弟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至拘尸城城東路首。

迦葉遇見一婆羅門執一天花，隨路而來。迦葉問言：「仁者何來？」答曰：「佛般涅槃，我於荼毘所來。」復問：「此是何花？」答言：「於荼毘所得此天花。」迦葉就乞，答言：「不得，我期將歸擬示六親家中供養。」迦葉就借著其頂上，便即悶絕，昏迷躄地，暗咽悲哽，良久乃蘇。即自惟忖：「於此號泣不見如來八十種好紫磨色身，何所追益？」即與弟子疾共前進，至拘尸城北門而入。

於其城中入一僧坊，見諸比丘叢聚一處，語迦葉言：「汝等遠來，深勞苦耶？安坐待食。」迦葉答言：「我之大師已入涅槃，我有何情安此待食？」諸比丘言：「汝師是誰？」答言：「汝不知耶？哀哉痛苦！大覺世尊今已涅槃。」比丘聞已，各大歡喜，而作是言：「快哉！快哉！如來在世禁制我等，戒律

嚴峻，我等甚不堪忍，不能依行；今已涅槃，嚴峻禁戒，已應放捨。汝且待食，有何急耶？」佛神力故，掩諸天耳、及大迦葉諸弟子等，皆悉不聞惡比丘語，唯有迦葉獨自聞之。於是，迦葉即將弟子悲泣流淚，疾往佛所。

是時，迦葉與諸弟子竊共思念：「我等如何得諸供物，將至佛所供養如來？」迦葉復言：「我自生長在此城中，乞供養物亦應可得。」

將諸弟子即就城內，次第告乞，得妙白氈足滿千張，復得無數妙兜羅綿，復得無量寶花、香泥、香水、香油、寶幢、幡蓋、音樂、弦歌、瓔珞、雜綵，悉皆具足。迦葉與諸弟子悲哀流淚，即持疾往出城西門。

爾時，迦葉即聞茶毘之所一切大眾悲咽號哭，共問帝釋：「已供養訖，如何得火，然此香樓，茶毘如來？」帝釋答言：「人眾且待，摩訶迦葉即時而至。」釋言未訖，一切大眾正於哀中，即見迦葉與諸弟子尋路悲來，眾即停哀，便為開路。

迦葉前進，遙見佛棺，將諸弟子一時禮拜，號哭哽咽，悶絕躄地，昏濁亂心，良久乃醒，流淚不勝，漸漸前行，問大眾言：「如何得開大悲聖棺？」大眾答言：「佛入涅槃已經二七，恐有損壞，如何得開？」迦葉答言：「如來之身，金剛堅固，常樂我淨，不可沮壞，德香芬馥，若栴檀山。」作是語已，涕泗交流，至佛棺所。

爾時，如來大悲平等，為迦葉故，棺自然開，白氈千張及兜羅綿皆即解散，顯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磨堅固色身。迦葉與諸弟子見已，悶絕躄地，喑咽哀哽，良久乃蘇，涕泣盈目，與諸弟子徐上香樓，近佛棺邊。復更喑咽，號哭悲哽，即以所得香花、幡蓋、寶、幢瓔珞、音樂、弦歌哀號供養，即以香泥、香水灌洗如來金色之身，燒香散花，哀泣供養。灌洗

已訖，迦葉與諸弟子持其所得妙兜羅綿纏於如來紫磨色身，次以舊綿纏新綿上；兜羅纏已，復以所得白氎千張，次第相重於兜羅上纏如來身；纏白氎已，復持舊氎著新氎上，次第相纏；總纏已訖，棺門即閉，七寶瓔珞，一切莊嚴。

爾時，迦葉復重悲哀，與諸弟子右繞七匝，盈目流淚，長跪合掌，說偈哀歎：

「苦哉苦哉大聖尊，	我今荼毒苦切心。
世尊滅度一何速，	大悲不能留待我？
我於崛山禪定中，	遍觀如來悉不見，
又觀見佛已涅槃，	倏爾心戰大震驚。
忽見闍雲遍世界，	復覩山地大震動，
即知如來已涅槃，	故我疾來已不見。
世尊大悲不普我，	令我不見佛涅槃，
不蒙一言相教告，	我今孤露何所依？
世尊我今大痛苦，	情亂迷悶昏濁心，
我今為禮世尊頂、	為復哀禮如來胸、
為復敬禮大聖手、	為復悲禮如來腰、
為復敬禮如來臍、	為復深心禮佛足，
何苦不見佛涅槃？	惟願示我敬禮處。
如來在世眾安樂，	今入涅槃皆大苦。
哀哉哀哉深大苦，	大悲示教所禮處。」

爾時，迦葉哽咽悲哀，說是偈已，世尊大悲即現二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迴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遍照十方一切世界。爾時，迦葉與諸弟子見佛足已，一時禮拜千輻輪相，即更悶絕，昏迷躄地，良久乃醒。與諸弟子哀號哽咽，右遶七匝，遶七匝已，復禮佛足，悲哀哭泣，聲震世界。復更說偈，哀歎佛足：

「如來究竟大悲心，
眾生有感無不應，
我今深心歸命禮，
千輻輪中放千光，
我今歸依頭面禮，
眾生遇光皆解脫，
我復歸依頭面禮，
世尊往昔無數劫，
今證得此金剛體，
悲哀稽首歸命禮，
佛修眾德為一切，
四魔降已伏外道，
稽首歸依頭面禮，
佛為一切真慈父，
我復歸依頭面禮，
我遇千輻光明足，
我復悲哀頭面禮，
稽首歸依輪足光，
敬禮天人歸依足，
眾生未得脫苦門，
我等輪迴未出離，
哀哉哀哉諸眾生，
悔過世尊大慈悲，
哀哉今遇輪光相，
平等慈光無二照，
示我二足千輻輪。
千輻輪相二尊足，
遍照十方普佛刹。
千輻輪相長光照，
三塗八難皆離苦。
輪光普救諸惡趣，
為我等故修苦行；
足下由放千光明，
安於眾生千輻輪。
修道樹日降四魔，
眾生因此得正見。
眾生正見光明足，
足光平等度眾生。
平等離苦輪足光，
悲喜交流哀切心。
有感千輻輪光相，
乘究竟乘出三界。
輪光普照三有苦，
皆悉歸命輪光足。
如何輪足見放捨？
長夜莫覩輪足光，
示敬千輻輪光足。
自此當何復再覩？」

爾時，迦葉與諸弟子說是偈已，復重悶絕，昏迷躄地，良久漸醒，悲哀哽咽，不能自裁。大覺世尊千輻輪相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封閉如故。爾時，城內一切士女、天人、大眾，見

大迦葉復重號哭，搥胸大叫，哀震大千無量世界，各將所持悲哽供養。

爾時，拘尸城內有四力士，瓔珞嚴身，持七寶炬，大如車輪，焰光普照，以焚香樓，荼毘如來，炬投香樓，自然殄滅。迦葉告言：「大聖寶棺，三界之火所不能燒，何況汝力而能燒耶？」城內復有八大力士，更持七寶大炬光焰，一切將投棺所，亦皆殄滅。城內復有十六極大力士，各持七寶大炬來投香樓，亦悉殄滅。城內復有三十六極大力士，各持七寶大炬來投，亦皆殄滅。

爾時，迦葉告諸力士、一切大眾：「汝等當知，縱使一切天人所有炬火，不能荼毘如來寶棺。汝等不須勞苦，強欲為作。」爾時，城內士女、天人、大眾復重悲哀，各以所持號泣供養，一時禮拜右繞七匝，悲號大哭聲震三千。

爾時，如來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踊棺外，漸漸荼毘，經于七日，焚妙香樓，爾乃方盡。爾時，城內士女、天人、大眾於七日間悲號哭泣，哀聲不斷，各以所持，供養不歇。

爾時，四天王各作是念：「我以香水注火令滅，急收舍利，天上供養。」作是念已，即持七寶金瓶，盛滿香水，復將須彌四埵，四大香潔出甘乳樹，樹各千圍，高百由旬，隨四天王同時而下至荼毘所。樹流甘乳，注寫香瓶，一時注火。注已，火勢轉高，都無滅也。

爾時，海神莎伽羅龍王及江神、河神，見火不滅，各作是念：「我取香水注火令滅，急收舍利，住處供養。」作是念已，各持寶瓶盛取無量香水，至荼毘所一時注火。注已，火勢如故，都亦不滅。

爾時，樓逗語四天王及海神等：「汝注香水令火滅者，可不欲取舍利還本所居而供養耶？」答言：「實爾。」樓逗語四

天王言：「汝大貪心。汝居天上，舍利隨汝，若在天宮，地居之人如何得往而供養耶？」復語海神：「汝等住在大海江河，如來舍利汝收取者，地居之人如何得往而供養耶？」爾時四天王即皆懺悔，悔已各還天宮；爾時大海、江、河神等，皆亦懺悔，誠如聖言，悔已各還。

大般涅槃經聖軀廓潤品第四

爾時，帝釋持七寶瓶及供養具至荼毘所，其火一時自然滅盡，帝釋即開如來寶棺，欲請佛牙。樓逗即問：「汝何為耶？」答言：「欲請佛牙，還天供養。」樓逗言：「莫輒自取，可待大眾，爾乃共分。」釋言：「佛先與我一牙舍利，是以我來，火即自滅。」帝釋說是語已，即開寶棺，於佛口中右畔上領取牙舍利，即還天上起塔供養。爾時，有二捷疾羅刹隱身隨釋，眾皆不見，盜取一雙佛牙舍利。

爾時，城內一切士女、一切大眾，即一時來欲爭舍利。樓逗告言：「大眾當知，待且安詳。如佛所說，應當如法，共分供養。」爾時，城內士女、一切大眾不聞樓逗所言，乃各執持矛稍、弓箭、刀劍、繒索、一切戰具，各自莊嚴，欲取舍利。爾時，城內人眾即開佛棺，兜羅白氈宛然不燒，大眾見已復大號哭，流淚盈目，各將所持悲哀供養，深心禮拜，流淚長跪，同說偈讚：

「如來以大自在力，	於一切世得自在，
大悲本願處斯土，	周旋苦海度眾生。
無量智慧神通力，	出沒生死無罣礙，
能以身為多身，	多身一身為無量。
神變普應咸皆見，	無緣即現入涅槃，

我等福盡無應緣，故乃如來見放捨。
佛於娑羅寶棺中，大力士舉皆不起，
大悲之力自輕舉，昇空高一多羅樹，
乘虛徐遶拘尸城，七日大聖遶七匝，
遶已自臨荼毘所，不共神力所施為。
一切天人莫能測，佛於大般涅槃中，
金剛不壞力自在，一切荼毘火不然，
自於心中出慈火，焚燒七日示現盡，
人天不能滅此火，如來大悲示應力。
帝釋來至火便滅，妙兜羅綿纏佛身，
大火焚燒都不燃，白氎隨佛寶棺內，
火中儼然而不燒，方知如來自在力。
於法自在為法王，敬禮大悲三界尊、
敬禮聖中無畏者、敬禮普覆大慈力、
敬禮神變自在者，我等從今離世尊，
沒苦無能見救護。哀哉哀哉大聖尊！

方今長別何由見？」

爾時大眾說是偈已，重復悲泣，各以所持盡哀供養。

爾時，樓逗普為天人一切大眾，與城內人共於棺所，徐舉白氎及兜羅綿：其迦葉等白氎千張火全不燒；其城內人白氎千張，除外一重餘者灰燼；其兜羅綿宛然如故。爾時，樓逗取此白氎及兜羅綿細破分之，與諸大眾，令起寶塔而供養之；樓逗復取氎灰亦細分眾，令起寶塔而供養之；其餘燼灰無復得分，眾各自取，起塔供養。

其城內人先已遣匠造八金壇，八師子座，各以七寶而為莊嚴，其七寶壇各受一斛，各置七寶師子座上。其八師子七寶之座，座別各有三十二力士，各嚴七寶、瓔珞、雜綵纏身，共舉

七寶八師子座；座上復各有八婁女，身嚴七寶、瓔珞、雜綵持七寶壇；座上復各有八婁女，嚴身瓔珞執七寶蓋覆金壇上；座上復各有八婁女，身嚴瓔珞，持七寶劍，衛七寶壇；座上復各有八婁女，身嚴瓔珞，執雉毛纛，豎壇四面；座別各有無量人眾，持妙音樂、幢幡、寶蓋、香花、瓔珞圍遶供養；座各復有無量人眾，各持弓箭、矛稍、縹索、長鉤、一切戰具而圍遶之，從拘尸城前後圍遶向荼毘所。

其八師子七寶之座出城去後，城內人眾即持無數香泥、香水，尋力士後，平治塗地，作香泥路，廣博嚴事，向荼毘所。其路兩邊無數寶幢、幡蓋、香花、真珠、瓔珞、眾妙雜綵、音樂、弦歌嚴飾路邊，儼然供養，待大聖尊舍利而還。其諸力士持八師子七寶之座，圍遶至荼毘所，即大哀泣，號哭哽咽，聲震大千，各以所持深心供養。

爾時，世尊大悲力故，碎金剛體成末舍利，惟留四牙不可沮壞。爾時，大眾既見舍利，復重悲哀，以其所持流淚供養。爾時樓逗與城內人涕泣盈目，收取舍利，著師子座七寶壇中，滿八金壇，舍利便盡。爾時，一切天人大眾見佛舍利入金壇中，重更悲哭，涕泣流淚，各將所持深心供養。

爾時，城內諸大力士及諸士女將欲持佛舍利金壇向拘尸城。爾時大眾復重悲哀，各將所持流淚供養。爾時，城內諸大力士及圍遶眾并城內人悲咽流淚，舉八師子七寶之座，隨香泥路迴向拘尸。爾時一切人天大眾復大悲哀，聲震世界，各將所持隨從舍利哀號供養。

如來舍利至城內已，置四衢道中。爾時，拘尸城人即嚴四兵、無數軍眾，身著甲鎧、各執戰具，遶拘尸城四面周匝，無數重兵儼然而住，擬防外人來抄掠故，雖為儀式，無戰諍心。復有五百大呪術師，守城四門，為遮難故。復有無數寶幢、幡

蓋，微妙莊嚴，大雉毛纛，於城四維儼然供養，為標式故。爾時，城內一切士女、天人大眾復大悲哀，各將所持深心供養。其舍利壇置師子座經于七日，於七日中一切大眾，日夜悲號，哀聲不斷，盡以所持深心供養。其八師子七寶之座，各有五百大呪術師各共持之，遮有天、龍、夜叉、神鬼來欺奪故。

經七日間，爾時如來本生眷屬——迦毘羅國王諸釋種等，佛神力故，都不覺知佛入涅槃。佛涅槃後經三七日，爾乃方知。

時彼國王諸釋種等，悲哭號泣，即共疾來至拘尸城，見諸兵眾，無數千人圍繞城外；復見寶幢、幡蓋列城四維，映蔽國界；復見大呪術師守城四門。王及釋等問呪師言：「佛涅槃耶？」答云：「佛涅槃來過四七日，荼毘已竟，將分舍利。」王言：「我等是佛所生眷屬，佛神力故，令我不知如來涅槃。我今欲見如來舍利，卿可開路令我得入。」呪師兵眾聞是語已，即聽入城。

王及釋種得入城已，見佛舍利在師子座，悲號哽咽，涕淚交流，右遶七匝。遶七匝已，收淚而言：「我今欲請如來舍利一分，將還供養。」大眾答曰：「雖知汝是釋種眷屬，然佛世尊先已有言，分布舍利未見及汝，各有請主，汝如何得？汝可還耶。」爾時，王及釋種不果所請，號哭悲哀，悶絕躄地，良久乃醒，悲不自勝，語眾人言：「如來世尊是我釋種，愍汝等故於此涅槃。汝等如何見有欺忽，乃不分我一分舍利？」作是語訖，各禮舍利，右遶七匝，悲泣流淚，生忿恨心，慨悼還家。

爾時，摩迦陀主阿闍世王害父王已，深生悔恨，身生惡瘡，既遇世尊月愛光觸身瘡漸愈，來詣佛所，求哀懺悔。世尊大悲，即以甘露微妙法藥洗蕩身瘡，極重罪滅，即還本宮，都不覺知如來涅槃。於涅槃夜夢見月落、日從地出、星宿雲雨繽紛而隕；復有煙氣從地而出，見七彗星現於天上；復夢天上有大火聚，遍空熾然，一時墮地。夢已尋覺心大驚戰，即召諸臣，具陳斯

夢：「此何祥耶？」臣答王言：「是佛涅槃不祥之相。佛滅度後，三界眾生、六道有識，煩惱橫起，故現大火從天落地；佛入滅度，月愛慈光、慧雲普潤悉皆滅沒，即雲月落；星落地者，佛涅槃後，八萬律儀、一切戒法，眾生違反，不依佛教，乃行邪法，墮於地獄；日出地者，佛涅槃後，三塗惡道苦聚日光出現世間；故感斯夢。」

王聞是語，將諸臣從夜半即來至拘尸城，見諸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無量重數，復見城門有呪術師防止外難。王見是已，即問呪師：「佛涅槃耶？」呪師答言：「佛涅槃來，已經四七，當今大眾將分舍利。」王言：「佛入涅槃，我都不知，我於夜夢見不祥事，以問諸臣，方知如來入大涅槃。我欲入城禮拜如來金剛舍利，汝為通路。」呪師聞已，即聽前入。

王至城內四衢道中，見師子座舍利金壇，復覩大眾悲哀供養，王與徒眾一時禮拜，悲泣流淚，右遶七匝，哀慘供養。爾時，王就大眾請求如來一分舍利，還國供養。大眾答言：「何晚至耶？佛已先說分布方法，舍利皆已各有所請，無有仁分，仁可還宮。」阿闍世王不果所請，愁憂不樂，即禮舍利，惆悵而還。

爾時毘離外道名王，佛涅槃後經三七已，爾乃方知，即將臣從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見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遶無量重。爾時阿勒伽羅王，佛涅槃後經三七已，爾乃方知，即將臣從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見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遶無量重。爾時毘耨隊不畏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爾時遮羅伽羅國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爾時師伽那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爾時波肩羅外道名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即將臣從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見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遶無量重。

復見城門有大呪師防止外難，王問呪師：「佛涅槃耶？」答言：「佛涅槃來，已經四七，當今大眾將分舍利。」王語呪師：「佛入涅槃，我都不知，故今晚至。我欲入城禮拜供養如來舍利，汝可開路。」呪師聞已，即聽前入。至四衢道見師子座七寶莊嚴，安置七寶舍利金壇，復見大眾悲哀供養，王將從眾一時禮拜，悲哀流淚，右遶七匝，各以所持悽慘供養。王語眾言：「佛入涅槃，我都不知，一何苦哉，不得見佛。請眾與我一分舍利，還國供養。」眾言：「汝何來晚，佛已先說分布法軌，舍利皆已各有所請，無有仁分，仁可還宮。」王及臣眾不果所請，愁憂不樂，即禮舍利，悲戀而還。

爾時諸菩薩及聲聞眾、天人、龍鬼、國王、長者、大臣、人民、一切大眾，悲號涕泣，搥胸大哭，五體投地，作禮而去。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時迦毘羅等七國王臣不果所願，心懷悲憤，慨戀而還，各至本邑，咸遣使臣同詣拘尸，再求舍利。城人報曰：「世尊慈父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諸國答曰：「若分者善；若不與者，我等當以彊力奪取。」城人告曰：「徒事鬥諍，終不可得。」闍王復使兩行大臣馳兵請分，告城人曰：「若與者善；若不見分，我加兵力彊奪將去。」答言：「任意。」

爾時，拘尸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閑弓射，即便搃出，嚴整四兵，欲與諸邑交兵合戰。爾時，毘離國諸梨車種遂集四兵，往拘尸城，在一面住；阿勒國諸刹帝利，亦集四兵，在一面住；毘耨國諸婆羅門，亦集四兵，在一面住；遮羅迦羅國諸釋子，亦集四兵，在一面住；師伽國拘樓羅，亦集四兵，在一面住；波肩羅國力士，亦集四兵，往拘尸城，在一面住。爾時，拘尸

那城七軍圍遶，為舍利故，各欲奪取。

爾時，大眾中有一婆羅門姓煙，在八軍中高聲大唱：「拘尸城諸力士主聽，佛無量劫積善修忍，諸君亦常聞讚忍法，今日何可於佛滅後，為舍利故，起兵相奪？諸君當知此非敬事。舍利現在但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爾時，姓煙婆羅門即分舍利以為八分，作八分竟，高聲大唱：「汝諸力士主聽，盛舍利瓶請以見與，欲還頭那羅聚落起瓶塔，華香、幡蓋、伎樂供養。」諸力士答言：「敬從來請。」爾時，必波延那婆羅門居士復以高聲大唱：「拘尸城中諸力士主聽，燒佛處炭與我，欲還本國起炭塔，華香、伎樂供養。」諸力士答婆羅門言：「敬從來請。」

爾時，拘尸城諸力士得第一分舍利，即於國中起塔，華香、伎樂種種供養；波肩羅婆國力士得第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種種供養；師伽那婆國拘羅樓眾得第三分舍利，還歸起塔，種種供養；阿勒遮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舍利，還國起塔供養；毘耨國諸婆羅門得第五分舍利，還國起塔，種種供養；毘離國諸梨車得第六分舍利，還國起塔，種種供養；遮羅迦羅國諸釋子得第七分舍利，還國起塔，華香供養；摩伽陀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舍利，還王舍城起塔，華香、伎樂種種供養；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塔，華香供養；必波羅延那婆羅門居士得炭，還國起塔供養。

爾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如是分布舍利事已。

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